武俠世界
$2.00
787

·特別介紹·



世界老千奇行錄故事：寶刀　倪匡·著

價值連城的古董，擺設在警鐘密佈，十二名守衛日夜川流不息的看守着，更加上由聲波控制開關的鐵門，有甚麼方法可從這嚴密的保護下盜取那名貴古董？請看倪匡先生今期撰寫之老千奇行錄故事——寶刀。當令你瞠目結舌，驚奇不已。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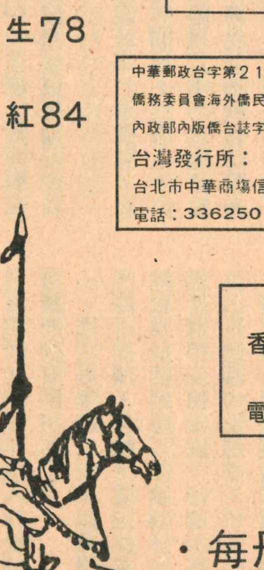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8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世界老千奇行錄

倪匡·文　盧令·圖

寶刀

天師遇鬼　金剛折腰

那間古董店的規模眞大，比一般的博物院還大，從陳列着眞正的埃及木乃伊的那一部份轉過去，是一列玻璃長櫃，櫃中陳列着的，全是波斯的古物。

這樣的古董店，顧客自然不可能太多，顧客可能在一個櫃子前，呆立上一個小時，然後才和店員交談，討論一件古物，又可能花上幾小時，所以，在櫃前，都有着舒服的沙發，而且，店員全是彬彬有禮的，有幾個，單從外形看來，簡直就像是考古學的教授。

像那樣的古董店，也很少有無目的走進來閒逛的顧客，大多數是一進門，就有固定的目標，像那三個，在木乃伊前，用放大鏡細心察看包紥木乃伊的痲布的纖維的那三個英國紳士，他們的目的，就是木乃伊，在他們的心目中，乾癟，醜陋而又恐怖的乾屍，比裸體的碧姬芭鐸還要動人得多。

所以，當一個人走進來，東張張，西望望，當店員迎上去，問他：「先生，你要什麼？」而他的回答只是：「我隨便看看」之際，這個人一路受到不歡迎的眼光，那是必然的事了。

不過，那人却毫不在乎店員的不歡迎的眼光，還是照樣看來漫無目的地在閒逛，將這間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古董店，當作是普通的超級市場一樣。

他也不理會跟在他後面的店員，事實上，跟在他後面的店員，雖然盡量維持着禮貌的笑容，可是他的神情，却越來越不耐煩。

這一間是什麼樣的舖子，任何踏進門來的人，都應該明白，從來沒有普通人敢進這間舖子，所有的顧客，全是有來歷的，例如那邊那個，正在愛不釋手撫摩着一個青銅香爐的老太婆，就是西方世界搜集中國銅器最出名的收藏家。還有，那三個在木乃伊前，不住低聲討論的英國紳士，是古埃及史研究的權威。

可是這個人，看來他的年紀是那麼輕，態度是那麼隨便，衣着也很普通，他決不會是我們店裏的顧客——跟在他身後的那店員一面心中在想着，一面向其他的店員和護衞人員，打着眼色。

不過，在轉過了陳列木乃伊的那一個角落之後，跟在年輕人身後的那個店員，看法多少有點不同了。

因爲那年輕人在三個英國紳士的身邊，停了片刻，那時，這三位英國紳士，顯然正爲一個問題，爭論不下，雖然他們還維持着紳士的手度，不過，講話的聲音，也已經漸漸大了起來。

當時，那年輕人在這三個英國紳士的身邊經過，停了半分鐘，突然開口道：「毫無疑問，這具木乃伊是蘇末爾帝國時期的，你們看過這些痲布背面，編結的繩結就可以知道了，那不可能是另一時期的產品！」

三個英國紳士同時用極其驚愕的眼光

，望向年輕人，跟在年輕人後面的店員，正想趁此機會申斥年輕人的不禮貌，而將他趕出去，不過他還沒有開口，就看到那三個英國紳士，翻過痲布，看了看背面，同時以極佩服的眼光，望向那年輕人。那店員立時將要說的話，忍了下去。

而這時，那年輕人又若無其事地走了開去，來到陳列波斯古物的長櫃之前了。

那店員在跟着走過來之際，還回頭看了一眼，看到那三個英國紳士已停止爭論，正在和經理討論價錢，顯然，是那年輕人的一句話，解決了他們心目中的疑惑。

那店員不由自主地搖着頭，那個年輕人，看來三十歲不到，而且態度又是那樣隨便，他實在是不可能對古物有多大的認識的！

店員留意着那年輕人的視綫，他注意到年輕人的眼光，停留在櫃中，一個長方形的絲絨襯墊上的一柄波斯寶刀之上。

店員的心中怦地一動，他立時想起一個問題，要是那年輕人，竟然要求他，將這柄彎刀，拿出櫃來看看，那麼，他應該怎麼樣做才好呢？

這柄彎刀，不過半呎，刀身已經銹得相當厲害，刀鞘在刀身的旁邊，刀鞘上鑲滿了寶石，當然，寶石是值錢的，可是和這柄刀的價值相比，却相差太遠了，這柄刀，已經有好幾十位專家，證明它是著名的波斯王達理阿的佩刀，已有兩千四百多年的歷史，是波斯古物之中，最出名的幾件珍品之一，也是他們店裏，十大珍品之一。

這柄刀和刀鞘，看來只是隨便放在盒子中，陳列在櫃中，但實際上，有着極其複雜的防盜裝置，看不見的射綫，交織成一個網，罩着這柄刀，手一伸進去，立時就會使得警鐘大鳴。而且，盒子的底部，也有着極其精巧的裝置，只要重量減少或增加十分之一盎司，就會使得另一套警鐘，發出聲响，那也就是說，就算能伸進手去，只要手一碰到刀，警鐘就會响起來。

除了這兩套不同的警鐘系統之外，櫃面是堅硬的鋼化玻璃，要打開櫃子，需要開動密碼鎖，密碼只有經理才知道。事實上，那店員總共只見過這柄刀從櫃中被取出來過兩次而已。

那兩次，一次是一個帶着三個隨員的美國人，由經理親自迎進來的，高大，瘦削，他進來的時候，口氣大得好像隨便可以將整間古董店買下來一樣，但是結果，當他知道了這柄會是達理阿王的佩刀的價錢之後，他畧爲躊躇了一下，沒有再說下去，結果，只是買走了一副十字軍東征時期的一副甲冑，等這位人客離去之後，經理才告訴他們，剛才那個美國人的姓名是侯活·曉士。

第二次，是伊朗王的一個私人代表，和伊朗國家博物館的館長，他們想買回這柄寶刀，回去作爲國寶，結果這柄寶刀，仍然在這間古董店的櫃子裏，自然是因爲價錢談不攏的緣故。

那店員心中在想，要是那年輕人居然不知輕重，要他將那柄刀取出來看看的話，他應該怎麼辦呢？

世間的事情往往是那樣，越是担心它會發生的事情，它就越會來臨。

正當那店員在担心着自己不知道該如何辦之際，那年輕人居然轉過頭來，指着那柄寶刀，道：「請你將這柄刀，拿出來給我看看！」

那店員陡然一震，喉間發出了「咯」地一聲響，面上的肌肉僵硬，足足有半分鐘之久，一點聲音也沒有，直到那年輕人將這句話，用比較高的聲音，重新說了一遍，那店員才慌忙踏前兩步，毫無意義地作着手勢，咳嗽着，清理着因爲驚惶過度而發不出聲音來的喉嚨，道：「這柄刀，這柄刀——」

年輕人微笑着，道：「是的，我想看這柄刀！」

他的這句話，聲音更高，那已和三個英國紳士打完了交道的副經理，也急急走了過來，他有禮貌地打量着那年輕人，也用一連串的咳嗽，來清理喉嚨，然後道：「你要看看這柄刀？」

年輕人看來很有點不愉快，他道：「我以爲我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同一句話，你們要我說多少遍？」

副經理忙道：「是！是！是！先生，你想看看這柄刀，一定是知道這柄刀的來歷的了？」

年輕人笑了起來，道：「我明白了！」他做着手勢，「不過我沒有想到，你們是世界上最大的古董店，這只不過是一柄達理阿王的佩刀，何必那麼緊張？」

副經理驚訝得張大了口，闔不攏來，甚至於失去了他應有的風度，失聲叫了起來，道：「只不過是達理阿王的佩刀！」

年輕人聳了聳肩，好像沒有覺得什麼不對。

副經理還想說些什麼，年輕人又已笑道：「要是這柄刀已經那麼緊張，那麼，我很難想像，要是中國的毛公鼎到了你們這裏，你們會怎麼樣！」

副經理定過神來，他的神情變得很嚴肅，道：「先生，我們現在在討論的是古物，是人類文化的結晶，那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

年輕人攤了攤手，道：「我有什麼地方表示輕佻了？」

副經理還沒有回答，那個剛才在鑑賞青銅香爐的老婦人，已經走過來，大聲而且激動地道：「年輕人，你剛才提到中國的毛公鼎，這是人類的瑰寶！」

年輕人笑了笑，向那老婦人微微鞠了一躬，道：「要是我告訴你，我小的時候，曾經將毛公鼎當櫈子坐，你一定不會相信，是不是？」

那老婦人看來差一點昏了過去，她轉過身，急急走了開去，坐了下來，手撐着額，還在不住喘氣！

副經理道：「先生，你是不是堅持要看這柄刀？」

年輕人道：「是的，因爲我想買它，過幾天是我叔叔的生日，我想將它作爲生日禮物！」

副經理又吐了一口氣，道：「先生，你知道它的價格不？請原諒，我的意思是提醒你一下，將這一柄寶刀作爲生日禮物，實在是一件罕見的禮物！」

年輕人揚了揚眉，道：「我不確切知道，它值多少？」

副經理又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講一個數字來。

這個數字，令得在一旁聽着的那個店員，也倒抽了一口涼氣。

年輕人却毫不在乎地道：「不錯，和我知道的一樣，這是我的支票簿——」

年輕人伸手取出支票簿來，放在櫃上，又道：「你們可以先打電話到銀行去，查我戶口裏的存欵，是不是足够支付，再來和我交易！」

副經理和店員互望了一眼，副經理說了一聲對不起，拿起支票簿，走了進去，年輕人在沙發上坐了下來，那老婦人駭然地望着他，將身子挪遠了一點，這時候，另一個店員，正將包好了的銅香爐，交到老婦人的手上，年輕人向老婦人笑了一下，道：「夫人，你買的那隻宣化香爐，只不過是民間的用品，不是宮廷用品！」

老婦人怒道：「你懂得什麼，這香爐上有龍，龍在中國，是帝王的象徵！」

年輕人笑着，道：「如果是帝王用的物品，龍爪是五趾的，而這雙香爐上的龍爪，只是四趾的！」

老婦人陡地呆了一呆，站了起來，立時向外走去，可是她走不了幾步，就停了下來，轉頭向年輕人望來，神情充滿了猶豫。

不過年輕人沒有再望她，因爲副經理已經走了出來，和副經理一起走出來的，還有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年人，他們兩人，是小步奔出來的。

副經理一到了年輕人的面前就將支票簿恭而敬之地還給了年輕人，道：「對不起，眞對不起！」

那老年人搶着自我介紹，道：「我是本店的經理，竭誠歡迎你的光臨！」

年輕人淡淡笑了笑，放好了支票簿，道：「我想看看那柄波斯刀，可以麼？」

經理一叠聲地道：「可以，當然可以，請到經理室來，請跟我來。」

年輕人向玻璃櫃望了一眼，神情畧有點疑惑，但是他還是跟在經理和副經理的身後，向前走去，經理一面向前走着，一面向兩個護衞員招了招手，在他們走進經理室的時候，那兩個護衞員就站在經理室的門口。

經理室中的陳設很樸實，與其說這是一間大古董店的經理室，不如說那是一個考古學家的書齋更來得適合一點，四壁的書櫥中全是書，經理一進來，就道：「先生，我想你一定在奇怪，何以要請你到經理室來看這柄刀。」

年輕人笑了笑，道：「當然，這柄刀的價值太高，不宜在大庭廣衆之間拿出來看的！」

經理點頭道：「這是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

年輕人不等經理講完，就道：「我想在陳列櫃下，有直通經理室的傳送帶，是不是？」

經理不住地點着頭，他先開着了一具電視機，電視螢光屏上，立時出現了那柄放在櫃中的波斯寶刀，然後，他又按下了一個掣，在電視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放着盛刀盒子的櫃底，向下沉去，那柄刀消失了，接着，有一陣輕微的聲響傳來。

經理又按動了幾個掣，一個書架移開，現出了一具保險箱來，年輕人轉身去，看着書架上的書籍，不一會，他聽到經理有點發顫的聲音，道：「先生請看，這是眞正的無價之寶！」

年輕人轉過身來，經理雙手捧着盒子，放在几上，年輕人坐了下來，從盒中取出那柄刀來，細心地看着，放下刀，又察看着刀鞘，他看得很仔細，並且不時說幾句極其內行的話。

年輕人足足看了半小時之久，才將刀和鞘，一起放在盒中，道：「我還想看一看，有關這柄刀的一切資料，包括權威對它的評定！」

副經理早已捧了一大叠書走過來，也放在几上，年輕人翻閱着，隨後，他闔上了書，點頭道：「我感到很滿意，這是一柄眞正的寶刀！」

經理和副經理都吁了一口氣，年輕人取出支票簿來，簌簌地寫着，簽了字，交給了經理，道：「請你立即到銀行去提了欵，我再帶着這把刀走！」

經理站了起來，道：「先生，你是說，你要帶着這件無價之寶走？不要我們派護衞員，護送你將它鎖進保險庫去？這柄刀——」

年輕人揮了揮手，道：「別緊張，這只不過是一柄達理阿王的佩刀！」

年輕人剛付出了巨額的支票，而且毫無疑問，他的支票是可以兌現的，而他的態度仍然是一樣的輕鬆，古董店的經理和副經理互望了一眼，經理將年輕人付出的支票，交給了副經理，吩咐道：「你到銀行去辦理手續！」

副經理接過支票，走了出去，經理打開一個櫃子，取出了一隻十分精緻的木盒來。

那隻木盒上的雕刻和所鑲着的寶石，證明這隻木盒本身，也是一件很有價值的古董。

經理打開盒子，盒內有一個雕出來的凹痕，可以看得出，剛好可以放下那柄寶刀。

經理將木盒送到了年輕人的面前，道：「這柄寶刀，一度曾落在俄國里耶雷夫大公的手上，這隻木盒，就是耶里雷夫大公叫當時最著名的匠人製造的！」

年輕人將刀放進了盒中，讚嘆地道：「果然，手工精緻得很，我想我不必另外再付錢了吧？」

經理忙道：「當然，這算是小禮物，歡迎你再來光顧，而且，如果你有甚麼需要，可以通知我們，我們在世界各地都有辦事處，專門負責替顧客尋找名貴罕有的古董！」

年輕人闔上盒蓋，道：「我一時之間想不起有甚麼需要的，當然，我想到了，會來找你！」

經理又斟了兩杯酒，遞給年輕人一杯，酒香撲鼻，經理和那年輕人，談着那柄波斯寶刀的歷史，二十分鐘之後，電話鈴響了起來，經理拿起來聽了一聽，就放了下來。

年輕人道：「我可以走了？」

經理連連點頭，神態感激。

年輕人將盒子挾在脅下，向外走去，當他來到經理室的門口之際，經理的聲音又在他的背後響起，道：「先生，你眞的肯定不要人護送？」

年輕人笑了一笑，並沒有轉過身來，只是道：「不用！」他拉開了經理室的門，向外走去，當他又來到店堂中的時候，所有的店員，神態和他進來的時候，大不相同了，當他經過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恭恭敬敬地站着，一直恭送他到門口。

年輕人的車子就停在街角處，他打開了車門，將盒子隨便地向後座一拋，坐上了駕駛座，他的心情很愉快，因爲他知道，這件生日禮物，他叔叔一定會喜歡的。

他也知道，他叔叔會喜歡這柄寶刀，絕不是因爲這柄寶刀的市場價值，而是由於這柄寶刀，是一件眞正的藝術品之故。老實說，金錢對於年輕人和他叔叔而言，實在不算是甚麼，他們實在擁有太多的錢了！

倫敦的街道上很擁擠，天色陰霾而寒冷，車子在一個紅燈前停了下來，年輕人向紅燈望了一眼，就在那一剎間，他陡地感到極度的疲倦，那種陡然襲上心頭的疲倦，使得他打了一個呵欠，而且，自然而然地揉了揉眼。

可是，當他的手在眼上揉一揉之後，看出去，紅燈變得模糊而擴大，紅燈轉成了綠，他仍然有點發怔地望着，在他車後的那些車子，立時響起了喇叭聲，他下意識地踏下油門，車向前駛去。

情形越來越不對了，不但他覺得更疲倦，而且，他的視綫也越來越模糊，在他前面的那些車子，幾乎的都成了一條一條的虛影。

他竭力想令自己看得清楚一些，可是已經沒有法子做到這一點了，他無法再駕車，他只是盡了他最後一分氣力，將車駛近街邊，停了下來。

而當他肯定車子已經停了下來之後，他想好好整頓一下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可是他的頭腦，已然遲鈍得甚麼也不能想，他身子伏向前，壓在駕駛盤上，就睡着。

年輕人不知自己睡了多久，才感到了一陣劇烈的搖撼，彷彿是他置身在大海之中，而海上正吹着狂風，他努力睜開眼來，看到有人在搖他的身子和拍他的臉頰。

足足有一分鐘的時間，他還是看不清在搖他的是甚麼人，然後，像是放映機的鏡頭焦距漸漸校正了一樣，他看清楚了，在急搖着他的，是一個戴着球形帽，神情充滿了訝異的倫敦警察。

年輕人試圖發出聲音來，可是却做不到，他的喉際像是被甚麼東西塞住了一樣，同時，他也發現，那在搖着他身子的警察的臉上，有紅色的光芒在閃耀，那種紅色的光芒，是來自街頭的霓虹燈光。

天已經黑了！

年輕人陡地一怔，喉際終於發出了一下聲響來，那警察也同時發問道：「先生，你需要幫助麼？」

年輕人清了清喉嚨，他的聲音仍然很嘶啞，道：「我，我……怎麼了？」

那警察道：「你可能是太疲倦了，先生！」

年輕人又揉了揉眼，那警察又道：「在這裏停車睡覺，是不適宜的！」

年輕人道：「謝謝你提醒我！」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那警察已經向後退去，年輕人再吸一口氣，他已經在那短短的幾秒鐘之內，將所發生的事情，從頭到尾，想了一遍。

他離開那家古董店的時候，大約是下午三點鐘，而現在——他看了看手表，已然是七點鐘了！

那也就是說，從他突然感到一陣疲倦開始，到現在，已經過了四小時。或者說，他已經伏在駕駛盤上睡了四小時之久！

他是不可能就這樣疲倦起來，在車中睡着的。

而他竟然這樣地睡着了四小時，而那只說明了一點：他受了藥物的催眠！

那柄寶刀！年輕人立時想起了那柄寶刀，他回頭向後面的座位，看了一眼，那盒子還在，他忙又欠身，打開盒子，刀也在，他還將刀拉出了刀鞘，看了一看。

他的心中，充滿了疑團，那警察還在車旁道：「那是甚麼！看來像是古董！」

年輕人喃喃地道：「是給我叔叔的生日禮物！」

警察沒有再說甚麼，向後退去，年輕人重又駕着車駛向前，十分鐘之後，他挾着那隻盒子，走進了他所居住的酒店，一進房間，他先將自己的頭，在凍水中浸了半分鐘，然後用力擦着臉。

再然後，他來到燈下，仔細察看那柄波斯寶刀，以他對古物的認識能力看來，那柄寶刀並沒有甚麼異樣之處，他放好了寶刀，坐下來發怔。

這眞是太奇怪了，好像甚麼意外也沒有發生過，除了他莫名其妙地昏睡了四小時之外。他何以會在駕車途中，疲倦得非睡着不可呢？

年輕人伸伸手在自己的頭上，輕輕地敲着，他的身子畧挺了一挺，他想起了那杯酒！在古董店經理室中，經理斟給他的那杯酒！

如果他是受了藥物的催眠（看來一定是如此），那麼，唯一的可能，就是那杯酒中有古怪。

可是，當年輕人想到這一點之際，他又不由自主地搖了搖頭，當然，他承認，當他在那經理室中，接過那杯酒的時候，他心理上，决沒有任何防範。但就算他根本未曾想到會有意外發生，要是經理在斟酒之際，有甚麼份外的動作，他也一定可以覺察得到的。

現在，他回想起來，經理在櫃中，取出酒瓶，酒杯，倒酒，一人一杯，同時舉杯，同時喝酒，一切經過，歷歷在目，要是經理當着他的面，在酒裏放了藥，而他竟然未曾覺察的話，那麼，他的感覺實在太遲鈍了，而經理的手法也實在太快了！

年輕人心裏的疑團解不開，他又仔細地察看着那柄寶刀，然後，收拾了一下行李，他原定今晚十時離開的，雖然無緣無故損失了四小時，但是還不致於誤行期。

當他離開酒店，上了飛機，一直到來到了他叔叔居住的城市，和他叔叔見了面，他幾乎都在想解開心中的那個疑團，可是却一直沒有結果。

他叔叔咬着烟斗，燃燒的烟葉，發出濃郁的香味，當年輕人挾着盛載寶刀的盒子走進來的時候，老人家看來容光煥發。

年輕人大聲叫道：「生辰快樂！」

老人家抬起頭來，現出極其高興的笑容來，道：「偏偏你記得，是不是來提醒了我又老了一歲？」

年輕人笑道：「六十五歲，不能算是太老！」

老人家攤了攤手，道：「要記得，當人家連連稱讚你看來年輕的時候，就說明你已經老了！」

年輕人也笑着，雙手將盒子捧了過去，道：「這是生日禮物！」

老人家接過了盒子，放在桌上，側着頭打量着，年輕人說道：「猜猜看，是甚麼？」

老人家吸着烟，順手拿起一具放大鏡來，湊在盒子上看了看，「唔」地一聲，道：「是十八世紀俄國工匠的傑作，你看這個——」

他指着一個金絲盤上的花紋，道：「那是俄國雷里耶夫大公的徽章！」

年輕人不由自主嘆了一口氣，表示佩服。

老人家又道：「這位大公，是當時世界上最出名的古物收藏家，俄國革命之後，他的收藏品有一小部份流到古董市場上，全是著名的寶物，唔，讓我來猜一猜，這盒子裏的是——」

老人家講到這裏，向年輕人望了一眼，年輕人作出了一個表示絕望的神情，老人家笑道：「你從倫敦來，其實我不必猜了，一定是倫敦伊通古董店的十大珍藏之一，那柄波斯王達理阿的佩刀！」

年輕人無可奈何地道：「我應該用一塊布將盒子包起來，你就猜不到了！」

老人家呵呵笑着，打開盒子，將刀連鞘拿在手中，端詳了一會。

年輕人知道他叔叔一定喜歡這件禮物的，可是當他望着他叔叔的時候，却看到他叔叔臉上的笑容，在漸漸地消失，接着，老人家拔出了那柄刀來，又看了一會，才將刀放回盒子之中。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道：「怎麼樣，你不喜歡？」

老人家却反問道：「多少錢買的？」

年輕人又怔了一怔，說了一個價錢，老人家忽然笑了起來，道：「你不是來考我的眼力來了吧！」

年輕人再怔一怔，道：「假的？」

老人家望了他侄兒片刻，像是很難措詞，但是他還是道：「我怕傷了你的自尊心，或者，我應該高高興興，接受禮物，甚麼也不說，反正我們不在乎金錢上的損失。可是——」他畧頓了一頓，「我却在乎我的侄兒受了愚弄，對，這是製作得極其精巧的假貨！」

年輕人立時想起那莫名其妙的四小時昏睡，但是事後，他也曾詳細察看過那柄寶刀，和他購買的時候，完全一樣，除非購買之際，就是假的，但是那好像不可能，他曾經切實地鑑定過！

老人家一直望着他雙眉緊鎖的侄兒，道：「你有沒有注意到那刀柄上的金絲盤紋，波斯人的嵌金技術——」

年輕人不等他叔叔說完，就伸手拿過那柄刀來，察看着刀柄部份，又拿起放大

鏡來照看。

這時，他也看出來了。刀柄部份鑲嵌着的金絲，整齊，緊密，是高度工藝技巧的作品，他當然還記得，他在經理室中所看的那一柄，也就是他所買的的那一柄刀柄上鑲嵌的金絲，有少許鬆弛的現象——那是由於當時，波斯工匠的嵌金技術，還未曾登峯造極之故。

現在在他手中的那柄刀是假的！

年輕人慢慢放下了刀，事情已經很明顯了，他買了那柄，不折不扣，是一件價值連城的古董，而他帶回來的那一柄，只不過是一柄精巧的仿製品。

他帶着眞貨出店門，帶着假貨回來，當然是叫人掉了包，而掉包是在什麼時候進行的，也再明白不過，他曾睡了四小時之久！四小時之中，可以將刀掉來掉去，掉上幾千回了！

年輕人陡地感到耳根，一陣發熱，雖然他的面前沒有鏡子，可是他也可以知道，自己的耳朶，一定紅得可以了。正如他叔叔所說，他可以完全不在乎那筆錢，然而，這樣受人愚弄，那却是奇恥大辱，他是幹什麼，怎麼可以栽這樣的一個觔斗？

他抬起頭來，看到他叔叔正盯着他，他有點苦澀地笑了一下，老人家的神情看來很不在乎，道：「怎麼樣，要不要找我幫忙？」

年輕人立時神情堅决地搖着頭，道：「不用，我自己可以解决！」

老人家轉着手上的刀，道：「其實，我對於古董，也沒有什麼眞正的嗜好，這柄刀也製造得很精緻——」

他話沒有說完，年輕人已經伸手，在他的手中，將刀取了過來，搖頭道：「我會將眞的換回來，我想不必太久，你也不必担心什麼！」

老人家笑了起來，道：「對於你，我從來也沒有担心過什麼！」

兩叔姪笑了起來，年輕人將刀放進盒中，闔上了盒蓋，順手將刀放在一邊，接下來的時間中，他們談了不少話，可是全然未曾接觸到那柄刀，甚至他們兩人的視綫，也未曾掃及那柄刀，好像那柄刀已經根本不存在了一樣。

直到年輕人告辭離去，在走向門口之際，他才順手拿起了那柄刀來，挾在脅下，當他剛要跨出門口時，老人家忽然道：「你預算要多少時間，才能够結束了這件事？」

年輕人笑着，說道：「我看，幾天就够了！」

老人家一面點着烟絲，抽着，濃烟自他的口中，鼻中一起噴出來，他緩緩地道：「別太樂觀了，有時候，事情看起來越是簡單，做起來就越是困難！」

年輕人點着頭，老人家又道：「無論如何一個月之後，我有事情要你去做！」

年輕人揚了揚眉，大有興趣地道：「什麼事？」

老人家揮了揮手，道：「到時再說，你去吧！」

年輕人伸手輕拍着刀盒，走了出去。離開了他叔叔的屋子，在兩旁全是白楊樹的小道中，慢慢向前踱着，年輕人的脅下，仍然挾着那隻盒子，而他的另一隻手，在盒上輕輕拍着——那是他的習慣，在他思想的時候，總喜歡作一點有規律的小動作。

虎頭捫虱　龍軀刮鱗

春寒猶在，風吹上來很有點冷，道上有乾枯的樹葉，隨風在打轉。年輕人心中在玩味着他叔叔的話：有時候，看來很簡單，實際上是很複雜的。

現在，他遇到的事，看來眞的很簡單：他買了一件古董，在離開古董店之後不久就昏迷，當他醒來之際，古董變成了假的，叫人掉了吧，事情就是那麼的簡單。

而更簡單的是，當他離開古董店之後，他沒有接觸過任何人，在古董店的時候，他却曾喝過一杯酒，自然，他的昏迷，是由於那杯酒在作怪。

而古董店的經理，在斟那杯酒時，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動作，這一點也很容易解釋，整瓶酒，根本是早已下了藥的，在他昏迷不醒之際，古董店的經理，可能同時也在昏迷不醒。反正幾小時的昏迷，對人的健康，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影響，那比臨時在酒中做手脚，安全得多了！

至於古董店的經理爲什麼要那樣做，那更簡單了，爲了錢！

古董店的經理，用一柄仿製的寶刀，換回眞的寶刀去，他又可以將這柄寶刀，再出售一次，得到可觀的金錢！

整件事，看來就是那樣簡單：一個貪婪的古董店經理，愚弄他的顧客。

要應付這樣簡單的事，對這個高大，挺拔，經歷過許多奇怪驚險的事情的年輕人而言，實在太輕而易舉了！

年輕人來到了車旁，上了車，駕着車向前駛，儘管他的耳際，還不斷響着他叔叔的告誡，可是他的心情却很輕鬆，他已經决定要讓那古董店的經理，吃一點苦頭，要他加倍報復，不但要得回那柄波斯的寶刀，而且，還要弄走那古董店中的另一樣最值錢的東西！

當他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心情變得很輕鬆，愉快地笑了起來。

他的車，轉了一個彎，這路筆直地向前，道上的車很少，年輕人在倒後鏡中，看到一輛黃色的車子，在他的車後，好像是在跟踪着他。可是當他減慢速度之際，那輛車子却立時在他的旁邊，趕了過去，車速十分高，以致年輕人只看到，駕駛那輛黃色車子的，是一個女人，他一直再向前駛，那輛車子，也沒有再出現。

兩天之後，倫敦的天氣，仍然是寒冷而陰暗，那家古董店中，依然顧客寥寥——事實上，這樣的古董店，是决不可能和超級市場那樣，擠滿了顧客的。

當年輕人推門走進來之際，雖然他的衣着，神態和上次並沒有多大的分別，可是他所受到的招待，却完全不同了，那個經理一看到了他，立時離開了一個中年人，滿臉堆笑向他走了過來，用極其熱烈的聲音道：「先生，你好，有什麼需要？」

年輕人若無其事地笑着，道：「聽說你們有一頂皇冠，是印度孔雀王朝時代的遺物——」

年輕人的聲音相當大，他的話，令得

店中的幾個顧客，都向他望了過來。那幾個顧客的反應，是極其自然的，因爲年輕人這時提到的這頂皇冠，就算不是這間古董店的顧客，也全知道的，那是這家古董店，或者說是世界上最出名的寶物之一。

副經理畧怔了一怔，要不是年輕人在他們的店裏，已經有過如此高的交易記錄，他這時一定會皺起眉來的，但現在，他却搓着手，興奮得鼻尖有點冒汗，道：「是！是！這正是本店的榮耀！」

當副經理在說話之際，經理也得到了通知，急急的走了出來，來到年輕人的身前，熱烈地和他握着手。

經理滿面笑容，道：「先生，希望你叔叔喜歡那柄波斯寶刀！」

年輕人望着經理已有很多皺紋，但依然充滿了紅光的臉，心中暗罵了一句老狐狸，他也不動聲色，道：「是的，他很喜歡，而且由於那柄刀，引起了我對古物的興趣，所以我來看看那頂皇冠！」

經理一疊聲地道：「歡迎！歡迎！」

他一面說着，一面作出請年輕人向前走的手勢，年輕人跟着向前走去，經理一連望了他幾眼，壓低聲音，同時神態顯得很神秘，道：「王子殿下，我或許應該這樣稱呼你才對！」

年輕人陡地一呆，向那經理望去，他發現經理的眼中，閃耀着一絲狡獪的神色。但這種狡獪的神色，你幾乎可以在每一個人的眼光中找到的！

年輕人壓低聲音道：「什麼意思？」

經理的神情，有點惶恐，忙將聲音壓得更低，道：「對不起，眞對不起，你不喜歡暴露身份，我不應該這樣稱呼你！」

年輕人的心中，疑雲陡生：這老傢伙，究竟在搗什麼鬼？

年輕人還想再追問下去，但這時，他們已經來到了店堂的中央。

在店堂的中央，有一個大約一百方呎的空間，四周全用粗大的鐵鍊圍着，在中間，是一根約有六呎高，直徑兩呎的圓鐵柱，鐵柱上有着古拙的浮雕。

在鐵鍊的四角，有四個護衞人員站着，經理來到了鐵鍊之前，一個護衞員忙走過來，提起鐵鍊，讓經理和年輕人走進去，來到了鐵柱之旁。

另一個護衞員，遞過了一具無綫電對講機來，交給經理，經理對着對講機，道：「請打開來！」

他講了一句，就將對講機交還給護衞員，護衞員立時又退了開去。

年輕人注意着四周圍的情形，他看到店中所有的店員和護衞員，神態都很緊張，而店內的顧客，全也在向前走來，不過走近來的顧客，都站在鐵鍊之外。

經理轉過頭向年輕人解釋，道：「這是特別設計保安設備，是音波控制的！」

年輕人點着頭，道：「只有你的聲音，才能將之打開來，對不對？」

經理十分滿意地點頭，年輕人笑了一下，指着經理的咽喉，道：「要是你有了什麼意外，那怎麼辦呢？」

經理陪着笑，道：「如果我死亡，在律師處的一個密封的信封會打開，另外可以利用一個密碼打開它。」

年輕人道：「我說的意外，不是死亡那麼嚴重，譬如說，你傷風，聲音波的頻率有了改變，那怎麼辦？」

經理笑了起來，道：「傷風是會好的——」他臉上充滿了討好的神情：「究竟不是每一個人進我們的店來，都够資格要求看這頂皇冠的！」

年輕人裝出恍然大悟的神情來，道：「我明白了，這頂皇冠，比那柄波斯寶刀，還要名貴！」

經理的神情，有點激動，道：「名貴得多了！」

年輕人滿足地笑了笑，沒有再說什麼，而在他們交談之際，那根鐵柱，正齊中分了開來，分成了兩個半圓柱形，在鐵柱的中間，是一個玻璃柱，柱中，深紫色的絲絨墊上，放着那頂皇冠。

而當那頂皇冠，呈現在衆人眼前的時候，不論是店員還是圍上來看的顧客，都不由自主，吸了一口氣。這頂皇冠，看來其實一點也不美觀，上面所鑲嵌的那八顆綠寶石，當然價值不菲，但是能引起如此讚嘆聲的原因自然是因爲它的歷史價值。

圍在四周的人都知道，這頂皇冠，是印度最顯赫時期的東西，在這頂皇冠上，記錄着當時這個東方古國的輝煌歷史，凡是愛好古物的人，面對着這樣珍罕的古物，都會不由自主，吸上一口氣的。這時，看古董店經理的神情，簡直是有點虔誠了，反倒是那年輕人的神情，看來比較輕鬆得多。

年輕人湊近去，隔着玻璃，仔細地察看着那頂皇冠。

這時任何人看起來，年輕人都是在專心一致，鑑賞着玻璃柱中的這件古物，但是事實上，他心中却在急速地轉着念：他受過欺騙，損失了一柄波斯寶刀，要是能將這頂皇冠弄上手，那麼，自然是補償損失有餘了！

一想到這一點，他微笑了起來，道：「我想進一步鑑定一下，我的意思是——」他指着皇冠，做着手勢。

經理忙道：「是！是！我明白，請跟我來！」

經理一面說着，一面又自護衞員的手中，接過對講機，道：「關上！」

打開的鐵柱，又闔了攏來，將玻璃柱包在中間。

經理恭敬地陪着年輕人，向經理室走去，幾個顧客在低聲交談着，很顯然，他們在猜測，那態度隨便的年輕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在討論中，一個頭髮花白的中年婦人道：「你們剛才沒有聽到麼？經理稱他爲王子殿下！」

另一個顧客道：「阿拉伯王子？」

又一個顧客搖着頭道：「不像，他看來不像是阿拉伯人，可能是中國王子！」

一個老年人「哈哈」笑了起來，說道：「中國早就沒有王子了，而且，就算有的話，也決不會有資格來購買這樣的古物的！」

顧客們一面交談着，一面又走了開去，而年輕人和經理，也已經進了經理室。

一切經過，和上次年輕人購買波斯寶刀時，沒有什麼不同，經理先按下輪迻帶的掣，再打開保險箱，取出那頂皇冠來，

然後，找出了很多資料，年輕人也用心地察看着，足足花了將近兩小時。

然後，年輕人挺直身子，望着經理，道：「它的價錢是多少？」

經理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像是爲了這頂皇冠的價錢而感到抱歉一樣，然後，說出了價錢。這個價錢，就算是費沙爾王聽了，也不能一口答應的，是以年輕人也沉吟了片刻。

經理望着年輕人，神情有點焦急，他也有點結結巴巴，道：「王子殿下，這價錢，聽來是高了一些，可是事實上，一年之前，就是這個訂價，如果我們肯公開將之拍賣，可能得到更高的價錢！」

年輕人笑了起來，道：「更高的價錢，賣給誰？」

經理忙陪着笑，這時，年輕人的心中，又奇怪了一下，經理一再稱他爲「王子殿下」，那究竟是甚麼意思呢？然而，他却沒有去想它，因爲他要開始實行他的計劃了！

他望着那頂皇冠，輕輕地撫摸着，道：「我可以接受這個價錢——」

經理一聽得他那樣講，陡地吁了一口氣，年輕人裝成很高興的樣子，道：「像上次一樣，爲了慶祝交易的成功，我們來喝一杯！」

經理忙道：「自然！自然！」

經理立時走向酒櫃，打開來，取出酒和酒杯來。這一次，年輕人一上來就全神貫注，不錯，還是那酒瓶，也還是那些酒，經理在倒酒的過程中，也沒有絲毫做手脚之處，一如上次。

年輕人心中冷笑了一聲，他知道自己的猜想不錯，酒中是早下了藥的，喝下去之後，經理會和他同時昏睡不醒，所不同的是，他在昏睡中損失寶物，而經理則可以不費一文得回他已經賣出去的寶物的！

不過他的猜想雖然如此，也還要證明一下，他在來之前，曾經拜訪過一個麻醉藥的專家，將他上次昏睡的情形，告訴那位專家，那位專家分析了一下他遭遇的情形，肯定他的情形，不出三種强烈的催眠劑的作用，也給了他一種試紙，告訴他如果他的飲料之中，含有那三種藥物的任何一種，白色的試紙，就會變色。

所以，年輕人一接了那杯酒在手，半轉身，已經將挾在手指中的一條試紙，浸進了酒中。

他要證明酒中眞的有藥能令他昏睡，那麼他就有辦法對付那狡獪的經理了！

可是，試紙浸在琥珀色的酒液中，却並沒有變色。

年輕人陡地一呆，將酒杯放在唇邊，和經理一起喝了一口酒。酒味是如此之醇，那一定是超級的名釀，在這樣的好酒之中，若是加進了藥物，一定會破壞酒味的，他事實上並不需要試紙，他的舌頭，應該可以分得出酒中是不是有古怪來！

年輕人在刹那間，感到了迷惑。因爲他再度前來，一切全是依據酒中加了藥而計劃的！

年輕人的計劃是，肯定酒中有了藥物，足以令他昏睡之後，他就要趁經理不覺，先服上那位專家給他的解藥，然後，繼續和經理一起研究那頂皇冠。他預計到了一定的時間，經理也會因爲酒中藥性的發作而昏睡不醒。剩下來的事，就十分簡單了，他只要在經理睡着之後，將那頂皇冠放進盒中，堂而皇之地帶出去就可以了！

這一切，本來是很簡單的，可是現在，一切計劃，全被打亂了，酒中並沒有足以令人昏睡不醒的藥，那也就是說，經理不會睡着，他的計劃完了！

在那一刹那間，他的臉色一定很古怪，是以經理放下了酒杯，看他，道：「王子殿下，可是有甚麼疑問？」

年輕人搖着頭道：「沒有，沒有，我——」他說着，放下酒杯取出支票簿來，簽了支票，撕下來交給經理。經理接了支票在手，手有點發抖，道：「眞對不起，王子殿下我們必需先派人到銀行去——」

年輕人瀟洒地揮着手，說道：「不要緊！」

經理不再說下去了，按下了對講機的掣，不一會，副經理走進來，經理將支票交了給他，副經理又恭敬地退了出去，年輕人和經理一面在交談着，一面心中在急速地轉着念：他應該怎麼辦呢？他不能白來一次，他必需戳穿那古董店經理所玩的把戲，他道：「上次，你提議我由你派人護送離開——」

經理失聲道：「天，不是那柄波斯寶刀，出了甚麼意外吧！」

年輕人心中即又暗罵了一聲老狐狸，擺着手，道：「完全不是，一點意外也沒有，只不過叔叔想知道，那柄波斯寶刀，是不是有仿製品？」

經理驀地漲紅了臉，像是年輕人的話，給了他以極大的侮辱一樣，自他的口中，道出了一連串的「不」字來，道：「絕無可能，像這樣的古物，一到我們的手，平時看到的人也不多，雖然它們的圖片流行，但是你知道，無法根據圖片製造仿製品的，除非是十分粗劣的東西！」年輕人點着頭，道：「我同意，我又聽說，這柄波斯寶刀有一對，一共是兩柄，如果你們能找到另外一柄的話，我願意出同樣的價錢購買。」經理的臉上，充滿了訝異的神色，道：「王子殿下，你是從那裏聽到的，那全然是荒謬透頂的說法！」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根據他對事物的判斷力而言，可以肯定，經理是無辜的，但是事實上，他却損失了一柄波斯寶刀，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經理望着年輕人，神情也像是很疑惑，在年輕人又舉杯喝酒之際，他道：「王子殿下，你——」

年輕人陡地一揚手，說道：「你一直稱我爲『王子殿下』，可有甚麼特別的意思？」

經理的神情更驚訝，瞪着那年輕人，半晌，才道：「這裏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殿下的身份。」

年輕人笑着，道：「我很想知道，是誰將我的身份告訴你的！」

經理的神情，有點爲難，年輕人沉下臉來，明顯地表示出他的不愉快，經理立卽滿面堆下笑容來，神情有點神秘，眨着眼，道：「是一位美麗的公主，殿下！」

年輕人陡地一震，立卽轉過身去。

一位美麗的公主！

他不必經理形容那位「美麗的公主」是甚麼人，就可以知道那是甚麼人了。

奧麗卡公主！

剎那之間，年輕人的心中，極其混亂，奧麗卡公主！他應該想到奧麗卡公主的，他最後一次見到公主，是在甚麼時候？然而，那好像又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日子來，他曾經作過極大的努力，試圖去忘記她，他自以爲成功了，然而現在，事實證明，他顯然沒有成功，幾個月來以爲已被理智克服了的事，其實是再脆弱不過的，就像是紙包不住火一樣，理智包不住感情，這時他一想起奧麗卡公主，他的身子不由自主地發震，他的臉色煞白，而他的視綫，也變得模糊。

是的，他的視綫變得模糊，在他眼中看出來，站在面前的古董店經理的臉，只是朦朧的一團，但是儘管如此，他還是可以看到經理張得很大的口。經理一定是感到了極度的訝異，然而，他的口不會張得如此之大的。

是的，經理是感到了極度的訝異，因爲在他面前的「王子殿下」，在剎那之間臉色蒼白，雙眼無神，身子發抖而且搖擺不定，看來像是立刻要倒下去一樣。

經理扶住了年輕人，口吃地道：「你……你覺得怎麼樣要不要我叫醫生來？」

經理的話，在年輕人的身邊，引起「嗡嗡」的回聲，年輕人勉力定了定神，推開了經理發顫的手，拿過酒瓶來，對住了嘴，大口大口地喝着酒，任由美酒自他的口角淌下來，經理抹着汗，手足無措，年輕人在坐下來之後，看來已經鎮定得多！

年輕人用手背抹了抹口角，抬頭望向經理，經理一臉懊悔的神色，頻頻道：「對不起，就算我知道了你的身份，我也不應該那樣稱呼你的！」

年輕人無法向經理解釋他震驚的眞正原因，他只好揮了揮手，先打斷了經理的話頭，然後吸了一口氣，這時候，他看來已然完全回復正常了，連他的聲音也聽不出有任何的異樣，他道：「那是甚麼時候的事？」

經理怔了一怔，一時之間弄不明白年輕人這樣問，是甚麼意思，只是直着眼望着那年輕人，年輕人又問道：「你見到那位公主，是甚麼時候？」

經理急忙道：「上次，上次你買了那柄寶刀，才走出店舖不久，她就進來，告訴我你的身份，而且她還斷言說，你在極短的時間內，一定會再來的！」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奧麗卡公主的預言，當然會實現，因爲他在發現了那柄寶刀是假的之後，一定會懷疑是古董店的經理，做了手脚，當然會再來的！

現在，事情已經很明顯了，上次，他在離開了古董店之後，突然間昏睡了四小時，絕不是古董店的經理做的手脚，而是奧麗卡公主！

他在一時之間，無法想出公主是用甚麼方法令他昏睡了四小時的，但那是公主的所爲，這一點，却是再沒有疑問的事。

在這四小時之中，公主先用一柄假的佩刀——一想到這裏，年輕人的身子，又不禁陡地震動了一下：公主是怎麼知道他一定會來這家古董店，購買這柄寶刀的？

奧麗卡公主沒有理由會知道他的叔叔生日，就算知道了，也不會知道他要買生日禮物送給叔叔，再退一步說，即使她知道自己會買生日禮物送給叔叔，也無法知道他會去買那柄達理阿王的佩刀！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再退一步說，就算奧麗卡公主甚麼都知道了，他上次到倫敦，不過三天時間，在三天時間之中，在他踏進古董店之後，連他自己也無法知道要買點甚麼，而那柄假的寶刀，製作得如此精美，即使是第一流的僞製專家，只怕至少也要一個月的時間才能做得出來！

年輕人的腦中越來越亂，他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道：「公主，她……她可曾說，如果我要見她她會在甚麼地方？」

經理道：「不知道，王子殿下，看來你和公主正是一對，要是你們之間有甚麼誤會的話——」

年輕人不等經理講完，就揮手打斷了他的話頭，站了起來。

這時，他的心中，雖然還充滿了疑團，但至少已有足够的鎭定，可以肯定他上次到倫敦時，奧麗卡公主已經在秘密跟踪他，而他一點也沒有發現。而這次，公主旣然早已斷定他會再來，自然也在跟踪着他了。

那也就是說，公主一定會現身和他相見的！

年輕人站了起來之後不久，神態已經完全和平時一樣了，只是心中還充滿了一種難以形容的苦澀之感，而那時，副經理也在銀行辦完手續回來了，經理雙手捧着那頂印度皇冠，望着年輕人。

年輕人擺着手，道：「我想麻煩你，暫時將這頂皇冠，寄存在你們的保險箱中，是不是可以？」

經理忙道：「可以，當然可以，而且，對我們的熟主顧來說，我們樂於服務，是不收取費用的！」

年輕人笑着，走出了經理室，經理忙於收藏皇冠，副經理恭送了出來。

出了古董店，寒風撲面吹來，年輕人一面走向車子，一面仔細留意着，是不是有人跟踪着自己，可是他隨即放棄了這種留意，因爲他的車子停在街角，他從古董店出來，必然走回他的車子，就算有人跟踪他何必在他一出古董店時就開始跟踪？

而他一想到這一點，脚步却已慢了下來，因爲他同時也想到：跟踪者以爲他一定會走回車子去，如果他不走向車子呢？

這件事，自開始到現在，他一直處在極其不利的被動地位，這時候，稍爲改變一下這種被動的地位，說不定是對他有利的！

他轉了轉身，看來極其自然地走進了一家百貨公司，然後，穿過了百貨公司的店堂，經過了店後的一條走廊，從厠所旁的後門，走了出來。

後門外是一條橫街，他截住了一輛的士，上了車，將兩張十鎊的鈔票，交給的士司機，道：「隨便兜圈子，到二十鎊用完！」

司機用極其詫異的眼光，望了他一眼，立時駕着車，向前駛了出去。

雖然在車中，市塵聲一樣很吵鬧，但是他至少可以靜下來好好想一想了！想甚麼呢？當然是想自己不要去想的奧麗卡公主——那美麗動人，可愛，但是又叫人不該去想的美人兒！

奧麗卡公主上次和他分手，是在什麼時候呢？是他送她上飛機，將她交到玲瓏手的手裏，讓玲瓏手替她安排一個地方，讓她躲起來，躲開印度老虎和金剛。

印度老虎和金剛之間的爭鬥，在過去的半年中，成爲全世界黑社會犯罪份子之間的大新聞，到現在，併殺還沒有結束，但是也已到了兩敗俱傷的地步了！

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奧麗卡公主就算再公開露面，印度老虎和金剛，在手下的精銳部隊損失殆盡，還要不斷預防對方的情形下，自然不會再去顧及她，她倒是相當安全的了！

年輕人也知道，玲瓏手將奧麗卡公主安排在一個要用吊籃才上得去，建築在高崖之巔的修道院之中，問題是：她是什麼時候離開那修道院的？何以她在與世隔絕的修道院中，會知道她已經安全，可以離開了？

這一點，年輕人也不明白。

而且，從已經發生的事情看來，奧麗卡公主一定是準備對付他，那絕不是換走一柄寶刀就算數的，她的下一步行動是什麼呢？

的士在倫敦的街道上，兜着圈子，年輕人的思緒，也在不住地兜着圈子。

他又想到，在將奧麗卡公主，送進了修道院之後，他和他的叔叔，在約翰尼斯堡，利用了下水道，弄走了印度老虎的那一批黃金，這一大批黃金，在經過了改容之後，已經不斷在國際市場上推出，這件事，奧麗卡公主是不是已經知道了？

要是知道了，奧麗卡公主又會採取什麼行動？

年輕人用手撫着臉，他有疲倦的感覺，這種疲倦的感覺，當然不是上次逼得他非昏睡不可的那一種，但是也足以令他想起，上次昏睡的那種情形，他的身子，又不由自主，震動了一下！

上次，他昏睡了四小時之久！掉換一柄假刀，絕不需要四小時之久！而他的的確確，是昏睡了四小時，那麼，在這四小時之中還發生了一點什麼事？足足四小時，是可以發生很多事情的了，可是麻煩的是，他一點也想不起來！

而且，根本上來說，要不是奧麗卡公主自己向古董店的經理透露，有意讓他知道，他根本不會將事情和公主拉在一起！

年輕人苦澀地笑了起來，他感到自己的失敗，他從來也沒有那樣任人擺佈過！

的士終於停了下來，司機回頭望向年輕人，年輕人吩咐司機，駛向他停車的街角，他在那裏下了車，天色已經開始黑下來，而當他回到酒店門口的時候，街道上的燈光在寒冷的霧中，已經發出迷人的光芒了。

年輕人走進酒店大堂，一直走向電梯，他心中在想，現在他沒有什麼好做的了，奧麗卡公主已經讓他知道，事情是和他有關的，那麼，她就一定會和他見面，現在，只是等她什麼時候露面而已！

年輕人進了電梯，來到了他所住的那一層，他才一跨出電梯，就聽到電梯旁傳來一個甜媚的聲音，說道：「你在逃避什麼？」

年輕人停了下來，可是他却並沒有回頭，因爲他根本不必回頭，也可以知道那是什麼人了！他也沒有回答，只是發出了一下苦笑聲。

接着，一條豐腴滑柔的手臂，已經插進了他的臂彎之中，一股幽香，沁入了他的鼻端，年輕人感到一陣昏眩，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本來他不想轉頭看的，但是他只不過走出了一步就忍不住轉過頭去。

奧麗卡公主並不看他，只是直視着前面，微昂着頭，她側面的綫條，極其優美，比任何的希臘像更美。年輕人不禁在心中暗嘆了一口氣。

來到了房間門口，年輕人打開了房門，他想說一句輕鬆佻皮一點的話，例如「是不是要我抱你進去」之類，可是他却只是咀唇動了一動未曾發出任何的聲音來。

有很多男人是那樣的，要是面對着一個自己毫無興趣的女人，可能妙語如珠，但如果面對着一個已經在心底深處，起了微妙感情的女人，他可能一句話也講不出來，看起來木訥笨拙到了極點！而現在，年輕人對於奧麗卡公主的感情，關係，還是如此之微妙，那實在使他講不出任何風趣的話來。

關上了門，奧麗卡公主才轉過身來，她澄澈的雙眼，直視着年輕人，年輕人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道：「好了，直說吧，你要什麼？」

公主甜甜地一笑，湊過身來，在年輕人的頰邊，輕輕吻了一下，說道：「你說錯了，你騙了我，應該問：我應該怎麼補償！」

年輕人有點惱怒，道：「我不會欺騙過你！」

公主的口角向上微翹着，看來很動人，她翩然轉過身去，道：「你騙我說，金剛和印度老虎會對付我，可是事實上，他們在你的安排下，互相殘殺！」

年輕人冷笑了一聲，道：「如果你以爲他們不會對付你，那你就錯了！」

公主來到窗前，將窗帘拉開了些，向外看看，道：「你不必再嚇我了，就算他們眞的要對付我，我也不會再回到那墳墓一樣的修道院去，那是一座大墳墓，埋葬活人的大墳墓，比埋葬死人的更可怕！」

年輕人嘆了一聲，他可以想像得到，像奧麗卡公主那樣的人，住在這樣與世隔絕的修道院中，是如何痛苦的一件事！

他緩緩地道：「安排你躲到那樣的地方去，並不是我的主意是玲瓏手的——」

年輕人才講到這裏，奧麗卡陡地轉過身來，用她的目光打斷了年輕人的話頭，她的目光，在那一剎之間，是令人震驚地充滿了怨毒，但隨即又變得凌厲，而且在極短時間之內，就恢復了常態。

她冷冷地說道：「過了多久，你才知道？」

年輕人據實道：「一個月之後！」

公主的聲音變得更嚴厲，道：「那麼，你爲什麼不來找我，甚至於不派人來通知我？」

年輕人攤了攤手，他無法回答這個問

題，因爲他心中極其矛盾，他喜歡和公主在一起，因爲公主是一個如此動人的美女。但是他又怕和公主在一起，因爲他無法知道，在美麗的外表之上，她在動一些什麼古怪的腦筋！

公主戲劇化地揮了揮手，道：「算了，印度老虎的那批黃金呢？」

年輕人立時道：「如果你以爲我能將那兩百八十二個金球運出來，你未免將我看得太本事了！」

公主盯着年輕人，年輕人竭力裝出若無其事的神態來，公主發出了「哼」地一聲冷笑，年輕人也無法明白她的冷笑，是什麼意思。

公主坐了下來，昂着頭，道：「我跟蹤你已經很久了！你可知道？」

年輕人也坐了下來，說道：「現在知道了——還是那句話，你想怎樣，說出來吧！」

公主「格格」地輕笑起來，露出潔白動人的牙齒，說道：「事情眞巧，你知道是誰來通知我，使我知道可以離開修道院的？」

年輕人沒有反應。



奧麗卡玉手一揚，向年輕人拋過來一隻金光閃閃的盒子，年輕人躍身閃避。

公主望着牆上所懸的一幅油畫，道：「哥耶四世！」

年輕人陡地震動一下，他陡地明白了很多事！

哥耶四世，那出色的，但是以犯罪爲業的藝術家，他的看家本領是製造假古董，假得可以亂眞！年輕人立時將他和那柄達理阿王的佩刀，聯繫在一起！他的心中在叫着！原來是那樣！

雖然他仍然一聲也沒有出，但是公主顯然已自他的神情上，看出他心裏在想點什麼，她湊過頭來，低聲道：「太巧了，是不是？」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喃喃地道：「是的，太巧了！」

是的，眞的太巧了！

現在，年輕人已經完全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了！哥耶四世找公主出來，自然不是一片好心，想公主離開寂寞的修道院，而是他想和公主合作做一件事！

哥耶四世和奧麗卡公主所能合作的事，當然是犯罪，而且，一定是需要高度機巧才能達到的犯罪，更而且一定是轟動世界的犯罪！由於哥耶四世的專長，他們計劃的犯罪，也一定與古董藝術品有關。

想到了這裏，事情再明白也沒有了，哥耶四世和奧麗卡公主，準備打世界上規模最大，收藏珍品最多的伊通古董店的主意！

年輕人甚至可以料到他們兩個人的計劃，哥耶四世製造了贋品，準備將古董店內的眞貨換出來！他帶回去送他叔叔的那柄刀，就是哥耶四世的傑作！

哥耶四世的胃口，當然不會那麼小，他一定不但製造了一柄假刀，而且也製造了假的印度皇冠，和其他八件珍品，他要將伊通古董店中的十大藏珍一起換出來！

而他，就在他們的計劃，還沒有開始實行之際，走進了那間古董店，這時，他甚至還可以肯定，他第一次去買那柄寶刀的時候，不是哥耶四世，就是公主，兩人之中，必定有一個在古董店中，而更可能的是公主！

年輕人的笑容，看來更苦澀，道：「那天，你化裝成爲——」

公主笑了笑，道：「還記得那個買銅香爐的老婦人？」

年輕人伸手在自己的額上，拍了一下，道：「是的，我眞該死！」

公主道：「你全明白了？」

年輕人搖頭：「還有兩點不明白！」

公主聳了聳肩：「第一點，我是怎麼令你昏睡過去的？對不對？」

年輕人道：「是！」

公主站了起來，神情十分興奮，她有理由興奮，因爲她佔了上風。

公主非但神情興奮，而且忍不住笑了起來，道：「其實，也很簡單，我將一種有氣味的强烈痲醉劑，放在你的車中，痲醉劑揮發，使你昏睡過去。」

年輕人攤了攤手道：「第二個——」

公主搶着道：「第二個問題，是我何以令你昏睡了那麼久，對不對？」

年輕人有點無可奈何地道：「看來你在修道院中，學會了不少東西，進步得多了！」

公主冷冷地道：「叫人愚弄得多了，自然會聰明的！」

年輕人望着公主，畧皺了皺眉，道：「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公主忽然顯得十分狡獪地笑了起來，道：「別心急，這個問題可以暫時等一等，是另一件事！」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道：「不錯，你說吧！」

公主來回走着，步姿美妙，看來令人心曠神怡，看來她並不是在拖延時間，而是她在享受心中的高興。她終於停了下來，道：「我的運氣，還算是不錯，一件本來看來困難重重的事，已經有了順利的開始。」

年輕人立時冷笑了一聲，道：「你必需要明白，伊通古董店裏的那十件珍品，現在，應該說九件珍品——」

公主側着頭，打斷了年輕人的話頭，道：「八件，你已經買下了那頂印度孔雀王朝時期的皇冠，是不是？」

年輕人沒有與之爭辯，只是道：「好的，八件，那八件珍罕的古物，每一件都有不同的保護系統，根本是無法盜取的！」他伸出手指來，直指着公主，「而且，我也不會替你們去盜取！」

公主張開殷紅豐滿的唇，用整齊潔白的牙齒，在年輕人直指着她的手指上，輕輕咬了一下，年輕人連忙縮回手指來。當然，那輕輕的一咬，不會有任何痛的感覺，可是那一刹間，年輕人却有被毒蛇所噬的感覺。

公主佻皮地笑了起來，道：「如果你看到了我們準備的複製品，或許你就有興趣了！」

年輕人踏前一步，神情十分嚴肅，聲音也很鄭重，道：「你聽着，我不會幫你和哥耶四世做任何事，也勸你們不要做，要是你們做了，唯一的結果就是失手被擒。至於那柄寶刀——」他畧頓了一頓，「我可以送給你，作爲你在修道院中那段日子的補償，你走吧！」

年輕人揮着手，奧麗卡公主現出十分委屈的神情來，拿起手袋，向門口走了過去。

年輕人心裏知道，奧麗卡公主一定不會就這樣離開的，這時，他的心中，也重覆着他叔叔的話：表面上看來越是簡單的事，實際上可能越是複雜，不過，公主的確是在向門口走去，而且，已經伸手要打開房門了。

年輕人在那時候，起了一陣莫名的緊張，他必需保護自己，提高警覺，然而對方下一步的棋是甚麼他却全然無法知道！

公主的手在碰及門柄的一刹間，縮了回來，轉過身，打開手袋，一面微笑着，道：「我倒忘了給你看一點東西，你一定有興趣的！」

她自手袋中，取出了一隻金光閃閃的方盒子來，手一揚，方盒子已經向年輕人飛了過來。

年輕人的反應十分敏捷，他不是伸手去接，而是身子立時向後翻了出去，翻過了沙發，落在沙發的背後，所以，那隻金光閃閃的盒子，也就落到了地上。

奧麗卡公主輕微的笑聲，立時響了起來，道：「你太緊張了，你以爲那是甚麼？是炸彈？」

年輕人的臉，紅了一紅，他多少有點狼狽，那隻金盒子，自然不是炸彈，而他剛才的那種反應，也是一種自然的反應，因爲事情發生得太突然，根本不容許他去多想上一想。

這時，他自然可以看清楚落在地上的那隻金盒子了，那隻扁平的金盒子，看來是像是一具袖珍的可以折叠的小望遠鏡。

奧麗卡公主的臉上，充滿了那種嘲弄的笑容，道：「拾起來看看，我想它不會咬痛你的手！」

年輕人悶哼了一聲，繞過沙發，走向前，當他拾起那像袖珍望遠鏡一樣的東西之前，他又向奧麗卡公主望了一眼，在公主那種狡獪的神情中，他可以肯定那東西一定有古怪，但是爲了弄清楚那東西究竟有甚麼古怪，他還是非拾起來看看不可。

他將那東西拾了起來，公主立時道：「湊上去看看，放心，不會像電影那樣，有兩束長刺彈出來，刺進你雙眼之中。」

年輕人又悶哼了一聲，湊上眼去看。

他雙眼才一湊上去，就明白那是甚麼了，那不是一具袖珍望遠鏡，而是一具製作得十分精巧的小型幻燈片觀察器，就是放上幻燈片，通過凸透鏡，使幻燈片可以看得清楚的那一種東西，而他也立即看到了放在裏面的一張幻燈片，刹那之間，他只覺得血向臉上湧上來。

年輕人所看到的那張幻燈片，是一所宏偉的巨宅的樓梯轉角處，在樓梯轉角處的牆上，掛着好幾幅油畫，其中有一幅是倫勃郎的靜物，有一個人，正在用利刀，將畫自畫框中割下來，正割到一半，割破處的畫，已經垂了下來，這表示正有人在偷畫。

這一切，本來不稀奇，令得年輕人全身的血向上湧，刹那之間，憤怒得耳根，全都紅了起來的是，他看得極其清楚，那個在割畫的人，正是他自己！

一點也不錯，那人是他！雖然從臉上的神情來看，他十分疲倦，一副昏睡不醒的樣子，雙眼半開半閉，但毫無疑問那是他！年輕人在刹那間，心中的怒意，上升到了頂點，可是那只不過是極短時間之內，他曾想到用力拋出那個盒子，再衝向前去將公主拉過來，狠狠打上她兩個耳光！

但是，在幾秒鐘之後，他完全平靜了下來，在那幾秒鐘之間，他想到了許多事，他想到，自己就算憤怒得暴跳如雷，也全然是沒有用的。

而在現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必需做有用的事，而不能做沒有用的事！

而也在那一刹那間，他感到自己臉上的熱度在消退，他的耳際，也又可以聽到公主動聽的語聲道：「怎麼樣？我有十幾張類似的照片！」

年輕人將盒子緩緩地自眼前移開，這時候，他的神情，平常得像是才看過一張風景圖片一樣，他冷冷地道：「曝光不足，如果用大一點的光圈可能效果更好！」

公主畧怔了一怔，像是對年輕人的這種鎭定，感到很意外，但是，她立即感到，自己正佔着上風，對方的鎭定，可能是假裝出來的。公主望着年輕人，道：「杜

拜公爵的家中，失竊了七幅名畫，蘇格蘭場正在找尋偷畫賊，我相信他們對這些照片，一定有極大的興趣！」

年輕人又裝出毫不在乎地笑了一下，順手將那盒子一擲，可是不論他表面上看來如何鎮定，他的心中，其實是十分緊張，那種緊張，令得他的手部肌肉，也有點不聽使喚，所以他本來是想將盒子擱在几上的，結果，那盒子卻落到了地上。

公主走過來，拾起盒子，坐了下來，擱起她修長的腿，輕輕地搖幌着，年輕人也坐了下來，他現在明白，公主何以令他昏迷四小時之久了！

只在他的身邊，用一柄假刀，換走眞的寶刀，絕要不了四小時，只要四秒鐘就夠了，但是帶着他離開，去到杜拜公爵的住宅，拍那些照片，再等哥耶四世下手，將畫全偷走，那麼，四小時的時間，只不過僅僅夠用而已。

曠古陰謀　絕世身手

杜拜公爵失竊了七幅名畫，這件事，年輕人在報上也曾看到過，但是由於他做夢也想不到事情會和自己有關，所以根本沒有留意！

但是現在，情形卻不同了，有這些照片在，蘇格蘭場毫無疑問，相信他就是竊賊，而且，現場也不定留下了他的大量指紋，隨便他怎麼解釋，誰會相信他在畫失竊之際，正在昏睡之中？

他的腦中十分亂，公主的輕笑聲，又令得他幾乎不能集中思想來想，公主一面笑着，一面道：「怎麼樣？我想我們的合作，應該有一個愉快的開始！」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眼前的情形，只有先拖延一下再說，是以他抬起頭來，大聲道：「還有一個合作人呢？不應該再躲着了！」

他的話才出口，睡房的門推開，鬈髮，高大，風度翩翩的哥耶四世，走了出來，哥耶四世才一出現，就打了一個「哈哈」，雙手張開，道：「眞高興又見到你，我聽公主講過你的本事，而我也親自領畧過，印度老虎和金剛現在還在領畧中！」

年輕人冷笑了一聲，道：「聽你那樣講，好像我有許多仇敵！」

哥耶四世搖着頭，一本正經地道：「是仇敵還是朋友，全靠你自己的決定！」

年輕人緩緩地道：「如果我不和你們合作——！」

哥耶四世嘆了一聲道：「太可惜了，我的看法和公主畧有不同，公主認爲如果你不和我們合作，就會被關進牢中去，用你的牢獄生活來補償她修道院中寂寞的歲月，但是我卻認爲，你甚至於不會被捕，只不過你的像片，指紋，就會在英國的警方存在，也會在國際刑警總部存案，兄弟，這對你來說，實在是無可比擬的損失！你說，是不是我的意見比較客觀一些！」

年輕人笑了起來，道：「對，我同意，所以，你也該明白，你們的威脅，對我不會發生作用，如果我不答應你們，我還可以溜得走，如果我答應了你們，我就一定在當場被捕！」

哥耶四世和公主互望了一眼，哥耶四世自上衣袋中，取出了一張摺叠好的紙，打了開來。

哥耶四世打開了那張紙，年輕人斜睨了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伊通古董店的平面圖，圖中有十處地方，標着自一至十的阿拉伯數字，年輕人也可以明白，那是十大奇珍陳列的地方。

年輕人站了起來，道：「我不感興趣，你收起來吧！」

他一面說，一面向門外走去，公主的聲音聽來很尖，道：「你一出酒店門口，蘇格蘭場的密探就等着你！」

年輕人道：「很好，我如果有興趣，可以和他們玩玩捉迷藏，但是，我沒有興趣！」

公主冷笑一聲道：「你準備坐牢？」

年輕人陡地轉過身來，冷冷地道：「你完全料錯了，我根本不必坐牢，我也不必逃避蘇格蘭場的密探，我只要講實話，蘇格蘭場的密探的興趣，就會轉移到你和哥耶先生的身上！」

奧麗卡公主和哥耶四世，同時笑了起來，他們笑得如此之高興，令得年輕人也不禁愕然，哥耶一面笑着，一面還揮着手，道：「你或許還想不到，我們另外有一個惡作劇吧！」

年輕人怔了一怔，沒有出聲。

哥耶四世道：「那七幅畫，我放在一隻箱子內，寄存在飛機場的行李寄存處，而當時寄存那隻箱子的小兄弟，是你！」

年輕人冷笑道：「用甚麼方法？扶着我？一個昏睡過去的人會去寄存行李？」

哥耶聳了聳肩，道：「不，是我的化裝，雖然不是十足像，但是行李寄存處的那個女職員，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在法庭將你指出來！」

年輕人感到自己的腦子有點痲木，自然，他早已知道公主和哥耶四世，全不是容易對付的人，是以他一直都在努力掙扎着，只是可惜得很，直到現在爲止，他的掙扎，一點結果也沒有！

哥耶四世望着他，又伸手指了指几上的圖樣，道：「怎麼樣，現在，你對這張圖樣，是不是比較有興趣了？我花了不少心血才弄到手的！」

年輕人站着不動，他並不望向哥耶四世，只是望向奧麗卡公主，公主側着頭，仍然帶着那種狡獪而動人的微笑，有意地避開了年輕人的目光。

年輕人自然可以知道，令自己陷入了這樣的境地之中，一切自然是奧麗卡公主的安排，哥耶四世也只不過是奧麗卡的工具而已！

年輕人心中第一個想到的念頭是：奧麗卡公主要那十件古董，以他自己的財力而論，還可以買得起，可以全買下來，送給奧麗卡！然而，年輕人立時又想到，奧麗卡公主自己又何嘗買不起？她擁有歐洲好幾家大製造廠的控制性股權，財產也多到數不清，可是她顯然不滿足，她要不斷的刺激，更不斷替自己出難題，解難題，沒有了種種刺激，她根本沒有法子活得下去！就算將十件珍品放在她的面前，只怕也難以令得她展顏一笑！

年輕人想到了這裏，陡地笑了起來，他向前走，來到了公主的面前，公主轉過

頭來，微笑地望着他，年輕人停下身來，在公主豐滿誘人的唇上，輕輕吻了一下，那一下，令得公主錯愕地睜大了眼。

年輕人用手托起了她的下頰，道：「你的目的，並不是眞正想得到那十件珍物，是不是？」

公主輕聲笑了起來，道：「對，你很了解我，我只不過是在玩遊戲！」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向哥耶四世望去，哥耶四世忙攤開了手，道：「她玩遊戲，我要東西！」

年輕人又笑了起來，道：「好，你們一個爲了玩遊戲，一個爲了要東西，我是爲了甚麼呢？」

公主極有興趣地笑了起來道：「你？王子殿下，你爲你自己的將來！爲了你不在任何警方檔案中有紀錄的清白身份！」

年輕人又轉向公主，望着她笑，公主也向他笑着，年輕人緩緩地說道：「我可以做這件事，但是，我需要一點小小的代價！」

公主揚了揚眉，說道：「你不妨提出來，我們討論討論，看看是不是可以滿足你！」

年輕人仍然笑着，道：「不必討論，我提出來的條件是從來也不許打折扣！」

公主睜大了眼，道：「哦？」

她這一聲「哦」字才出口，年輕人已陡地出了手，他出手眞如閃電，連給人起躲避的念頭也沒有，「拍」地一聲響，公主的臉上，已重重捱了一個耳光！這個耳光，還下手眞下得重，公主嬌嫩的臉上，立時泛起了五根手指印來，刹那之間，公主呆坐着，不知如何才好，年輕人在那一刹間，感到了一陣悔意，但是事情既然已經做了，後悔也沒有用，他立時轉過身，向哥耶四世走去，哥耶四世神色蒼白，神情激動，嚷道：「我要和你決鬥！」

年輕人一伸手，自几上取了那張圖樣來，盯着哥耶四世，冷冷地道：「我看不必了，不論採取什麼方式，失敗的一定是你！」

哥耶四世又發出了一下尖叫聲，揮拳擊了過來，年輕人陡地一伸手，就抓住了他的拳頭，五指收緊，哥耶四世的指骨，發出「格格」的聲響，年輕人冷冷地望着哥耶四世，哥耶四世的額上，沁出了汗水來，連口唇都是青白色的，可是他卻也忍住了沒有發出呻吟聲來。

年輕人冷笑了一聲，道：「你不想手指斷折的，是不是，斷了手指，你還剩下什麼？」

哥耶四世的臉上，現出極其駭然的神色來，連連搖着頭，年輕人用力一推，同時鬆手，哥耶四世坐跌在沙發上，不斷地搓着手，吁着氣。

年輕人冷冷地道：「一個人以上行事，一定要有一個首領，在這件事中，我是首領，有人反對麼？」

哥耶四世和公主互望着，過了一分鐘之久，公主才低聲道：「沒有。」

公主的一隻手撫在被摑過的臉上，可是她的聲音，卻像是才被主人踢了一腳，滾到一邊的波斯貓一樣地順柔！

年輕人坐了下來，看看那張圖樣，他才看了不到一分鐘，就取出打火機來，燃着了那圖樣，將之放在烟灰碟上，任由它燃成灰燼，同時叫道：「廢物！」

他站了起來，道：「我要先看看那幾件僞製品！」

哥耶四世已經緩過了氣來，忙道：「不在這裏，你要看的話——」

年輕人又揮手打斷了他的話頭道：「可以慢一步，你先去將那七幅失畫拿出來，交給失主，再到這裏來聽我的吩咐！」

哥耶四世的神情有點猶豫，年輕人大喝一聲，道：「快去！」

哥耶四世連忙站起來，急急向外走去，年輕人轉過身，望着窗外，不多久，他就聞到一陣幽香，一個軟綿綿的身子，在他的背後，挨了上來，同時，他的耳際有點癢，公主正湊在他的耳際，低聲在問：「你眞的這樣恨我？」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公主雙手伸到他的身前，抱住了他，將臉靠在他的背上。年輕人也不禁感到了一絲歉意，道：「那是爲了你的卑鄙！」

公主幽幽地道：「眞太不公平了，在這世界上，誰又是眞正的正人君子？」

年輕人轉過身來，公主灼熱的紅唇正等着他，他沒有多想什麼的就吻了下去。

× × ×

哥耶四世眞是當世第一流的藝術家，年輕人一面看着哥耶四世展示在他面前的那九件僞製品，一面心中忍不住由衷地讚嘆着，以那頂皇冠爲例，他實在發現不出和他已經買下來的那頂皇冠，有什麼不同之處！

這時，年輕人，哥耶四世和奧麗卡公主，一起在一間獨立房子的地下室之中，哥耶四世顯然就是在這間地下室中，完成他藝術傑作的。

年輕人仔細地看完，坐了下來。爲了掩遮臉上的指痕，公主蒙着臉紗，那使她看來更動人。年輕人望着公主，公主的雙眼，在薄紗下看來，彷彿更加明澈動人，年輕人心中暗嘆了一口氣，暗忖：世界上有多少人，曾經這樣狠狠地打過她一下耳光？只怕除了自己以外，並沒有第二個人了！然而，自己這一下耳光的代價，也未免太大了，大到了要替她去做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

年輕人想到了這裏，不禁有點發怔，他不由自主地問自己：自己眞是爲了打了她一下耳光，對她有了歉疚，所以才跟她來到這裏，來看哥耶四世的製品的？

他想到這裏，不由自主地搖着頭，不是，當然不是。那麼，他又是爲了什麼才來的呢？是爲了公主拍攝的那些幻燈片？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也不是，他從來也不是一個受人威脅的人，那些幻燈片，如果落到了蘇格蘭場的偵緝人員手中，當然會給他惹來極大的痲煩，但是他卻還不致於應付不了！

那末，究竟是爲了什麼呢？

是爲了這件事做成之後，可以博得奧麗卡公主的一笑，可以博得她對自己的崇仰，還是爲了在自己的血液之中，根本就流動着對一切不可能事物的挑戰，越是困難，越是看來不可能的事，就越是要做成它！

年輕人心中很矛盾，他一會兒吸着氣

，一會兒皺着眉，半晌沒有出聲。哥耶四世在一旁，一直在等着年輕人看完了他的複製品之後發表意見，這時顯然等得已有點不耐煩了，他伸長了頸，問道：「怎麼樣？」

年輕人抬起頭來，道：「很好！」他頓了一頓，又道：「很好！」

哥耶四世很不滿意，又追問一句，道：「好到了什麼程度？」

年輕人畧想了一想，才道：「好到了……如果用這些贋品，將眞的東西換出來，我看至少要等有人去買那些東西的時候，才會被發現！」

哥耶四世滿足地笑了起來，挺直身子，神氣非凡。

奧麗卡公主聽得年輕人那樣說法，也以興奮的聲音說道：「那就够好了，那幾件珍寶，在三年之內，只怕不會有人去購買的！」

年輕人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問題就在這裏——」他望了望哥耶四世，又望了望公主，「這幾件珍寶，放在著名的伊通古董店，都不會有人去問津，你們到手之後，怎麼去找買主？」

公主和哥耶兩人，迅速地互望了一眼，他們的眼光迅速地接觸和分開，但是年輕人已經覺到了這一點，接着，公主道：「那和你沒有關係了，或許我喜歡留着，自己慢慢來欣賞！」

年輕人攤了攤手，表示他對公主的回答，沒有疑義。但是在心中，他却飛快地轉着念。在哥耶和公主一聽到了這一問題，就立時交換眼色這一點看來，他可以肯定，他們兩人，對於珍物到手之後，如何處理，早就有了安排，而他們是如何安排的，這一點，年輕人當然還不知道，不過也可以猜想。

最大的可能，自然是哥耶四世早已找到了買主，可能還收了一部份訂金，不然，他不會費那麼大的心血，來製造那些贋品。

剛才，在仔細察看那些贋品之際，年輕人已經有了一個約畧的估計，那些僞製品，雖然沒有古物的價值，但是以它的製作精巧和原料而論，價值至少也在原件的十分之一左右。

那也是說，這一筆極其龐大的投資，他知道哥耶四世的經濟情形，絕拿不出這一筆本錢，也不會是公主拿出來的，因爲公主才離開修道院，所以，可以肯定，哥耶早已收到了訂金，而且，這種主意，可能還是那個買主想出來的！

年輕人暗中冷笑了幾聲，公主盈盈站了起來，道：「你準備怎麼下手？」

年輕人伸手在臉上撫摸了一下，指着玻璃盒中的僞製品，道：「這裏一共是九件珍品——」

公主忙說道：「只要事情成功之後，你在那柄寶刀上所受的損失，我可以還給你！」

年輕人又怔了一怔，在表面上完全不顯露出來，在那一刹間，他所想到的是，爲什麼公主說可以賠償他損失，而不說可以將刀還給他呢？

這兩者，看來是一樣的，但在實際上，却有很大的不同，公主不能將刀還給他，那就是說，刀已不在她手中了！

那柄寶刀如果已經不在公主的手裏，那麼，是到了什麼人的手裏呢？

年輕人搖了搖頭，說道：「那不算什麼——」

他望向哥耶，順口問了一句，說道：「你現在的化名是什麼？我想要是在公開的場合，我不便稱你爲哥耶先生的，是不是？」

哥耶欠了欠身，道：「對，我是霍普生教授！」

年輕人點了點頭，好像剛才的那個問題，純粹是無意中想起，一點沒有別的含意一樣，他又道：「憑我現在在伊通古董店的信用，那四件體積較小的東西，我可以用偸天換日的方法換出來！」

奧麗卡公主搖頭，道：「那不好！」

年輕人揚了揚眉，公主繼續道：「用那種手法，遲早會查到你的身上，因爲有多少人要求看那幾件珍寶全是有記錄！」

年輕人冷笑了一下，道：「想不到你倒會爲我着想！」

薄紗下，公主現出嫣然的笑容，道：「當然，你以爲我是在害你？」

年輕人咕嘀了一句，公主的反應來得十分快，道：「你在說什麼？」

年輕人像是小孩子一樣，轟然地笑了起來，爲了公主聽不懂那一句話而高興，他自然知道公主精通八種以上的語言，而且，不論她操何種語言來說話，聽來都和在那裏土生土長的人，沒有分別。可是公主一定聽不懂他剛才的那句話，一定的。

那是他的家鄉，中國山東一個偏僻縣份中的土語，奧麗卡公主有什麼辦法聽得懂？

公主的神色，畧爲有點悻然，她仍然繼續着她的問題，說道：「你準備怎麼下手？」

年輕人知道，那是一個無可逃避的問題，是以他停止了笑聲，道：「我還要好好想一想！」

他指着一件高有七呎，全是用金片綴成的盔甲，道：「你看，這件十字軍東征時期的金盔甲，至少有兩百磅重，要將它去換一件份量更重的眞盔甲出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公主又笑了起來，道：「當然不是容易的事，不然，我不必找你了！」

年輕人攤開了雙手，說道：「所以，在行事之前，我必需找我的叔叔，商量一下。」

公主和哥耶又互望了一眼，哥耶的神情顯得很焦切。

哥耶四世道：「我並沒有太多的時間——」他在失口講了半句之後，陡地住了口，然後，又笨拙地掩飾道：「我的意思是，越快越好！」

年輕人像是全然未曾注意他的失言，道：「我看，一個月之內完成，已經是最短的期限了！事實上，那頂印度孔雀王朝的皇冠，已經是我的東西，我可以隨時將它取出來，交給你的！」

哥耶忙道：「好！好！那再好也沒有了，你什麼時候可以將它給我？」

年輕人又咕嘀了一句，公主雙眼，睜得極大，她仍然未曾聽懂年輕人在咕嘀什

麼，年輕人望着哥耶四世，心中只覺得好笑，因爲哥耶四世正在一步一步，走進他的圈套之中，却還一點不知情。

現在，事情已經毫無疑問了，他們是有買主的，而且買主，或者說，幕後主使人，催得十分急，一個月的限期，實在太長了，但如果先有一把寶刀，再有一頂皇冠，去應付一下的話，一定可以獲得日期上寬限。

年輕人站了起來，道：「現在就可以，這些僞製品，現在全歸我處理了！」

他轉過頭去，直視奧麗卡公主，有點憤怒道：「從現在起，請你別跟踪我！」

奧麗卡公主的聲調，軟膩而甜蜜，她道：「當然，我不會跟踪你，因爲從現在起，我會一直和你在一起寸步不離！」

年輕人怔了一怔，公主的手臂，已經插進了他的臂彎之中，道：「正如你所說，我變得聰明了！如果我不在你身邊，我就不知道你在幹些什麼，而每次，當我不知道你幹些什麼時，我總是一無所獲！」

年輕人笑了起來，道：「好吧，只要你喜歡！」

他挽着公主，走了出去，他們離開了哥耶四世郊外的那幢房子，又來到了伊通古董店，古董店的經理，一看到他們兩人，把臂而來，立時現出會心的微笑，而且還趁公主不注意，向着年輕人眨了眨眼。

經理帶着他們，參觀了另外八件奇珍，年輕人和公主，都很有興趣地聽着，年輕人問了一句，道：「要是有人想得到貴店十大珍品的全部，那麼，他應該是什麼樣的人？」

經理笑了起來，馬屁十足，道：「當然，是像王子殿下那樣，對人類的文化藝術，有着深切愛好的人！」

年輕人聳了聳肩，在店裏盤桓了將近一小時，而且對其中巴比倫空中花園時期留下來一具殘缺的雕刻，表示了極大興趣之後，取了皇冠，離開了古董店。

在古董店外，年輕人將那頂皇冠，交給了哥耶四世，哥耶四世捧着那頂皇冠的時候，手有點發抖，年輕人却態度自若，和公主一起回到了酒店——或者說，他想不出如何擺脫公主的方法，所以只好讓公主跟到了酒店之中。

年輕人斟了一杯酒，坐了下來，望着公主，公主若無其事地走進臥房，幾分鐘之後，換了一件輕便的衣服，趿着拖鞋，走了出來。

一看到這樣情形，年輕人直跳了起來，他一向够鎭定的，可是這時直跳了起來，杯中的酒，也濺出了不少，他瞪大了眼，望着公主，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公主媚人地笑着，道：「你的觀察力，還不够深刻，你知道哥耶四世躲在臥室中，可是却不知道我已經將行李全搬進來了！」

年輕人大聲道：「那怎麼行？」

公主微笑道：「怎麼不行？那張床很大，我們兩個人，可以睡得下的！」

年輕人還想說什麼，可是他却只是瞪着眼，沒有說出來，他只是無意義地揮着手，道：「如果我說，我搬到另一間房間去呢？」

奧麗卡公主咬着下唇，神態誘人，但是她的回答，却也來得十分快，道：「我還是一樣跟着你！」

年輕人雙手攤開，望着天花板，像是困獸般地叫了一聲，公主走了上來，雙手交义，掛在他的肩上，道：「爲什麼？你怕我？還是你一點也不喜歡我？」

年輕人的心中，也感到了一陣迷惘，他自然不會承認怕什麼人，他更也不肯承認不喜歡奧麗卡，可是……可是他……陡地一大口吞下了杯中的酒，轉過身，將公主緊緊地抱在懷中。

在一陣熱吻之後，年輕人才在公主的耳際，低聲道：「我可以告訴你，吃虧的一定是你！」

公主只是細細地喘着氣，沒有任何回答。

第二天早上，當公主對鏡在梳理長髮的時候，年輕人已剃完鬚從浴室走了出來，離開了臥室，到了套房的外間，他拿起了電話，大聲道：「我要兩份早餐！」

他放下電話，坐下來，點燃一支烟，深深的吸着，不多久，公主走了出來，早餐也送來了，早餐的餐車上，還放着一大束嬌艷的蘭花。年輕人給了推餐車進來的女侍一張鈔票，女郎道過謝，擺好了餐具，退了出去，公主拉開窗簾，轉過身來，向年輕人嬌媚地笑着。

年輕人笑着，道：「很好，我看倫敦不是適宜渡蜜月的地方，我們到北歐去走走怎麼樣？在雪地裏趕鹿橇，才能給人眞正的歡樂！」

公主在年輕人的對面，坐了下來，體態溫柔得就像新娘一樣，道：「只要你提議，我一定遵從！」

年輕人雙手交岔，放在腦後，道：「好，那麼我就建議你——」

他本來是想說：「那麼我就建議你別再和我在一起」的，可是這句話，只講到一半，他望着公主嬌麗的臉龐，動人的微笑，下半句話就自然而然地嚥了下去了！

在經過了昨夜的繾綣之後，他覺得事情變得更複雜了！他變得不能採取原來的方法了！

公主還是笑盈盈地在望着他，等着他的下半句話，而年輕人已改了口，道：「我認爲，哥耶四世和你合作，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

公主輕輕掠開了遮在臉前的一綹頭髮道：「除非你認爲我是一個危險的人！」

年輕人點頭道：「不錯，我正是那麼想！」

公主咬了咬下唇，顯然，她在想：對方的目的是什麼？而年輕人不等她有答案，就單刀直入地問道：「你們的買主，或者說，主使哥耶四世做這件事的，是什麼人？」

公主怔了一怔，隨即指着年輕人，手指搖動着，發出了一連串的「嘖嘖」聲，年輕人一欠身，握住了公主的手指，道：「你說不說，實在都不成問題，我只要去查一查，霍普生教授曾經離開倫敦一次，到過什麼地方，我就可以知道他將我的那柄寶刀送到什麼地方去了，而且，他必然還會再送我那頂皇冠去，你以爲我會找不出那個買主來麼？」

這些事，年輕人本來全是準備在暗中

調查的，他也知道，一定可以有結果，但是現在的情形，既然不同了，他就可以在奧麗卡公主的口中，直接得到答案，而不必再去多費周折了！

公主縮回曾被年輕人握住的手指來，取起銀匙，敲破了鷄蛋殼，低着頭，長睫毛在閃動着，低聲道：「這樣，對哥耶來說，不是太不公平了麼？」

年輕人冷笑道：「我只想知道那人是誰，還未曾向你提議由我們合作，來吞掉哥耶四世應得的那一份！」

公主畧爲震動一下，揚了揚眉，才道：「你知道有一個國家，叫作扎爾薩？」

年輕人挺了挺身，沒有出聲，吃起早餐來。

年輕人在吃早餐，可是對於吞進口中的精美食物，究竟是什麼滋味，卻一點也不知道，他只是在想着公主的那句話。

他自然知道扎爾薩，公主說得不怎麼對，那根本不是一個國家，只是一個波斯灣上，由一個酋長統治的一小片土地，可能還不到一千平方里。

這樣一個全部土地全是沙漠的小地方，在地圖上要仔細找才找得出來，如果不是現代文明所賜，這種地方，決不會有任何人注意，除了土撥鼠之外，也不會有什麼動物對之有興趣。

但是現在情形卻不同了，沙漠裏有着比黃金更重要的東西：石油！

這個波斯灣附近的沙漠小部落所佔據的那一片土地上，有着一百五十口以上大規模的油井，於是，金錢比自油井口噴出來的黑色油原還要速快地流進扎爾薩酋長盧拉的口袋之中。

對於這個酋長，年輕人也聽到了不少，在所有擁有石油主權的阿拉伯酋長之中，這位全名盧拉・阿拉都・莫罕默德・齊亞薩拉先生，是最懂得，最捨得花錢，也最喜歡出人頭地的一位。

這位酋長，不但在荒蕪的沙漠上，建造了瑰麗的宮殿，而且在他的宮殿所佔的範圍之內，遍地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奇花異草。

那些花木，其實根本不能在沙漠上生長，於是，在佔地十五英畝以上的宮殿範圍內，肥沃的泥土，用飛機運來，鋪在沙上，疊起三四尺高，不過可惡的是氣候不受金錢的收買，所以不論是什麼花草種下去，不到半個月，還是非枯萎不可。不過，金錢還是有用的，可以在它們未曾枯萎之前，就完全拔起來，再種上新的。

盧拉酋長曾在法國留學，他喜歡高大的法國梧桐，在他的宮殿附近，就有六百多株法國梧桐，照樣夏天綠葉婆娑，秋天落葉蕭蕭，不過是每隔一個月，就全部換上一批而已。

年輕人也聽說，盧拉酋長有決心要在沙漠上建立一個規模宏大，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博物館，要建造那樣的一座博物館，伊通古董店的那十件珍品，自然是不可缺少的珍藏品，所以才——

年輕人想到這裏，公主已按住了他的手，道：「你在不斷攪着咖啡，可是你根本沒有放糖！」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呷了一口苦咖啡。然後放下了咖啡杯，說道：「其實，盧拉是可以買得起那十件珍品的，不必要去偷！」

公主道：「我也曾以同樣的話，對哥耶說過，但是哥耶說，最重要的是，盧拉雖然想建造一座那樣的博物院，但是那只不過是爲了出風頭，好讓全世界的人知道他，在他的心目中，那些古物，根本不應該值那麼多錢！」

年輕人畧畧想了一想，道：「他出多少？」

公主道：「他曾到古董店去過，他還半價，古董店的經理，客氣地將他請了出來。」

年輕人畧呆了一呆，他完全可以想像當時那位完全不懂古董的阿拉伯酋長，和那位古董店經理之間的對話情形，他實在有想笑的感覺，可是這又無論如何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情，所以，他只是發出了幾下「嘿嘿」聲，連他自己也不明白那是什麼意思。

公主又道：「而盧拉是要什麼有什麼，他要的東西，一定要得到手！」

年輕人攤了攤手，道：「所以，他找到了哥耶四世？」

公主笑了起來，潔白的牙齒閃着光，年輕人感到口唇有點乾，他舐了舐口唇，公主道：「這次你料錯了，是哥耶四世知道了這件事——」

年輕人在忽然之際，變得有點心不在焉起來，「哦」地一聲，好像對這件事不怎樣在意了，他只是望着奧麗卡，眼神很迷惘。

奧麗卡注意到了他的那種眼神，輕輕咬着下唇，她看來同樣有點心神恍惚，道：「哥耶四世覺得這件事，一方面可以賺錢，一方面也可以表現他的藝術天才，於是他先做好了十件贋品，他又想到要人幫忙，就從修道院中，將我弄了出來，我們就快進行的時候，你忽然出現了——」

奧麗卡公主講到了這裏，突然停了下來，但是她只停了極短的時間，就突然其來地問道：「如果我說，我愛你，你相信否？」

年輕人沒有回答，只是將頭畧轉開了一點，不再望着奧麗卡公主。

過了好一會，他才道：「好吧，現在是我的事了，我既然已經答應了你們，就讓我來做——」

公主陡地站了起來，道：「不行，可能會像上次那樣，你將我運走，由你自己單獨去進行，我要和你在一起！」

年輕人陡地轉過身來，道：「爲什麼？因爲你愛我？」

公主呆了一呆，突然笑了起來，年輕人也笑了起來，他們全明白自己爲什麼笑，也明白對方爲什麼笑！

欺矇卻責　避世逃情

他們笑自己，也笑對方，因爲他們全是太現實的人，現實到在任何一件微小的事情上，都不免要勾心鬥角，在他們之間，「愛」這個字眼，實在是太虛無和不着邊際了，「愛」似乎只存在於心智未曾成熟的男女之間，或是庸庸碌碌的男女之間，而不會在他們那樣，近乎超人的男女之

間發生！

奧麗卡公主一面笑着，一面揮着手，掠了掠頭髮，又重覆着，道：「你一定要和我在一起！」

年輕人坐了下來，道：「好，那麼讓我老實告訴你，這是不可能的事，反正那個阿拉伯酋長，對古董一點認識也沒有，爲什麼不將哥耶四世的贋品給他？」

奧麗卡公主再掠着髮，道：「事情不像你想像的那麼簡單，東西到了盧拉的手之後，他會公開陳列，他自己雖然不懂，但是他卻可以請最權威的專家來替他鑑定，而且，這些珍品，在阿拉伯出現，伊通古董店一定也會請專家來重新鑑定，誰有眞東西在手，一下子就可以判別出來，盧拉的錢多，但絕對不愚蠢，他要等證明了他到手的東西是眞的，才付錢！」

年輕人又發出了兩下「嘿嘿」的聲音來，道：「我想，你不是爲了想幫哥耶得到錢，也不在乎阿拉伯酋長是不是能得到古董，你想要的，只不過是想把一件不可能的事，成爲事實，那是你需要的遊戲，沒有這遊戲，你就會覺得活不下去！」

公主仰高着頭，任由她柔滑濃密的長髮垂下來，道：「你可以這樣說！」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他們兩人的談話，到了這一地步似乎已不能再講下去了。

年輕人站起來，來回踱了幾步，眉心深深地打着結，公主的視綫，一直留在他的身上，過了足足有半小時之久，年輕人才吁了一口氣道：「可能事情不並像我想像的那樣困難，因爲，至少有兩件東西已經到手，剩下來的只不過是八件而已！」

公主的眼中，閃耀出明亮的光輝來，道：「我們從那一件開始？」

年輕人也笑了起來，這時候，他態度之輕鬆，和他剛才緊皺着眉頭之際，判若兩人，他道：「從最大件的開始太難，從最小件開始的太容易，我們就從中等大小的開始，怎麼樣？」

公主興奮得雙頰有點酡紅，她和年輕人同時叫了起來，道：「獅心王理查的護心鏡！」

獅心王理查，是英國歷史上，著名的饒勇善戰的國王，他的戰甲上的護心鏡，直徑十吋，外層鑲有三圈寶石，一共是八十一顆，其中有二十七顆，已經失去，那是理查王在作戰時，中了敵人的矛和箭，才失去的，爲了紀念當時戰情的慘烈，一直沒有補鑲上去。而鏡面上，也幾乎佈滿了凹凸不平的痕跡，來源和失去的寶石一樣。如果說，這面護心鏡是勇敢和信心，以及不斷勝利的象徵，當然絕不爲過，但現代社會的人，究竟現實得多了，就憑這些，自然不能使這面護心鏡有那麼高的價錢，使那面護心鏡成爲伊通古董店的十大珍藏的原因，這是因爲護心鏡是兩層的，兩層之間，有半吋的空隙。傳說理查王相信鑽石是最堅硬的東西、代表永遠不斷，絕對的勝利，所以在這個夾層之中，他用了七十二塊琢成長方形的鑽石來塡充。

這是一個傳說，這面護心鏡在一百多年前，再次被發現，又被鑑定爲的確是獅心王理查戰甲上的寶物之後，一直被各種各樣的人所珍藏，也沒有什麼人爲了夾層裏的鑽石，而將製作精巧的護心鏡弄毀過，也就是說，沒有人眞正見過夾層中的那些鑽石。伊通古董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一個不願透露姓名的收藏家手中，以高價買到了這面護心鏡。

當時，轟動考古學界的是，伊通古董店的主人，爲了這面護心鏡的眞僞，和傳說中夾層中的鑽石的問題公開作過研究。

專家利用X光透射，證明在兩層八分之一吋厚的鋼片的夾層之中，的確藏有鑽石，而且，還測出了它們的折光率，證明那些鑽石，是完美的，毫無瑕疵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鑽石！

當然，專家還計算出了它的重量，每一顆不多不少，是八十卡拉，總重量是五千七百六十卡拉！

當年輕人研究着有關這面護心鏡的資料之際，他心中不禁有點懷疑，盧拉酋長想得到那些古董，究竟是不是爲了那一批世上不可能再有的鑽石？

當年輕人在仔細閱讀那些資料之際，他是在離伊通古董店不遠處，一家幽靜的咖啡室內，而奧麗卡公主，則遵守着她的誓言，就在年輕人的對面。

年輕人足足有一小時沒有抬起頭來望她一眼，以致不遠處的一張桌子上，兩個顯然已經退休了的老婦人，正在竊竊私議，覺得很奇怪，何以這個黑頭髮的小伙子可以忍得住那麼久不看他美麗女伴一眼。

年輕人看着資料上，那護心鏡原來大小一樣的彩色圖片，他自然也看到過哥耶四世的假製品，他不能不說一句，哥耶四世是一個天才，鏡上的凹痕，大小，深淺，幾乎完全一樣！

他曾進過伊通古董店兩次，在第二次進去的時候，他已經是另有目的而去的，雖然事情後來的發展，和他的預料完全不一樣，但是當時，他也曾想留意那面護心鏡，因爲那是十大珍藏中最貴重的一件。

但是他卻沒有看到那護心鏡在什麼地方。那護心鏡自然是在古董店內，因爲只怕世界上再也沒有比放在那古董店裏更安全的地方了，可是，它放在什麼隱蔽的地方呢？是不是也和其它的珍藏一樣，有着直通經理室的傳送設備呢？自己要將眞的換出來，應該如何去進行才好？

年輕人想到了這一連串問題，不由自主，苦笑了起來。

自然，以他在那古董店中的信用而論，他是可以逕自走進古董店去，向經理要求看那面護心鏡的，他也毫不懷疑自己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就在看的時候，以假換眞。可是如果是那樣的話，事發之後，他一定會受到懷疑，古董店的經理會將他的樣子講出來，專家會畫出九成像他的圖形，全世界的警察，會將他當作外來的太空人一樣地對付他，保險公司的密探，會像影子一樣地跟着他，一句話，他完了！

簡單的辦法不能使用，那麼當然只好偷進去了！年輕人想到這裏，苦笑了一下，站了起來。

他站起來，奧麗卡公主，也站了起來，年輕人向她攤了攤手，作了一個公主可以明白的神情，公主又坐了下來，年輕人離開了座位，向咖啡店的店堂後走去。

他在洗手間內，花了十分鐘的時間，十分鐘的時間不算很長，而當他從洗手間

走出來的時候，證明他那十分鐘的時間，完全沒有白費。

他的樣子，已經徹底改變了，他的頭髮，變得鬈曲濃密，那決不是戴上去的假頭髮，只有最拙劣的化裝術才使用假頭髮，因爲只要是細心一點的人就可以看得出來，那是一種特殊配方的藥水的作用，這種藥水，可以使得毛髮看起來濃稠，而且使毛髮較細的部份收縮，以致令得頭髮變得鬈曲。

他的膚色，看來也黝黑得多，簡直是一種深棕色，那也不是化裝油彩的作用，而是一種不脫色的染料所造成的效果。

那種不脫色的染料，稀薄如水，一塗上皮膚，在七十二小時之內，除非將皮膚揭下來，否則，無法令之褪色，而且，這種染料，含有相當濃烈的鹼性，對皮膚有一定程度的傷害，也就是說，它會使皮膚收縮，造成皮膚看來變得粗糙，皮膚上的汗毛變得突出，毛孔變粗的效果。

年輕人的眼睛，也變成了一種濃濁的黃色，不是原來的深棕色，那也不是有色隱形眼鏡的作用，而是他服下了適量的顛茄之後的自然反應。

更難得的是，他的身上，還隱隱散發着一種體臭，那種味道，當他人和他距離接近時，就可以明顯地嗅得出來，那實在是很容易，一滴有這種氣味的液體，化在水中，用這種水來洗一洗手，就可以達到目的了。

換言之，當年輕人自洗手間中走出來的時候，十分鐘的時間，已經使得他變成一個印度人！雖然印度早已沒有了四個階級，但是印度還是世界上貧富懸殊，距離最大的地方，說得更精確一點，年輕人自洗手間出來之後，已經變成了一個一望而知是出身十分高貴的印度人！

年輕人離開了洗手間，並不走向店堂，而是繞過了一個堆放雜物的天井，來到了後門前，他輕輕地推開後門跨了出去。

當他輕輕跨出去之時，他的心中，還在高興，因爲奧麗卡公主，還在店堂中等着他，儘管十分鐘的時間太長，已經足以令得她起疑了，可是却還未必想得到，他已經溜之大吉了。

不過，年輕人那種想法，只不過維持一秒鐘，他前脚才跨出去，奧麗卡公主的手臂，就已經插進了他的臂彎之中！

年輕人「哼」地一聲，道：「我應該從前門走出去的！」

公主笑着，道：「你從前面出去，我就會在前門等你！」

年輕人苦笑着沒說話。

奧麗卡笑了起來又道：「我不會分身術，可是我會想，你進去了那麼久，一定是想擺脫我，你料我一定會在後門等，所以你大可在前門出去，不過你料到了這一點，想我也能料到這一點，所以你從後門走，所以我就在後門等你！沒說錯吧！」

年輕人用印度語說了一句，道：「我完全聽不懂你在說些什麼！」

又一次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公主也用同樣的語言，回答了他一句，道：「你懂的，只不過你希望自己不懂！」

年輕人轉頭望着公主，再沒有話可說了。

奧麗卡公主顯得十分高興，高興得就像是一個在遊戲中獲勝了的小孩子一樣，他們一起走出了後巷，年輕人停下來道：「眞抱歉，我還是離開你，我要到古董店去，進行工作，你沒有化裝，不能去！」

公主爽氣地道：「我同意，我可以在外面等你，我將那面護心鏡的複製品帶來了，你可要帶去？」

年輕人向公主挽着的大型的手袋，望了一眼，並不立即回答，燃着了一支烟，吸着，等到烟灰有一吋長之際，他才道：「暫時不用吧，你不能希望第一次，就將一件最貴重的東西換出來的！」

公主似笑非笑地望着年輕人，年輕人突然變得輕鬆起來，道：「你雖然比以前聰明得多了，可是任何人，決不能聰明到了可以看穿他人心事的地步！」

公主像是有點傷感，道：「你像能够的！」

年輕人搖頭道：「我也不能，譬如說，我就不知道你是不是眞的愛我！」

公主還沒有出聲，年輕人已經轉過身，以十分輕盈的步伐，過了馬路，看他走過去的方向，他是直向着伊通古董店走去的，而奧麗卡公主，也一直到日送他進了古董店，才慢慢過了馬路。

在走進古董店前的半分鐘，年輕人自袋中取出了一隻巨大的紅寶石戒指，戴在手指上，那自然是一顆眞正的、紅得令人心直向下沉的紅寶石，如果你要使伊通古董店的老板，相信你是他的一個大主顧，那麼，你就不要想用一顆假的寶石來騙過他的眼睛。

年輕人推門，走了進去，和以前兩次一樣，店堂中的人不多，一個店員笑着，迎了上來，年輕人用標準的牛津英語道：「我要見你們的經理。」

印度雖然落後，但是印度的貴族和豪富的子弟，却全出身在英國的最高學府，這一點自然是不能忽畧的。

店員恭敬地答應了一聲，道：「請等一等！」

在年輕人停留在店堂內的那一分鐘內，他又再度打量了一下店堂中的情形。

一切防盜的裝置，是不是可以應付，固然是一個問題，但是看來，那還不是主要的問題，防盜裝置不論如何精密巧妙，全是機械裝置，而機械裝置，是人設計出來的，也一定可以對付。

現在看起來，最難對付的，還是遍佈在店堂之中，二十四小時不斷警戒着的那十六名護衞人員，要進入店堂而不被他們發覺，簡直不可能！

年輕人在柔軟的沙發上坐下，並沒有多久，經理就從經理室中，走了出來。當年輕人看到他的時候，想起自己如果成功，當這位對古董有着如此熱切的愛好的老人，發現自己的藏品，全是假貨的時候，一定會哀傷欲絕，那種哀傷，可能不是任何數量的金錢所能彌補的之際，他心裏覺得很不是味道。

他做過很多在法律上來說，是絕對不允許的事，但是他行事，他不會太去計較，他自己的良心是不是允許，才最重要。

然而，現在這件事，他的良心，是不是允許他去這樣做呢？

年輕人還未曾得到確切的答案，經理已經來到了他的身前，向着他伸出手來，年輕人也伸出手來，和經理握了一握，同時，欠了欠身——欠身，是表示他是學過上流社會薰陶的禮貌，而並不站起來，那是表示他特殊而尊貴的地位，這正是他要給經理的印象。

在經過了幾句不相干的寒暄之後，經理望着年輕人，年輕人也提出了他來的目的，道：「聽說貴店，藏有我們祖先的一頂皇冠？」

古董店經理，發出了「啊」地一聲，然後，他立即爲自己的失態道歉，道：「對不起，閣下應該說，我們曾經藏有一頂印度孔雀王朝時代的皇冠！」

年輕人揚了揚眉，神情失望而畧帶疑惑，經理攤了攤手，道：「昨天，那頂皇冠，賣給了一位王子。」

年輕人道：「王子？什麼王子？」

經理道：「我不知道，但這位王子，向我們買了兩件珍品，還有一件，是波斯王的佩刀！」

年輕人臉上失望的神色更甚，道：「那樣說來，已經沒有什麼曾經是帝王使用過的東西，值得我要的了！」

經理忙道：「不，閣下可曾聽說過獅心王理查的護心鏡，那才是眞正的無價之寶！」

年輕人的心裏，嘆了一口氣，剛才的疑惑，現在可以說已經有了答案，用詭計去對付這樣一個容易上鈎的人，那實在是不能容許的事情！

他畧停了一停，在那短時間中，經理又說了些有關那護心鏡的話，年輕人有點心不在焉，所以，他看到古董店的門推開，有兩個人，一先一後，走了進來，先推開門的，是一個老頭子，老頭子推着門，讓一個老婦人先走進來自己才跟着進來。

老婦人一進古董店，就和一個店員熟絡地招呼着，那店員也立時迎了上去，年輕人心中嘆了一聲，那收集中國銅器的老婦人，奧麗卡公主。

而接着進來的那個老頭子，年輕人才向他看了一眼，就不禁笑了起來！

說實在的，年輕人完全不能憑那老頭子的面貌，認出他是什麼人來，可是那老頭子的口中咬着一隻烟斗，那隻烟斗，年輕人是認得出來的，年輕人忍不住微笑起來了，那是因爲他叔叔來了！

年輕人自己獨當一面，已經幹過許多驚天動地的事，但是當他一看到他叔叔也到了的時候，他就有說不出來的快慰，好像再困難的事，也變得很容易得多了！

老頭子進來之後，只是向年輕人畧望了一眼，就自顧自走了開去，去看拿破崙時代的法國銀器去了，而奧麗卡公主化裝的那個老婦人，在店員的陪同下，在年輕人身邊經過之際，向年輕人眨了眨眼。

年輕人報以一個淡淡的微笑，古董店經理的神態，有點激動，重複着道：「對不起，你錯了，屬於皇族的寶物，世界公認的，應該是獅心王理查的護心鏡，夾層中有着大塊鑽石的那一個護心鏡！」

年輕人又在心中嘆了一聲，古董店經理，眞正是一個極其誠實的人，用詭計去對付那樣誠實的人，那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

年輕人搖着頭，道：「我也聽過那護心鏡的傳說，不過，到現在爲止，誰也未曾看到過那夾層中的鑽石，只不過是傳說而已。」

古董店經理的臉，有點脹紅，他用極堅決的語氣道：「靠現代科學儀器的幫助，事實上，根本不必打開夾層，就可以知道裏面的鑽石，是世所罕有的奇珍，如果你有興趣，可以看一看有關它的資料！」

年輕人一面聽着經理講着話，一面在注意着四周圍的情形。

薑畢竟是老的辣，他叔叔進來之後，連看也沒有向他多看一眼，可是奧麗卡公主，却有點沉不住氣，頻頻向他望過來。

年輕人心中迅速轉念着，他已經有了決定，所以，他接受了經理的提議，點了點頭，轉身和經理，一起向經理室走了過去。

在走向經理室去的時候，年輕人又向奧麗卡公主看了一下，他預期公主會有一下震動的，但公主却完全若無其事！

奧麗卡公主完全沒有反應，年輕人倒不禁震動了一下，因爲他進古董店來，公主也跟進來，可知她眞的是在實行她「寸步不離」的辦法，照說，他和經理一起進經理室去，她一定會感到憤怒的，但是她却一點表示也沒有，那是爲了什麼？

年輕人其實只想了幾秒鐘，就已經明白了，他知道，一定是剛才公主挽着他的手臂，一起自後巷中走出來的時候，已經在他的身上，放下了小型的偷聽器，她不怕他暫時離開，因爲她可以聽到他和經理在講些什麼！

在經理推開門，先走進經理室，而他跟着走進去之後，他已經發現那小型偷聽器的所在處了，那是在他的後衣領之內。

年輕人只是伸手摸到了那小型偷聽器，並沒有立時將之取下來，因爲那具小型偷聽器，對他已經決定的計劃，有極大的用處。

經理室的門才關上，在察看銅器的老婦人，就戴上了一副老花眼鏡，她的動作是自然而然的，完全沒有引起別人的懷疑，而在她戴上了老花眼鏡之後，眼鏡架上的小型收聽器，就可以使她聽到年輕人和經理在經理室中的對話了。

她首先聽到年輕人在問，道：「我不但希望看着資料，而且，也希望看一看實物！」

經理像是遲疑了一下，道：「可以的，但是這件東西，實在太珍貴了，它應該是無價之寶，現在我們的訂價，雖然是天文數字，不過——」

年輕人道：「是的，我明白。」

經理又道：「事實上，歷年來，我們爲了這面護心鏡，所付出的保險費，也超過十萬鎊了，保險公司和我們有一個協定，就是有任何人要看這面寶鏡的話，至少要有四個以上保險公司的密探在場！」

年輕人「嘿」地一聲，道：「原來那麼麻煩，那我還是先看資料再說！」

奧麗卡公主皺了皺眉，古董店方面的防衞，如此之緊，看來就算要以已經購買了兩件寶物建立起來的信用，以假的去換眞的，也不是什麼容易的事！

公主接着聽到了打開書櫥的聲音，紙張翻動的聲音，和年輕人與經理在討論着那面護心鏡的事。

約莫過了五分鐘，忽然聽得「砰」地一聲响，接着，是年輕人道：「對不起，我弄髒了你的地毯！」

而經理則道：「不要緊，不要緊！」

公主不禁微笑起來，她知道年輕人又在出什麼花樣了！

足足半小時後，年輕人才從經理室走了出來，經理在後面恭送着，道：「如果你有興趣看一看寶物，請和我預先約定時間。」

年輕人答應着，道：「好的，我回去和我的家族，商量一下！」

他走了出去，公主隨即也站了起來離開。

那老頭子直了直身子，買了一件小小的銀器，也離開了古董店。

年輕人和公主在轉角處會合，一起進了車子，直駛回酒店，公主在車中，除去了化裝，回復了本來面目，而年輕人的化裝，在三天之內，是無法消除的，所以他看來仍然像是一個印度人。

一進了酒店的房間，公主便轉身，雙手抱住了年輕人，輕輕吻了他一下，年輕人當然知道，當公主雙手環着自己之際，已經將領後的偷聽器，取了回去。

公主輕盈地轉着身，道：「有什麼收穫？看來好像什麼成績也沒有！」

年輕人也笑着，指着公主，道：「你錯了，收穫大到不能再大！」

公主揚着眉，以一種十分俏妙的神情，望定了年輕人，年輕人道：「我趁經理在找資料之際，弄翻了一杯酒，而又趁他在收拾酒杯之際，我偷了一份整個古董店的保安裝置圖樣！」

奧麗卡公主先是窒了一窒，接着，忍不住失聲叫了起來道：「你在開玩笑！」

年輕人自上衣袋中，取出了一份折叠的圖樣來，道：「如果你以爲開玩笑，你可以看看這個！」

公主一伸手，將圖樣攤了開來，一共是十張極薄的紙張，公主迅速地看了一遍，臉上仍然充滿了不信任的神色，道：「不可能的，這樣重要的文件，有了這些圖樣，那十件寶物，幾乎已等於一大半到了手中，你是怎麼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弄到手的？」

年輕人道：「運氣不錯，我在經理找資料的時候，發現所有的資料櫃上的抽屜，全有標籤註明抽屜內放的是什麼，只有一個小抽屜沒有，我先趁着經理講話的時候，背對着抽屜，將鎖弄開，然後，當他俯身去拾杯子之際，我拉開抽屜——」

他講到這裏，畧停了一停，笑道：「拉開抽屜一看，我就知道，那是什麼了，你想，既然我有那麼好的運氣，何必再客氣！」

公主歡欣地叫着，又抱住了年輕人，送上了深深的一吻。

年輕人輕輕拍着公主柔軟的腰肢，道：「來，我們來研究一下那十張圖樣，我想，如何取得寶物，在這十張圖樣上，都可以有了答案了！」

年輕人料得不錯，每一張圖樣，展示一件寶物的防盜裝置，圖樣上展示的複雜裝置，簡直是任何巧手妙盜的陷阱，如果不是有這些圖樣，敢說世界上任何一個竊賊，都無法將十件寶物之中的任何一件弄上手的！

他們一張一張地研究着，公主的神情，越來越是興奮，她的鼻尖上，因爲興奮，而流出了細小的汗珠，她不住用潤濕的手心，握着年輕人的手，使得她看來，更加動人，她不住地說道：「我們可以成功了！」

年輕人道：「如果能給我進入店堂，給我一小時的時間的話！」

公主眨着眼，道：「什麼意思？」

年輕人輕按了一下公主的鼻尖，道：「你忘了？在古董店裏，有十二名二十四小時不停的守衞！」

公主皺了皺眉，說道：「你要多少時間？」

年輕人指着那些圖樣，道：「在熟悉了那些裝置，再配備了應用的工具，我想，至少仍然要一小時！」

公主的眉心還打着結，但是過了沒有多久，她就高興地笑了起來，道：「令他們昏迷一小時，不是就解決問題了麼？」

年輕人揚了揚眉，道：「那自然是最簡單的辦法，可是這樣一來，伊通古董店的失竊案，不是立即被人知道了？這並不是我們想的！」

公主揮着手，她的神情仍然極其興奮，道：「反正遲早要知道的，我們可以完全不破壞防盜裝置，而我們又有贋品放回去，古董店方面，一定以爲我們無功而退，而當這消息傳到盧拉酋長的耳中之際，他却可以知道，我們的確採取過行動，而且成功了！」

在公主說話之際，年輕人一直「唔唔」地點頭表示同意，而要令那十二名守衞昏過去，是很容易的事，第二天，公主就將之佈置好了，她將强力的痲醉氣壓縮劑，放進了古董店的空氣調節系統之內，又在氣罐上，附上了無線電控制的裝置，將遙控裝置控制，隨時可以將罐蓋打開，將痲醉氣體，送入店堂之中。

年輕人也在忙他的，他在準備着一切應用的工具，自然，有相當多的時間，他並不是和公主在一起，不過公主好像很放心。

年輕人自然知道公主放心的原因！

公主放心年輕人自己去行動，是因爲他相信她放在年輕人身上的偷聽器，一直未曾爲年輕人所發覺！

年輕人在這兩天之中，曾和他的叔叔見了一次面，將他的計劃，和他叔叔講了一遍。他叔叔沒有什麼表示，只是用一種奇妙的眼光望着他。

年輕人自然知道，他叔叔用這樣的眼光望着他，是什麼意思。

事實上，每當夜色來臨，他和公主一起回到了酒店之中，繾綣蜜愛之際，他自己的心情，也同樣微妙，好幾次，他幾乎要放棄自己的計劃了！但是，他還是忍住了不出聲，等候那一晚的來臨。

那一晚，是他們開始行動的一晚。

午夜才過，一輛小型的貨車，緩緩轉過了街角，停在離伊通古董店不遠處，年輕人穿着清潔工人的服裝下了車，打開貨車後面的門，先拉出了一輛推車，然後，將兩隻看來像垃圾筒一樣的鐵筒，搬了下來，放在推車上。那時，車子開始後退，退到了街角。當車子後退着，經過年輕人的身邊之際，年輕人和駕車的公主，交換了一下眼色，各自點了點頭。

年輕人推着車向前走去，公主打開了無線電遙控儀，按下了一個掣。

街上很靜，隔相當時候，才有一輛車疾駛而過，年輕人來到了古董店門口，看了看手錶，已經過去了三分鐘，古董店中十二名守衞，應該已經昏過去了！

他更走近門口，迅速地弄開了門，拉着車子，走了進去，在進去之前，戴上了防毒面具，一進門，他就看到，十二名守衞，有的伏在櫃上，有的躺在地上，有的倒在沙發上，全都昏了過去。

年輕人仍然推着車子慢慢向前走着。

在貨車上的奧麗卡公主，與其說她緊張，不如說她正處在極度興奮狀態之中。

她看着手錶，年輕人進古董店，已經十五分鐘了，他應該已換了兩件到三件珍物了，她自然看不到古董店內的情形，但是在年輕人下車之際，她又將偷聽器掛在他的衣領之上，這時，她可以聽到年輕人在弄開防盜裝置時發出來的種種聲响，而她心中在想的是：就算對你最親密的戰友，也該有一點小小的秘密！

時間慢慢過去，過了半小時之後，才有兩個警察，慢慢地踱了過去，一點緊張也沒有，一小時之後，店門打開，年輕人又推着車子，從容地走了出來。

當年輕人和公主來到了碼頭，將兩隻大鐵桶，由哥耶四世帮着，一起搬上一艘早已停泊在那裏的快速遊艇，立時向外駛去之際，古董店的警鐘，才大鳴特鳴，不到五分鐘，幾乎有上百個警察，趕到了古董店。

而當年輕人，公主和哥耶四世，已經在公海中行駛之際，他們在收音機中，聽到了倫敦電台的廣播。廣播稱，竊賊利用痲醉氣體，使得伊通古董店的十二名守衞，昏了過去，估計在店內逗留了一小時之久，但是由於店內超卓的防盜措施，以致令得進入的歹徒，一無所獲，店內一點損失也沒有云云。

公主一面聽着廣播，一面在甲板上跳着舞，看她的樣子，高興得想飛了起來。

遊艇的性能十分好，直航阿拉伯海，那兩隻鐵桶中，放着年輕人換出來的八件寶物，哥耶四世好幾次要打開來看看，都被公主和年輕人阻止了，因爲東西是盧拉酋長的，他們不想東西在送到盧拉酋長面前之際，有任何的損壞和意外。

在海中航行的那二十天，實實在在是極其快樂的旅程，藍天碧海，醇酒美女，奧麗卡公主用她比酒還濃的風情，使得年輕人陶醉。

遊艇一進入阿拉伯海，盧拉酋長派來的水上飛機就來了，他們三人又登上了水上飛機，直飛至盧拉酋長統治的那一塊土地，他們進了盧拉酋長的皇宮，由酋長親自率領七位他最得寵的美女出來迎接。

盧拉酋長一見到哥耶四世，就哈哈大笑，道：「你們幹得太好了，倫敦方面的消息說，一點也沒有損失！哈哈，當我的博物院落成，展出那十件珍寶之際，看看蘇格蘭塲首腦的那些臉色吧！你們眞是天才！」

哥耶四世和公主都微笑着，年輕人則看來，有着他的一份保持。

酋長在他的私室中，打開了那兩隻鐵箱，將換來的八件珍寶，一件一件拿出來，仔細欣賞着，讚不絕口。公主在這時道：「酋長，我們只到手八件珍品，那柄寶刀和皇冠，事實上是這位先生買來，再送給你的！」

酋長慷慨地道：「你花了多少錢買的，我照價還給你，多少錢？」

年輕人說了一個數字，盧拉酋長立時召來他的財政部長，全數照付，第二天，年輕人先告辭離去，他和公主約定在巴黎見面。

可是，年輕人沒有赴約，他失約了！

年輕人沒有到巴黎去，當公主在香榭麗舍大道等他的時候，他和他的叔叔，正在芬蘭中部，一個恬靜得像是世外桃源的山中小湖上蕩舟。

年輕人的神情，看來有點憂鬱，他叔叔抽着烟斗，望着他，道：「照說，盧拉的博物館，還要兩年才開幕，要到那時候，才能知道你根本沒有換走古董店的珍寶，只是將哥耶四世製造，維妙維肖的贋品原封不動地運了出來，你爲什麼不去見她？」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一槳划下去，將碧綠的湖水，劃開了一道痕，他吸了一口氣，道：「我只收取我被人利用應得的報酬，不想負債！」

老人家笑了一笑，道：「你想想，當盧拉酋長請了專家來鑑定他的展品，而結果發現是假的之際，他會怎麼樣？」

年輕人笑道：「可能永遠不將石油賣給英國！」

老人家笑了起來，又道：「你是不是覺得，當你在經理室中，和經理提到，有人要打他藏寶的主意，勸他和你合作的時候，他答應得是不是太爽氣了一點？」

年輕人揚了揚眉，叫了起來，道：「叔叔，你——」

老人家攤了攤手，道：「是的，早一天，我和他見過面，已經將情形向他說了一遍，要說服這個頑固的老人，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直到我當着他的面，在三十分鐘之內，沒有觸動警鐘，而將那面護心鏡弄了出來，他才算是服貼了！所以，你去找他的時候，他其實早已知道你的身份，而將圖樣給了你！」

年輕人頓了一頓，說道：「圖樣是眞的？」

老人家道：「百分一百眞的。」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說道：「那麼，我實在想不出，你有什麼法子，在三十分鐘之內，不觸動防盜裝置，而能盜到護心鏡！」

老人家吸了一口烟，噴了出來，道：「我生日的時候，你送了我一柄寶刀，需知道我年紀雖然大，但仍然寶刀未老！」

年輕人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用力划着槳，小船在湖水中，迅速向前蕩了出去！

（完）

二期完俠情恩仇故事

江南·文　盧令·圖

恩仇劍（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丁昭俊兄妹爲仇家追殺，陽德生仗義維護，那晚在林村與追殺兇徒激鬥，結果來襲兇徒二死二傷，陽德生不願多做殺孽，縱傷者離去，及後他追踪往主謀者王仁道家中，値王仁道正在廳中擺下慶功宴，要等被派往追殺丁昭俊兄妹的手下回來慶功，陽德生避過暗樁，闖進廳中，王仁道藉寵妾的掩護，遁入地道中逃去，陽德生遍尋地道入口不獲，正擬退走，王府護院武師，已全被驚動，把大廳圍的水洩不通，陽德生來此原意，只是要殺王仁道一人，不願濫殺無辜，於是苦口婆心地向護院武師們勸告——

化敵成鴛侶　聯劍殺夙仇

陽德生這話相當有力，許多人都被說得動容了，但有人提出反駁：「臭小子，你別想挑撥離間，辦不到！你滾不了啦！他是刺客，要害王老爺！王老爺對別人怎樣，我們不必理，王老爺對我們很好，都是大家身受的！大家不妨想想，王老爺這樣待我們，我們怎能恩將仇報？常言說得好，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王老爺平日待我們好，現在，有人要殺他，我們能見死不救嗎？我們能聽這小子的話嗎？我們對得起王老爺，對得起自己嗎？」

「對呀，誰對我們好，我們就帮誰，王老爺對我們好，我們當然是帮他！」

「我們別上這小子的當！殺呀！殺死他！」

王家的人互相發表意見，打亂了陽德生的計劃，停止了的圍攻，又開始了。陽德生知道再說也沒有用，索性閉上嘴，注視對方，先奪了一根三折棍，就用作武器進擊其他敵人。

陽德生一棍在手，如虎加翼，凜然喝道：「我好言奉告，你們不聽，我只好奉陪了，請吧！」話聲猶未斷，三折棍已經遞了出去，「噹」一聲震斜了敵人一柄開山刀。乘勢把三折棍向前一送，刺向對方咽喉，又快又準，嚇得對方驚呼疾退。陽德生並不追趕，沉手撤招，一掃一抖，反打出去，攻向別一個敵人。

「大家聽着，蟻多螻死象！我們不是蟻，他也不是象，只要我們都齊心合力，可以把他截住，可以把他制服了！朋友們，加油啊！」

「請大家一靜，王老爺有話跟大家說！」有人高聲大叫。

「好！請王老爺說吧，我們都在恭聽呢！」

「王老爺，請說吧，我們聽着呢！」

「這個人是什麼人，我並不認識，他可能是受人主使的，所以，我們最好能把他活擒下來問個明白，如果有人能把他活擒，我賞銀五百兩，死的是一百兩！」

「王老爺放心，我們一定把他活擒！

」爭着表示的人甚多，聲音淹蓋了其他，所謂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話一點也不錯！陽德生親眼看到，引起無限感慨，同時也起着極大反感。他仰望王仁道，他已經站在王家最高的閣樓上，憑欄下望，指手狂叫，要不是隔得太遠陽德生會上去找他算賬了。

錢財的力量是如此之大，王仁道只說出活擒的賞銀五百兩，死的也有一百兩，於是，身懷絕技的固爭先恐後撲向陽德生，連不懂武功的人也向前湧！他們明知自己不會武功，對方是個高手，決難抓住對方的，亦爲財迷心竅，忘記生命可貴，可知財之爲物，實在擁有無窮力量，能使人爲它終生營役爲它而生！亦爲它而死！

陽德生漸漸也打定主意，準備應付眼前局勢了。

這時已是四鼓過後，接近五鼓了，陽德生必須在天亮之前離去，不管能否殺死王仁道，都是如此，因此，他想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決不輕饒。他想到對方雖然不是主兇，也是帮兇，手上不知沾有多少血污，這種虎倀，有時比主兇還更可怕可恨呢，他們既不自覺，財迷心竅，不愛惜生命，這是他們自作自受，怪不得我！如此一想之後，他便凝勁以待，留意各方攻勢，有個年約三十的壯漢手執單刀，刀轉如輪般透出一團寒光，在火光反映下，倍見嚇人！陽德生正在注視着，聽得有人大叫：「莫堅，要活的，別殺死他！」

「這傢伙叫莫堅！」陽德生暗暗告訴自己，正當此際，陡有異聲響自背後，他心頭一凜，急忙移步斜掌，已聽得「叮叮」兩下聲響，原來有兩枚暗器射在莫堅的刀上，給反彈出去，兩聲慘叫便相繼而來，莫堅吃了一驚，陽德生同樣吃了一驚。

這是一個意外，更意外的是在各人驚惶譁叫中，失神的莫堅已經被機敏的陽德生一把抓住，奪了武器，廢了武功，倒地不起了。

陽德生揚刀大喝：「你們聽清楚了！我只是找王仁道一個人算賬的，與你們無寃無仇，你們快快讓開！讓我者生，擋我者死！刀劍無眼，不要自誤！」說吧，就朝一個方向撲去，他也眞怪，不向人少處走，却向人多處鑽，單刀在前，刀光耀目，在火光中，刀光裹着人影，幾乎是只見刀光，不見人影，所以所到之處，形似滾湯潑雪，波分浪裂，因此他通過得十分順利。

不過，亦有人挺身而出，加以攔阻的。他憤而冷笑道：「臭小子，你以爲王家無人，可以任你胡作非爲，不要走，吃老子一劍！」聲到招到，一劍就刺向陽德生的下三路刺去，出手相當陰險，不似正派人物所爲！

「你想建功逞能，還不配！」陽德生沉刀一撞，刀尖向下，先向左右一撥，然後向右上一挑一絞，喝一聲「撒手！」刀光過處，一縷劍光斜斜飛射如閃電，在劍光凝處傳出慘叫的同時，陽德生的刀尖下也傳出了叫聲，互相厲叫，倍增驚人，其他人見他舉手投足之間，已斃了幾個人，有誰還敢和自己的生命開玩笑？就算自負有高強武功的人，也不敢輕試了。

王仁道仍在大叫，以重賞作餌，可惜無人敢以生命冒險，使得金錢的誘惑力也淡薄了。

王仁道目睹各人都貪生怕死，不敢攔阻陽德生，便大爲氣苦，他知道陽德生逃了，此後生命便時刻受到威脅，寢食難安了，因此，他揚聲高叫：「你們大家聽着，不能放他走！攔住他，抓活的賞千兩，死的，五百兩！聽到沒有？活的一千死的五百！」

一千兩，五百兩，在窮鄉僻壤之鄉，這實在是個大數目，有人一輩子連五兩重的銀元寶也沒見過呢，五百兩就是一百個五兩重的銀元寶，一千兩更是二百個！這是好大一個數字啊！這是一個好迷人的數字啊！因此，王仁道一嚷，果然引起了一陣哄動，可惜他說得遲了，要不，剛才拚命的人不會只有那幾個！此刻，陽德生已經去遠，沒入黑幕中，看不見了，不過，反過來看，也好在王仁道說得遲，否則，死傷的人不會那麼少。不過，死得人多也好，少也好；說得快也好，遲也好，都已經成爲過去，可以不必理會了。還是說說王仁道吧，他見自己的重賞收不到預期效果，終於被陽德生逃了出去，眞是又恨又驚，恨的是自己所豢養的都是一班飯桶，無事時個個都自吹自擂，似是天下無敵，有事了，却數十人也擋不住一個陽德生，實在太可恨了！驚的是陽德生如此厲害，要來就來，要走就走，根本不把王宅的人看在眼內，這太使他難堪了，假如他再來會怎樣？他一次不成功會來兩次，兩次不成會來三次四次五次，直至成功之後才停止的，這怎麼辦？如何阻止？如何……他不禁呆了！

王仁道想到一個新的問題：這個陽德生是什麼人，他從未見過的，也不曾發現有過這樣一個人，爲什麼這個人要行刺自己？爲什麼自己派去追殺丁氏兄妹的人都不見回來？難道都吃了敗仗？難道都敗在此人手中？會不會就是這個刺客救了丁氏兄妹？這麼連想到丁氏兄妹，王仁道便呆住了。

王家與丁家原是遠房表親，當然已經是很疏的表親了，當時也不是住在相近的，後來，王家窮了，投靠丁家，丁家以親戚關係，且所索不苛，便收留了，後來，還授以資本，使做生意，賺了不少錢，但回報却少，他把大部份賺的利潤入了私囊，幾年之後事洩，丁家以王氏不可靠，又以自己雖出本，但王氏出勞力，加以自己丁家不愁衣食，所以說了幾句，叫他離開也就算了！

王家這個人是王仁道，丁家則是丁俊昭的祖父。這是幾十年前的事，王仁道懷恨在心，丁俊昭却一點也不知情，他爹爹死後，王仁道便不斷明明暗暗的侵蝕了丁家家產，後來，他的母親意外死亡，丁家上下都感詫異，但王仁道是知道的，他派人暗中加害的。這件事，只有王仁道一個人知道了，因爲殺害丁大娘那個兇手，在得手之後，已給王仁道殺死滅口了。

王仁道對這件事一直耿耿於懷的，因爲他心中有鬼，在殺兇滅口之後，曾先後幾次聽到低沉的冷笑，似乎就是被殺者的聲音。他此刻想起往事，固然頗爲愉快，

但也甚爲後悔。

王仁道的思緒漸漸轉到林家去了。他恨林家救活了丁昭俊，更恨帮助王家這一個年青人！他不自覺的摸了一下荷包，决定再幹一次！

王仁道的想法，有一部分爲陽德生所料中。他是在逃出王家之後想到的。他悔恨自己不够冷靜，竟然犯險去王家，假如自己不去，王仁道會怎樣？又假如自己早先不是錯射王仁道雙手，而是射向他的後心，他不是已經死了？自己怎麼這樣蠢？

陽德生也在後悔，但他急於解决的不是追悔，是如何保衞林氏一家的安全。他獲得林氏一家照顧，沒有理由恩將仇報，使林家陷於危境的。他想着辦法，而最後的辦法……他突然一拍大腿，斷然說：「對！這是個最好的辦法！」他一招手，作了一個下劈的手勢。

由這一晚决定之後，他就在第二天把武藝教給林虎子，林虎子爲人精靈，吃得苦，胆子大，正是學武的好材料，過去他不知道陽德生會武，自然沒事，知道了之後，已在心中盤算了不知多少次了，所以一聽陽德生主動提出教他武藝，比拾到金牛更爲高興。後來，由虎子更及於村中其他的年青人，只要願意學，就教他，因此，不到一年，村中的年青一輩都紮好了根基，練得身子結實，胆子也大了。

三年過去了，虎子已經長得很壯健了，他比他的爹也不低半分呢！玉珍早已跟表哥結婚，養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小子，陽德生還是光棍一條，沒有結婚，村中不少姑娘都喜歡他，但襄王無意，林大娘也奈何他不得。他最大的理由是他還有要事，隨時會離去，此去之後，生死難定，也未必有機會再回來，他不願牽累別人，誤人一生！也不想牽腸掛肚，分心家事。林大娘見他如此說，倒不便再迫他。

三年後的一個下午，有一個叫傻猪的小孩子替陽德生送來一封信，他看得凛然變色，急忙把它揉成一團，塞向衣袋。但是，已經被虎子看到了。他問：「德生哥，什麼事？」

「沒什麼！」

「你剛才明是看一封書的，誰的？說什麼？」

「一個朋友的！他有事找我，我想，你們都學未有成，我去了，對你們不起，不去，又對朋友不起！」

「德生哥，你要去許久？不回來？」

「這個，難說！所以我才爲難！」

「你不去不行？」

「不行！」

「通知他，遲些時再去行不行？」

「也不行！」

「爲什麼？」

「因爲他沒有地址，只叫我到一個地方見面，不到時候他是不來的，我去那兒通知他？」

「唔，這就眞難了！」虎子也爲難起來。

當晚，四月十三日的晚上，月亮升得早，天色也算不壞，雖然有雲，卻也有風，雲是流動的，不是一直遮住月亮的。

吃過晚飯，陽德生和虎子等一班人到河裏去洗澡，回家之後，虎子就不再見到陽德生，他到陽德生房裏去找，也不見，只看到枱上有一封信，是開口的，他認得幾個字，拿來看，陽德生留給他的，內容大意是說：「我有事，走了，若不回來，不必找！明天才好告訴義父，免他不安！希望我們能很快再見！

「王家可能會來尋仇！要繼續練武，互相團結，勿中離間毒計，自相殘殺！謹記，謹記！陽德生！」

虎子急極了，但他希望陽德生能很快回來，所以不急於告訴爹爹！

陽德生接到誰的信呢？原來是駱天照給他的挑戰書。署名的還有駱天照的師弟路長安與師妹梅菁菁！

本來，駱路兩個在幾日前已經到了王家，只因師妹久久未到，所以才不敢動手，早間師妹一到，他們馬上就寫信了！

陽德生心知此行的十分危險，但有什麼辦法？三年前自己放過駱天照的時候，駱天照已經聲言要報仇的了，自己當時一念之仁，不忍趕絕殺絕，所以才有今日之約，但事已成實，也毋須後悔了。他相信自己這幾年功力大進，如果一個對一個，未必就會輸給對方，怕的是人家三個對一個，那可就不易應付了。他想着，已到了朱雀山脚。

月亮已經升得相當高，因爲流雲的關係，時明時暗，所以山上的景物也時隱時現。陽德生來到山脚，向上望，自然看不到人影。但到了山頂，卻看到了，不多不少，正如信中所說：兩男一女。

「駱兄，這兩位想必是令師弟師妹了，幸會，幸會！」陽德生向對方行禮。駱天照不屑地「哼」一聲道：「姓陽的，你少跟我來這一套！你本來姓陽，今晚可要歸陰了！今後，你陰陽相隔，永遠也不能回陽了！有什麼未了心事，你說吧，我會替你好好辦妥的。」

「謝謝你，駱兄，你今晚約我到這裏，有什麼指教？請說吧！」

「你如果不善忘，當還記得三年前我說過的話：你不殺我，將要後悔！現在就是你後悔的時刻了！我已說得十分清楚，你應該明白啦！」

「你是要找我報仇，我明白了！」陽德生說：「諒必駱兄也記得我當時說過的話：我與你更無寃仇，我只是不值王仁道所爲，不能放過他！至於你報仇與否，我但求心之所安，絕不後悔！今天之約，我早已料到，所以不覺得詫異，也並不後悔！駱兄想怎樣，說出辦法好了，我一準奉陪！」

「一準奉陪？好大的口氣！」女的冷冷插上一句。

「姑娘言重了！我這只是門面話，休得見笑！試問我已來了，還由得我說半個不字嗎？倒不如說得體面一點，也好叫自己有點光彩！」

「這倒是眞話！」女的同意陽德生的解釋。

「姓楊的，你沒什麼交代了？」

「我上無父母，下無妻兒，中鮮兄弟，光棍一條，幸得恩師撫養成人，至有今天，我根本無所牽掛，亦無可交代，駱兄，你請吧！能化干戈爲玉帛，當然最好，否則，我無話可說了！」

「你眞沒有半點牽掛？」

「就是有，你也無法代我辦到！」

「好，你說吧！」

「我唯一感遺憾的是未能殺掉王仁道爲大衆除害，而你，當然不可能代我完成這心願！」

「這個當然不可能！你明知故問，不是多餘！」

「我早說過了，你偏是要我說，不也是多餘！」

「師兄，你怎麼啦？天都快亮了，還說天談地，不覺得無聊？你不動手，我可要動手了！」自認師弟的開口了。他話鋒咄咄迫人身爲師兄的駱天照也陪上笑臉。

「我本來還想再氣他一下，洩洩心頭積恨的，師弟既然不耐煩，就便宜他吧！姓陽的，你亮劍吧！」

「師妹，你……」

「二師兄，我暫時不想出手！到了該出手的時候，我自然會出手的，你不必等我！」

「那好吧，我想，不用師妹出手，我們也能獲勝！」

「這就最好不過了！只怕我出了手，你們反而不能獲勝！」師妹針鋒相對，似乎半點也不肯相讓。駱天照知道他們早有心病，怕吵起來影響合作所以急急排解。

師妹不出聲，靜靜的站在一旁。她這時內心很亂，儘想着師叔的話。她聽了師叔的勸告，比師兄早幾天到了這裏，卻不到王家去，瞞過王家，在這附近一帶偵查，了解實情，覺得和大師兄所說完全兩樣，和師叔所說倒是一樣。

梅菁菁的武功，雖然由師父開蒙，大師兄代師傳授過一些，但眞正的絕技與內功，都是得自師叔，所以兩位師兄說師父偏心師妹，把不傳之秘傳給師妹，其實是寃枉了師父的。由於這麼關係，所以師叔的話師妹更能相信與遵從。

師父的爲人梅菁菁是知道的，兩位師兄年來所作所爲，梅菁菁盡知，並且曾加以勸諫，可惜全無收效，反而在某些場合，基於同門關係，卻帮了師兄的忙。她常爲此愧悔不安。此刻，她就想着陽德生和她兩位師兄的仇恨與可能有的後果，所以，心神不定。

路長安早已把鋼刀握在手中，見師兄說不動師妹，有心一顯自己本領，便朝陽德生喝道：「小心接招！」話才出口，身形已動，刀鋒朝向陽德生肩頭斜斜劈下，看他出手似不很快，怎料實在快得出奇，一眨眼工夫，刀鋒已經貼近陽德生衣服了，陽德生肩頭一幌，路長安只覺刀鋒一滑，失了準頭，虎口感到一陣痛麻，似乎連鋼刀也無力握得穩了。

「師弟小心！這廝的功夫實在不弱，要不是，我也不會在三年前吃過他的虧了！隔了三年，他的武功當然比三年前更進步了！」

「師兄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你怕他，我不怕！你且看我取他首級！」

「師弟，我這不是長他人志氣，我說的是事實，你千萬別誤會！」

「我知道！」路長安不經意地說了一句，旋卽轉向陽德生再次進攻。

駱天照見師弟一臉驕色，心中暗暗嘆息。他想：幾年不見，依然是老脾氣！他倒爲師弟的安危担心了。他看了幾招，見師弟未能得手，便加上去夾攻，實行以多求勝了。

駱天照經過三年苦練，不但舊傷全好，內力比三年前更見深厚，因此，他一出手，刀風便有聲，撼人心魄。他配合師弟的攻勢，雙刀相匯，更增威力，陽德生夾在兩者之間，見招拆招，逢式破式，置身於兩個高手之間，不但守得極穩，還能伺機反擊，迫使對方退避，可見並未落敗。

但是，駱路兩個早年同師共研，不僅對師門功夫十分了解，更因常常在一起練功，共同練了幾套自創的劍招，一攻一守，一進一退，相互之間配合得非常緊密，因而比個別發招的攻勢，威力大了何止兩倍三倍？配合上了之後，刀光如電，互相補助，把陽德生困在刀光之下，僅可自保了。

陽德生的處境看來十分危急，他又無法避開駱、路兩個夾攻，只好硬着頭皮，盡力自保，先渡難關，再作打算。駱天照似乎看出他的心意，喝叫師弟盡全力搶攻，他自己的攻勢就更凌厲了。

陽德生在兩個强敵夾擊之下，似有難以應付之勢。冷眼旁觀的梅菁菁看得暗暗皺眉。她想，師兄把他說得如何厲害，連師叔也把他大誇大讚，師叔是很少如此稱讚人的，難道看錯了眼？還是……她突然心頭一跳，感到臉熱了。她本能地向周圍看了一眼。自然，除了他們幾個人之外，不再發現其他人。

駱天照與路長安兩個奮全力一展雙刀，攻勢如狂濤駭浪，一次又一次的刀浪湧向陽德生。陽德生的劍光本來很大，不斷向左右前後飛射的，此時已經被壓縮成一小團，只保在他自己身邊了。

駱天照眼看勝算在握，驕態又現了。他對師弟說道：「我們要活的，慢慢折磨他！」

「好！我們也把他的武功毀去，叫他嘗嘗失去武功的滋味！」

「我要挑斷他的脚筋，叫他無法再練武功，永世也不能練！」

他們似乎已經勝定了，不再把陽德生放在心上了。事實上確也如此，陽德生似乎已連招架也感困難了。

梅菁菁看得又緊張又失望，同時也覺得奇怪，何以陽德生竟是如此不濟！說眞的，她是希望陽德生大展神威，擊退兩位師兄，怎料得他連招架也感困難，更那有能力擊退對方。

雙方的攻守也是極不平均，攻的一直都是他的師兄，守的又都是陽德生，攻的越來越勇猛，守的越來越呈不穩，勝負之局，看來已成定局了。梅菁菁心頭又急又亂煩死了。

原來她此次明是應師兄之邀前來助陣，暗中卻是受師叔慫恿，專誠來查踮陽德生的平日言行和他的武功的，經過踮查，她對他平日的言行已經十分欣賞，深深欽佩了，沒料到他的武功卻如此稀鬆，芳心不覺煩亂了。

再看下去，陽德生簡直身軀幌動，搖擺不定，步履也輕浮不穩，充分顯露出敗象，看情形，不用多久，他就會敗下陣來

了。

「怎辦呢？」梅菁菁正考慮着，耳邊聽得大師兄一聲暴喝：「師弟，『風雷交擊』！着！」師兄倆雙方一開卽合，雙雙斬向陽德生上盤，刀光把他罩住了。梅菁菁大吃一驚，已無從考慮，一聲「且慢！」身形暴起，如御劍飛行，快到極點，疾射在兩位師兄刀光之內，硬接師兄的夾攻！這一個變化，使得他兩位師兄大驚，但又用招已老，無法撤手，急得驚叫起來。

梅菁菁這突如其來的一招，把兩個師兄嚇得大叫，四柄武器同時碰上，傳出一陣金鐵交擊一聲，震耳欲聾，四個人也同時分開，相互間遠離一二丈外。

駱天照定了定神，勃然大怒道：「師妹，你這是什麼意思？你不幫我也還罷了，怎麼幫起別人？」

梅菁菁給師兄如此一問，再想到自己早先的情急，不禁臉熱了。不過，她仍能保持鎮靜地說：「他是我的什麼人，你們不必理會，但你們却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剛才要不是我出手及時，你們只怕都血染當場了！」

「什麼？你剛才是幫我？你以爲我會相信？」

「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我總算盡了責任，幫了你們！如果不服，你們可以再來，不管怎樣，我都決不出手就是！」

「這是說，你不跟他動手？」

「當然不跟他動手！我怕一出手，你們又說我洩漏本門秘密呢！」

「好！你不出手，我們一樣可以獲勝！師哥，女生外向，我們還是靠自己的力量吧！」

「好！我就不信沒有她不行！」

師兄弟倆因爲師妹剛才那一招替陽德生解了圍，便對師妹不滿，說出一些負氣話。同時乘怒再向陽德生進攻。

「謝謝你！姑娘！」陽德生不知出自眞心，還是出自挑撥地向梅菁菁道謝。梅菁菁佯作含羞地冷冷回答一句：「你想挑撥離間，做夢！」

陽德生別有用意的看她一眼，似乎還想再說句什麼，駱天照的攻勢已到，迫使他集中精神對付駱天照。他用出一招「漫天風雪」，劍光如扇，把自己與對方完全隔離，駱天照那一招便被化解，起不得作用了。

但是，他攻不進陽德生的防綫，路長安却從他背後攻到了。他似乎發覺得遲，處境十分危險，急得梅菁菁幾乎要驚叫了。可是十分奇怪，也不見陽德生怎麼蓄勢閃避，竟然在最後一刹間，他的身子離開了斜側兩步，一縷劍光飛射路長安腰眼，嚇得他「哎呀」大叫急退。

這時候，駱天照已經發出配合的招式疾攻陽德生前胸，不料招發之後，路長安已退走，陽德生已免後顧之憂，於是全力對付駱天照的攻勢，長劍一伸，貼着駱天照的刀鋒反削過去，用招又巧又險，大出駱天照意外，被迫撤招後退。

陽德生自從得梅菁菁之助脫險之後，精神大振，和早先有守無攻，甚至連守也守不穩的情形是完全不同，判若兩人了。駱路兩個也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却把一腔怒氣遷向梅菁菁，認爲她鼓舞了陽德生，他才會有此現象。梅菁菁也不明白原委，內心却暗暗高興，並且接受師兄的責備，暗自居功，認爲陽德生能够勇猛起來，與自己剛才的幫忙有相當關係！

路、駱兩個激怒攻心，急於求勝，配合已不如先前，更助長了陽德生的氣燄，加以他們發覺，早先自己的攻勢，陽德生多是難以招架的，這時則相反，他們的攻勢已難不倒他，反之，他更常常能洞觸先機，予以擊破，更向他們反擊，迫使他們各自爲戰，失去聯手機會。因此，他們已失去上風，僅得平手而已。

梅菁菁到底是個旁觀者，看得比較清楚，也較爲冷靜，因此，她第一個明白過來，早先陽德生所以如此，並不眞個不濟，祇是佯敗，智賺對方，及至看清楚對方的招數，便有拆解方法，她見未及此，竟替他担心，甚至出手相助，此刻想來，實在有點羞赧，同時，她又感到一陣欣慰，因師叔並沒有騙她，也沒有看走眼，他實在是一個難得的人選，首先是他平日的言行值得人欽敬，再加上他的武功又如此高明，居然是可以應付她兩位師兄的聯手！

她越看越感到高興了。

她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事不關己，可以少理，關心則亂，不能冷靜了。早先若非她關心陽德生的安危，又怎會看不出他的佯敗？怎會受騙出手？過去，她一直自負精明，此刻看來，倒不是她過去精明過人，只是未碰上令她關心的人而已，否則，在關心則亂的情形下，她就沒有那麼精明與冷靜了！

梅菁菁此刻毋須再替陽德生担心，便有心思去回憶師叔與她所說的那番話了。她記得十分清楚，師叔以十分愼重的口吻對她說：「菁菁，你今年年紀也不少了。過去，未碰上滿意的人，這關係你一生的事，我也不便催你，可是現在，我看到有一個人，他不論在品德、武藝都是上上之選，我以爲和你是最合適的了！你要好好考慮這個問題，機會是不多的，錯過了機會，後悔是一輩子的事呢！你自己去考慮吧！」他把陽德生的姓名、特徵等告訴了她，叫她自己去了解。

梅菁菁雖說與駱天照、路長安是師兄弟，但她的武功却大半是師叔傳授的。因此，駱、路兩個却許多都不會，這就是她爲什麼武藝高出兩位師兄許多的原因。她與師叔相處的日子不短，了解師叔的性子，知道師叔平日雖然不覊，碰上正經事，却是十分嚴肅的，師叔疼她，她也知道，但師叔不掛在口邊，只在細微的動作中表現出來，比如天冷天熱，要增衣減衣，甚至午夜變冷，他更會提醒她加衣蓋被，這都是愛的表示，比之掛在唇邊，說出口來的聲音，是勝得多了。

但是，對於武藝，他却是要求得非常嚴格的。不管是大毛病小毛病，只要是毛病，他都看得十分嚴重，非要她糾正不可！那怕一個小動作，也要練上十次百次，練到正確，練到他滿意爲止。因此，在婚姻大事上，他決不會貿貿然隨口而出的，因爲心理上先有了這個主見，所以早先她才會一開始就關心着陽德生，把他看成了自己的親人，不惜冒險救他。雖然後來知道自己受了騙，心中仍然是羞喜交集，縱

有一點怨恨，也是屬於出自關懷那一種，並非仇恨！

梅菁菁思憶往事，不過片刻工夫，鬥場形勢已變，陽德生穩居上風，駱路兩個不論如何進攻，都只能迫近他兩三尺外，便被他用劍光築起的牆壁擋了回去，再也無法攻得進去。這自然是只有挨打，絕對打不到人的。因此駱路兩個已經失去鬥志，無復先前那麼勇猛了。

一方是鬥志低沉，另一方是勇猛有加，互相比較，後果如何，可以想見，毋須多加考慮的。梅菁菁當然看出這一點，芳心又亂了。她對兩位師哥的爲人，一直不滿，但他們却是她的師兄，有同門之誼，教她難於處理。特別是此刻，她該怎辦？幫呢？還是不幫？幫則與陽德生爲敵，這是她所不願意的，她寧可與任何人爲敵，也不願與陽德生交惡，可是，若果自己不出手，兩位師兄眼看就要血濺當場了，她又怎麼忍心？爲此，她一時心亂如蔴，拿不定主意，主意未定，戰況又變，駱路兩個已如江河日下，一瀉千里，再無翻身之望了。梅菁菁越看越急，終於無法忍心，也如先前一樣，見兩位師兄危急，便一躍而出，疾撲鬥場，挺劍疾喝：「休得傷我師兄！」

陽德生一劍疾刺，本來可以刺傷路長安的，沒想到却被梅菁菁及時趕到，用劍擋住，心頭一顫手腕也一顫，本能地把劍勢凝住，注目梅菁菁，看得她俏臉頓紅，現出羞態。他不明白，她怎會如此害羞？這樣容易臉紅？他不明白，便愈想明白，看得愈緊，他看得愈緊，她更心如鹿撞，少女的秘密似被看穿，羞態更紅。於是，不但陽德生不明白，連她兩位師兄也感到驚異了。他們從來就未見過她在陌生人面前如此害羞過。路長安道：「師妹，這厮無禮，我們不能放過他！」

「我知道！我會的！」

「師妹，你……」

「師兄，我們總不能這樣丟人，三個對人家一個吧？」

「師妹，對付這樣的人，何必跟他講什麼江湖規矩？」

「師兄，你們可以不講，我可不能不講！我想單獨對他打一場，也好叫他知道我們這一派不是他可想像的那麼稀鬆，我要叫他敗得心服口服！」

梅菁菁這話雖然未指名道姓，却也說得十分露骨，等於直說兩位師兄稀鬆，丟了師門的臉了，因此，路、駱兩個都臉色難看。路長安又說：「好吧，我們不配，你自己打好了！」

「師兄，這不是配不配，做人要有做人的道義，我們總不能以多欺少，三個打人家一個！你兩位請站到一邊替我掠陣，不管我是勝是敗，兩位師兄都請千萬不要出手相助！我有話在先，若果有誰不聽勸告，陷我於不義，那時候，可別怪我認理不認親，反面無情！」

「話說得可眞漂亮，我先謝過了！姑娘，承蒙你瞧得起，請吧！」陽德生似讚美，又似挖苦地說。梅菁菁心中感到不快，暗道：「眞是狗咬呂洞賓！要不是爲了你，我又何必多費唇舌，交惡師兄！早知你不領情，我又何必說！」

梅菁菁心是這麼想，口却沒說出來。因爲，她已把陽德生看作自己人，看得比兩位師兄更親更重了，自然處處會替他着想，原諒他。所以，儘管她心中不快，還是不會馬上露出來的。她只是以無限幽怨的目光瞪他一眼。她這目光十分有感染力，陽德生給看得陡然一震，心情爲之一漾。他遇見過不少高手，從未遇見過這樣的目光，稍有相似的，祇有丁姑娘臨別那最後一瞬，轉眼便過，他並未有特殊的感覺，和這次被看得發震不同。

他想：她這目光，似乎並無惡意，是爲了什麼？他想着，便回憶起早先她含羞發窘，想起她曾飛身冒險相救，他又是心頭一漾，不自禁的朝她注目，並點一點頭，口氣也改變了，較爲客氣地說：「姑娘請！」

這一聲「姑娘請！」聽得梅菁菁耳中，眞甜到心坎，也不自覺的說：「你的氣力恢復了？要不要多歇一會？」

「不用了，姑娘，請吧！」

「那麼，你小心了！這一戰，有關我師門榮辱，我是不會客氣的！」

「謝謝你！姑娘也請小心！」

「好，請吧！」梅菁菁「錚」一聲拔出了劍，一泓寒光入目，陽德生不自禁的「咦」了一聲，隨口讚道：「好劍！」

「怎麼？我這柄劍？」

「沒什麼！姑娘請！」

「請！」梅菁菁一掄劍勢展開，立卽爭取先手！一連進手式，把陽德生迫退了幾步。但他退得甚有分寸，一步步的退，絲毫不亂，而且每退一步就消去對方一分勁道，實在並未吃虧。

梅菁菁的劍勢開展之後，以劍之力，居然使出了她兩位師兄雙刀聯手的招式，所以她雖然是一個人，實在和兩個人聯手無異。陽德生想不到她如此厲害，怪不得她如此好胆，聲明要單打獨鬥，不須師兄幫手！但陽德生早先已經和駱路打過一仗，有了一點經驗，所以梅菁菁雖然比他們高明，他也可以應付得來，而且甚爲輕鬆。祇因他對梅菁菁已心存好感，才不會出言諷刺。

雙方出手都快，轉瞬已過五十招，勝負仍然未分。駱路兩個見她一個人便使出他們二人聯手的招式，心中也自駭然，同時也產生妒忌，暗恨師父偏心。

雙方快打到百招了，梅菁菁揚聲說：

「姓楊的，你小心了！」

「謝謝你，來吧！」

「好！看招！」掐劍訣，展劍勢，一招「空谷廻音」，身形疾繞，一縷劍光驀然飛翔，繞着陽德生轉了三匝，快得只見銀光，不見人影，使陽德生也看不清，摸不着對方心意，所以只是抱劍以待，並未出手接招，更無從還擊。

「師哥，怪不得這丫頭口氣如此大，原來眞有點功夫！剛才她這一招不是『空谷廻音』？怎麼她使來威力似乎大了許多？」路長安看得心頭震動，不覺向師兄請教。

「我也不知道，大約這丫頭的輕功內力都比我們好吧？」

「我就是奇怪這一點！她年紀比我們輕，又是女的，怎會力比我們都勝？你想

想，會不會師父眞有偏心？」

「這可難說，特別在我們離開師門那幾年，說不定把什麼都傳了給她！」

「我看必然是這樣！而且，我懷疑經常都來探望師父那個怪漢，也許和她的武功另有關係！」

「眞的？你看出其中有文章？」

「那還用說，你記不起了？這丫頭常和那個怪人泡在一起，有時還泡到黑夜呢！孤男寡女的，誰知會發生什麼事？」

「師弟！你想到那裏去了？師妹今年才不過二十四歲，那怪人，怕不有五十？做她爹爹是差不多，怎會有什麼關係？」

「這有什麼不可以？你沒聽說一樹梨花壓海棠這故事？」

「唔，你說來也有點道理！」

「我就相信她們不會沒有關係！」

「這麼說來，師妹她……」

駱天照沒有再說下去。因爲鬥場上傳出「噹」的一聲響，男女各自跳出圈外，細看自己的武器，還用手指輕輕撫摸，不曾發現損缺，這才滿意地現出笑容，本能地瞧着對方和對方的劍。

「你的劍，沒事吧？」陽德生關切地問。

「謝謝你！沒事！」梅菁菁先謝過對方，轉口再問：「你的劍也沒事吧？」

「還好！謝謝你！」陽德生說。

他們根本不似仇人，只似好朋友練習，互相關懷，互相慰問。但何以會如此，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因此，當他們慰問過了，淸醒之後，又揚劍再鬥了。

這是他們交手以來的第三度動手了。

這一次，梅菁菁盡展自己所學，身形步法劍勢均比先前更見精妙，尤其內力的深厚，盡見之劍勢，不但看得駱、路兩個又妒又恨，又驚又羨，就是和她對手的陽德生也頓感壓力大增，每招每式都似有千鈞重力，不易招架、勉强硬接，只感到虎口刺痛，腕、臂均覺痠痲，似有一股壓力由長劍中透過掌心，直迫臂膊。這是他出道以來未遇到過的强手，比之早先力戰駱路聯手，還要吃重得多。開始時，他見對方是女子，又有禮貌，還守江湖道義，處處顯得與她的兩個師兄不同，所以對她極有好感，存心手下留情，不使她太過難堪的，沒料到她竟如此厲害，他倒有點心悸了。

不過，他又有點奇怪，他明明在內力上不如她，何以她並不乘勝追擊？卻有意的自減壓力？她是存心戲弄？還是另有用心？他頗難明白。可是一想到她早先的神態，那脈脈含情的目光與嬌人羞態，他恍然有所悟，決心冒險一試，在雙方快攻疾鬥中，突然出現破綻，一個失步，予對方以可乘之機，看她是否痛下毒手。結果，她不但不乘危進招，更把原來的招式微微撤開，劍光斜出數寸，似乎怕他自己碰了上去。這一個試驗他獲得證明，她不是存心戲弄，也非有意加害！

但是，梅菁菁的劍光微斜，却瞞不過兩位師兄的目光，他們似乎也看出了她的心意，不約而同的叫出：「師妹，你怎麼啦？」聲出招發，各自三枚暗器一齊射向陽德生，陽德生因爲試出了對方的眞心意，心中高興，竟忘了照顧自己，可謂忘形。梅菁菁見他似失了三魂，缺了七魄的呆看自己，不覺又好氣又好笑，但暗器已經射到，即使提醒他也來不及了，因此，她一急之下，已無暇考慮，一伸手把他的手臂抓住向身後一帶，自己擋在前面，劍鋒一顫，噹噹叮叮如繁弦急響，六枚暗器已給她完全擊跌在地，旋即向兩位師兄道：

「你們怎麼搞的，我叫你們不要插手，你們偏要插手！」

「師妹，我正要問你，你爲什麼處處帮着這斷？你這算是什麼？」路長安冷然發問。

「師妹，你實說吧，你爲什麼要帮這斷？」駱天照也忿然發問。

「這不關你們的事，最好是少管！」

「什麼？你叫我們少管？」

「不錯，我要你們少管！還要你們馬上離開這裏，你們該明白啦！」

「梅菁菁，你作反了？」

「我尊你們是師兄，才會勸你們走，你們若是不識相，莫怪我反臉無情。」

「梅丫頭，你眞要作反了！你……」

「我勸你們還是離開的好，你想想，你們會打得過我們？你們有這個本事？」

梅菁菁不但要兩位師兄走，還把陽德生拉上關係，說他們兩個是一條綫上的朋友，用來威脅兩位師兄，這一來，駱、路兩個無論如何也不敢再留，不敢冒這個險了。

他們氣極了，一邊走一邊咒罵梅菁菁，說她陣前變心，愛上仇敵。路長安本來暗戀着師妹的，他早先說師妹跟那個怪人的壞話，就是基於妒嫉但那還只是猜疑，並非目睹事實，而此時都是親見親聞，千眞萬確，不會有錯了，因此，他更恨！

陽德生的心情和路長安恰巧相反，他見駱路兩個被梅菁菁趕跑，想到她剛才出手相救，想到她對師兄說的話，他實在是太高興了，這是出乎他意外，想不到，也不敢想的事，他簡直難以相信，疑在夢中，但又却是事實，眞眞正正的事實。

「梅姑娘，你待我太好了，謝謝你！」陽德生訥訥地向梅菁菁致謝。

「謝什麼呢，你不怪我送走兩位師兄吧？」

「不會！不會！怎麼會呢！」

「不會就好，我眞怕你怪我送走他們，因爲，這樣你就不能找他們報仇！」

「我本來就沒打算找他們報仇！要是我要殺他，前一次我也不會讓他離開！」

「你眞大量！你不覺得我剛才說的話太唐突吧？」

「怎會呢！我其實第一眼看到你，就覺得你對我關懷，絕不會加害我！」

「你眞這麼想？你會後悔的！」

「不！我不會後悔，倒是你，應該小心你那兩位師兄！不是我背後說他們壞話，實在是他們欠光明正大，你非小心提防不可！」

「這個，你放心！我會的！」

「梅姑娘，因爲我，使得你們師兄妹失和，我眞不好意思！」

「不同道，不相爲謀！古人有說，一母生九子，各不相同！同母所生尚且有別，何况師兄弟？他們的所作所爲，我早勸過他們了，可惜他們不聽，終於有今日，不過，這只是遲早問題罷了！就算不是爲

了你，我遲早就總要跟他們鬧翻的，不過是提前一些罷了！你不要介意。這是我們師兄弟事與你無關，你不必記在心上！」

「梅姑娘，眞對不起！我知道你說的是眞話，但是，這件事總是因我而起，因我加速了你們……」

「別說了，聽來叫人心煩，我師門不幸，才出了這樣兩個師兄，武功强弱，由於天賦，那沒得說，行爲品德却是由自己學來，所以，便不値得原諒！我已勸過他們許多，還是不改，今後如果再見到他們做傷天害理的事，我也顧不許多，只好把他們毁了！」

「梅姑娘，你……」

「別叫我梅姑娘了，叫我的名字吧，我叫菁菁！你就叫我菁菁好了！」

「是！是！梅，梅菁菁姑娘……」

梅菁菁「噗哧」一笑，截斷他的話道：「你又來了！你就叫我梅菁菁，或者菁菁不就成了？何必還要加上姑娘兩個字？多贅！」

「是！是！我怕……」

「我怕那麼叫，太不尊敬！」

「這還好！我以自己生得太醜怪，嚇怕了你呢！」

「怎會呢！你，長得很美！」

「眞的？」

「眞的！眞的！」

「那麼，你就不用怕了！是我請你這樣叫的，即使不敬，也是我自己叫你這樣做，與你無干！」梅菁菁帶着笑說，忽地凝看着他，問道：「你家中有些什麼人？父母！兄弟……」

「沒有！我是個孤兒！什麼沒有！」

「什麼都沒有？姐妹也沒有？」

「怕什麼了？」

「沒有！」陽德生神急黯然，語音也比先前低沉許多，有點沙啞。

「對不起，我不該問你這些！」

「不要緊，這不關你的事，你即使不問，我自己也常常會想起，每當我看到別人歡叙天倫，我就會想起了！」

「陽大哥，你比我年長，我就叫你大哥吧，你不討厭有我這個妹妹？」

「怎會討厭，我是求之不得呢！梅！妹妹！」

陽德生終於衝破了禮教的束縛，叫了一個陌生的女子一聲妹妹了。

在稱呼上她們是親近得多了，梅菁菁眞會把握機會，她在對方叫出一聲妹妹的時候，便挺前兩步，握住陽德生的手輕輕地撫揑着說：「我有了你這樣一位好哥哥，再也不怕受人欺凌，再也不會覺得孤單了！」

陽德生有記憶以來，長大之後，還是第一次如此接近一個女子，因此，他感到受寵若驚，又是興奮，又是侷促，不知該怎樣應對才好！

不過，他想到了一件事情，低聲地問：「妹妹，借你柄劍給我看看成嗎？」

「當然成！你看好了！」

陽德生拿着梅菁菁那柄劍，不自禁的「咦」了一聲，似乎無限驚奇！

「哥哥，什麼事？」梅菁菁這一聲哥哥叫得十分自然，但聽到陽德生耳中，却甜到心裏，心神爲之一漾。隨口說：「妹妹，你看！」他把兩柄劍都遞到她手中，一柄是梅菁菁的，一柄則是他自己的。梅菁菁轉過去看，也驚異地「咦」叫：「這就奇了！怎會是一樣？」

「早先在交手時，我就覺得奇怪了，但因爲看不清楚，所以還沒什麼，現在看清楚，就更覺得怪了！」

「這眞是怪！莫非眞是緣份？眞這麼巧？」

「你說什麼緣份？什麼巧？」

「記得恩師早年授劍給我的時候曾經說過，我這柄劍是有一對的，得的是一柄仇劍，也就是雄劍，另外一柄是恩劍，也就是雌劍。我是個女的，理應用恩劍，因爲它是雌劍，較雄劍畧輕；恩師還說，如果我將來遇上使用恩劍的人，就是與那人有緣，若是女的，只要年紀相近，便可結爲姐妹，若是男的，年紀相若，便可結爲，結爲——」她咀唇蠕動着，但陽德生却聽不到聲音，無法知道她說什麼，不過，由她的神情，他却是可以意會的；如此，他心漾得更加厲害，不自禁的抓着她玉臂亟聲問：「眞的？我們可以結爲——」

「你笑人，我不依你！」她已伏在他胸膛，用事實作證明了。

陽德生雖無此經驗，但男女愛慕乃是天性，出自本能，此時此刻，他自然懂得怎樣做了。

過了好一會，梅菁菁緩緩離開陽德生，說：「你試試看，那一柄是你的？那一柄是我的？」

「你說吧，我看不出來！」

「那麼，那一柄較重？」

「這個，倒可以試得出來！」他接過劍，用手抛起來，顚了一下，說：「這柄較輕！」他把劍遞給她。

她說：「我試試你準不準！」

「你怎麼試？」

「我自有辦法！」她折來一根樹枝，放在一塊石上，使它平衡，然後把兩柄劍分放兩端，下沉者爲重，再交換位置放一次，依然下沉者，便肯定它是雄劍！辦法雖然十分簡單，陽德生却就想不出來。不過，他沒有說錯，他確實把重的一柄與輕的分辨清楚了。

他們把劍交換了，作爲訂婚信物！

由仇家變兄妹，再由兄妹變未婚夫妻，感情自是不同，而變化之速，亦是驚人！陽德生廿八歲了，一直未正正式式，想過成家立室，偶然想及，也只是一瞥而過，不留痕迹的，想不到一下子會有個未婚妻，來得如此意外，如此突然。而且，又是一個如此聰明漂亮的女子，還有她的一身武功，這一切，他確是前所未敢想望的，假如有人在天黑之前對他說，說他有這樣的奇遇，他決不會相信。可是此刻，一切全是現實，他却不能不信了！

「你想什麼？」

「沒有什麼！我只是想，這是不是眞的？會不會是做夢？」

「你不喜歡？」

「我是太喜歡了！我就怕是做夢！」

「你看你，怎麼一下子變得這麼笨，好端端的怎會是夢？你不信，可以咬一下手指試試疼不疼！」

「哎呀，好疼啊！」他眞個把手指放

到咀裏去咬，以證眞假。

「你看你，誰叫你咬得這麼大力！」

她替他摩挲，又用咀去吹，然後問：「現在怎樣？好點了？」

「好，好多了！」他凝看她，她也是，於是，又不自禁的互相擁抱在一起。

「哥哥，你還是叫我妹妹，好了，這樣，在路上我們會方便一些！」

「嗯！你說得對，我聽你的！」

「聽你的，聽你的，你的咀很甜，就怕心裏想的不一樣！」

「怎會呢！我說話，從來心口如一，對你更是這樣！」

「所以我說你咀甜，會說話！」

「我覺得你咀很甜才眞！」他笑笑舐舐唇邊，她頓有所悟，頓足撒嬌，握拳作勢，他挺起胸膛讓她打，她自然捨不得大力打，他趁勢捉住她雙手，把她一扯，再作第三度擁抱。自然，各自都感到對方咀甜舌甜了。

兩個人都墜進愛河中，走着路，也要牽着手，靠着肩，還不時看一眼對方，那份親熱，他們過去連做夢也不曾有過。

兩個都無特別事要辦，走得很慢，直走至天亮仍然娓娓細語，說個不了。

「天亮了我們去那裏？」梅菁菁問。

陽德生想也不想就說：「你說吧，去那兒都行！」

「我們離開這兒，找個地方舒舒服服的玩幾天好不好？」

「好！好！怎會不好！好極了！」陽德生一疊聲說好，逗得梅菁菁忍不住笑。

他問：「你笑什麼？」

「我笑你只會說個好字！就像個應聲虫！」

「你別想得太好，遇到我不同意時，我自會說不的！」

「我倒希望你說個不字！」

「爲什麼？」陽德生大奇！

「因爲你是個男人！做個大男人，必須有自己的主意，凡事都要想想，這樣才能判斷對不對，如果自己不花腦筋，全無主意，那怎麼成？」

「你眞好，明白事理！」

「你笑人，我不依呀！不過，說眞的，我理想中的男人，要有男子氣！我不希望他是應聲虫！我寧願受他的氣，也不想受朋友非議！」

「菁菁！我不同意你這想法！」陽德生正容說：「我以爲朋友也好，夫妻也好！都應該互相尊重！互相關懷，誰都應該以理服人，不能蠻橫無理！這樣才是眞正的朋友，才會是一對好夫妻！」

「對呀！你這話，我十分同意！你還有什麼意見，儘說好了！說出來，比鱉在肚子裏舒服得多！」

「你剛才說我們找個地方舒舒服服過日子，我十分贊成，但還得過一些時間才可以！」

「爲什麼？你有事？」

「嗯！我還要辦一件事！殺一人！」

陽德生說得十分嚴肅，嚇了梅菁菁一跳。但她很快就想到一個人，問他：「你要殺王仁道？」

「不錯！我要殺王仁道！他罪有應得，我不能放過他！」

「就祗殺他一個？」

「是殺他一個！」

「他的兒孫呢？」

「他們與他無關！除非他們也爲非作歹，罪不致死，我不會殺他！」

「你眞大量！」

「我認爲應該這樣！大丈夫，一人作事一人當，王仁道該死，不該禍及他的後代！」

「你什麼時候去找他？」

「馬上就去，我們先找個地方住下，你等我回來！我怎快就會……」

「你這是什麼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與我有什麼好分的？德生哥，你想，就算我們並不相識，也該同仇敵愾，共殲此獠，何況我們還是『兄妹』！你以爲我能安心的等着你回來？我們正好借此機會一試恩仇雙劍的威力！」

「你既然肯同行，那就更好了！」

「你以爲我會不肯？你這樣想，就該罰！」

兩個笑着鬧着，不知不覺已到了市鎭，吃過東西，找個地方歇了半天，便直向王家而去！

人在高興與悲愁的時候都會疏忽周遭的環境，陽梅兩個在愉快中，對身邊事物也疏忽了。他們並未留意被一位非常秀氣的青年跟踪與監視着！

這一位青年相當年輕，大約只有十八九歲，眉清目秀，皮膚白皙，很是好看！人稱濁世佳公子，大約也不過如是而已。他忽前忽後的在陽梅身邊出現，已經好幾天了，假如在平時，不論是陽德生或梅菁菁，他們都會早已發覺了的，可是此刻他們沉浸在情愛中，無異撤除了藩籬，任憑外人入侵。

這位年青人十分古怪，他對陽梅兩個的一舉一動，都十分注意，幾日來一直注意着，並未稍懈，直至到達距王家不遠的地方，那年青人才突然失了踪影。

有這位年青人追踪的時候，陽梅兩個視而不見，他失踪之後，他們都若有所失，頓時發覺了，楊菁菁到底比較細心，她說：「你猜，他不會是王家的人吧？」

「誰？」

「就是那個清清秀秀的小子！」

「我看不會！嗯，對了，這裏離我義父的家不遠了，我們去看看好不好？」

「去你義父處？他會歡迎我？」

「當然歡迎！」陽德生說：「你不知我義父待我多好！他們一家人都待我很好！知道你是我妹妹，一定十分歡迎！」

「眞的？你這麼想？」

「我是這麼想！我也這麼相信！」

「那好吧，我們走！」

「眞的？」

「怎麼？你不相信？」

「相信！相信！菁菁，你眞好！」他情不自禁的擁着她親了一下。

「你好大胆，有人來了！」

「眞的？」他馬上放開，她吃吃地笑了。

虎子已經是大虎了，他看到陽德生同一個少女有說有笑的走來，高興地叫了一聲「德生哥」，立即迎上去，快口快舌地說：「你吃過飯了？我們快吃飯了，今天

有雞湯，蒸魚，都是你喜歡吃的！」一口氣的說，聽得梅菁菁忍不住笑。她是高興的笑，因爲她一下子就喜歡了這麼快口快舌的年青人，對他的爽快甚有好感。同時，也證實了陽德生說的話，他在林家確是一個受歡迎的人。她是爲此而高興，爲自己有這樣一個未婚夫而驕傲！

「虎子，你說完沒有？讓我給你引見這位梅……」

「怎麼，她不是嫂子嗎？我以爲她是嫂子呢！」

梅菁菁給說得臉紅了，也心甜着，不自禁的瞟了陽德生一眼。

陽德生卻說：「你這份冒失，到底要什麼時候才改得？」

「我見你們這樣親密，有說有笑的，……德生哥，她眞不是嫂子？」

「你問梅姑娘好了！問她肯不肯？」

「梅姐姐，你別罵我，你不知道，德生哥是個好人，你不肯嫁他？」

「虎子，你看我配嗎？你別再胡說八道，看我會不會撕裂你這張咀！」梅菁菁似笑非笑的說。

「那麼，我叫你梅姐姐好不好？」

「好呀，有你這樣一位弟弟本來不錯，就怕你給我招惹煩廝！」

「不會的，不信你可以問德生哥！我最聽他的話！」

「那是說，你是不聽我的話了，是不是？」

「這個，不是的……」

「虎子！虎子，你去了那裏？還不回來！」一個女人的聲音遠遠傳來，虎子的話中斷了一刹，改了話要回答：「娘，我在這裏！你看誰來了？德生哥回來啦！還有梅姐姐！」

「你別這樣逗我歡喜，小心我打你咀巴！」

「眞的，德生哥回來啦！」虎子興奮地說，又向陽德生道：「德生哥，你怎不出聲，你說話呀！」

梅菁菁看他急的那個樣子，忍不住笑了起來。她心想：怎麼還像個小孩子！想到自己這個時候和他的天眞，眞是天壤之別。

梅菁菁給介紹和林大娘相識了，林大娘可眞高興呢，就把她當成了閨女一樣，那份慈祥，疼愛，梅菁菁一下就感到了。她像回到自己的老家，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溫暖。

梅菁菁早年雖有師父，師叔關懷，但那是爹爹一樣的關懷，林大娘的疼愛却是母親式，男女之間的愛，是有分別的，特別在梅菁菁成長之後，師父與師叔都因男女有別，不能如過去那樣親近了，比如投懷擁抱如此刻跟林大娘這樣就沒有了。

母愛的偉大，有時是不能用語言或筆墨形容的，只可以感覺到，感受到。

林大娘撫拍着梅菁菁的手背，突有所悟地對陽德生說：「德生，你坐坐，我介紹個人和你見面，令你意想不到！」陽德生不解地問。

「誰呀？我會不想到？」

「你先別問，等一會就明白了！」

「那好吧，娘，你快去請來相見！」

林大娘去了，但很快便回來，一臉詫然之色說：「跑了！你看，這是她留下的，看她說些什麼！」

林大娘把手中那張紙遞給陽德生，陽德生接過看一眼，道：「她說有事，先走了，叫你不用找她，事完之後，再回來見你！」

「唉，這孩子，也眞是！」林大娘嘆息。

「娘，她是誰呀？」

「丁姑娘！」

「丁姑娘？那一個丁姑娘？」

「你忘記啦？三年前，你不是去找過她，找了一天一夜沒找到，後來我們救了她？」

「啊，丁俊昭的妹妹？她一個人來？她哥哥呢？」

「我不知道！」

「沒問她？」

「她說哥哥早和他分手了，已經三年不通音問，她也不知道哥哥在那裏！」

「這就奇了，他來這裏幹什麼？」陽德生沉思着。

「我知道她是來找一個人！」

「找一個人？找什麼人？她說了？」陽德生心頭突然跳得極速，本能地偷看梅菁菁一眼，梅菁菁恰巧也看他，目光中似有不豫。

陽德生心頭一凜，感到不安，却又不知如何說話。

「德生哥，我知道，他是找你！」

「找我？找我幹什麼？」

「你幫了她的大忙，又有一身武功，她是要向你道謝，再找你幫忙呀！」

陽德生道：「再找我幫忙？她又發生什麼事了？」

「我也不知道，我見她匆匆而來，一到就問你在那裏，所以，我知道她有事找你！」

「奇怪！她有什麼事呢？既然找我，怎麼不等我就走了？」

「德生，我可記起來了，她帶有一柄劍……」

「什麼，她帶有一柄劍？」

「不錯，她帶有一柄劍！看來她是練了一身武功的！我……」

「娘，我很快就會回來的！菁菁，我們走。」

「你這就走？剛回來，又走？」

「丁姑娘十分危險，我非去救她不可！我和菁菁去，一定會救得了她的！菁菁，我們走吧！」陽德生扯着梅菁菁向外走！梅菁菁回頭對林大娘他們說：「伯母，虎子，我們走了，你等我們，我們很快就回來了！」

「你們眞的很快就回來？」

「當然眞！你不信？到時，可能會和丁姑娘一起回來呢！」

「好，我等你們！我給你抓幾條魚回來！這裏的魚又肥又香，特別好吃！」

「好，你準備吧，我回來就嘗嘗你又香又肥的魚！」

梅菁菁跟着陽德生匆匆離開林家時，還說得很輕鬆，若無其事，但是，出了外邊她就忍不住問了：「那位丁姑娘到底是什麼人？你知道她去了那裏？」

「你忘了我說過要殺王仁道的？王仁

道就是害死丁姑娘爹娘那個惡霸，他殺害的人，少說也有二三十個了，三年前，丁姑娘跟她哥哥都不會武藝的，可能丁姑娘爲了要報爹娘大仇，轉學武藝，三年藝滿，這次是特地回來報仇吧？我如果所料無誤，在王家我們就能找到她！」

「你眞這麼有把握？」

「我是這麼推想，對或不對，現在無法肯定的！」

「好吧！我們快一點！」

兩個走得甚快，耳邊風聲呼呼，眼看景物迅速後移。兩個的輕功都快，似在暗中較量，大家都在不聲不響的加勁，所以跑得越來越快，幾十里路程，不一會就跑完了。

「前面最高大好看的便是王家了！」陽德生向前一指，梅菁菁循着他指向的地方望着，果然看到幾間比較高大的房子，頗有氣派，便點點頭說：「塘中無魚，蝦亦稱王！在這地方，有此房子，當眞是值得傲視同羣！」

「他這房子，都是用別人的錢建成的，你如果細心看，會看出有血有淚，細心去嗅，會嗅到血腥的！」

「別說這些了，你說，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衝去？還是等丁姑娘出現了再決定？」

「不用等了，我們先入屋去，抓住王仁道再說！你看怎樣？」

「好！我們一起去！」兩個胆粗粗的直朝王家走去。

王家門高狗大，守門人比狗更兇更惡。他們看到兩個青年男女走過來。男的長得修長健碩，女的容貌嬌媚，都帶了武器。守門人挺前大喝道：「什麼人？來幹什麼的？」

「打擾了，請代通報一聲王老爺，說梅嶺雙劍梅菁菁和陽德生有事求見！」

「你們跟我家老爺是親戚？」

「不是！」陽德生說：「我們是路經貴地，特地拜見王老爺的！聊盡一點心意，如果王老爺無空，我們便告辭了！」

「我們老爺不見生客！你要是缺少盤川，我們老爺倒可以周濟……」

「胡說，我們不過慕名求見，你不代通報也還罷了，竟敢侮辱我！讓開，你不代通報，我自己入去！」陽德生向梅菁菁點點頭，兩個人便向門口走去。

「站住！你哎呀……」

「滾！狗眼看人低！你敢侮辱我！」

陽德生已經到了門口，陡然聽到屋內傳出一陣狂笑，道：「我以爲什麼人有此胆量，敢來王家撒野，原來是姓陽的，還有他的夫人！失迎！失迎！失迎！」聲完人現，竟是路長安。跟着，又傳來另一個聲音道：「你說他們侮辱你？他們還要殺你呢！陽德生，眞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這是你自己送上門來，可不能怨別人呀！祇可惜你連累了尊夫人年紀輕輕也跟你陪葬，實在寃枉！」

「菁菁，你知道，我一直都愛你，現在還未變，只要你覺悟，離開那個姓陽的，雖然已是破甑舊鞋，我也一樣不厭！若果你……」

「住口！若果你想死得舒服，最好就別再胡說八道！須知我梅菁菁眼睛認得人，我的寶劍可認不得人！」

「菁菁，夜長夢多，少說吧，我們衝進去找姓王的老賊！」

「站住，休得無禮！」路長安疾撲陽德生，根本不理會江湖規矩，一出手就使出刀裏夾鏢的絕招，似乎要制陽德生的死命。

但陽德生早有提防，他一於「摟膝拗步」，繞到路長安背後，寂然無聲，長劍一展，攻敵所必救，指着路長安的後心，劍光貼衣，寒氣直透五內，嚇得路長安撤招不迭，向前急撲廻避。

第一招，陽德生就反守爲攻，佔盡上風，不但避過了劍，避過了鏢，還把對方迫退，這一招，給予路長安一個極大的威脅，他呆住了，怔怔地看陽德生。

「大伙們上！」不知說話的是什麼人，祇聽得一聲喝叫，立卽由門內湧出一大羣人，各人都手握刀、劍、鞭、鐗等各式各樣的武器，不守規矩，不理別人，一齊爭着撲擊陽德生，把他圍在中央，外邊還有好些人無法衝得進去，無法向陽德生進攻呢！

「大家注意，你們看，還有一個女的，也不能把她放過！誰去把她擒下來！」

「對，還有一個女的，千萬不能放走她！」

「對，不要放走她！」

「花王，你也來湊熱鬧！」

「怎麼，我也來湊熱鬧，不好嗎？我倒想看看這兩位俠士佳人的高招呢！」

「好，花王，你看吧，我們把他擺平了，你便看得清楚了！」

「好呀！你們誰去把她擺平下來？嗯，駱總管，你怎麼不動手？她是你的朋友嗎？」

「大，大總管！她，他是我師妹！」

「她是你師妹？就是你們常常誇讚的令師妹？」

「不錯，正是她！」

「那好極啦，你快告訴她呀，我們正等人用，她如果肯替老爺効力，報酬決不會少！」

「大總管，只怕這丫頭沒這福氣！她，她是個賤骨頭！」

「哎呀！」

「啊！」

幾聲慘叫先後傳出，震動了所有的人，連本來十分鎭定悠閑的花王也變了色，忿然道：「路總管，你還不叫她停手？想不要這師妹了？」

「是！是！我試試！」駱天照怯怯地叫：「師妹，你瘋啦，還不快快停手！」

「着！」梅菁菁不正面回答，却間接回答。她一聲斷喝，劍光一展，把一個敵人刺穿了咽喉，當堂慘死！

「梅丫頭，你不要命了！快快停手，向……」

「着！」梅菁菁又刺傷了一個。同時，她聽得陽德生道：「菁妹！你小心提防姓原那傢伙，他名爲花王，實在是王家的總管，比駱天照還高出許多呢！」

「德生哥，你放心，我會留意他的！」她回答陽德生的話回得很快，而且，一個叫哥哥，一個叫妹妹，親熱得很，任誰聽都會知道他們的關係不平凡！

「駱總管，恭喜你，今後，你有了這樣一個好師妹夫，不愁寂寞啦，得意之後，可別忘記我這個老朋友啊！哈哈！」

「千萬不要如此說，大總管，我去教訓這丫頭！」駱天照果然掄刀進攻師妹。

花王看得冷冷發笑。

突然，後院也傳出一連串慘叫聲，凄厲無比，懾人心魄，花王心頭一凛，揚聲喝叫：「路長安，你和鄺華守在前門，不許任何外人進門！我到後邊去看看！聽到沒有？」

「聽到了！大總管放心好了！」路長安回答。

「花王放心，我會和路長安守護這裏的！」鄺華說。

花王說完話，匆匆向後院走去。因爲後院是王仁道居住的地方，他担心王仁道有危險，所以趕去看望。使他感到安心的是他見到王仁道正臉色如土的瑟縮在書房一角，未曾受害！

花王知道書房有一道秘密門戶，只要開了門，馬上就可以藏身其中，不爲外人發現了，看情形，他正在走向暗門，不過嚇到脚軟，無法開門，所以躱不進去。

王仁道看到花王，氣急敗壞地說：「原槐，你快來，救我！」

「老爺放心，我會帮助你的。祇是，老爺不把珠寶帶在身邊，不怕給刺客搶了去？」

「我早已放好了！他找不到的！」

「那麼，奶奶，少爺他們呢？」

「他們，不要理他們了！我們快躱起來！」

「老爺，你不理他們，他們……」

「我們自己要緊，快開了暗門，我們躱進去！快點開門呀！」

「好，你說，我怎麼開門呀？」

「你聽着，照我的話去做就行了！」王仁道說出了開門秘密，花王照做，果然開了暗門。王仁道向門內一指說，「珠寶都在裏面了，你快去對付刺客，等一會再來通知我！快去！快……」

「哈哈，你以爲我還會去對付刺客，讓你享福？你連妻子都可以不理，我還理你？滾！」他把王仁道一推，王仁道如何抵受得起，他被推得跌倒在地，眼睜睜的望着原槐走進入暗門，心頭一陣痛攣，暈了過去。

但是，原槐也被金銀珠寶迷了眼睛，高興得意忘形之際，突然眼前一片黑，原來門已關上了。

王仁道只教了他開門，還沒告訴他在暗室內如何開門呢，因此，他大爲着急，不斷找尋開門的方法，可惜無法找到，只好大力打門，高聲呼叫，結果仍是徒勞，他惱恨極了。他知道，來人武功高强，遲早總會打入院來的，自己若果不能及早離去，給他們碰上，想逃走也不容易呢！他越想越慌，越慌就越想開門逃走，心慌意亂，如何還能找到？他空着急而已！他唯一的希望是王仁道醒過來，這樣，他便有機會逃出暗室了。因爲他估計，王仁道醒後，必然會開暗門看看的。

原槐可說是熟知王仁道的性格，可惜王仁道醒過來的時候，那個刺客已經來到，王家的武師也有兩個人趕到，刺客與武師惡戰未休，王仁道已經急急逃走，來不及開暗門了。

刺客武功極高，足以應付兩個武師，但王家武師甚衆，雖然不少到了前面，但仍有不少留在後院，所以，刺客未擊倒那兩個對手，另兩個又衝了上前，四個人把刺客圍困在當中，刺客使的是兩柄刀，雙刀翻飛，刀光如電，閃閃刺眼，力敵四個對手，雖然未能取勝，却也不至落敗，他們在膠着狀態中。不過，以一敵四，如此長打下去，刺客想勝困難，想不敗也不易呢！

原槐在密室中隱約聽到外面打鬥與呼喝的聲音，但却不知道是什麼人在打鬥，所以他不敢冒險出聲，只在靜聽，等候機會。

機會不會沒有的，前院此時就出現新的局面了。陽德生與梅菁菁兩個都衝破對方的包圍，合在一起了。他們分開各自爲戰時，功力已是驚人，聯手之後，雙劍齊飛，威力增了不止一倍，而且攻守之間，互相照顧得很週到，配合得妙到毫巓，所以不過片刻時間，他們已經殺散阻攔的敵人，向內院走去。

「梅丫頭，你眼中還有師兄！你給這小子迷住，不要師兄了！」駱天照說。

「師哥，這種人根本不配做我們師妹，由她去好啦，何必可惜！」路長安又妒又恨地說。

「哼，你還好意思說我？你們怎不想想自己？要不是你們爲非作歹，爲虎作倀，怎會落到這地步？我又怎會不聽你們的話？你們根本忘記恩師訓誨，背叛師門，斷你們還有臉說我！」

「住咀！臭丫頭，你給那小子迷住了，却說起我們來了！你不說師父還好，你說來就叫我有氣！要不是師父偏心，怎會把一切都教給你，不教我們，要是師父對我們一視同仁，你還不是我們對手呢！」

「你眞是以小人之心度恩師之腹，恩師根本不曾偏心，只因你們利慾薰心，根本不曾專心學，怎能怪責恩師！你們若不及早悔悞……」

「放屁！你不說我也知道！你利用美色，迷惑師父，離間我們，誣衊我們，所以師父才不肯把全部武功傳給我們！」

「你們敢再說恩師半句壞話，我就把你刺個前後通透！」

「臭丫頭，你敢說你不是利用美色迷惑師父？」

「她還迷迷惑着許多人呢！哼，眞不要臉！」

「住咀！你們這兩個孽畜，自己用心不專，未得師父許可就私自下山，在外無惡不作，逆天行事，已屬罪大惡極，居然還敢誣衊師父，汚辱師妹，更是情無可原，你們自己說吧，該受何種處罰！」語音威嚴有力，使梅菁菁大爲高興，脫口叫道：「師父！你老人家來啦！」

路長安冷笑咒罵：「臭丫頭，你別裝神弄鬼，師父早已死了，骨頭可以打鼓啦，你却拿他來嚇我，不是做夢！告訴你，別說這老兒已死，就是未死，我也不怕，難道我寃枉了，他不是迷戀你的美色，才會輕視我們！」

「畜牲！你且看看是誰！」一個年過

半百的清瘦男子排衆而出，抹去化粧，現出本來面目，駱路注目所及，赫然是自己的師父，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本能地退了兩步，猝然轉身急逃！可惜他逃得太遲，逃不掉了。才起步，已被一位四旬過外的漢子伸手一攔擋住駱天照的去路，道：「你還想逃走？沒有這麼容易！」

路長安忽然發招，一刀劈向對方肩頭，他是向前撲的，趁衝前之力發招，勁道至大。

這一刀，是拚命之招，自料對方必然會廻避的，這樣，他就可以逃出去了。不料對方十分大胆，左手一圈圈回，卽以中食二指挾住刀鋒，右手同時揮袖朝路長安面部拂去，袖風勁銳如針似刺，他無法抵受，又無法化解，一急之下，只好丟了手中刀，向後走。但他見機得快，對方比他更快，追上之後，伸手一招，揑碎了路長安的琵琶骨，痛得他慘叫哀號，倒在地上。在此同時，駱天照也得了同樣的命運，失去武功了。

「師父，師叔，你們怎會來得這樣巧？」梅菁菁向師父，師叔行禮！

「你們快到後邊去救那個姑娘吧，我們等一會再談！」

「是！德生哥，我們走！」

「不！你不必去了，我一個人大約可以應付了，有事時，我會發訊通知你！」

「那好吧，你快去快來，我等你！」

陽德生匆匆奔向後院，發現有人閃閃縮縮的走動，便上前查看，認出是王仁道，不禁大喜道：「好呀，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你自己送上門來啦！」把他挾住走。轉瞬間已見到幾個大漢圍攻刺客，所謂刺客，正是陽德生意料中的丁姑娘，因此叫道：「丁姑娘，不要放過他們，我來幫你！」

「不必了，我自己應付得來！」

「你看看，我給你帶了禮物來呢！你快收下讓我對付他們！」陽德生不管她是否同意，毅然衝了過去，以一招「追奔逐北」，劍光過處，兩個大漢已經受傷，另兩個也有怯意。陽德生把王仁道向地下一丟，道：「丁姑娘，這是你要找的仇人王仁道，別給他跑了！」

王仁道心中十分害怕，哀聲求饒，叩頭不已。丁姑娘想起父母深仇，豈能放過？所以丁姑娘口中雖然不領陽德生的情，到底是停了手，扯起王仁道。

原槐此時仍在密室中等待機會，終於機會來了，王仁道爲了保存自己的生命，不斷提供消息，希望用來交換，怎知丁姑娘總是不動心，不予理會，及至聽得原槐身在密室，便叫王仁道開門，同時，陽德生也發出嘯聲。

梅菁菁來了，正好見到原槐自密室衝出。立前上前攔截，原槐明白自己處境，決難輕易脫險，唯一辦法只有用狠招毒着，予對方以迅雷不及掩耳攻勢，希望圖個僥倖。他對付梅菁菁就是如此，所以梅菁菁感到相當吃力。不過，陽德生很快就來助了，雙劍合璧，馬上顯出威力，迎向來刀，「克察」一聲，把原槐的刀劏爲兩半。原槐嚇得退後了兩步。

駱天照與路長安給師父押着入來，師叔還押了史仲垣進來，交給丁姑娘處理！丁姑娘見陽梅兩個雙劍合璧，演來心靈相通，威力無限，不由的暗暗嘆氣，終於決定退出，不破壞他們的感情。

王家被攻破，丁姑娘報了大仇，謝過林大明一家和陽德生，便悄然走了。陽德生有點內疚心情，但想到自己並未對不起她，不過因爲重逢得太遲，無法挽救，如此而已，所以很快也就釋然了。

梅菁菁在師父、師叔主禮下與陽德生結成夫妻，內心當然愉快，林虎子取笑她，說這時叫她做嫂子，不怕她撕裂咀巴，逗得她忍不住笑。

（續完）

下期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幸運鈔票

馬雲著

金錢到底是萬能抑或萬惡，那就要看運用得是否適當。但無論如何，鈔票却是接觸人手最多的東西之一。因此，每當一張鈔票到達你手上的時候，除了看到它表面的價值之外，你有沒有想到它可能沾滿了血淚？也許它能帶給你意想不到的幸運。「幸運鈔票」就是一篇令你驚奇的鐵枴俠盜故事，下期刊出，敬請留意。

新派武俠長篇

冬眠先生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字劍柳鶴鳴義允李知府，到時往晤冬眠先生，一作生死搏鬥，李知府等辭去後，柳鶴鳴立對姪女青嬋囑咐一切，要她作最壞打算，若他不幸，應卽逃亡，往通知十一門派掌門人早作準備，並命老家人田福維護青嬋。翌日，柳鶴鳴單人獨劍前往府衙，李知府已作準備，調來隣縣數名得力捕頭協助防守，柳鶴鳴勸令撤退守衞，免作無謂犧牲，時屆正午，冬眠先生依約而來，察覺府中設有埋伏，但却毫不爲意地，面現不屑之色，逕向李知府說道，是否捨不得拿出一萬兩銀子出來——

劍影凌空逝　掌風遍地寒

李知府吶吶道：「這個……是……不是……」

柳鶴鳴身子一轉，已來到了李知府與怪人之間！

那個人頓時後退一步！

柳鶴鳴抱拳道：「這位朋友大名如何稱呼？老朽不才，承李大人所託，願意居中作一個調人！」

白衣人那張尖尖的白臉上，現出了很深很深的兩道紋路！

「這麼說，你是專爲等這件事才來的了？」

「正是這個意思！」

白衣人仰天打了個呵欠，像是驢子張嘴般的，掀起兩片嘴唇，露出了白森森的兩排牙齒！

「我看你是管不了——」

說話時方師爺忽的站起來，正想奪門奔出，白衣人偏頭看了他一眼，前者頓時嚇得立住不動！

白衣人臉上一剎間像是罩下了一層寒霧般的冷酷！

柳鶴鳴目光湛湛的注視着他，提防着他猝然會施出殺手！

方師爺早已被嚇得雙膝打顫，嘴裏情不自禁的叫道：「柳老先生……郁老先生……救命！」

柳鶴鳴目注着眼前白衣怪人道：「足下既然來去江湖，又有這身功夫，當然不是無名之輩，請報上一個萬兒！」

白衣人搖了搖頭道：「甚麼萬不萬的，我不知道——漫長的冬天，令人好不難受……」

說到這裏仰天打了一個呵欠，一臉睏意的道：「好好一個冬眠，却被你們驚醒……記得離開巴山時，山下人送了我個名字，我想這名字雖然文了一點，倒很適合我的性行——」

柳鶴鳴抱拳道：「洗耳恭聽！」

白衣人冷冷一笑道：「如我說出這個名字，只怕你等三人俱都要血濺當場！」

他翻了一下鬆弛的眼皮，打量着柳鶴鳴道：「怎麼，你還有意思要聽麼？」

柳鶴鳴冷笑一聲，道：「柳某如果惜

命，也就不來管這趟閒事，請報大名！」

白衣人眼睛垂下來，沉默了一會兒，點點頭道：「我名冬眠先生，大名之行，原意在開春冰化之日，先尋『天一門』雷老頭的晦氣，既然你等擾了我的清夢，說不得先拿你們開刀了——」

李知府驚嚇的叫了一聲道：「冬眠先生……」

自稱「冬眠先生」的白衣怪人，偏過頭來！

李知府不知怎地，由內心浮起了一股無比的寒意！

這一剎那，他忽然感覺到一萬兩銀子事小，而人命重要了。

「先生所需的銀兩……下官早已備好……」李知府全身打抖囁嚅的道：「請容……下官去拿來奉上……」

白衣人木訥的臉上，刻現出兩彎笑容，道：「太好了，李大人請與這位方先生退向壁角——有話等一會再說如何？」

李知府與方師爺早已嚇破了胆，聆聽之下連連的答應着，迅速的退向一角！

兩個人倚牆而立，面色如土。

白衣人倏地身形向側方一閃，快似飄風。

就在他身子方一閃動的當兒，柳鶴鳴的一隻手掌緊緊擦着他的衣邊落了下去！

這一招柳鶴鳴顯然蓄勢已久，只是仍為對方自稱冬眠先生的怪人看破了先機！

既已出招，雙方對壘已然分明！

柳鶴鳴一掌劈空之下，膝蓋向前微屈，一隻右掌向回裏一兜，五指箕開，反兜着直向白衣人前胸上扣了過去！

白衣怪人口鼻裏發出了一聲怪異的輕哼聲，迎着柳鶴鳴兜心的掌勢，陡地彈空而起。

柳鶴鳴這第二着殺手顯然又落空了。

眼看着白衣人騰起的身子，有如一片白雲般的輕飄，足足彈起了丈二高下！

他雙手兩足向上一翻，整個身子平平的已貼在了室頂之上！

這麼俊的身手，當眞是武林罕見！

柳鶴鳴心中一驚，禁不住由心底潛昇起一絲寒意！

高手對招，常常匪夷所思！

柳鶴鳴雖是一連走了兩手空招，可是他畢竟是身懷絕學，非同一般凡俗之輩！

兩招失手之後，他足尖微點，已把修長的軀體退向壁邊貼緊——

這時候貼在屋頂上，活像個大守宮似的那位冬眠先生，忽然一個盤轉，凌空倒折而下！

室內，起了一股勁風！

白衣人昂然立於一角，打量着貼壁而立的柳鶴鳴！

兩個人四隻眼睛，在一瞥之下，已經緊緊的對吸住了！

露出了白森森的兩排白牙！

白衣人徐徐的點了一下頭道：「好掌功，我倒是小看了你——只是你仍難免於一死！」

柳鶴鳴冷冷笑道：「大荒山的獨孤無忌是你甚麼人？」

白衣人緊貼在前額上的一層短髮，倏地聳動了一下，那張蒼白無色的尖削面頰，陡然現出了無比的驚異！

「你果然知道的不少！」白衣人在說這句話時，一隻瘦若鳥爪的怪手，緩緩的抬了起來。

柳鶴鳴早已料到有此一着。

他雙目平視，不慌不忙的也抬起了一隻手——

雙方看來，像是同樣的心思！

兩隻手掌看上去也像是同樣的動作。

只可惜現場除了對敵者彼此以外，竟然沒有第三個人能夠明白這是一種甚麼樣的招式和手法！

兩隻抬起的手平直的對擧着！

白衣人那隻瘦手是半握着。

柳鶴鳴的手却是駢伸如刀！

李知府與方師爺雖是倚立在一起邊作壁上觀，可是實在說，他們却是沒有這個心情和雅興。

他們實在也想不透兩個人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對敵手法，可是不久之後，他們俱已覺出了奇異的感觸，像是有一股充沛的氣體感應圈子，慢慢的向着四方擴展着。

李，方二人先時並不十分感覺出來，可是只是一會兒的工夫，這種明顯的氣壓之力，已使得他們兩個人大起恐懼！

那種無形的氣壓力量，仍在繼續的擴展着——

簽押房的兩扇窗戶，吱吱吱的急顫作响！

李知府與方師爺的額頭上，俱都現出了一粒粒滾圓的汗珠！

兩張臉也都熱紅了。

然而，當時敵對的兩個人，仍在相峙着！

白衣人的一隻瘦手緩緩的張了開來！猛可裏，柳鶴鳴那隻伸出的手掌，霍地向下一翻，指尖向上一揚，平胸推出！

白衣人怪嘯一聲，那隻伸出的手掌，就像是抓着了一樣什麼東西似的硬硬的向外一推！

兩扇關閉的窗戶，就在二人這一推一送之間，霍然為巨力震開！

柳鶴鳴却於這時，發出了一聲猝咳！一股血箭，由他張開的嘴裏猝然噴了出來！

柳鶴鳴的身子却也在此一剎間猛然襲了過去！

隨同着他撲上的身子，一口冷森森的長劍已抽在手中，劍光裏着他狂進的身子，像是拍岸的浪花——

掌拍，劍劈，連同着他整個身子，帶同着凌然的大股氣壓之力，同時向白衣人身上追擊了過去！

白衣人在柳鶴鳴猝然撲上的一剎間，他只作了一個動作——

一個看來極為簡單的動作！

他擧起了一隻腿，兩隻手環抱當胸。

簡直是神乎其技！

你根本就看不清楚他們怎麼接觸在一塊的！

白森森的劍光罩裏着柳鶴鳴狂進的身軀，猛然向前一衝，在同一個勢子裏，柳鶴鳴已運施出他浸淫劍道垂四十年的一着殺手——「七殺劍」！

顧名思意，那是七手殺着！

七手不同形勢的殺手！

天下固然不乏傑出的劍手，然而能在

一招之內，連施七手殺着的人，畢竟還是不多——

甚至於更有甚者！

除了這手殺招以外，柳鶴鳴那隻左手並不空着，在同一個勢子裏，他左手同時拍了七掌！

七次拍出的手掌配合着七式殺出的劍招，形成了極為凌厲而恐懼的一招殺着！

白衣人在此一剎間，表現得竟是那麼從容不迫！

看不清楚他是如何的閃躲過那七式劍招，也看不清他是怎麼的逃避開那七式凌厲的手掌！

最妙而不可理解的是，根本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出手還擊的！

總之，在此一瞬間，兩個人已經交換了一個位置！

白衣人移到了柳鶴鳴原來立處！

柳鶴鳴却換到了白衣人原來立處！

雙方背向背站着！

漸漸的白衣人轉過身子來——

觸目驚心的是，他的兩隻如同鳥爪般的手上，沾滿了鮮血。

使人驚駭欲絕的是，他的一雙手上，分別抓着一樣東西！

一副血淋淋的肝臟！

一個活繃跳動的人心！

柳鶴鳴緩緩轉過身子來，大股的鮮血，由他胸肋兩側狂標出來！

他身子慢慢倒了下去！

白衣人木訥的臉上，絲毫不着於表情，甚久之後，他那張蒼白的臉上才綻開了兩絲笑容！

雙手鬆開，一副心肝掉落地上！

李知府與方師爺目睹及此早已嚇得三魂出竅，七魄昇天！

兩個人不知在什麼時候，雙腿失去了勁道，俱都跌坐在地上，全身抖戰成了一團！

白衣人一雙凶光四溢的眸子，逼視着二人，慢慢的一步步的走近。

李知府兢顫的開口說話道：「你……我……」

兩片牙牀一個勁的互撞着，舌頭也自行失去了控制，簡直不知說些什麼！

方師爺却伏身跪地，叩頭如搗蒜。

「饒命——饒命——」

他嘴裏只是反覆的說着這兩個字，全身上下幾乎都癱瘓了！

白衣人首先走到了方師爺面前，伸手一把抓在了他後背了——

方師爺就像鬼也似的怪叫了一聲。

叫聲未完，一個身子已為白衣人高高的提了起來——

「爺……爺……饒命……饒命……」

「我問你……」白衣人慢慢吞吞的道：「你是幹什麼的？」

「師爺……師爺……饒……命……」

「師爺？不用說，請這個姓柳的來，也是你出的主意了？」

「不——不是——」

方師爺嚇得一連串的怪叫着，人吊在半空中，已經癱了下來！

白衣人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沒用的東西！」

說時用力向外一拋，方師爺整個身子就像個球也似的被摔了出去！

只聽見「碰！」一聲大响，整個房子都幌動了一下。

方師爺落下的身子，已成了一灘爛肉，血腦飛濺四壁，登時一命歸西！

李知府目睹如此，慘叫一聲，像是自己身受一般。

他蜷曲在地上的身子，抖顫得是那麼厲害，不知什麼時候，全身出了一陣子虛汗，汗水把內着的中衣都濕透了。

「站起來——」

白衣人就站在他面前，用着命令的口吻說！

「是……」

李知府全身抖顫着想站起來。

他那裏還能站起來？身子才爬起了一半，雙腿一軟又坐倒在地！

白衣人伸出一隻沾滿血的紅手，搭在了他肩上，用力一提，硬把他拉了起來。

李知府殺豬似的叫了起來！

白衣人說：「去拿錢！」

李知府連連的稱是，心裏多少穩當了一點！

喘息了一陣，李知府勉强鎭定了一下，他手指門外，嚅嚅的道：「從這邊……走！」

白衣人冷哼了一聲道：「帶路！」

李知府這時多少鎭定了一點！

他到底也是見過場面，讀過很多書的人，平素也很注重氣節，剛才是嚇破了胆，這時畧一沉着，也就恢復了幾分理智！

面對着這般模樣的一個殺星，他心裏知道，要想由他手裏逃得活命的機會是微乎其微。

然而關在屋子裏，更是死路一條！

如其坐以待斃，不如製造機會！

這些念頭，很快的在李知府腦子裏轉過！

他於是決定把眼前這個白衣人騙出室外。

因為外面埋伏了許多人，說不定在亂兵交戰裏，自己或可倖免一死！

李知府苦笑一下道：「請你鬆開這隻手，我才好走路！」

白衣人想了一下，果然把抓在他肩頭上的那隻手鬆開來，並且後退了幾步。

李知府嘆息一聲，道：「這位壯士，你我並沒有深仇大怨，為什麼對我要下此毒手？」

白衣人哼了一聲，說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如犯我，那就只有死路一條！」

「可是我並沒有冒犯你啊！」

「好好一個冬眠，被你由夢中驚醒，差一點壞了我將成的道基，還說沒有冒犯麼？」

頓了一下，他凌笑道：「我原待春冰初化，一覺醒轉之後，再大開殺戒，你這狗官硬把我的好夢驚醒，既然這樣，我就先拿你們開刀……走！」

說到「走！」字，順手在李知府背上推了一下！

不過是輕輕一推，李知府已吃受不住，身子一蹌，跌出門外！

當他由地上滾身站起時，白衣人赫然

又站在眼前！

簽押房外，是一條畢直的甬道。

甬道兩側栽種着兩列雪松！

雪松後面掩着一片殺機！

捕頭張方，率領着手下得力捕快「虎尾鞭」孫七，以及外縣的幾名名捕，他們是──

「海豹子」謝山。

「雙箭手」關士宏。

「左手快刀」李立。

「雲裏翻」管剛。

六個人早就埋伏好了。

老捕頭張方確是够沉着，早在那冬眠先生下手殺害柳鶴鳴時，他就驚覺了，只是為了顧忌李大人的性命，張方力囑不可妄動！

經過張方的一番調動，這附近已設下了重重的埋伏，凡是可以掩身的地方，都設下了卡子！

冬眠先生從步出簽押房的第一步開始，就已經在他們監視的範圍之內！

老捕頭張方的一雙判官筆！

孫七是虎尾鞭！

「海豹子」謝山是一雙摺鐵鋼刀！

「雙手箭」關士宏，用的是一隻「萬字奪」！

「左手快刀」李立，使的是一柄「魚鱗刀」！

「雲裏翻身」管剛，却是一對牛耳短刀！

這六個人，都是久辦案子的能手，可是面對着如「冬眠先生」這等大敵，一個個都不敢造次！

那兩列雪松栽種得很是對稱，兩棵兩棵的相對着！

在雪松與雪松之間，却連綿着一色綠油油的冬青矮樹，無形中形成了孫七等一行最好的掩身之處！

掩藏在最前方的是「雙手箭」關士宏與「左手快刀」李立！

這兩個人已經得到了老捕頭的暗示，要他二人在白衣人經過面前的時候，出手狙擊。

其他各人則在關，李二人出擊的同時一湧而出，混亂中打救李知府！

時間漸漸的迫近着！

眼看白衣人在後，李知府在前，一起走過來！

李知府有意把脚下放慢了，拖延時間，他身後的白衣人距離他約有丈遠近，看上去一副渾然的神態！

「雙手箭」關士宏一隻「萬字奪」緊緊壓在膝下，他兩隻手上各自托着一支「甩手箭」，正是他仗以成名的暗器，一手雙箭，專門取人的「照子」，在關士宏來說，堪稱一絕！

「左手快刀」李立的一口魚鱗刀倒揹在身子後面，兩個人俱都蓄勢以待！

李知府一副哭喪模樣的，由面前走過去！

白衣人徐徐的跟上來！

「雙手箭」關士宏看看時機來到，陡地一揚雙手，兩支甩手箭，猝然脫手而出，「哧！哧！」兩股尖風，直向白衣人一雙眸子上飛來！

雙箭出手，關士宏，李立二人，更是不敢少緩須臾！

兩個人倣乎同時竄身而起。

關士宏是一桿「萬字奪」，李立是一口「魚鱗刀」，兩般兵刃一奔左肋一奔下盤，陡地向着白衣人身上招呼過來！

白衣人面對着關士宏發出的一對甩手箭，形同未睹，更不見他如何防躲，只不過本能的閉了一下眼睛！

兩支箭顯然是射中了！

只聽得「叮！叮！」兩聲，不像是射在眼皮上，倒像是射在一層鋼板上！

這一瞬間，李，關二人已同時撲到，一桿萬字奪，一口魚鱗刀同時招呼下來！

白衣人瘦長的軀體，眼看着像是旋風般的打了一個轉兒，三個人忽然一下子定住──

極為短暫的一剎──

白衣人像是無事人兒般的繼續向前！

「雙手箭」關士宏和「左手快刀」李立，兩個人身子一連向前蹌出了好幾步，雙雙栽倒在地，頓時一命嗚呼！

致命處皆在前心要害！

這位冬眠先生似乎慣於白手殺人，下手之處非心即肝，一擊即中，絕不虛發，可怕之極！

現場情形顯然不僅如此！

就在白衣人與關士宏李立二人一乍接觸的當兒，人影交錯之間，颼！颼！颼！颼！一連縱出了四條人影！

老捕頭張方，「虎尾鞭」孫七，「海豹子」謝山，「雲裏翻身」管剛，四個人猝然現身而出。

四個人早已有了默契！

就在他們四人乍然一現身的當兒，「海豹子」謝山的一口摺鐵刀，隨着他的一聲大吼，摟頭蓋頂的直向白衣人頭上一砍下去！

「雲裏翻身」管剛的一對牛耳短刀，更是忘命般的向着白衣人撲到，兩口刀一奔咽喉，一刺下腹──

兩個人緊接着關士宏，李立之後，前仆後繼，勇銳不可一世！

只可惜，他們雖是奮死不顧，用心良苦，可是對於白衣人來說，却是絲毫也構不成威脅！

事實上白衣人眼睛裏根本不把他們看為敵手！

這一次，他却改變了另一對敵的手法，就在謝山，管剛方自撲到的一剎間，白衣人那雙白瘦的手掌就空一舞，只聽得「叮噹！」一陣兵刃交接之聲，管剛手裏的一對牛耳短刀以及謝山的一口摺鐵刀已脫手而出──

白衣人顯然志不在此！

因為就在這一剎間，他眼睛已看見了老捕頭張方與「虎尾鞭」孫七，雙雙向着前行的李知府撲去！

一股無名之火，陡地的自他心中驀地昇起……

即見他身子向前蹌了一步！

就在他足下前蹌的同時，兩隻手已隔空劈出！

空氣裏，倏然响出了兩股金刀劈風的聲响！──

白衣人盛怒之下，竟然施展出武林中多年失傳未見的絕技「隔空剪影」──

的確是難以令人相信！

雙方相隔着少說有丈許以外的距離，然而在白衣人隔空的掌勢之下，只聽得張方，孫七各自發出了一聲慘叫，雙雙跌倒於血泊之間！每人背後留下了尺許長短，加同刀砍了一般的一道深深血痕！

李知府原以為逃脫魔掌，那裏料到對方竟是這等厲害，只嚇得怪叫一聲，身子前蹌而倒。

同時間管剛，謝山兩個人一左一右同時向着白衣人兩側襲到！

這兩個人雖然失了兵刃，却也不甘心坐以待斃！

管剛身子向下一坐，下盤着力，陡地施展掃膛腿的功力，一腿直向白衣人下盤掃去！

這一腿功力十足，眼看着已將掃在白衣人一雙足踝之上，令人驚嚇的是，白衣人整個身軀，看上去就是一匹緞子般的柔軟，陡地癱了下來。

管剛這一腳，竟是貼着他的身子掃了一個空！

由於這一脚力道過猛！管剛整個身子控制不住，旋轉了一個圈子！

等到他轉過的身子方自照過臉來，白衣人儼然又已站在了眼前！

「雲裏翻身」管剛嚇得倒吸了一口冷氣，他所以得到「雲裏翻身」這個外號，純係因為他輕功不弱，身段靈活的緣故！

老實說如以眼前這六個人來說，管剛的功夫最好，他早年出身黑道，後來才改邪歸正，投身「南樂縣」當差，由於他武功高强，對於江湖黑道門框認識精明，所以當差以來，一連在他手裏破了好幾件大案子，承樂縣令賞識，不次擢昇，不過是三兩年的時間，已把他提昇為南樂縣的刑事捕頭！

「雲裏翻身」管剛和張方有交情，是以特地來此幫忙。

想不到他的一番熱情，却為自己帶來意想不到的殺難，誠然是始料非及！

管剛心中大吃一驚，面對着這位生平聞所未聞的奇異怪客，那裏再敢出手？身子霍地向後一倒，雙足力踹之下，用「倒趕千層浪」的身法，「颼！」一聲反竄了出去！

雖然如此，他仍然不能逃得活命！

白衣人身子霍地向前一躬，兩隻瘦手即時一抄，已經捉住了管剛的一雙足踝！

這時候另一邊的「海豹子」謝山，看看不是苗頭，正打算要逃走，却未曾料到白衣人竟把手上的管剛權作兵刃，猛的向他身上掄來！

只聽見「碰！」的一聲大响！

兩顆頭顱碰在了一塊，一時間，血腦四濺，雙雙死於非命！

白衣人似乎仍然未能消除心目中的怒火！

只見他雙臂用力向外一掙，一扯，「呼啦！」一聲大响，硬生生的把「雲裏翻身」管剛的軀體撕成兩片，一時之間，血濺腸溢，慘不忍睹！

一旁的李知府，目睹及此，早已嚇得魂飛魄散，遍體酥軟，雙目一翻，昏倒在地！

白衣人趕上一步，一伸手，把他抓了起來。

四下裏喊殺聲起！

百十名弓箭手，削刀手，遠遠圈起了一個圈子，向着現場逼近過來！

白衣人一隻手當胸抓着知府大人，一雙精目四射，深陷在眶子裏的瞳子，四面看了一眼，禁不住臉上起了一片怒容！

他伸出手在李知府當頭一拍，後者全身就像是觸了電般的打了個疾顫！頓時醒轉過來！

可是當他看見那位要命的煞星，仍在眼前時，禁不住嚇得又叫了一聲，全身抖成一片！

「你是想死還是想活？──」

白衣人一雙滾動閃爍的眸子，烱烱的打量着他！

李知府兩片牙床格格互相撞擊着，半天才說道：「饒……命……」

白衣人一笑道：「我並不想要你死，正如你剛才所說，我們遠日無怨，近日無仇，你們這邊死了幾個人，我的氣也消了一半……」

「是……壯士開恩！」

「還是那麼一句話！把錢給我！」

「是──我給你……一定給你！」

「那麼，就叫這些人遠遠站開！否則哼哼……」

他說話不急不躁，帶着沉濁的川音，聽在李知府耳朵裏別具陰森之感！

他這裏只管一個勁兒的點着頭，不住口的應着，那裏還敢說半個不字！

「你們退退……退下去──」

李知府青着一張臉，像是生了一場大病似的：「退下去……快快……」

雖為他還能說出一句整話，兩隻手不停的揮着！

四週的官兵在一名把總小武官的調度之下，向後退了丈許。

這位把總姓丘，四十五六的年歲，行伍出身，手上抱着明晃晃的一口鋼刀，不戰而退，在他來說，是一件奇恥大辱的事情！

只見他圓瞪着一雙大眼，遠遠的抱着刀大聲道：「啓報大人，卑職早已調配好了弟兄，佈置下天羅地網，大人放心，這傢伙他逃不了的！」

李知府驚悸的叱道：「混蛋……退下去！」

丘把總怔了一下躬身退後！

白衣人冷冷一笑，向着李知府道：「我們走！」

「是──」

李知府向前走了幾步，奈何雙腿發軟，不聽指揮，才走了幾步，遂即坐倒！

白衣人在他坐倒的一剎間，忽然伸出了一隻手，正好抓住了他的胳膊。

就這樣半摻半扶的拉着他一直穿過了眼前這條甬道！

道側，原本佈置着精兵，見狀紛紛讓開！

丘把總臉色忿忿的站在道旁，一副心有未甘的樣子！

白衣人押着李知府走到廊子裏！

那廊子盡頭，有一幢建築精美的房子，正是李知府的私宅！

「是這裏麼？」

白衣人目光打量着當前房舍，站住了腳步！

李知府連連的點頭道：「是……」

「好！那麼你傳下話去，叫你家裏的人趕快迴避一下！」白衣人冷冷的說：「誰要敢心存不軌，休怪我手下無情……」

李知府全身打戰的應着！

他即刻吩咐身旁人道：「快……快到家裏去叫夫人和少爺小姐迴避一下……」

馬上有人遵命跑入宅！

白衣人一笑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的人雖多，在我看來，簡直不值一笑！」

李知府牙骨交戰着，不停的應聲道：「是是……」

說話時，身後的丘把總認爲有可趁之機！——

他站在白衣人背後約有兩丈開外，認爲正是下手的好機會，乃由一名弓箭手弟兄手上，接過了一面雕弓，當下張弓搭箭，瞄準着白衣人後背，「颼！」一箭射了出去！

彼此間相隔如此之近，這一箭焉能會有射不中的道理？

不幸的是，一切都似乎違反了常情！

弓弦一响，白衣人已自發覺。

他身子並未轉過來，僅僅反手一操，已把一隻雁翎雕箭接在了手中。

丘把總見狀暗吃了一驚。

一不做，二不休，他把手中雕弓一扔，足下一縱，就勢掄起手上鋼刀，猛然向着白衣人身後襲上來！

白衣人嘴裏「嘻！」的一笑！

他竟然連回身看也不看上一眼，二指撥動，已把接在手上的那一支雁翎長箭彈了出去！

「颼——」

尖風一縷，直奔丘把總迎面而來！

「颼！」一聲，正射中丘把總前額眉心！

丘把總身子起得快，落下更快，慘叫一聲，平空折了一個觔斗，「噗通！」摔倒在地！

那一箭直入眉心，足足射入腦海三四寸有餘！

丘把總落下的身子，一連翻了幾轉，手上的鋼刀，「嗆啷啷！」撒手拋出，頓時一命嗚呼！

這番景像，只把現場每一個人看得目瞪口呆，那裏還敢輕舉妄動！

李知府一輩子養尊處優，那裏見過這般景像？嚇得雙眼外翻，兩腿打顫，幾乎又要昏了過去！

白衣人一隻手抓着他，冷笑一聲，道：「走！」

李知府嚥了一口唾沫，在白衣人的大力摻扶之下，這才繼續前行！

二人步入宅內！

李知府帶領着白衣人，一逕來到了別廳！

一萬兩銀子早已備好，置放在一個籐箱內！

白衣人打開箱蓋檢視了一下，點點頭，遂即蓋好，他由身上取出了一根緞索，把銀箱細綁結實了，揹在身後！

李知府在他做這些事時，全身癱瘓在一張太師椅上！

白衣人一切就緒之後，回過身來目視向他。

李知府預感着不妙，只嚇得全身打抖，却是張口結舌，說不出一句話來！

白衣人木訥的臉上，帶出了一絲笑容，說道：「你用不着害怕，拿人錢財，爲人消災，你這條命，就算是值一萬兩銀子吧！」

李知府乍聞此言，才算是定下心來，一個勁兒的點着頭，說道：「謝謝……謝謝……」

白衣人原本要舉步邁出，却又回過身來！

李知府這時神色稍定，只是用一雙驚嚇的眸子打量着他，不知道他又將要玩些什麼花樣！

白衣人冷聲道：「我姓過，過之江，人稱冬眠先生！」

「是——過英雄！」

「在大名我大概還有三天的逗留，如果你心有未甘，儘可以來找我……」

「下官不敢……萬萬不敢！」

白衣人過之江微微點了一下頭，道：「那是最好的辦法，因爲那樣可以少死幾個人——」

李知府打了一個寒顫！

「冬眠先生」過之江露出白牙，一笑道：「對你來說，這些實在是無妄之災，我很抱歉！」

李知府只是傻瓜似的點着頭。

過之江正要邁出，忽然怔了一下，冷笑道：「看來你的部下還不死心——」

李知府勉强鎭定的站起來道：「不會吧……？」

姓過的看着他微微一笑，遂即向門外步出！

就在他踏出門板的一刹那，兩口鋼刀由外門兩側閃電般的猛劈下來——

而此同時，冬眠先生的手竟然更要快上他們一籌，在兩口刀的刀鋒眼看着已將落向過之江頭頂的一刹那間，他的一雙手已分別遞出，點在了兩名狙擊者的前胸之上！

兩名狙擊者登時停刀不動，宛若泥塑木彫一般的不再移動！

兩口刀距離着白衣人過之江的頭頂不及一寸，却連他的髮頭也未曾傷着一根！

姓過的鼻子裏哼了一聲，道：「紂犬吠堯，各爲其主，罰你們在這裏站上三天三夜，到時穴道自解，以後你們大概一輩子也不敢再暗算了！」

邊說着他已經步出外室！

李知府眼巴巴的看着他！

姓過的走了約六七步，慢慢的又回過身來！

李知府頓時又是一呆。

過之江徐徐的點了一下頭道：「有幾句話忘了問你，你要實話實說！」

李知府道：「過英雄請說，下官知無不言！」

「這樣就好！因爲你要是說得不實在，我還會回來找你的，那時只怕你再想活命，可就難比登天了！」

李知府嚇得臉色一青，不住口的道：「下官不敢，下官不敢！」

「我問你，適才爲你助拳的那個老頭是你什麼人？」

「過英雄問的是……柳老先生……？」李知府道。

提起了柳鶴鳴，李知府心裏禁不住浮起了一陣傷感，一汪淚水在眸子裏打着轉兒！

過之江點點頭道：「不錯！」

李知府道：「他是下官一個多年相交的朋友！」

「這人是什麼門派出身？」

「這個……下官實在不知！」

「他家裏有些什麼人？」

「這個……」

「說！」

李知府與對方眸子交接了一下，自信實在沒有勇氣敢於折衝——

然而白衣人眼神裏的殺機，已經昭然若揭。

李知府實在已經猜出了他的心意，他心裏禁不住冷冷打了一個寒顫！

江湖裏流行所謂的「斬草除根」那一套，他不會不知道！他已經猜知了過之江的意圖！

話到唇邊，又復吞住！

柳鶴鳴一腔正義，爲友而死，李知府亦非天性涼薄之人，實不忍再出賣他的後人。

頓了一下，他淒凉的搖了一下頭道：「下官實在不知他家裏還有什麼人！」

「他有兒子沒有？」

「不曾聽說過！」

過之江身子一閃，已到了他的身前！

李知府心中一驚，閉上了眸子！

過之江冷森森的道：「你們既屬知交，怎會不知他的底細？」

李知府頻頻搖着頭，內心驚懼到了無以復加地步。

「下官實在不知……過英雄你不要……逼我太甚！」

「好！」過之江點點頭道：「那麼他家住在那裏？」

「在城南青……」

「青竹堡？」

「不……不是……」

過之江冷冷一笑，倏地轉身步出！

李知府追上一步，顫聲叫道：「過英雄——」

白衣人倏的回頭。

李知府雙膝一彎跪倒在地！

白衣人過之江冷冷一笑，說道：「幹什麼？」

李知府一面叩頭，熱淚滂沱道：「過英雄……萬請網開一面，饒了他家中的人吧！」

過之江停了一下，灰白的面頰上帶出一絲冷笑，搖了搖頭道：「我不會放過他們的！」

李知府膝行一步，再想求情，過之江退後一步，身形微幌，已掠窗而出！

等到李知府撲向窗前向外望時，對方快速的身影早已掠上了對面屋簷！

光天化日，衆聲吵雜裏，這個人頎長的身子，有如長烟一縷，接連閃了幾閃，已然消失無蹤！

李知府長長吁了一口氣，身子一軟，坐倒在地。

爲官十數年，不要說見，連聽也沒聽說過的怪事，竟會被他遇見了！

在「生」與「死」的一綫邊沿上，他僥倖的逃得了活命，現在想起來，這條生命却是彌足珍貴了！

× × ×

站在木橋上，遠看着家門。

柳青嬋忽然興起了一片悲哀！眼圈兒一紅，流出了兩行淚水！

他身旁的田福亦不禁嗚咽出聲！

柳青嬋痴痴的道：「莫非我伯伯眞的遭到了毒手！不回來了？」

田福忍住悲痛道：「主公生平言出必遵，他老人家說過未時以前如不轉回，就要我們投奔『天一門』藍家去，現在未時已過，只怕他老……人家……已是凶多吉少……」

柳青嬋秀眉一挑，道：「大伯一身武功，已是登峯造極，我不信他老人家眞的會遭人毒手——」

田福用袖子擦了一下眼淚，道：「我也不信，可是……可是……聽主公口氣，好像那個人是他老人家平生所僅遇的一個大敵的！」

柳青嬋冷冷的道：「我不管，我絕對不相信他老人家會死……我要在這裏等下去！」

田福嘆了一聲道：「這地方太顯眼，天又冷，我們到前面的小茶館去等吧！主公要是回來一定會走過那裏！」

青嬋默默的點了一下頭！

田福就把一副簡單的行囊揹起來，主僕二人正待踱過木橋的當兒，却聽見一陣吱吱啞啞車輪聲，傳自竹林之內！

即見一個漢子，推着一輛獨輪車，正向橋上行來！

這附近居民來往，常以獨輪車代步，當然不足爲奇，只是來去的人，都是些本地農家窮漢子，很少有生面的城裏人乘坐交通工具的！

眼前就是一個例外的人。

這個人穿着一襲雪白的綢子短衫，坐在車盤上儼若老僧入定！

使人驚訝的並非僅僅如此，而是他那種奇異的裝束，時入冬令，滴水成冰的天氣，這人僅僅只穿着一襲單薄的綢衫，簡直是大違常情！

再者，那襲綢衫上的幾粒黃色鈕扣，泛射着閃閃金光，也極爲惹人注意——。

這人的髮式也很怪，短短的貼壓在前額上，像是女人前面的「劉海」式樣！

男人留着這樣的頭髮可就顯得太奇怪了！

這人四十左右的年歲，白瘦白瘦的一張臉，他盤膝坐在獨輪車盤上，一任車身在崎嶇的黃泥道上起伏，巔簸，他身子却連動也不動一下，甚至於他那一雙閉着的眼睛睜也不睜開一下！

柳青嬋與田福頓時有驚於這人奇怪的行徑，由不住站下腳步來！

那輛獨輪車子吱吱啞啞的推到了近前了！

推車的漢子四顧茫然的停下車子，向着這邊的田福點頭笑道：「這位大爺，借問一聲，這地方可是靑竹堡麼？」

田福點頭道:「不錯!」推車的道了一聲:「多謝!」獨輪車繼續前推!

可是忽然又停住了!

似乎坐在車上那個怪人說了幾句什麼,於是那個推車的又回過頭來說話!

「借問——這裏可有一家姓柳的住戶麼?」

柳青嬋與田福頓時吃了一驚!由不住相互的對看了一眼!猝然覺出了不妥!

田福冷冷的道:「這裏姓柳的人多的是,不知你問的是那一家!」

「我是在問有一位叫柳鶴鳴柳老先生的府第!」

說話的不是推車的車伕,而是坐在車上的那個奇異裝束的外鄉客!

是一口濃重的川音!

這人大剌剌的盤坐在車上,說話時甚至於頭也不回一下,很可能他連眼睛也沒有睜一下!

柳青嬋與田福突然大吃了一驚!

由這人奇怪的舉止,不速的來臨,青嬋與田福立刻聯想到可怕的後果!

兩個人幾乎同時一愕!

柳青嬋秀眉一挑,倏地抬手去抓插在行囊裏的寶劍劍把,田福立刻制止她的動作了!

「怎麼不說話?」

那人頭也不回一下,冷冷的道:「我是來找一位柳鶴鳴柳老先生!你們那一位認識這人住在那裏?」

田福道:「柳老先生出去了!」

「嗯——?」

車上人緩緩的回過身來。

推開了車把式,這人一雙蘊含着奇異光彩的眸子,注視着說話的田福!

田福頓時覺得身上一陣子發冷!

是不是這人有什麼奇怪的感應力量,可就不得而知,總之,在他凌人的目光裏,田福下意識的體會出一種前所未曾領會過的寒意!

不像是常人的目光,倒像是太陽光照射在寒冰上反射出來的那種寒光!

白衣人直直的注視着他,像是很溫和的樣子!

只是他那張臉,即使再作出親切的表情,却也令人不敢苟同,因爲,那張臉是天生的木納死板,天生不討好別人的一張臉!

「你是柳老先生家裏人?」

「不——不是……」

田福用力的搖着頭,他似乎已經體會出來人是誰了,也說不出什麼原因。總之,這個人給他初見一面的感覺竟是那麼令人戰驚,可怕!

那人一笑道:「那麼,你怎麼知道他不在家?」

田福道:「柳老是這裏知名的人,大家都認識他,他老人家上午出家的時候,在半途遇見了在下,所以,我知道他不在家!」

那人想了想,點點頭,說道:「有理由!」

點了一下頭,這人的眼光,很自然的又落在了柳青嬋身上!只見他眉頭一皺!

青嬋很不自然的把頭偏到了一邊!

那人再回頭望望向田福,道:「請問尊姓?」

田福口中吶吶道:「在下姓田,你先生是——?」

那人微微一笑,現出十分托大的神態來!

他並不回答田福的話,却反問田福道:「柳老先生府上還有什麼人?」

田福心中一怔,表面上却作出一副笑容。

「這個……在下就不太清楚了,好像人丁很多!」

「柳老有幾個少君?」

「啊——總有七八個吧!」

那人臉上神色頓時爲之一變,可是轉眼間又自復元!

「都在家裏?」

「啊——好像是吧!」

那人臉上頓時顯出了一片凌人神態!

「多謝!多謝!」

向着田福拱了一下手,那人又問道:「請問去柳老家怎麼一個走法?」

田福點點頭手指前面道:「由此而前走上二里,有一片林子再向左彎走上半里也就到了!」

那人一張白臉上頓時顯出不安之色,冷冷的點了一下頭,揮了一下手,獨輪車繼續向前!

柳青嬋小聲向田福道:「大叔你是怎麼回事?怎麼胡說一通?」

田福那隻獨眼仍在注視着前面的獨輪車,臉上却帶出十分難看的氣色。

「姑娘莫非還看不出來?」

青嬋一驚道:「看出來什麼?」

她立刻會過意來,原本對這個人她就有點兒疑心,此時田福這麼一提,她頓時心中一驚——

「你是說——?」

「殊!」

田福手指按唇,制止她出聲說話,並且向她遞了個眼波,青嬋順着他眼光看去,即見方才所見坐在獨輪車上的那個客人正自在開發獨輪車錢!

大概那人是嫌車行太慢了,要下來步行!

田福只看了一眼,忙一拉青嬋道:「快走!」

二人匆匆前走了幾步,來到了竹林旁邊!

那是一大片竹林子,佔地少說也有數十畝之多,除了一條曲折的羊腸小道穿行其間,並無第二條路可以通行!

來到了這裏,田福似乎才鬆下了一口氣。

他二人回頭再看時,只見先前的那一輛獨輪小車回身推過來,由林邊經過!

方才那個乘坐獨輪車的怪客,竟然消失無踪!

田福怔了一下道:「好快的身法!」

青嬋忿忿的道:「大伯要去對付的那個人莫非就是他麼?」

田福點點頭道:「錯不了——」

青嬋呆了一下,面色慘變道:「這麼說大伯……他他……老人家眞的已遭了毒手?」

田福面色悽然,無話以對!(未完)

陰陽谷

風流一劍傳奇故事

諸葛青雲 文

盧令 圖

毒霧迷鬼谷　神功降妖姬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雲夢襄誤中詭計,不特被戚通藉機遁走,一旁觀戰的歐陽珊也在毫無防備之下,遭到天慾雙嬌的暗算,被刼擄而去,雲夢襄驚怒之下,正欲摧毀林木以洩忿,驀見上官明偕陰玉華陰素華在林外經過,雲夢襄出聲招呼,把剛才經過情形說出,上官明獻議,就在此處林間,截殺前往純陽谷的各地魔徒,俟陰陽大會會期再前往純陽谷,生擒戚通,迫問天慾雙嬌所說的歡喜橋在何處,時適有淫僧花花羅漢路過,雲夢襄立施殺手將之擊斃,未幾見有八美婢抬轎行來,轎中傳出穢語,陰玉華冷罵不要臉——

沉默了一瞬之後,轎中響起一個嬌滴滴,軟綿綿,懶慵慵的語音,緩緩問道:「誰……在罵……人,是……罵我……麼?……」

陰玉華接口道:「我罵的是個喪盡廉恥的淫娃蕩婦!」

轎中那聽來膏實容易令一般男子爲之神馳心蕩,血脈墳張的嬌慵的語音,又復叫道:「翠翠!」

轎前左面的第一個綠衣美婢應聲答道:「翠翠在,娘娘有何吩咐?」

轎中那勾魂蕩魄的語音,雖在又聽了陰玉華怒罵之後,仍舊又嬌又軟地,慢慢說道:「罵我的倘若只是一個女娃你就替我殺掉……」

陰玉華方自嘴角微張,冷哼一聲,那名叫翠翠的綠衣美婢,業已答道:「敬稟娘娘,對方是兩個苗女和兩個漢男,那兩個漢男,長得好漂亮呢!」

轎中那被稱爲「娘娘」的女子,聞得有兩個漢男,長得十分漂亮之語,似乎頗感驚奇地,道:「哦!」

隨在這聲驚「哦」之後,是「呼」地一聲響!

原來這八名美婢所抬的,果然是張大床,只在床上加了個相當華麗的活動大罩而已。

轎形大罩「呼」的一聲,先飛起兩丈高下,再輕輕落在地上,四平八穩,點塵不驚!

即此一舉,已可顯示出轎中那位「娘娘」,對於內家勁力,控制由心,是個出羣高手!

雲夢襄等於大罩飛起以後,自然以八道目光,齊往床上看去。

不看還好,這一看之下,却把他們看得爲之目瞪口呆!

他們目瞪口呆之故,是由於床上風光,太以出人意料!

因爲……

首先,由於他們聽了不少蝕骨消魄,下流無恥的淫聲浪語,有甚麼「九淺一深」「八淺二深」等等,自然覺得在那華麗轎形罩頂下的大床之上,定是精赤條條,不堪入目的一男一女。

其次,由於八名抬轎女婢,均甚美好,轎中人的語音更又嬌,又脆,又甜,又媚,自然

使雲夢襄等均以為轎中這位「娘娘」，定是個具有上佳姿色，柳媚花嬌的美艷少婦。

如今，轎頂一揭，眞相畢呈。

雲夢襄、上官明等的兩椿猜測，居然全屬錯誤！

首先，躺在床上的那位「娘娘」，不是美艷少婦，而是個中年醜婦！

掃帚眉，三角眼，蒜頭鼻子，血盆嘴！

這副尊容，業已醜得嚇人，但「娘娘」嬌軀，更為奇胖，胖得即令把陰玉華陰素華姊妹等「白骨雙姝」，橫排一處，還要比她小上一號。

男人胖點，還可以說是魁梧，雄偉，女人胖了……

但這樣醜，這樣胖，年紀又已經三十七八九，四十一二的中年婦人，却又有那麼嬌，那麼脆，那麼甜，那麼媚的語音，也眞是天下怪事！

其次，床上只有一個人，只有一個奇胖醜婦，並沒有另外一個想像中騎在醜婦身上，躍馬挺戈，與她鳳倒鸞顛，弄得她欲死欲仙，春聲大作的俊偉男子。

雲夢襄，上官明，陰玉華，陰素華等，均不禁相顧詫然，不明白了？

他們不明白適才的盈耳春聲從何而來的？

即令是這奇胖中年醜婦，是在自慰，但淫聲中的「好人……好親親……」等語，又屬何指？

這位「娘娘」，似乎決無平白無端地，獨自在床上發囈之理！

尤其——

尤其這「娘娘」的睡相太以難看，她精赤條條，未着寸縷，却把兩隻水桶般的肥腿，左右大分。

大屁股下，墊着一個軟枕。

這副形狀，分明是巫山結夢，雨露初收，但那位和他遊巫山，對她施雨露的人呢？

雲夢襄名驚四海，上官明威震八荒，他們全是經歷過多少戰陣，見識過多少大風大浪的人，但也從未遇見過這種怪事！

與這「娘娘」合歡之人，是鬼魅麼？……不可能！

但除了鬼魅，誰又能在衆目睽睽之下，無影無形地，突然消失？

就在雲夢襄，上官明，陰玉華，陰素華等滿腹驚疑，莫明其妙之際，那位「娘娘」，已從墊腰軟枕上，挪動着她那肥大屁股，慢慢坐起身來。

這一起身，胸前立時垂吊下兩隻麵粉袋般的巨大乳房，兩顆乳頭，竟如龍眼大小，色澤深紫近黑，但一身皮肉，却又白又細。

她在看。

男人看人，多半先看女人，女人看人，則當然先看男人。

「白骨魔女」陰素華號稱苗疆第一美女，「白骨公主」陰玉華也是絕代容光，但那位「娘娘」，却連眼角餘光都未對她們覷上一覷，只把三角眼中的色慾目光，盯在「滄海巫山」雲夢襄，和「玉面鬼谷」上官明等兩位風流俊客身上。

因她目光直勾勾地，一瞬不瞬，不單把上官明看得有點臉紅，連號稱「風流三劍」之一，平生慣在脂粉堆中打滾，眞所謂「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的雲夢襄，都有點耳根發熱！

「嗯！眞還長得不錯，但不知道是不是經不起兩回合，便會卸甲丟盔，中看而不中吃的銀樣蠟槍頭呢？」

雲夢襄因自己剛剛被凶僧花花羅漢，視為「銀樣蠟槍頭」，如今又被這位「娘娘」，加了同樣的封號，不禁目注上官明，對他搖頭苦笑！

「放屁，死不要臉！」

「白骨魔女」陰素華開了腔！

她在新婚燕爾，初享人生樂趣，當然明白夫婿「玉面鬼谷」上官明，既中看，又中吃，是個「馬上」「枕上」的雙料英雄，遂情不禁地，要替上官明被辱出氣，對那「娘娘」，怒罵出口！

人影一晃，那位「娘娘」，從床上飛身縱起，飄落在陰素華的面前。

她不縱還好，這一縱到切近，竟有一股難聞無比的狐騷氣息，向陰素華撲鼻而來，並又聲如出谷黃鸝般地嬌聲問道：「醜丫頭，你為何罵我？難道這兩個漢子，竟既中看，又中吃麼？」

陰素華是苗疆第一美女，如今竟被對方喚作「醜丫頭」，怎不氣往上撞，變色叱道：「誰耐煩和你多話？你是甚麼東西變的，竟如此又臭又醜，快點通名受死！」

白骨魔女已生了氣，但那「娘娘」却仍咧着那張血盤大咀，伸出一根小蘿蔔似的指頭，指着她那蒜頭似的鼻子，嗲聲嗲氣笑道：「我叫『天香娘娘』賽玉環！」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瓊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一枝穠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杆！」

這是詩仙李白為楊玉環所作的「清平調」，白居易在他家喻戶曉的「長恨歌」中，更有「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之句，由此可見，楊玉環是歷史上一大美人，着實具有「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絕代姿色！

如今，這當前赤裸胖婦，那副身材，簡直比鬼還醜，她却名叫賽玉環！

故而，這「天香娘娘」賽玉環的七字姓名外號，才一報出，「白骨魔女」陰素華立即無法控制，「哇」的一聲，為之作起嘔來！

她這作嘔之故，一半被對方的話兒所氣，另一半則是被對方的味兒所薰！

誰知白骨魔女陰素華才一作嘔，以手撫胸之際，賽玉華身形忽閃，二指伸處，已點到了她的脇下！

這位「天香娘娘」，發招既快，又是趁人猝不及防以下，眞令人難以躲避！

幸虧陰素華身手頗高，輕功更俊，萬般危急間，一式「黃鶯渡柳」，嬌軀斜飛丈許，堪堪避過了對方這招奇襲。

「天香娘娘」賽玉環正想趁追襲！突然一聲：「且慢！」

「玉面鬼谷」上官明的俊挺身影，業已飄降當場。

他覺得這位「天香娘娘」賽玉環，不單止武功不弱，並極會蹈瑕趁隙，利用各種機會，遂怕愛妻「白骨魔女」陰素華初出江湖，經驗不豐，容易上她惡當，才以一聲斷喝，出面應付。這時，陰素華業已怒極，向上官明皺眉叫道：「明哥，你不要來，我非叫這奇醜、奇淫，而又出奇下流無恥的賊婆娘，嚐嚐我『白骨鎚』兒的滋味不可！」

「玉面鬼谷」上官明向陰素華微笑道：「素妹不必動怒，這婆娘一身奇臭，你一近她，便會被薰得作嘔，還是讓我這『逐臭之夫』來吧！」

陰素華被上官明一言提醒，想起自己果難忍受「天香娘娘」賽玉環的滿身狐騷臭味，遂只得恨恨瞪了對方一眼，銀牙微咬說道：「好，明哥快點把她解決，我實在不耐煩再看這賊婆娘的那副醜怪樣兒！」

話完，翻身退後，與雲夢襄，陰玉華等站在一處，還自有點噁心，連連作嘔。

賽玉環擠了擠掃帚眉，瞇了瞇三角眼，發出她那得天獨厚的騷媚嬌脆語音，向上官明怪笑說道：「你想快點解決我麼？恐怕不太容易！娘娘久經戰陣，你便有嫪毐之具，再吃下些强烈春藥，也至少要鞠躬盡瘁的兩個時辰左右，才把本娘娘伺候得過足癮頭，舒舒服服！」

她是故意把東瓜纏到茄子上去，向上官明來個語涉淫邪，蓄意勾引！

上官明不加理會，伸手往路邊花花羅漢的無頭遺屍一指，繃着臉兒，沉聲說道：「妖婦看見了麼？那是黑道中有名的『花花羅漢』鐵彌陀，在我雲兄手下，一招喪命！你快點準備一下，我的功力雖遠非雲兄之比，却也不打算讓你這萬惡淫婦，逃出第二招去！」

賽玉環把眼角餘光，向花花羅漢遺屍，瞟了一瞟，「喲」的一聲說道：「那是鐵彌陀麼，這和尚曾經向我報效過兩次，他的傢伙不小，並能維持一個時辰左右，雖不過癮，也還解饞，不想却被你們殺掉……」

上官明厲聲喝叱道：「妖婦，你莫要再架架叨叨，老說廢話，我這就出手，還不快些準備……」

話猶未了，那位「天香娘娘」賽玉環，便吃吃笑道：「你才在說廢話，既要出手，怎不發招？闖蕩於江湖中，必須時時防算計，步步費心機，若是遇上事兒，只有隨機應變，那還需要預作準備？……」

上官明既聽她口出狂言，也就不再客氣，一招「推山塡海」，向賽玉環當胸拍去。

賽玉環玉掌一翻，飛迎而上。

這種舉措，頗出上官明的意料，他本來以為賽玉環必會閃躲，故在這招看似淩厲的「推山塡海」之上，只用了八成眞力。

他打算看準對方的閃避方位，跟蹤追擊，全力施為，所以才有「不打算讓你這萬惡淫婦，逃出第二招去」之語。

如今，賽玉環根本不閃不避，足下不丁不八，暗站子午地翻手硬接，情況自與上官明意中所料，完全不同。

情況既然變更，上官明自然立改原計，在那招原本只有八成眞力的「推山塡海」之上，猛加了三成勁力！

雙方掌勁合處，狂風四捲，周圍砂石柳葉，一片亂舞！

但兩人足下所站位置，均未移動絲毫，只是互相把上半身微微一晃而已。

上官明見這「天香娘娘」賽玉環在功力方面，竟能與自己抗衡，並無甚遜色，不禁心中好生駭異？

賽玉環也把兩道目光，直勾勾地，盯着上官明，向他點頭笑道：「不錯，不錯，果然比那『花花羅漢』鐵彌陀强勝得多，照你的功力修為看來，應該不是個『銀樣蠟槍頭』了！」

這幾句話兒，簡直把位平素牙尖咀利，花樣百出的「玉面鬼谷」上官明，聽得為之苦笑，氣得亂翻白眼！

賽玉環又復以她那得天獨厚的媚人語音，格格笑道：「一個人最不堪的事兒，便是說了大話，被人當面揭穿，無法兌現，我來問你，剛才的第一招互接，對方實力如何？彼此應該心知肚明，在這種旗鼓相當，銖兩悉稱的情況下，非門到三五百招以上，不容易分出輸贏，你却怎樣能讓我逃不出你的第二招呢？」

這幾句話把位一向辯才無碍的「玉面鬼谷」上官明聽得快把他那張「玉面」，變成「珊瑚面」了！

因為他想不到像這樣一個看來只是下五門的淫賤妖婦，竟具有當世第一流武林高手的上乘功力？

如今，他知道賽玉環講得不錯，慢說是第二招，便是第二十招，甚至於第二百招，也未必能穩佔上風！

然而語已出口，對方報以反擊，應該怎樣回答，方能圓住場面？……

就在上官明心中電轉，口中尚未答話之際，賽玉環業已抖動着她那一身肥肉，浪笑說道：「你不必動腦筋了，要在第二招上把我解決之語，業已成了顯然大話，如今我來替你圓場解圍，我們不必動手動脚且換個方式好麼？」

上官明聞言，當然暗中心喜，注目問道：「你打算換個甚麼方式？」

賽玉環笑道：「我想和你打賭……」

一言未畢，上官明已頗為高興地，點頭笑道：「好，好，我生平最愛打賭，但不知以甚麼作為『賭法』？甚麼作為賭注？」

賽玉環道：「咱們是武戲文唱，我出個謎語，也就是說件事兒你猜好麼？你能猜出其中究竟，便算我輸！」

雲夢襄聽了賽玉環這樣說法，幾乎為之失笑。

陰素華發現他的神色變化，訝然低聲問道：「雲大俠，你怎麼好像有點忍俊不禁？」

雲夢襄笑道：「上官兄平素最愛做謎，也最愛猜謎，我和他之間的一塲誤會，便是由猜謎而起！想不到如今却又遇見有人以謎語隱事，向他挑戰，豈不是有點好笑？」

陰素華秀眉微蹙，有點憂形於色地道：「常言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這項謎語隱事，恐怕不大好猜……」

陰玉華一旁笑道：「素妹放心，妹夫是聰明絕頂之人，有『玉面鬼谷』之號，文通武達，飽讀詩書，胸羅萬有，江湖閱歷又相當豐富，我不信他竟會被那『天香娘娘』難倒了。」

他們低語至此，上官明也已經過了一番斟酌，向賽玉環揚眉說道：「以猜測謎語隱事，代替動手，藉分勝負之舉，到是頗有趣味，但不知你打算用甚麼東西，當作彩頭賭注？」

賽玉環又抖動她那一身肥肉，笑吟吟地答道：「簡單得很，彩頭是誰若輸了，便聽從對方的話兒，為對方作一件事。……」

上官明皺眉道：「這樣一個賭注……」

賽玉環接口道：「這賭注雖極簡單，却不輕，可能比萬兩黃金還重！譬如你若贏了，對我看不順眼，叫我當場自絕，我也只有立刻自拍天靈，或是自行點斷心脈！……」

語音至此一頓，目注上官明，咧着她那血盤大口，發了一陣雖極好聽，却極難看的格格嬌笑又道：「如今賭法賭注，業已說出，我再給你一段時間考慮，倘若認為文幹沒有把握，咱們再武幹也可！」

上官明也是一代大俠身份，相當心高氣傲，怎肯對這「天香娘娘」賽玉環有所示弱，劍眉一軒，朗聲說道：「好，你既然認為有個極為難猜的高深謎語隱事，我到願猜一猜看！」

賽玉環笑道：「並非甚麼四書五經，唐詩宋詞等高深謎語，我只打算請你猜一件眼前之事……」

雲夢襄忽似有甚麼警覺，雙眉蹙處，低低叫了一聲「不好！」

陰素華正站在他的身傍，嚇了一跳，悄然問道：「雲大俠，你發覺了些甚麼？」

雲夢襄臉上神色，相當沉重地，緩緩開口答道：「但願我所料不確，否則，上官兄恐怕空負一身文才武學，也難免對這妖婦，輸了賭注……」

幾句話兒，把陰玉華，陰素華姊妹也說得緊張起來，與雲夢襄同以六道微帶焦急的關切目光，盯着上官明，陰玉華並對雲夢襄悄然說

道：「不要緊，集腋可以成塔，我們不妨幫着他猜，以『蟻語傳聲』功力，供他作爲參攷。」

雲夢襄苦笑一聲，壓低語音道：「但願我料得不對，否則我們對於這椿難題，一樣莫明其妙，乾瞪白眼，想對上官兄有所暗助，也無從助起！」

陰素華與陰玉華正欲問雲夢襄所料何事？忽聽上官明已向那「天香娘娘」賽玉環問道：「甚麼眼前之事，你就說出來吧。」

賽玉華舉手微掠鬢髮，竟對上官明來了個搔首弄姿，腋下的茸茸黑毛現處，一股狐騷惡臭，撲鼻而來，把鼻中雖已預塗解臭藥物的上官明，仍薰得雙眉立蹙，退了一步。

賽玉環又眯縫着兩隻三角眼，向上官明笑了一笑道：「我先問你，你們剛才爲何罵我『不要臉』？是不是聽見我的歡樂聲音？」

上官明點了點頭，軒眉答道：「當然如此，彼此風來水上，雲渡寒塘，原本互不相識，你若不發出那種淫穢得不堪入目的無恥之聲，我們却好端端地，罵你則甚？」

賽玉環嘆了一口氣兒，搖頭說道：「唉！『帳中聲』爲天下『妙音』之一，有的女人想叫也叫不出，有的男人想聽也聽不到……」

上官明委實被她那「狐臭天香」，薰得有點難以招架地，皺眉接道：「不要多嚕嗦了，趕快說出你作爲謎題的眼前之事！」

賽玉環笑道：「這謎題比甚麼猜射範圍極廣的經史文集，容易多了，我要你猜測的是，是誰使我發出那種聽來令人銷魂蝕骨的『帳中音』？換句話說，也就是適才與我合歡者是誰？他在何處？」

幾句話兒，問得上官明瞠目結舌，滿臉尷尬神色。

雲夢襄嘆息一聲，向陰玉華姊妹說道：「不幸被我料中，陰大公子暨陰二公主，對於這椿問題，大概與我一樣莫明其妙，深感迷惑，我們還怎樣能够施展『蟻語傳音』功力，暗助上官兄呢？」

陰玉華，陰素華姊妹，全是七竅玲瓏的聰明人物，如今目注那張被單上留有幾根蜷曲體毛，以及幾灘斑斑戰漬的空床上，回想起「天香娘娘」賽玉環方才那些狂呼亂叫，欲仙欲死的床笫春聲，委實一頭霧水，想不出她是與甚麼隱形鬼魅，在瘋狂纏戰，胡帝胡天？

雲夢襄猜不出來，陰玉華猜不出來，陰素華更是莫明其妙？上官明號稱「鬼谷」，並非能掐會算，他自也無法例外地，苦笑一聲，搖頭說道：「猜不出來，我甘心認輸……」

賽玉環喜心翻倒地，揚眉笑道：「你認輸了麼？我要你……」

上官明冷笑一聲，截斷了她的話頭說道：「你聽清楚，大丈夫決不抵賴，但我却是有條件的認輸，換句話說，你若是出了個沒有謎底的謎題，那便不能算數！」

這回是「天香娘娘」賽玉環被上官明弄得莫明其妙起來，皺着兩條掃帚眉道：「甚麼叫『沒有謎底的謎題』，這句話兒我不明白。」

上官明道：「就是你要把適才與你互相荒淫之人叫出來，給我看看才認輸！否則，你若只是一個人躺在床上，憑空囈語，亂發花癲，豈非等於只有謎面，沒有謎底了麼？」

雲夢襄聞得上官明這樣答話，點頭讚道：「上官兄眞是相當厲害，相當精明的辯才無碍之人，這幾句話兒，答得多好，我們到要看看『天香娘娘』賽玉環能否施展幻術在衆目睽睽下，變出一個精赤條條的大男人來？」

誰知賽玉環聞言之下，根本不慌不忙地，咧開她着張上下交輝映互，只分一橫一豎的血盆大口笑說道：「你是問謎底麼？好，我告訴你！……」

說至此處，咀唇動了幾動，却未發出聲音，好似擇人專注地，向上官明耳邊，作甚傳音密語？

上官明聽了密語，好似頗出意外，吃了一驚。但他並未向「天香娘娘」賽玉環繼續追問，轉身便向擱在一旁的賽玉環所睡大床的華麗轎形大罩走去。

雲夢襄看得好生疑惑？

因爲這轎形大罩，適才曾飛起兩丈來高，其中分明空空，除了賽玉環的面首，會施展隱身秘術，否則便決不會不被自己與陰家姊妹，暨上官明等的銳利目光瞥見……

他正起疑難解之際，上官明已走到那轎形大罩前，伸手一揭珠簾，走了進去。

雲夢襄在他揭簾時，特加注目，看清那轎形大罩中，委實空空如也，毫無人影！

但上官明走進這分明空空的華麗轎形大罩以後，竟未立即退出，不知在內中作甚勾當？

「上官兄……」

華麗轎形大罩之中，寂無反響，上官明對於雲夢襄的呼喚，居然睬也不睬！

「白骨魔女」陰素華雙眉一蹙，嬌聲叫道：「明哥……」

她這一聲「明哥」，由於雙方是正新婚燕爾的恩愛夫妻，自然比雲夢襄所叫的那聲「上官兄」，來得對上官明更有力量。

但力量縱大，仍是徒然，華麗轎形大罩之中，靜悄悄地，上官明照樣不加理會。

雲夢襄與陰玉華，陰素華，都愕然了？

他們不明白上官明會在這華麗轎形大罩之中，有甚遭遇？但看來似乎決未遭受暗算！

因爲——

一來，轎內空空，分明無人！

二來，即令設有甚麼厲害消息埋伏，也未聽見任何機括響動聲音，更未看見那輕飄飄的轎形大罩，有任何震動搖晃跡象。

三來，上官明絕藝在身，不論遇到甚麼埋伏，他也必可閃避，必有還手機會，那裏可能在才一進入轎形大罩之內，便響都不響，動都不動，被人擺平制住？

由於這三點理由，雲夢襄與陰玉華，陰素華姊妹，均認定上官明不會遭人算計！

但他倘若無恙，爲何對於好友高呼，暨愛妻嬌喚，都一齊置之不理？

這些心事，寫來雖慢，但在雲夢襄，陰家姊妹腦中，却僅僅思潮略湧而已。

他們理未想通，念猶未畢之際，那位「天香娘娘」賽玉環，竟「咦」了一聲道：「你們叫『上官兄』，一個叫『明哥』，顯然他叫『上官明』……莫非就是近年在武林中頗出風頭的『玉面鬼谷』？……」

雲夢襄委實想不通其中究竟，遂忍耐不住地，向賽玉環問道：「喂，你這妖婦，少要張致，我上官兄在作甚麼？」

賽玉環聲如黃鶯出谷，但與她那副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尊容配合起來，竟化美爲怪，顯得格外難聽地，目注雲夢襄露出了一咀黃牙，媚笑說道：「你眞明知故問，上官明不是到那轎形大罩之中，去觀察謎底了麼？」

雲夢襄道：「他若僅觀看謎底，則聽了我們的叫喊，怎不出來？」

賽玉環又來了個首醜怪無比的搔弄姿，格格笑道：「你們俠義道中人物，不是向來講究一言九鼎，不輕然諾麼？上官明在瞧見謎底後，他便輸却東道，如今是只會聽我的話兒，不會聽你們的話兒了！」

陰素華「呸」了一聲，挑眉叱道：「哼，我明哥是何等人物，會聽你的話兒？」

賽玉環笑道：「你不要以爲你長得比我漂

亮，其實你花徑新掃，蓬門初開，根本尚未成熟，魅力遠不如我！如若不信，我就叫他一聲，包管他如奉綸音，立刻走出。」

雲夢襄等那裏相信上官明在進入轎形大罩的剎那光陰之後，便立即轉變性格，甘心聽從妖婦「天香娘娘」賽玉環的指揮命令。

賽玉環也看出他們不肯相信，遂目注轎形大罩，以她那天賦嬌音叫道：「明哥哥……」

乖乖，她竟然死不要臉，比上官明新婚嬌妻陰素華適才那聲「明哥」，還要親熱地，叫起「明哥哥」來！

這一聲「明哥哥」，雖然叫得又嬌又脆，又嗲又甜，但聽在雲夢襄，陰玉華，陰素華的耳中，却使他們牙齒發酸，心中發麻，全身都起了無數鷄皮疙瘩！

但說也奇怪，在「天香娘娘」賽玉環叫了這聲「明哥哥」後，上官明果然如奉綸音地，立即從那轎形大罩之中，掀簾走出。

陰素華見他不聽雲夢襄和自己的話，却聽那醜惡無恥妖婦的話，自然這一氣非同小可！

但目光一注，心情忽變！

陰素華是把一氣非同小可，變成了一驚非同小可！

因爲她發現夫婿「玉面鬼谷」上官明於轎形大罩中走出後，竟目光發直神思有點恍惚？

這時，賽玉環得意笑道：「如何？他是否聽我的話？如今我再更進一步地，指揮指揮這位『玉面鬼谷』，給你們開開眼界！」

話完，把她那痴肥如豬的嬌軀。在床上仰天躺下。雙腿一分，露出黑茸茸，紫艷艷，水汪汪的那話兒來，擺了個請君入港的奇騷無比的架式，口中呢聲叫道：「明哥哥，你……你已輸了東道，快……快來替我効勞，但……但在共夢巫山，陰陽和合之前，我……我要先……先用你的三寸不爛之舌，替我來闋前奏曲，否則，恐怕不容易使我大張情慾，得到眞快活呢！」

這些太不像話的淫詞浪語，聽得「白骨魔女」陰素華玉面通紅，向地下「呸」了一聲，罵道：「死不要臉……」

但陰素華雖然怒罵賽玉環「死不要臉，他那新婚夫婿上官明，却絲毫不以爲忤！

上官明適才初出轎形大罩之際，只是目光發直，如今竟變得滿面通紅，一雙俊目中，更是充滿紅絲，並把條舌兒，伸出唇外，不住舔動地，向那大字朝天，醜態不堪入目的賽玉環身前走去。

這種情況，顯然是上官明不知何故，突然慾火煎心！

陰素華功力不弱，是個相當堅强，相當心高氣傲的武林英雌！

如今却「嚶嚀」一聲，掩面而泣！

因爲她看不下去了，慢說自己英俊倜儻的新婚夫婿，與這又醜又蕩的「天香娘娘」當衆合歡之事，令人無法容忍，便是上官明只埋首於賽玉環的兩腿之間，他一世英名，立付流水，永遠貽人笑柄，在江湖中抬不起頭，露不了臉！

雲夢襄在陰素華才一「嚶嚀」失聲之際，向她低聲說道：「陰二公主不要哭泣，你的『獏骨鎚』兒，是否無堅不摧？」

陰素華不明白雲夢襄爲何突然有此一問？遂一面點了點頭，一面含着淚水，目注雲夢襄，向他投過一瞥詢問眼色？

雲夢襄暗以「蟻語傳聲」的功力說道：「陰二公主請乘我與賽玉環妖婦答話之際，縱身臨空，自上而下地，揮動『獏骨鎚』，把那華麗轎形大罩毀掉，我認爲其中必有蹊蹺！」

陰素華又是點了點頭，但這回却把目光瞥向那不斷舌舔嘴唇，正對賽玉環緩緩走去的上官明身上。

雲夢襄懂得她的關切心意，悄然笑道：「陰二公主放心施爲，我決不會聽任上官兄舌留污痕，大嚐異味就是！」

說至此處，掏下身上一粒鈕扣，屈指猛彈，電射而出！

他竟用內家極上乘的「摘葉飛花，豆粒打穴」手法，飛點了似乎正食指大動，欲嚐異味的上官明的穴道。

賽玉環因躺在床上，兩腿又左右分開，豎擋任她自己雙目，以致未曾看見雲夢襄出手之舉，只見上官明突然止住脚步，不禁詫然叫道：「明哥哥，怎不快來替我服務？我知道你心中像火燒一樣難過，但只要埋首胯間，嚐上一些我的『天香玉露』，便可煩躁立止，還會像神仙一般快……」

她這句「像神仙一般快活」中的最後一個「活」字，猶未出口，已發生了三聲異響。

「颼……」

「嘩啦……」

「嘶……」

「颼……」是「白骨魔女」陰素華遵照雲夢襄的密語囑咐，突然縱起三四丈高，頭下脚上地，揮動「獏骨鎚」，向那異常神秘的華麗轎形大罩，凌空擊落！

「嘩啦……」是那華麗轎形大罩，被「獏骨鎚」擊垮之聲。

「嘶……」是從那華麗轎形大罩中，發出一聲淒厲已極的懾人怪叫！

前兩種聲音，是在雲夢襄意料之中，後一種聲音，則出於他意料之外。

轎形大罩，居然藏了個隱形人麼？

不是，因爲那聲怪叫，不是人的聲音！

眞相大白了！

因爲那轎形大罩業已完全擊散，再被勁風一吹，遂使人看見罩中適才發出淒厲怪叫的那樣東西。

那是一條蛇，一條全身雪白的蛇。

蛇並不長，只有三尺三四，但蛇身却粗如核桃，尤其是那個蛇頭，比身更粗，竟有杯口大小！

這條白蛇，本是藏於轎形大罩頂上，故而在大罩飛起空中，以及被上官明掀起珠簾之際，都使雲夢襄等覺得罩中空無一物。

但事有湊巧，這條白蛇藏處雖妙，却被陰素華凌空一鎚，打個正着。

「獏骨鎚」天生異寶，無堅不摧，何況更極爲湊巧地，隔着罩頂，打在白蛇的七寸要害之上，自然使這條異種蛇兒，於發出一聲怪叫後，便告死去。

起初，賽玉環聽得怪叫，毫不在意，仍舉着她那兩條肥腿，嗲聲嗲氣說道：「你們不要動我『白郎君』的腦筋，牠皮硬似鐵，骨堅如鋼，任何寶刀寶劍，均所難傷……」

話方至此，那個名叫「翠翠」的綠衣美婢，已向賽玉環恭身稟道：「啓稟娘娘，『白郎君』業已死了！」

兩句話兒，驚得那位「天香娘娘」把腰一躬，精赤條條地，從床上一躍而起。

就在這片刻之間，雲夢襄從滿懷納悶的心中，鑽出了一個「恍然」，由「恍然」之中，又鑽出了一個「大悟」！

他如今才明白，「天香娘娘」賽玉環先前大作銷魂蝕骨「帳中音」之舉，不是人與人淫，而是蛇與人淫，賽玉環利用那「白郎君」的特巨蛇頭，作爲淺淺深深，出出入入的交歡妙具。

上官明掀簾入罩之際，不是被這「白郎君」咬了一口，便是被牠對頭面口鼻之間，噴了甚麼內丹所化的毒汁毒氣！

否則，以上官明的功力，怎會猝不及防，便中毒手，變得慾火煎心，七情上面。

雲夢襄剛把事兒想通，「天香娘娘」賽玉環業已厲聲喝道：「快說……快說……是誰殺了我的『白郎君』……」

陰素華向前一步，正待開口，雲夢襄已先笑道：「蛇兒是陰二公主殺的，主意則是區區在下出的！」

賽玉環目光一瞥呆立一旁的上官明，方知他是被人點了穴道，遂又目注雲夢襄道：「上官明是被誰點了穴道，莫非也是你的傑作？」

雲夢襄點頭微笑道：「不錯，這些令你恨得牙癢的煮鶴焚琴之事，都是我這搗蛋鬼兒作的……」語音至此，見賽玉環三角眼中的兩道目光，死盯自己臉上，遂雙眉微揚，失笑說道：「賽娘娘，你這樣看我則甚？是不是想咬我一口？」

賽玉環早就看得雲夢襄的風神俊美，尤甚於上官明，如今這一對面細看，竟是越看越愛，把那滿面殺氣，化得蕩然無存地，咧着血盆大口，媚笑說道：「我確實想要咬你，但却不是用上面這張嘴吧咬你……」

這種淫邪之言，慢說「白骨魔女」陰素華聽不入耳，連那位以前也是慾海妖姬的「白骨公主」陰玉華也聽得雙眉一皺，認爲這「天香娘娘」，委實不知羞恥，面皮太厚！

倒是雲夢襄仍極倜儻大方地，向賽玉環小腹間的茸茸芳草之下，看了一眼，嘴角微披說道：「你那第二張嘴，竟時常被毒蛇鑽來鑽去，我那裏還有興趣？……」

賽玉環趕緊以她那黃鶯出谷般的語聲，接口笑道：「你不要怕，『白郎君』雖是我衾中愛寵，並具奇毒，但却決不會把牠的特殊毒質，遺留在我的桃源洞中，傳染給你，你趕快脫了衣服，試上一試，休看我身體長得稍爲胖點，但這個所在，却『緊、暖、乾、香、淺』五字齊全，吞吐翕張之間，包管你欲死欲仙，銷魂蝕骨！」

雲夢襄眼珠一轉，含笑說道：「好吧，我與女人合歡，向喜歡『獅子爬山』，你且轉過身去，蹺起屁股！」

賽玉環或許是色令智昏，竟果然掉過身去，把她那又肥又大的屁股高高蹺起！

誰知這位「滄海巫山」雲夢襄雖是風流劍客，也具鐵石心腸，賽玉環身形才掉，屁股才蹺，業已被雲夢襄以上乘絕學「彈指神通」，隔空點穴地，把她制住。

這個穴兒點得太缺德了！

所謂缺德，是指賽玉環的被制姿態，太以難看！

她是把個又肥又大的屁股，高高蹺起，腆起那張自詡「緊、暖、乾、香、淺」五字齊全的紫黑門戶，委實難看無比，太不像話！

翠翠等四名婢女，一見「娘娘」受制，自然嬌呼一聲，三個撲襲雲夢襄，一個欲對賽玉環設法解救。

雲夢襄哈哈一笑，儒衫大袖，拂空雙飄！

他就這樣身形略一旋轉，施展了式「旋風舞葉」，便把「天香娘娘」賽玉環所調教多年，身手相當不弱的四名婢女，一齊點了穴道。

陰玉華早就見識過雲夢襄的絕世武功，陰素華則尚是初睹，不禁驚佩萬分，知道這位風流劍客的震世威名，並非虛譽。

雲夢襄笑向陰素華道：「陰二公主，賽玉環妖婦與其四名婢女，均已被制，其餘四女，因目光發直，看來也是被害之人，我們已無顧慮，你去把上官兄穴道解開，再設法爲他袪除所中『白郎君』的奇異毒蛇吧！」

陰素華一直在關切上官明，聞言自然立向呆立不動的夫婿身前走去。

她走到上官明身前，正待伸手爲他解穴，突然聽得有人大聲喝道：「千萬動他不得！」

這聲大喝，似乎不含惡意，自然使「白骨魔女」陰素華立卽停了對上官明的解穴動作，但却把雲夢襄大大嚇了一跳！

並不是這聲大喝之中，含有甚麼佛家「天龍禪唱」，道家「萬妙淸音」等驚人絕學，其所以嚇了雲夢襄一跳之故，是太以突如其來。令雲夢襄懷疑他自己的耳目失靈，怎會毫未發覺有外人來此？

語音是來自右側高峯的削壁之上，雲夢襄與陰玉華，陰素華姊妹等六道目光，自然立卽循聲望去。

只見峭壁上三四丈高之處，有大堆籐蔓叢生，如今正從籐蔓中鑽出一人，向壁下飛身縱落。

雲夢襄見狀方知發話人是早就藏在此處，自己縱耳目再靈，在對方毫無動作前，自然難於覺察。

但雲夢襄驚念方定，詫念又起。

因爲壁上那人向下縱落時，施展的是「凌空虛渡」身法，但於落地時，却站立不穩，身形連晃幾晃，蹌踉兩步，幾乎跌倒！

換句話說，雲夢襄看去此人雖擅上乘輕功，但似受了甚麼嚴重內傷，幾乎到了眞氣渙散地步。

那人搖搖擺擺地，把身形站定，是個奇瘦無比，兩腮削陷，雙目無神，但眉鼻五官部位，却極爲端正，約莫三十一二的黃衫文士，背後揹着一具長約三尺，粗約兩寸鐵筒，首先向雲夢襄抱拳叫道：「雲大俠別來無恙！」

從這一句「別來無恙」之上，顯然雙方乃是熟人，但雲夢襄於刹那之間，遍搜記憶，却想不出自己交遊中，曾經有個這麼一位骨瘦如柴的顚頓人物？

雲夢襄方一錯愕，那神情顚頓，奇瘦無比的黃衫文士，又嘆了一口氣兒說道：「雲大俠江湖得意，加上神功精進，雖然睽違五載，却依然翩翩豐采，張緒當年，小弟却厄於孽緣，陷於慾海，變成了『人乾』模樣！回想當年在『滕王閣』，小弟以爝火秋螢，妄擬中天皓月，竟與雲大俠欲較風神之事，眞是汗顏無地的了！」

雲夢襄大吃一驚，目注黃衫文士道：「尊駕就是五年前在『滕王閣』上，與我論文賦落霞，比武擒孤鶩，曾使雲夢襄十分傾倒，但事後便無緣再見的『瀟湘俊客』萬士雄兄？」

黃衫文士嘆道：「雲大俠居然還記得我，足見故人情重，但我如今業已不叫『萬士雄』，自行改名『萬事空』了……」

雲夢襄又向對方看了兩眼，訝聲問道：「萬兄於近五年間，怎的在江湖中未現俠踪？並爲何顚頓至此？」

萬事空指着那仍把屁股蹺得好高的「天香娘娘」賽玉環道：「小弟是在這妖婦的媚術引誘之下，沉迷慾海，無法自拔！直等我精盡髓乾，染病在床，奄奄一息，無復人形時她便把我遺棄於一座『萬蛇谷』中，不顧而去！

陰素華因太以關切夫婿上官明，聽至此處，忍不住插口問道：「萬……萬大俠，你適才阻止我爲我上官明兄解穴則甚？」

萬事空因在壁上靜聽已久，均知對方身份，遂向陰素華正色答道：「陰二公主有所不知，『黑郎君』與『白郎君』，乃蛇中最毒之物，上官大俠於進入觸形大罩之際，定被『白郎君』，於其頭頂，用『丹元』所化毒氣，噴了一口，才會立迷本性，慾火如狂，一見女人，便思交合！陰二公主，倘若爲他解開穴道，而不使其盡情發洩，上官大俠，便將血管盡爆而死！……」

陰素華道：「不……不要緊，我……我可以……」

她本來想說她與上官明已是夫妻，可以與上官明立卽交合，讓他盡情發洩，免得血管盡爆，但因當着雲夢襄，暨另一陌生男子萬事空，畢竟有點羞澀，遂期期艾艾地，難以出口。

她話猶未了，萬事空已知其意，向陰素華正色說道：「陰二公主，你想錯了，因爲你方才尚未聽完我的話兒，『白郎君』丹元所化毒氣，極爲奇特，上官大俠既已誤中，立告慾念如狂，此時不讓他發洩，他必血管齊爆，若是有人能讓他發洩，他也必瘋狂馳驟，竭澤而漁，元陽盡洩地，死在那女子的肚皮之上！」

洩則脫陽，不洩則血管盡爆，這樣說法，豈不是等於認爲上官明業已死定？

故而陰素華話才聽完，業已嚶嚀失聲，兩行熱淚，像斷綫珍珠般，簌簌墜下。

雲夢襄見狀，向陰素華安慰道：「陰二公主不要焦急……」

陰素華不等雲夢襄往下再講，便悲聲說道：「明哥已沒有救了，叫……叫我怎……的不急……」

雲夢襄也不等她往下再講，便接口笑道：「怎會沒有救呢？假如業已無救，這位『瀟湘俊客』萬……萬事空兄，還要大聲疾喝，阻止你爲上官兄解開穴道則甚？」

常言道：「旁觀者淸，當局者迷」，雲夢襄這幾句客觀分析，果然使陰素華立卽淸醒過來！

這位名雖爲魔，其實不魔的「白骨魔女」，閃動兩隻充滿淚水的妙目，凝注萬事空，急急問道：「萬大俠，我……我的明哥，還有救麼？」

「瀟湘俊客」萬事空點一點頭，答道：「救雖有救，但虎項金鈴，只有繫者解得，還要好好費番事呢……」

語音略頓，轉過臉兒，向雲夢襄苦笑說道：「雲兄，小弟眞元衰竭，已是墟墓中人，無法提聚眞力，施展上乘武學，請雲兄改點這賽玉環妖婦的軟穴麻穴，或廢去她一身功力，丟向大床之上，我要問話。」

雲夢襄想起萬事空適才下壁之際，脚步不穩情況，再向他臉上仔細一看，知他「已是墟墓中人」一語，並非虛假，不禁心中暗嘆，先摸出一丸朱紅色的靈丹遞過，含笑說道：「此丹對於葆元固本，尚具功效，萬兄請先……」

萬事空連連搖手，慨然一嘆道：「多謝雲兄好意，但小弟業已無元可葆，無本可固，今日能與這賽玉環妖婦，併骨大荒，死已瞑目，雲兄還是快點施爲，莫要就誤了救治上官大俠才好！」

雲夢襄也知事不宜遲，只得收回丹丸，驀地身形欺處，拍出一掌，踢出一脚！

一掌，是拍在「天香娘娘」賽玉環的脊心穴上，使她全身一震，把相當不弱的內家功力，完全震散廢掉！

一脚，是踢在她那高高掀起的肥大屁股之上，不單替她解開被制穴道，並把這凶淫妖婦，踢得凌空飛起，落向那張大床。

「天香娘娘」賽玉環一聲怪叫，在她那肥母猪似的身軀，落於床上之際，覺得全身酸痛異常，眞氣無法提聚，便知自己一身功力，已告廢掉，不禁咬牙說道：「好，老娘今日認栽，但我要知道能一掌震散我數十年功力的，是甚麼高明人物？否則我死不瞑目！」

「瀟湘俊客」萬事空聞言，接口笑道：「賽玉環，我來告訴你吧，你今天敗得一點也不寃枉，剛才一掌把你震散全身功力之人，是當世武林中威震八荒的『風流三劍』之一，『滄海巫山』雲夢襄！」

賽玉環聽得「滄海巫山」雲夢襄之名，原本已吃一驚，繼而覺得萬事空語音甚熟，遂越發驚奇地，要想起身察看。

但雲夢襄一來因知道這「天香娘娘」花樣太多，十分惡毒，二來又經萬事空囑咐，遂在適才那一掌一脚之上，除了震散她一身功力外，並加點了軟穴麻穴，使賽玉環口雖能言，身不能動。

故而賽玉環要想起身察看，竟未能起來，只有躺在她那張十分華麗，舒適無比的大床之上，廢然一嘆，說道：「敗在『風流三劍』之一的『滄海巫山』雲夢襄的手下，我自然心服口服，但適才發話之人是誰？我怎麼覺得有點耳熟，像是我那昔日寃家，『瀟湘俊客』萬士雄呢？」

原來她適才被雲夢襄制住時，因對方手法，太以高明，一切耳目眼鼻官能，全都喪失作用，遂未曾聽見萬事空向雲夢襄所說之語。

萬事空等她語音一畢，便卽冷冷答道：「你居然還聽得出我的語音，不過我如今業已改名『萬事空』，不叫『萬士雄』，更不敢死不要臉地再用甚麼『瀟湘俊客』外號，最多可稱『瀟湘遁客』，或『瀟湘蠢才』而已！」

賽玉環嘆道：「好，好，這眞叫『不是寃家不聚頭』，我們三載纏綿，情意不薄，我雖然離你而去，但在枕畔空虛，帳中寂寞之際，仍是非常想你！……」

萬事空冷笑一聲，截斷她的話頭說道：「你會想我？我已精盡髓乾，元陽不舉，無法再作你的洩慾工具，你還想我則甚？大概是想那本在你棄我而去時，曾遍搜不得的『瀟湘三絕』吧？」

賽玉環苦笑道：「我如今被人制位，還會想甚麼秘笈『瀟湘三絕』？……」

語音略略一頓，又嘆了一口氣說道：「你既銜恨找我，定是想要報仇，我們畢竟有整整三年的同床共枕交情，我便死在你手也好，但你能不能設法使我死前再好好快樂一次？」

萬事空咀角一披，點頭答道：「可以，我不單可以使你快活，並打算使你獲得一次前所未嘗的特別大快活……」

賽玉環聞言，喜得叫道：「老交情畢竟不同，你既肯讓我於死前再嘗一次特別大快活，便請快些……」

萬事空冷冷接道：「急什麼？你不是最喜歡慢條斯理，最討厭生吞活剝的麼？在你嘗試這次前所未經的大快活前，先要回答我一個問題。」

賽玉環一時之間，猜不出他將提出甚麼問題，遂毫不攷慮地，應聲答道：「可以，可以，常言道：『在人屋簷下，怎敢不低頭』？我如今連性命都已受人控制，只求一次死前快樂，又還有甚麼秘密必須保留？有甚麼問題不肯回答？」

萬事空道：「好，你乖順一點最好，我來問你，『玉面鬼谷』上官明上官大俠之突然迷失本性，是否中了那『白郎君』所噴的丹元毒氣？」

賽玉環道：「不錯，我因一掌互接，便知對方功力，勝過於我，遂施展這招十人中定有九人以上，會上惡當的得意傑作！只可惜未能收到成果，令上官明爲我舌耕一次，否則我眞是死亦瞑目……」

話方至此，這位「天香娘娘」突然一聲慘哼，滿咀流血！

這是「白骨魔女」陰素華聽她還想要丈夫替她舌耕，委實氣憤不過，遂飛擲出一塊小石，打掉了賽玉環的兩顆門牙。

陰玉華忙加制止，低聲叫道：「妹妹忍怒，你若打死了這無恥妖婦，却還怎樣訊問對妹

夫施救之策？」

她的語音雖低，却已被賽玉環聽見，獰笑一聲說道：「萬士雄，倘若你所打算與我提出的問題，是探詢怎樣爲上官明解除所中『白郎君』的丹元毒力的話，便請免開尊口！」

如今因意冷心灰，已無生趣，自行改名萬事空的萬士雄聞言，詫然說道：「爲何免開尊口，難道你不想死前再嘗試一次前所未經的特別大快活麼？」

賽玉環道：「不是我不想快活，而是那已被『白郎君』用丹元毒氣噴中的『玉面鬼谷』上官明，根本就沒有救了！」

陰素華一聽賽玉環這樣說法，不禁臉色大變，急得銀牙緊咬，嬌軀打顫！

萬事空忙向賽玉環冷聲叱道：「妖婦，你不要危言聳聽，我知道凡中『白郎君』丹毒之人，若不與女子交合，便將血管盡爆的，若與女子交合，又將竭澤而漁地脫陽慘死，但只要替他將所中丹毒，先用藥物解掉，不就沒有事麼？」

賽玉環「哼」了一聲，冷冷說道：「你到講得輕鬆，能解『白郎君』丹毒的罕世之物，却到那裏去找？」

萬事空道：「天下凡有一物，必有一制，說不說出在你，找不找得着却在我們。」

賽玉環被萬事空迫問得無可奈何，只好苦笑道：「我只要說出，不管你們是否有法找到，都……」

萬事空懶得聽她嚕囌，遂截斷她的話頭道：「你快說吧，我保證實踐諾言，給你一次快活就是！」

賽玉環躺在床上，兩眼望天，不能動轉地道：「『白郎君』的丹元毒力，只有『黑郎君』的丹元可解……」

陰素華因關切上官明的安危太過，才聽賽玉環說至此處，便急急問道：「『黑郎君』是甚麼？也是一條蛇麼？牠怎樣才能捉到？這『野人山』中，有是沒有？牠的丹元，又是如何取法……」

萬事空見她一連串地，提出了這多問題，知曉陰素華的心中着急，遂不待賽玉環答話，便低聲說道：「陰二公主不要着急，我們恐怕要另想別的辦法，因爲『白郎君』與『黑郎君』，是一種罕見奇蛇，只在賽玉環妖婦以前那南荒巢穴『萬蛇谷』中才有……」

陰素華聞得在「野人山」中無法尋蛇，不禁臉色又變！

雲夢襄似乎觸動了甚麼靈機，向萬事空搖手叫道：「萬兄，讓我來問這妖婦幾句，可能我會在這『野人山』中，找到一條『黑郎君』，也未可知？」

萬事空不知他葫蘆之中，賣的甚藥？只得往後退了一步。

雲夢襄走到床前，向那被自己制住穴道，仍然大字朝天，形相難看已極的賽玉環，含笑說道：「賽娘娘，眞人面前，莫說假話，光棍眼內，莫揉砂子，你若識相一些，便快點把那『黑郎君』交出來吧。」

賽玉環苦笑道：「我的『白郎君』已經被你們不知用甚麼東西打死，却那裏來的『黑郎君』呢？」

雲夢襄微微一笑，道：「這種異品毒蛇，是世間罕有之物，你離開『萬蛇谷』，既把『白郎君』帶在床闈之中，怎麼會單單不帶那『黑郎君』？」

賽玉環急急答道：「你有所不知，『白郎君』可以作爲床笫愛寵，利用牠的特異形體，令我欲死欲仙！『黑郎君』却沒有這銷魂妙用，我還帶牠則甚？」

雲夢襄「咦」了一聲，皺眉問道：「『黑郎君』與『白郎君』，除了色澤不同以外，莫非連形狀也不一樣？」

賽玉環道：「形狀雖然一樣，但『黑郎君』的身上，却多了一種具有奇毒的倒逆鱗刺，我若與牠攜雲握雨，倒鳳顛鸞，則『黑郎君』在性發如狂之下，逆鱗倒刺必然張起，我那『桃源洞』豈不變成『馬蜂窩』了？」

雲夢襄知道「天香娘娘」賽玉環在這種情況之下，不會再說假話，故而在聽完以後，劍眉立蹙！

陰素華更因眼看上官明即將無救，不禁嬌軀發軟地，斜倚在姊姊陰玉華的懷中，低低啜泣起來！

萬事空輕輕嘆息一聲，說道：「賽玉環，雖然在這『野人山』中，無法找尋『黑郎君』，但我們仍將盡人事而聽天命地，努力試上一試，你且把怎樣取那『黑郎君』丹元的方法，說出便了！」

賽玉環狂笑道：「上官明縱然不解穴道，最多也只能再活半個時辰，全身血管，必將爆裂，生産『黑郎君』的『萬蛇谷』，離此數千里迢迢，慢說是人，就算變成鳥兒，也難及時飛到，你們還要問甚……」

「瀟湘俊客」萬事空於傾聽賽玉環發話之際，突然把雲夢襄輕輕碰了一碰，並向他遞過來一瞥眼色。

這是因爲萬事空眞元衰竭，已將油盡燈乾，無法施展「蟻語傳聲」功力，才只好向雲夢襄暗作暗示。

幸好雲夢襄是聰明絕頂，能夠聆音察理，鑒貌辨色之人，立即有所領會地，向賽玉環說道：「能不能及時趕到『萬蛇谷』是我們的事，你只說出怎樣取那『黑郎君』的丹元之法，便算回答了萬士雄兄的問題。」

賽玉環因自知孤立無援，生望已絕，只想在死前求得一次快活，遂不再推諉地，應聲答道：「好，我告訴你們，『黑郎君』全身墨黑，只有腹下距離蛇尾七寸之處，有一小小白點，你們若能生擒『黑郎君』將其頭部塞入女子陰中，手握蛇身，出入抽動，等到弄得蛇身發熱，並熱得熨手之際，速在白點以上，凝足眞力，一捏一擠，便有粒紅色圓珠，會被擠出，那就是『黑郎君』的丹元，把它餵給上官明服下，不但可解『白郎君』之毒，並可使他以後終身不畏各種毒力，雙目能暗中見物，透視雲霧！但……」

雲夢襄見她話未講完，遂加追問道：「賽娘娘，但些甚麼，你怎不說將下去？」

賽玉環道：「『黑郎君』丹元被擠之後，因亦即將死去，全身逆鱗倒刺，一齊怒張，永遠不再平復，換句話說，也就是永遠無法從那女子陰中取出，那女子便也陪同『黑郎君』死定的了……」

「哈哈……哈哈……哈哈……」

賽玉環說至此處，那位萬事空竟發出了一陣「哈哈」狂笑！

賽玉環聽出他笑聲有異，詫然問道：「萬……萬事空，你發笑則甚？我已答應了你的問題，如今該你實踐諾言，在我解脫之前，給我享受一次特別大快活了！」

萬事空點頭道：「當然，大丈夫一言九鼎，應該重諾守信，我這就給你快活，反正也得設法爲上官大俠解袪所中毒力，正好兩件事兒，合在一起來辦！」

賽玉環詫然叫道：「甚麼？你這句『合在一起來辦』的話兒，却是怎樣解釋？」

萬事空冷冷笑道：「賽玉環，你雖極凶淫邪惡，但也是個絕頂聰明之人，這句話的意思，你應該自己明白，還用得着我多解釋麼？」

賽玉環心中一驚，失聲問道：「莫……莫非你在離那『萬蛇谷』時，連……連那『黑郎君』，也……也帶來了……」

萬事空並未回答賽玉環之問，只以一種淒厲語音說道：「善惡到頭，終必有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賽玉環，你生平所造淫孽太多，害人無數，今日死在一個『淫』字以上，也算罪有應得，天道好還，並非我報仇手段，過份狠毒的了！」

賽玉環顫聲道：「你……你居然也……也通曉豢御毒蛇之術，不然怎……怎能把『黑郎君』弄來？」

萬事空冷笑道：「你不是曾經覬覦過我的『瀟湘三絕』麼？可能因從未見過，尙不知道所謂『瀟湘三絕』，究竟是那三種絕藝？」

賽玉環嘆了一口氣兒道：「我委實不知你不妨說將出來，讓我在死前添點見識！」

萬事空道：「第一是習學各種禽言獸語，暨豢御禽獸蛇虫之法，第二是各種奇門陣圖的擺設破解，第三則是製作破除各種消息機關之學……」

語音至此畧頓，轉面向雲夢襄把手一拱，陪笑說道：「雲大俠，小弟在此向你鄭重致歉，因爲我曾經對你說過一次不光明的騙局！」

雲夢襄被他弄得一頭霧水，莫明其妙地問道：「萬兄此語何來？你何曾對我……」

萬事空不等他再問，便自接口道：「雲兄還記得我們在南昌『滕王閣』上，比文賦落霞，比武擒孤鶩之事……」

雲夢襄道：「當然記得，小弟於分手後，一直都對萬兄的文才武功，十分佩服！」

萬事空連連搖手地，愧然說道：「雲大俠請不要再提佩服二字，否則眞令小弟汗顏無地，因爲你手擒孤鶩，乃憑絕頂輕功與『大接引』絕學，我之手擒孤鶩，只不過通曉禽言，藉着一聲長嘯，要那隻孤鶩，幫幫忙兒，飛得低些慢些，讓我圓住場面而已……這豈不等於叫雲大俠厚顏無恥地，行了一次騙局麼？」

雲夢襄聽得呆了，於微微一怔之後，方含笑說道：「萬兄不必太謙，通曉禽言獸語，也是一樁絕學，我仍爲你在『滕王閣』上，彼此秋色平分，不會輸給我呢！」

萬事空含笑說道：「多謝雲大俠的如海雅量……」

話完，又復轉過面去，向賽玉環冷冷說道：「賽玉環，你既曉得我『瀟湘三絕』中，便有通曉禽言獸語，豢御各種蛇虫之學，應該對我離開『萬蛇谷』時，能把『黑郎君』帶走一事不會驚異了！」

他一面說話，一面把身後所揹的那隻鐵筒，慢慢解下！

賽玉環臉上一片驚怖神色，顫聲問道：「你……你……你當眞要用『黑郎君』，來對付我？」

萬事空道：「你在未選着合適面首之時，不是均把『白郎君』當着衾中愛寵的麼？何況又曾向我要求，在死前讓你享受長久特別快樂，則我用『黑郎君』爲你効勞，不過是如你所願而已！」

賽玉環咬牙恨聲罵道：「萬士雄，你眞狠毒！」

萬士雄正色沉聲道：「不是我太狠毒，只是你造孽太多，報應無差而已！因爲我雖苦苦覓你，有意報仇，但當着雲大俠，未必用得出這等狠毒手段，最多把你一掌了結而已……」

萬事空委實眞元已竭，中氣不足，說話至此，有點氣喘吁吁，遂頓了一頓，畧作調息，繼續又再接口說道：「誰知你偏偏利用轎形大榻中，藏有『白郎君』，對上官大俠加以暗算，所中蛇毒，更非『黑郎君』丹元不解，叫我怎能不利用你那桃源妖穴，擠取『黑郎君』的丹元……？」

賽玉環越聽臉色越白！

萬事空因賽玉環躺在床上，仍是大字朝天，遂把那具長約三尺，粗約兩寸有餘的鐵筒，對準賽玉環胯間的迷人穴兒，繼續冷冷說道：「這樣作法，一來可以使你得遂死前再尋一次快活之願，眞是一舉三得了！」

語音才落，手兒一沉，已用筒口罩在賽玉環毛茸茸的方寸之地以上。

賽玉環把一口黃板牙咬得格支支地，厲聲叫道：「萬士雄，我記得你剛才曾經說過大丈夫一言九鼎，應該重諾守信之語……」

萬事空本來已將抽出鐵筒筒身上筒口的一塊鎖片，遂暫時停手，目注賽玉環詫然問道：「我承認我說過這句話兒，莫非你認爲我有甚麼失諾信之處？」

賽玉環從咀角泛起一絲陰惻惻地獰笑說道：「萬士雄，你還記得你和我在陝西驪山華清池中，第一次定情歡好之時，曾說過要和我生當同衾，死當同穴的麼？」

萬事空臉上紅了一紅，但神色却仍十分平靜地，點頭答道：「不錯，我記得此事，也承認過此語……」

賽玉環突然覺得自己似乎還有一綫生機，急忙接着萬事空的話頭說道：「既然如此，你是不是尊重諾言的大丈夫，在我死後，和我共穴？……」

「妖婦，你想錯了，這件事兒，難不倒我，因爲我被你盡情採補，早已經精竭髓乾，只仗着一腔復仇怒火，勉強支撐這具軀體而已，只要等你一死，大仇得報，我必然也告油盡燈乾……」

他又告氣力不繼，歇了一會，苦笑續道：「常言道：『靑山何處不埋人』？我自被你引誘墮落，此身已汚，何惜一副臭皮囊，今日便與你併骨『野人山』，以賞踐華淸池上的死當同穴諾言，你這妖婦總該沒有其他怨言了！」

說完，突然把鐵筒筒口處的一塊圓形阻鎖格片抽出。

萬事空用筒口替牠對準部位，「黑郎君」遂鑽進了「白郎君」經常出出入入的那個奇妙所在！

但萬事空的特製鐵筒之上，還有第二道鎖卡，不容許「黑郎君」來個直搗黃龍，長驅直入！

故而，「黑郎君」雖然猛力一鑽，也只鑽入了七寸左右！

就算這樣，賽玉環也不知是吃了莫大苦頭？抑或嘗了莫大甜頭？被鑽得雙眼亂翻，全身抖顫，口中彷彿連哼都哼不出聲！

萬事空回頭叫道：「這種汚穢骯髒的事兒，雲大俠與兩位陰公主不必看了，你們請暫避一下，救治上官大俠之舉包在我身上便了！」

雲夢襄雖慣風月，眞所謂「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之人，也委實覺得這種蛇與人淫之事，太以不堪入目，遂聽從萬事空之言，身形畧閃，後退了丈許左右。

陰玉華與陰素華姊妹，自然也隨從雲夢襄，採取同樣動作。

雲夢襄向賽玉環那四名婢女，看了一眼，飄身過去，給了她們每人一掌！

這一掌自然是替她們拍開穴道，但也拍散了她們跟隨賽玉環所煉的一些微薄內家功力。

等她們穴道一開，雲夢襄便向四女之中，似乎是以她爲首的翠翠問道：「翠翠，『天香娘娘』賽玉環太以凶淫，孽累甚多，如今報應臨頭，慘死在即！對於你們，我決定脅從不究，網開一面，今後必須革面洗心，好好作人，莫蹈那妖婦覆轍！」

翠翠滿面淚痕，唯唯稱是。

（未完）

練武樓隨筆

中國武術五大器械之三 劍術

半禪居士文 盧令圖

中國武術，在中國人來說，好之者大不乏人，要拳術及器械，以及各種暗器等等半禪亦曾涉獵過，但處以今之世，鎗炮兇烈，非是往日全持兵刄相拚之可比，苟能練習，須費十餘載苦功。（如練：鎗，戟，三截棍，護手鈎，）不但無甚大用，而且是虛耗寶貴有用時光，但與半禪心得及觀察，仍以拳術及劍術最爲有用，因爲拳術既可以鍛鍊身體，復可以自衞之具，而劍術在中國器械中，最爲雅緻，古代中國仕子，以琴劍書生爲伴侶，詠於詩歌，視爲雅事，爲我閒人所佳尙也久矣，如能習深劍術眞諦，則不爲月白風清之夜後，拔劍起舞之爲樂，而一枝一杖亦可爲武器，誠器械中既雅且利，是以名之爲「寶」，信不虛也。

然而今日講解「劍術」者夥，其能不以刀術而易爲劍術，能有幾人，蓋劍術與其他之器械不同，而尤非單刀可比擬，緣「刀如猛虎，劍如飛鳳」，故刀可稱爲「練」，劍則名爲「舞」，刀可以纏頭裹腦，劍則手不離腕，誠絶乎相反也，劍分三刄，卽尖與左右刄口，故練時必須辨明三尖，如不致混如刀式，有點有崩，有截有挑，有刺有札，其他揮劈撩砍等等，劍中均含有之，不過以上述六者較爲重矣。刺札尤爲緊要，何爲刺札，扁爲札，直爲刺，劍之用均在尖上，故無過頂，過頂揮舞便是刀，右手持劍，左手掐好劍訣，按於右腕之脈門處，如劍展開不按脈腕時亦在左眉梢，（在耳前眼後）此爲「劍術」不易之規律也。

所謂「劍訣」，卽左手食指與中指駢出，其他三指捲屈掐之，以所駢之兩指，按右手持劍之脈腕上，這所謂「劍不離腕」，卽指此也。

凡練拳脚及器械等等，無論其如何縱躍，均須心氣和平，急則有如驚虹，靜則有如山岳，而於劍術，必須保有此種態度，卽與人對敵時，更不能慌張錯亂，因勢乘便，則自進退自如，漂亮洒脫矣，此無他，所謂「劍係等勁」者，其似之矣，（等字乃是俗音，卽候之意，謂無須忙亂也）。劍之趟數亦甚夥，有急有徐，由淺入深，各有其妙，如昆吾劍，八卦連環劍，純陽劍，三才劍，五虎羣羊劍等等，俟日後如有暇，當再繪圖解說公諸愛好者，茲現謹述「八仙劍」一趟於後，俾練習諸君，有所領悟耳，除單劍外，猶有雙劍，半禪所習者爲「乾坤穿林雙劍」，雙劍之有一式一名者，世不多覯，蓋劍與刀之用法不同，前已言之，而雙劍不能纏頭裹腦，亦猶單劍也，其舉劍揮舞，自頂前下，一手一式，一式一名，均爲進取刺擊之點子（用法），不似雙刀之裹身如練也，大抵劍術之勁均在腕，故腕勁須要硬，則勁始可能達到劍尖，不致如刀之下垂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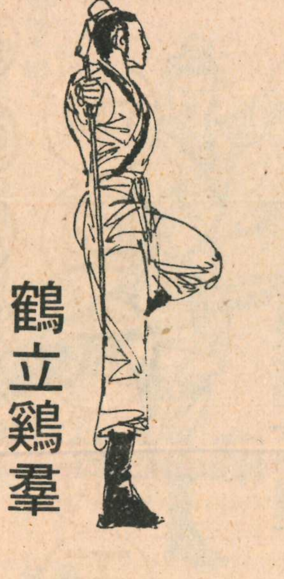
大凡一種拳術或器械，必有對子互相練習，始蓋先覺知個人鍊習，雖至如何精密，都比不上有對手互相練習爲妙，如一旦遇敵，仍是莫知所措，故鎗有對札梨花鎗，刀有大刀擒鎗，單刀破矛，拳有「連拳」，而劍亦有對劈劍也，其二人對練之器械或拳術，均應相視如敵人，手手須到，偶一不愼，常有撞擊，故對子亦甚緊要也，劍術之對劈，卽用平日單劍之點子，而編爲實用，此須沉着而矯捷，純以劍上三刄從事，神出鬼沒，則存乎其人矣，半禪論劍術亦至此已終。

八仙劍圖解與招法如后：



起式

左手抓劍，反背於後，右手中食二指相駢，成劍訣置右眉梢，勁坐右腿，虛出左脚。



鶴立鷄羣

由前式進三步，再左轉身，將劍交於右手，開式，左脚提起，肩平頭正，氣往下沉（左手平，成劍訣）

登山趕月

落左步，同時將劍自下向上札出，左手劍訣，扶右脈腕上。

撥草尋蛇

側上右步，以劍外向上撥出，勁坐左腿，劍訣在左眉梢。

推窗望月

上左步，偸右步，劍則同時外向成圈推出，膝頭不可落地，勁在右脚尖。





恨福來遲

由前式左右勾掛自下挑起，立右脚，起左脚，劍訣下指。

恨福來遲

三環套月(一)

落左脚劈下，再上右步如上式。

三環套月(一)



三環套月(二)

倒左步，上右步，劍則抹身橫斬，同時將劍交於左手，向前扎出，劍訣在右肩梢，成弓箭步，乃連前式，同時動作，故爲一式。

三環套月(二)



蛟龍入海

虛上左步，劍同時內向勾回，左手上仰，右手下垂，以備交劍者。

蛟龍入海

丹凰朝陽

震左脚箭步，同時交劍右手，自下翻轉扎出，左脚提起，身稍前傾，劍訣在左肩梢。

丹鳳朝陽

杏花春雨

落左步，成倒式，劍自上劈下，劍訣扶腕脈處，再虛移左步，上右步劈下成馬樁，此兩手名爲杏花春雨式。

練功秘訣

杏花春雨

怪蟒翻身

由馬樁劈下之式，撤回右脚半步，翻身劈下成斜式。

怪蟒翻身

倒提金鐘

起式，開步，點劍拉回，起右腿，將劍倒提起之。

倒提金鐘

黑虎捲尾

落右步，偷左步，將劍自面前成圈向後捲起，訣置左肩梢。

黑虎捲尾



抽撤連環

再開左步，採劍重復勾回，勁坐左腿，右腿虛出。

抽撤連環

金針探海

由前式開右步，跟左脚，將劍扎出，復開右步，攏左步，同時劍往上翻橫出。

金針探海

黃龍轉身

由前式上右步扎出，復轉身倒左步，上右步，將劍扎出。（圖見下頁）

黃龍轉身

妙手被斬

不動步，只一擰身，劍隨即自右劈下。

倒撒金錢

左右鈎掛，劍向後拉，左手劍訣指出。

魚跳龍門

由前式震右脚起立，落左步，過右脚跳一步，仍如上式。

鷂子鑽天



上左步，跟右步札出。

飛龍引鳳

先將劍向後掄成半圓形，再起左腿，復起右脚，而劍亦同時自下上向撩出，劍反左脚立地，右脚則懸起。

劍斬連環



由前式下右步撩，再偷左步上截之，如此三作，再變下式。

倒轉陰陽

身左轉，將劍自上向下挑起，劍訣指出，定神收式。（凡劍訣之出，均自右脅向上擬出。）

健身術

瑜珈術對身體有裨益

神光・文

瑜伽術到了今天，已不再單純是一種宗教儀式了，而是一種健身的運動。

其宗旨恰好與西方人的習慣相反。它鍛鍊你控制身體。使身體肌肉放鬆，使神經不太緊張。

防止衰老和延長壽命，很早便出現在瑜伽的梵文中。西方的科學證明，更支持了習瑜伽對血液循環，肌肉，器官，內分泌腺，消化力，關節和神經等，具有莫大的裨益，特別是直接影响到男女的生殖系統。

內分泌腺是保持內臟器官健康和供應精力的重要組織，瑜伽有些姿式對這些分泌腺具有促進作用。這些分泌腺包括在陰囊內睪丸腺，在骨盤兩側的卵巢，在腰背後的副腎腺，在喉部的甲狀腺，以及在頭部的黏液腺和松果腺等。

這些分泌腺在活躍的性生活中，必須平衡地各自發揮其作用。所以其保持健康是十分重要的。

其中一種分泌腺發生毛病，便影响到正常性慾。例如孩子的黏液腺出現毛病，那麼性腺的發育便受到影响。荷爾蒙分泌不平衡，他便可能發展成爲同性戀，或者便成爲性無能，或性冷感。老年人習瑜伽將比同齡的老人顯得年輕得多。這是令人嘖嘖稱奇的現象。

年輕人的內分泌腺並不一定是健康的。

由於缺乏運動，其體內組織的機能即使不一下子退化，却埋下了失敗的陰影。

有此現象，可利用瑜伽來補充這一方面的不足。

一般人相信，四十五歲後性慾便會逐漸減弱，直到完全消失爲止了。原因是由於內分泌腺的退化。如果能夠維持內分泌腺健康，便可克服性慾衰退的現象。

因爲性慾是自然的機能，所以有很多人認爲只要順其自然便可以了。試觀很多夫婦不愉快的性生活，便知道事實上並不如此。

除了他們對性慾無知外，大多數是由身體不行。

因爲他們沒有留意到保養自己的身體。

練習瑜伽對身體有甚麼裨益呢？這個問題，不是親身經過，是不會相信的，練瑜伽對於性慾方面，功効最爲顯著，有些老頭子本來已疲不能興奮的了，但在拜師練一個時間後，會動春心，但這種意動，不是返老還童，而是在慾的方面，有恢復機能的傾向。

當然，聰明的人，要練瑜伽，不是爲了應付女人，而是澄清俗慮。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高皐·文 盧令·圖

黑獄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蕭夢喬僞裝九道十二宮的人，住湖中一艘雙桅烏篷船上，探聽到孟南湖的陰辣狠謀，和章君佑現時的行踪，她返回鳳凰山下隱居之處，立命連勇備車，趁天剛發亮，便往崇德嘉喜的官道上趕去，冀能在途中可與章君佑相晤，不料車子剛出城門，便發現九道十二宮的人在後跟踪，而孟南湖的手下也在監視他們的行踪，蕭夢喬毫不在意的繼續上路，走不多遠，驀見多情公子尹衍率衆攔道，勸她勿再冒險前進，並說，爲博蕭夢喬芳心，若有所命萬死不辭，蕭夢喬僞稱很好，不過還要試試他的誠意——

盲煞遭暗算 白壁幾蒙塵

尹衍道：「姑娘請吩咐。」

「這官道之上全是你的人麼？」

「不，還有幾位瞧熱鬧的朋友。」

「咱們合作之事不容外洩……」

「姑娘之意我懂。」

他伸手一揮，數十大漢便一起向九道十二宮的四名男女逼了過來。

九道十二宮的那名青衫文士首先哈哈一陣狂笑：「顧客向保鏢的開刀，這不成了天下奇聞！」

蕭夢喬明知他是誰，却故作不解的啊了一聲道：「你是誰？我那時僱用你？」

青衫文士道：「姑娘不必知道在下是誰但咱們是友非敵却是千眞萬確之事。」

蕭夢喬冷冷道：「閣下的言語前後矛盾，怎能使人相信它是眞實的？」

虎道的灰衣老者沉聲道：「別不知好歹，女娃兒，咱們奉命保護妳，對妳決無惡意。」

青衫文士接道：「姓尹的笑裏藏刀，對姑娘決無好意，姑娘不可被他那甜言蜜語所惑。」

多情公子尹衍仰天一陣狂笑道：「瞧你們這般搖尾乞憐，敢情是幾名儒夫！」

青衫文士怒叱道：「姓尹的，你以爲咱們瞧不出你的狐狸尾巴？告訴你，你那什麼十絕埋伏陣已經不靈了，如果不怕丟人現眼你不妨試試。」

多情公子尹衍面色一變，對這位面蒙黑紗的青衫文士不由提高了警覺。

十絕埋伏毒陣，是他師門不傳之秘，當今之世，能夠知道毒陣名稱的，可稱得是鳳毛麟角。

但眼前這位面蒙黑紗的青衫文士，居然一口道出他師門的秘密，這就不得不使他愼重考慮了。

其實所謂十絕埋伏毒陣，只是先後天正反五行，及五種奇毒的配合施展，五五相加，而稱它爲十絕罷了。

不過後天正反五行大陣，生尅互易，變化萬端，不明易理，不懂陣法之人，無論功力多高，必然會陷身陣法之內。

何況陣中佈有五種奇毒，縱然識得陣法的玄機，也難以逃過奇毒的傷害。

因此，尹衍雖震於青衫文士能夠道破他師門的秘密，似不相信他有攻破十絕大陣的能耐。

不過此人城府極深，如果沒有一舉擊敗對方的把握是決不親自出手的。

於是他目光一轉，嘿嘿一陣冷笑道：「尹某的十絕大陣，對付的都是當代武林成名露臉的人物，對閣下，嘿嘿，殺鷄焉用牛刀！」

語音甫落，忽然舉手一揮，數十名勁裝大漢，立由道旁兩側的樹叢中，湧了出來。

這般勁裝大漢，全是名不見經傳的人物，但每一個都是眼神如電，神態冷肅，他們不僅都有一身極高的功力，而且行動劃一，是一枝久經訓練的勁旅。

多情公子低嘯一聲道：「這四位交給你們了，上。」

青衫文士向勁裝大漢瞥了一眼，回頭對兩名灰衣老者及紅衣女郎道：「咱們不能被他們纏着，各位須得多賣點氣力。」

虎道的灰衣老者哼了一聲，雙掌陡的一分，向迎面奔來的勁裝大漢擊出兩股剛猛的掌力。

這兩股掌力迎風生嘯，挾着無比的霸氣，直擊勁裝大漢的前胸，威力之强，如同疾雷撼山一般。

此人能夠雙掌齊發，並將掌力練到如此精純，如非一派掌門，也必然是名震江湖的一方霸主。

但，他却面蒙黑紗，聽受別人的擺佈，這就不能不使一旁瞧看的多情公子尹衍大爲駭異了。

只是他這兩股重如山岳的掌力，並未傷着勁裝大漢，他們一分再合，依舊逼了過來。

灰衣老者呆了一呆，忽然一聲暴叱，揮掌衝了過去，攻擊他的勁裝大漢是七人，他們全部使刀，只見晶芒連閃，他們已每人攻出一刀。

雙方一經交手，灰衣老者的白眉立卽皺了起來。

論功力，他較勁裝大漢高出頗多，如果是一對一，他自信沒有一個能在他的鐵掌之下逃得活命。

如果一對三，他仍有獲勝的可能，只不過勝利必然頗爲艱苦。

一對四，他只能打一個平手，一對五，他就非敗不可了。

現在他是一對七，不止是獲勝已然無望，連逃生也不太可能。

這般九道十二宮的神秘人物，功力相差無幾，虎道的遭遇如此，其餘三人自然沒有一個能夠例外。

多情公子尹衍收回目光，面色帶着輕鬆的笑意，轉向蕭夢喬道：「姑娘！蝸居距此不遠，請。」

蕭夢喬道：「閣下是霸王請客，咱們非去不可？」

尹衍道：「姑娘言重了，在下只是一片愛護之意。」

蕭夢喬道：「可惜我無意應邀，盛意只好心領。」

尹衍道：「別逼我，姑娘，在下不願對心愛之人動武，但願姑娘能體念尹某的一片痴心。」

蕭夢喬冷哼一聲道：「當眞麼？聽說痴心是黑的，能不能挖出來讓我瞧瞧？」

尹衍面色一變道：「妳要本公子挖心給妳瞧瞧？」

蕭夢喬道：「這有什麼不好，免得閣下留在世上害人。」

尹衍勃然大怒道：「我告訴妳，盲煞，本公子要得到的沒有一個能逃出我的掌握。」

蕭夢喬道：「這倒是巧得很，本姑娘要剁掉你的狗頭，你必然逃不過我這一柄長劍。」

尹衍道：「這麼說來咱們不必再浪費唇舌了，姑娘請。」

蕭夢喬道：「別忙，我要先對我的朋友交待幾句。」

尹衍道：「好。」

他以爲蕭夢喬要對連氏兄妹交待，誰知她忽然貫注眞力，向惡鬥中的青衫文士高叫道：「朋友，集中力量，則彼消此長，別那麼死心眼兒。」

這當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青衫文士等集中了，勁裝大漢由於人數太多，數十人攻擊一點，反而施展不開手脚。

態勢果然彼消此長，傷亡也如立竿見影，勁裝大漢慘呼之聲，立卽不斷的傳了過來。

尹衍面色大變，接着怒哼一聲道：「盲煞，妳既是如此不受抬舉，可別怪本公子心辣手狠，接招。」

刷的一聲輕响，一柄鋼骨摺扇已向蕭夢喬的肩頭點來。但他一點卽收，收扇再吐，刹那之間，他已凌空連點八次。

這八次都是指向蕭夢喬的穴道，扇頭所帶的勁風，宛如燒紅了的鐵條插在水裏，滋滋之聲不絕於耳。

蕭夢喬心頭暗懔，敢情這位油頭粉面的大壞蛋，一身功力還眞箇不凡。

自然，這八招凌空點穴，是沾不到她一絲衣角的。但她知道多情公子尹衍，決不止這點技倆。

她拔出了身後的長劍，實行以牙還牙，口中一聲嬌叱，連續揮出三劍。

她沒有講求招式，這三劍只是隨意而發，但劍鋒所指，無一不是尹衍的關節要害，尹衍明白，只要中上一劍，也就得抬着回去。

一個面蒙黑巾，目難視物之人，出招竟是如此的凌厲，部位又是這般準確，尹衍雖是目無餘子，也不得不大爲震駭。

因此，蕭夢喬揮了三劍，他就退了三步，臉上氣得青筋暴露，却半步也奈何不得。

名噪江湖的多情公子，幾曾如此窩囊過！

蕭夢喬三劍之後攻勢微頓，漫天扇影立卽由尹衍的掌中激射而出。爲了找回他的赫赫聲譽，他不再憐香惜玉了，而且他那淫邪的雙目，充滿了一片殺機。

但，無論他的功力，如何深厚，無論他的招式如何凌厲，有一點他始終改變不了。

那就是只要他一扇攻出，他的手腕必會送到蕭夢喬的劍尖之上。

一招是如此，十招也是這樣。

他無法能使完一招，招招都是一出卽

撤。

他面上的青筋暴出的更多了，雙目中的兇光也變做血紅之色，顯然，蕭夢喬較他高出太多，多情公子似乎砸定了招牌。

他不甘心就這麼毀在一個盲女的手裏，而且他還垂涎於她的美色。

摺扇在一招招不斷的搶攻，他的左手忽然在腰際摸了一把，藉摺扇一記强攻之際，左手同時向蕭夢喬的面上彈了出去。

不管蕭夢喬的聽覺怎樣高明，當她發覺勁風有異時，已經吸進了尹衍彈出的毒烟。

這一來可就惹起了她的殺機，只見晶芒急閃，鮮血激射，尹衍的一條右臂，連帶那柄鋼骨摺扇，在血雨中飛了起來。

一劍傷敵之後，蕭夢喬却無暇再上一劍，因爲她已經感覺到吸進的毒烟極爲劇烈。

她插回長劍，由囊中掏出一隻瓷瓶，拔開瓶蓋，吞下三粒黑獄門的祛毒靈丹。

她正待運功療傷，忽然感到脅下一麻，接着被人一把挾起，向道側落荒而去。

這一變故來得太過突然，以致一旁觀戰的連氏兄妹也措手不及，直待蕭夢喬落入別人的掌握，他們才如夢初醒，雙雙追了下去。

擄走蕭夢喬的是多情公子尹衍，此人行爲之狠，稱得上是一個絕代兇人。

當蕭夢喬取服解藥之際，他用左手迅速封閉右肩的幾處穴道，然後出手偷襲，挾着蕭夢喬落荒而逃。

爲了擺脫連氏兄妹的追蹤，他將輕功展至極限，最後他成功了，但却傷口迸裂，暈倒在一片叢林之內。

他暈倒了，蕭夢喬却清醒得很，可惜她身中劇毒，穴道被封，清醒有什麼用，只有增加心靈上的痛苦而已。

不過她還有一點希望，不，應該說是兩點。

第一，她希望被過路之人發現。

其實這一點渺茫得很，因爲地處荒野，四無人跡，既不是通道，而她又臥倒在一片濃蔭覆蓋的森林之中，除非是奇跡，讓追來的連氏兄妹找到。

第二，是運功衝穴，這一點也希望不大。

因爲多情公子尹衍適才偷襲的這一指十分歹毒，她曾經試過，一點眞力也提聚不起。

再說，尹衍的暈倒，只是失血過多，以一個身具上乘功力的人來說，斷臂失血要不了他的命，也不會暈得太久，他一旦甦醒過來，怎能讓她運功衝穴！

希望已是如此的渺茫，她只有付之一嘆。

忽然，她聽到一陣腳步之聲，心情也跟着緊張起來。

「但願是連氏兄妹。」她暗中禱告着，只有連氏兄妹找到來，才是她惟一的生機。

腳步之聲逐漸接近，她的希望也同時消失，因爲她聽到來人的談話，正是與九道十二宮惡門的那般漢子。

「譚兄，咱們追了不少路了，怎麼還沒有發現公子？」

「不要着急，公子的腳程比咱們快，我想再追一陣就差不多了。」

「咳，譚兄，別忘了公子去了一條臂膀，還挾着一個姑娘，他能够比咱們還快麼？」

「你說的固然有理，可是咱們走的路綫沒有錯，我想公子必然還在前途。」

姓譚的語聲甫落，第三人忽然長長一嘆，道：「兩位不必爭論了，咱們歇一會兒吧。」

姓譚的說道：「好，就在林邊歇休一下。」

他們紛紛坐了下來，蕭夢喬由聽覺判斷，一共是一十三個。

他們原是二十八人，現在只剩下一十三個，除了蕭夢喬被尹衍所擄，這一仗他們幾乎是全軍盡墨。

不管別人剩下了多少，縱然只剩下一個，也足够要蕭夢喬的命了，因而她的心弦綳得緊緊的，呼吸剛剛一重，他們已經有了警覺。

「誰？」

他們躍起身形，分別向四週查看，其中一人忽然啊了一聲道：「是公子……」

不錯，他瞧到了暈臥未醒的多情公子，却沒有發現距尹衍只有幾尺的蕭夢喬。

原因是尹衍暈倒之時，蕭夢喬也同時摔了下來，不過她摔得十分湊巧，正好跌進一塊窪地之中。

窪地四週被野草嚴密的遮蓋着，如非仔細瞧，決難發現其中有人。

再說尹衍斷臂暈倒，也使他們慌了手腳，盲煞能够劈掉他一條臂膀，他的暈倒何嘗不是盲煞所爲！

爲了救治尹衍，也害怕盲煞出現，他們不敢停留，揹起他們的主人，便像喪家之犬似的匆匆而去。

待敵人去遠，蕭夢喬才吁出一口長氣，她原以爲希望完全落空，想不到居然會出了奇跡。

不過這還不能算是脫險，只要尹衍一旦醒來，他必然會要這般大漢回頭尋找，蕭夢喬連手臂都無法移動，到時候還不是任人擺佈。

她急得週身冒汗，却想不出一種自救之策。她惟一能做的是運功衝穴，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好碰碰運氣了。

她的內力極爲高深，仍然費了個把時辰，才勉强能够提運三成眞力。

再經個把時辰，手足已能活動，但要完全衝開被制的穴道，決不是短期內可以達成的。

她必須脫離險地，儘早離開這兒，否則一旦敵人去而復返，她就只有束手受縛了。

離開樹林，她不敢走向來路，崇德在東北，她辨識了一下方位便向東北奔去。

好在此時已是黃昏，她勿須再遮着雙眼，因而解下蒙眼的黑巾，用它將披肩長髮束了起來。

她的眞力只能提到三成，縱然展出全力，比常人也快不了多少，奔馳不及十里，已是汗透重衣了。

忽然她發現前面有一條人影，由於距離過遠，瞧不出對方是何等之人。

她心頭一動，急忙取出一塊黑紗遮着

面孔，並在衣襟之上，戴着一朵白色的菊花。

這些是她取自杭州灣，在一名青衣女郎的手中獲得。

她知道菊花代表九道十二宮中的菊花宮，是一羣極端神秘的人物。

僞冒菊宮可能是一種冒險，總比盲煞的身份安全得多。而且這般人個個黑紗蒙面，似乎誰也不知道對方的身份來歷。縱然碰到是正牌貨，也不易露出馬腳。

她在改扮之際，腳下絲毫未停，片刻之後，雙方便迎面相遇。

這一回蕭夢喬可能弄對了，對方正是九道十二宮的人物。

他是一條十分高大的漢子，蕭夢喬的身前一站，宛如一具鐵塔一般。

此人身着綠色衣衫，連蒙面的紗巾也是綠的，左襟上的標記是一個白色的春字，春字下面還有一個紅色的二字。

她在瞧綠衣大漢，綠衣大漢也在瞧她，而且一股凌厲的目光由綠紗之後透出，一瞬不瞬的向蕭夢喬瞧着。

如此瞧看女人，是一種輕浮，狂妄，極不禮貌的行爲，蕭夢喬如非遭到暗算，早已叫他吃不了兜着走了。

但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只得忍住怒火，看看綠衣大漢要些什麼花樣。

良久，綠衣大漢忽然哼了一聲道：「妳是誰？」

蕭夢喬道：「閣下似乎不必知道我是誰，你說對麼？」

綠衣大漢微微一呆，同時仰天一陣狂笑道：「不錯，我不必知道妳是誰，可惜妳時運不濟，嘿嘿……」

蕭夢喬暗道一聲「糟了」，青衣女郎的死亡，可能已被他們發覺。

她雖是心頭暗驚，仍從容不迫的淡淡道：「我不懂你在說些什麼，告辭。」

綠衣大漢伸手一攔道：「要走？嘿嘿，只怕沒有這麼便宜！」

蕭夢喬道：「爲什麼？」

綠衣大漢道：「因爲妳冒充我的妻子，我能够讓妳走麼？」

蕭夢喬一懍道：「胡說，誰是你的妻子？」

綠衣大漢道：「妳自然不是我的妻子，但妳不該殺死她的。」

蕭夢喬冷哼一聲道：「你錯了，閣下，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這菊花宮的職位不能因尊夫人的殉難而懸缺。」

綠衣大漢道：「錯的是妳，姑娘，如果妳知道在下是管理職位登記的，妳就不會說這些話了。」

蕭夢喬心頭一陣狂震，忽然一聲嬌叱，右掌的食中二指以全力疾點而去。

她只能提聚三成功力，不得不先發制人，但這三成功力的指力，仍然破空生嘯，威力仍屬不凡。

只是她一指點出，已失去綠衣大漢的蹤跡，剛剛暗道一聲不好，章門穴上忽然傳來一陣劇痛。

綠衣大漢制住了蕭夢喬的穴道，接着伸手一抓，將她蒙面的黑紗抓了下來。

「啊，姑娘國色天香，原來這般美麗，黃某的艷福當眞不淺。」

蕭夢喬怒叱道：「你敢口齒輕薄，姑奶奶決不饒你。」

綠衣大漢哈哈一笑道：「妳殺了我的妻子，再冒充我的妻子，那麼妳必然是想做我的妻子了，夫婦麼，口齒輕薄算得了什麼，咱們幕天席地的親熱一下，也沒有什麼不對。」

嘶的一聲，蕭夢喬的胸衣被他一把扯了下來，一對原本要破衣而出的飽滿雙峯，立即迎着晚風顫抖不已。

蕭夢喬幾曾受過這等侮辱，急得尖聲叫喊，破口大罵，她那雙美目之中，也滾出了珍珠的淚水。

罵，於事無補，反而助長了綠衣大漢的慾燄。

裂帛之聲在不斷的響着，片刻之間，她變成了一具女神的雕像。

美得噴火，艷得勾魂，只要是男人，沒有不被這具胴體逗得心神震顫的。

綠衣大漢雙掌一伸，向蕭夢喬的胸前抓去，他在笑，那邪惡的笑聲會使人頭皮發炸，毛髮悚然。

只不過剎那之間，那笑聲忽然變得尖銳起來。

這不是叫，而是嗥，好像他雙掌向前一伸，便碰到一團烈火似的。

碰到烈火，他自然要叫了，人是血肉之軀，怎能與烈火相抗？

其實，那不是烈火，只是一截樹枝而已。

不過這截樹枝比烈火還要厲害，它穿過了綠衣大漢右衣的「勞宮穴」，再釘在他左手的小臂之上。

穿過勞宮穴，他的右掌必會報復，而且那是動脈流轉之處，他全身的血液，就要因此而停止循環。

他痛得出了汗水，全身都在劇烈的顫抖，只是他除了嗥叫，就像木雕泥塑般僵在那裏。

幾乎在同一時間，一條藍色人影像輕烟般洩落場中，他先拍開蕭夢喬的穴道，再脫下藍衫，掩着她赤裸裸的嬌軀。

「是你……兄弟……」

「是的，姊姊，我是章君佑。」

一聲悲啼，蕭夢喬撲到章君佑的懷裏，他們互相緊緊的擁抱着，好像害怕再失去對方似的。

良久，章君佑長長一吁道：「小弟馳援來遲，姊姊吃了苦了。」

蕭夢喬幽幽一嘆道：「不，兄弟，是我不好，祝姑娘呢？她是否跟你一道？」

章君佑說道：「她來了，但，她不姓祝。」

蕭夢喬道：「她不姓祝？她不是南昌祝員外的千金麼？」

章君佑說道：「不是，她眞名字叫孟輕虹。」

接着，他將祝懷憲以孟輕虹爲餌，定計破壞他兩人的感情，以及故意散佈流言，將他誘往花鳥山的情形，對蕭夢喬擇要地相告。

蕭夢喬錯愕半晌道：「有這等事？孟輕虹呢？」

孟輕虹與幽冥一二號原已趕到當場，由於蕭夢喬適才全身赤裸，他們不便現身相見。

此時蕭夢喬一問，她立即由樹後趨出

，並檢衽一禮，道：「小妹孟輕虹參見姊姊。」

蕭夢喬目光如電，向孟輕虹冷冷的打量着，忽然，她冷哼了一聲，說道：「孟姑娘……」

孟輕虹道：「姊姊有什麼吩咐？」

蕭夢喬道：「妳當眞是孟南湖的女兒麼？」

孟輕虹道：「是的，姊姊。」

蕭夢喬雙眉一挑，一把扣住孟輕虹的脈門道：「姑娘！妳太過目中無人了，說，妳到底是誰？」

孟輕虹神色一變，半晌，忽然微微一笑道：「姊姊太多心了，當今之世，有誰敢冒充盟主的女兒？」

蕭夢喬道：「是的，沒有人敢冒充孟南湖的女兒，但如果這是孟南湖的授意就又當別論了。」

孟輕虹道：「不，相公可以證明。」

蕭夢喬轉向章君佑道：「眞的麼？」

章君佑道：「是眞的。」

蕭夢喬道：「憑什麼你說是眞的？」

章君佑道：「那日姊姊與小弟在南昌江邊交手，小弟曾經暈了過去……」

他將祝懷憲趕來江邊要將他殺死，幸經孟輕虹相救，由他們的對話，可以證明孟輕虹必是孟南湖的女兒。

章君佑的解釋，蕭夢喬並不認爲滿意，不過她沒有再追問下去，逕向肅立一旁的幽冥二煞道：「兩位叔叔，你們是來找我的麼？」

幽冥一二號同時躬身一禮道：「見過少主，咱們奉門主之命尋找少主，請少主立即返回黑獄。」

蕭夢喬道：「不，我不回去。」

幽冥一號道：「江湖險惡，人心譎詐，少主千金之體，不宜獨闖江湖。」

蕭夢喬道：「誰說我獨闖江湖了？原先有君佑陪我，現在有了你們不是更熱鬧了？」

幽冥一號道：「老朽兄弟是奉門主之命來尋找少主的……」

蕭夢喬道：「這個我知道，難道你們就不能留下來？」

幽冥一號道：「咱們如果留下來，門主會不放心的，聽老朽相勸，少主還是隨咱們回去吧。」

蕭夢喬道：「不，要回去你們回去就是。」

幽冥二號道：「大哥！少主既不願回去，咱們也不能丟下不管，依小弟之意，咱們就留下陪伴少主吧。」

幽冥一號自然不放心讓蕭夢喬在江湖上流浪，只得聽從幽冥二號的意見，留下來陪伴他們的少主。

然後，蕭夢喬嬌軀一擰，緩步向綠衣大漢走去，她適才受到奇恥大辱，這口氣怎能嚥得下去。

當她的目光向綠衣大漢一瞥之際，不由神色忽然一呆。

原來綠衣大漢雖是挺立如故，他的胸前却洒下了一片血水，他死了，是嚼舌自盡的。

綠衣大漢的死，並不能平息蕭夢喬的怒火，噗的一聲，她一掌將綠衣大漢的屍體擊得飛出丈外。

章君佑牽着她的手道：「便宜他了，姊姊，他是誰？」

蕭夢喬道：「是九道十二宮的，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章君佑道：「九道十二宮？他們是一個江湖門派麼？」

蕭夢喬道：「是的，這帮人，不僅十分神秘，而且，他們的行爲也使人極爲費解。」

她將別後情形及杭州灣的遭遇，向章君佑詳細敘述，最後恨恨的道：「咱們初涉江湖，與人無爭，與物無忤，孟南湖爲什麼一定要除去咱們。」

章君佑道：「這確是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不過妳別發愁，今後他們還要找碴，到時候咱們再問個明白。」

蕭夢喬道：「何必等待今後，現在不就可以問麼？嗨，孟家妹子，妳說這究竟爲了什麼？」

孟輕虹道：「不敢瞞姊姊，小妹與家父之間，感情極不融洽……」

蕭夢喬道：「那妳是毫無所知了。」

孟輕虹道：「雖然不是毫無所知，但知道的也極爲有限。」

蕭夢喬道：「那麼妳就說說妳知道的吧。」

孟輕虹道：「小妹聽說他們是基於平魔衞道的理由，才向兩位下手，但對姊姊是生擒，對相公則死活不論。」

蕭夢喬哼了一聲道：「生擒？哼，他們在杭州灣的海船上暗藏炸藥，妳說那該怎樣解釋？」

孟輕虹一愣，道：「這就令人難以理解了。」

幽冥二號道：「別管這些，少主，咱們找孟南湖去。」

蕭夢喬道：「好，孟家妹子，府上住在那裏？」

孟輕虹道：「八斗嶺，在合肥的東北，不過……」

蕭夢喬道：「不過怎樣？」

孟輕虹道：「八斗嶺高手如雲，三十六金星特使，每一個都具有不凡的身手，姊姊功力雖高，咱們的實力還是單薄了一點。」

蕭夢喬冷冷道：「這個不用妳担憂，我倒是對妳有一點建議。」

孟輕虹道：「姊姊有什麼吩咐？」

蕭夢喬道：「咱們中國人立身處世，最重視的是一個孝字，再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我想妳應該明白……」

孟輕虹面色一慘，道：「是的，我明白。」

蕭夢喬道：「那就不必浪費唇舌了，兄弟，咱們走。」

走，簡單得很，兩脚一挪，天下都可去得。

問題是這樣做似乎太絕了一點，爲孟輕虹着想，她該怎麼辦？

再說，章君佑與孟輕虹之間，既有夫婦之名，也有夫婦之實，不管他們結合的動機怎樣，既成的事實是無可否定的。

而且孟輕虹自追隨章君佑以來可說溫柔體貼，克盡婦道，丟下她也於心不忍。

因此，章君佑舉步踟躕，孟輕虹淚落如雨，這情形實在淒慘已極。（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連載

高庸·文
盧令·圖

魄虎（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靳珞一心求死，吞服牛頭龍胆肝，反獲絕世功力，東海二僧爲贖前衍，各授絕藝，大愚禪師把天南秘本的大清罡氣授及他仗以成名的流雲劍采和降龍金剛掌傳授靳珞及阿琴，三年藝成，靳珞拜別大愚禪師偕阿琴下山，逕奔青牛峽，獲睹玉梅，知道三義堡已遭武林人瓦解，玉梅雙腿殘廢，不願偷生，在獲晤靳珞最後一面而服毒自戕，靳珞遭受打擊，精神創痛至巨，一心只掛着要覆行玉梅臨終前所托代她報却父仇。那日來至一處，聞悉淮陽派設擂較技，靳珞與阻琴急趕往，將抵達突有三老者現身攔路——

受欺開殺戒　患難見友情

靳珞也沒想到是怎麼回事，奔到近前，兩脚一頓，「颼」地一聲，竟從三人頭頂掠過。那三個老者都吃了一驚，同聲喝道：「好大胆的小輩，你們也太目中無人了。」

喝聲中，一齊縮頭旋身，齊向半空中的靳珞拍出一掌。

一股強勁掌風，向靳珞和阿琴身上直捲過來。

靳珞身子在前，剛剛掠過老者頭頂，阿琴接着跟到，恰好被那一股掌風撞個正着。只聽一聲悶哼，阿琴一個觔斗，翻飛到三丈以外。

靳珞還沒有弄明白三個老頭何以會突施暗算，急忙沉身落地，却見阿琴也正使一式「巧翻雲」飄落實地，脚下一個踉蹌，跌坐地上。

靳珞一晃肩，掠到阿琴身側，急問道：「阿琴，你受傷了嗎？」

阿琴搖搖頭道：「不要緊，傷得不重，歇一會就好了。」

靳珞猛回頭，怒目噴火，大步向那三個老頭走去。

阿琴知道他要出手，連忙大聲叫道：「大哥，你——」

話猶未完，靳珞已到了三個老頭面前，喝道：「剛才是你們三個打了我師妹一掌？」

三個老者中的一個道：「不錯，因爲你們太……」

沒等他把話說完，靳珞猛可一揮左臂，「蓬」地一掌劈出，三個老頭竟被他一掌震飛到五丈多，個個腦漿迸流，死在地上。

衆人嘩然驚叫道：「不好了，淮陽派三位香主，被這小子一掌打飛了！」

一聲呼叫，會塲登時大亂，凡與淮陽派有關的，人人驚駭失措，即使無關的人，也都擁了過來，不消片刻，靳珞四週已圍了厚厚一層人牆。

靳珞只冷冷瞥了那三具死屍一眼，轉身向阿琴走去。

人們紛紛讓路，別看這些人個個紥束威武，好像都身懷絕技的樣子，如今見靳珞一掌打死了淮陽派三名年高功深的香主，都不覺胆寒心顫，避之唯恐不及。

靳珞眼不也沒抬，走到阿琴身邊，便旁若無人的盤膝坐下，伸出一隻手掌，抵住她背心靈台穴，將自己身上眞力緩緩注入阿琴體內。

四週人羣鴉雀無聲，均被靳珞這種沉着的氣質所懾，大家都在心中揣測。這人是誰？非但出手狠辣，對這上千武林人物竟視若無睹，難道他不怕在運功療傷時被人家突施攻擊麼？

兩個白髮蒼蒼，身穿藍衫白老頭，排衆而入。其中一人身軀偉岸，頸下短鬚如蝟，神情威猛，另一個畧顯瘦削，目光炯炯，一看就知必是內家高手。

他們一現身，四週立即有人輕聲道：「這小子有得瞧啦，連淮陽派內三堂兩位堂主都驚動了，這小子再狠，只怕也不是鷹爪手康新的敵手。」

旁邊另一人道：「康堂主行事穩練，輕易不會出手，倒是那位索命靈官廖飛熊性子暴躁，適才死的三個，又全是他堂下香主，他這一來，斷然不會善罷甘休。」

議論聲中，康新與廖飛熊已停身在靳珞身前數尺，那粗獷威猛的索命靈官廖飛熊突然喝問道：「就是這兩個小輩嗎？出手的是男的這

是女的?」

這一聲暴喝,宛如晴天一聲霹靂,四週私議聲頓時靜止,人羣紛紛自動退開,唯恐血戰一起,鮮血會沾到自己身上。

然而,靳珞闔目垂首,一心替阿琴療傷,對身側呼喝,當前强敵,簡直不聞不見,一派安然。

廖飛熊精目一瞬,見靳珞掌心緊抵阿琴背心,正催力行功,頭上隱隱散發着一層淡薄熱氣,便猜到出手傷人的必是靳珞無疑,心裏憤怒,冷哼一聲,舉起了右掌。

鷹爪手康新急忙攔住,說道:「廖兄且慢,好歹等他們療傷完畢後,以免損了淮陽派和你我身份,我看這兩人面目陌生,定是新出道的雛兒,他們背後必有指使的人,這倒不可不查。」

廖飛熊怒容滿面,冷哼一聲道:「何須管他受誰指使,他既出手傷人,咱們先斃了他,還愁指使他的主兒不露面麼?」

康新且不和他爭辯,緩步走到那倒斃地上的三個香主的屍體前,俯下身子,扯開一個的胸衣,那死屍的前胸上,赫然呈現着一個淤黑的手印。

他濃眉一皺,又將其餘二人胸衣全部扯開,果然,那二人致死的原因,也是前胸被內家重手法震斃。

廖飛熊跟在他身後,親眼見那三個清晰的掌印,掌指着力都極平均,心頭不禁駭然,望了靳珞一眼,適才暴戾之氣竟一掃而空,沉聲對康新道:「這小子怎會有如此精深的內力?莫非下手的另有其人?」

康新斂眉頷首,道:「難說,咱們先問問清楚要緊。」

這時,靳珞已用本身眞力,使阿琴被震動的內腑重歸原位,眞氣運行一週天,傷勢已爽然若失。

兩人先後睜開眼來,相視一笑。

靳珞柔聲問道:「你此刻覺得已經好些了麼?」

阿琴點點頭道:「已經完全好了,大哥,你把那三個人怎麼樣啦?」

靳珞道:「我把他們全都斃了。」

阿琴嘆口氣,道:「唉,老師父說你殺孽太重,果然一點不錯,你看你才下山,一出手就傷了三條性命。」

靳珞道:「我不能放過他們,否則,他們就會殺你,玉梅已經被他們害死了,我決不能讓他們再害你。」

兩人娓娓而談,語聲低柔,直如私室媚語,那像是在衆目睽睽之下,强敵環伺之中。

鷹爪手康新神情凝重的一拱手,道:「這位朋友是那一位高人門下?老夫康新,乃淮陽派內三堂堂主,不知派下弟子又有甚麼開罪朋友的地方?特來致意。」

靳珞看了他一眼,從地上站立起來,冷冷道:「你是替他們報仇來的嗎?」

索命靈官廖飛熊一聽這話,臉上登時又現怒容。

康新卻毫不動氣,仍然含笑道:「朋友說那裏話,老夫自忖與兩位並無一面之識,朋友既然出手來挑咱們淮陽派大典,自然是受人之託,代人出面,不過,這並不要緊,只要二位將過節朗攤出來,在塲均是武林高人,是非自有公道,淮陽派若是理屈,別說死去三兩個門人,就死上三兩百人,也決不含糊。」

四週衆人都暗讚康新不愧是老江湖,說出話來,又中聽,又得體,份量又够,是以都自然而然對靳珞有些不諒。

誰知靳珞僅只淡淡一笑,用手指指地上三具死屍道:「你要問誰是誰非,最好自己去問他們吧。」

康新臉色陡變,薄怒道:「朋友說話如此跋扈,敢是量定淮陽派盡是畏事之徒,可以任意羞辱麼?」

靳珞道:「你若仗着人多想欺侮外來人,咱們也不怕你。」

索命靈官廖飛熊再也忍耐不住,厲吼一聲,叱道:「小子,你也太狂了,無因無由傷咱們三個人,是相好的,咱們較量較量。」

靳珞劍眉一軒,冷笑一聲,道:「這樣最好,咱們無緣無故受人偷襲,正不甘心就這樣算了哩。」

廖飛熊撩衣上步,便待動手,卻被康新攔住道:「廖兄何必急在此時,這位朋友既然存心而來,恰值本派開擂較技之期,何不就請二位,撥冗上台,當着天下英雄面前,顯露幾手絕學。」

廖飛熊道:「正是,你要是有種,就上咱們淮陽派擂台施展,咱們自有接待。」

靳珞道:「放心,你們就算不請,咱們也非上去不可。」

康新舉手一招,奔來三個淮陽派弟子,將三具屍體搭着運到擂台上,廖飛熊和康新回頭向四下一個大揖,高聲道:「今日之事,諸位都是見證,這可不能怪咱們淮陽派以衆凌寡,沒有容人之量。」

衆人都應道:「二位堂主只管放心,是非自有公論,好歹等一見高低之後,定將事情弄個水落石出來。」

康、廖二人傲然一笑,說一聲:「請!」當先領路直奔擂台。

靳珞拍了拍身上塵土,笑道:「師妹,走吧,今天要鬧就鬧個大的。」

阿琴輕聲道:「大哥,你千萬不要再隨便傷人了,人家和咱們無冤無仇的。」

靳珞仰面笑道:「我知道,只要他們不下毒手,我也不致出手太重,今天人多,正好借此機會查出玉梅的殺父仇人來。」

這一會工夫,他言語有理,神智又恍惚恢復了正常,只是眉宇之間,明顯帶着濃重的殺機。

阿琴也不知道是喜是愁?只得跟隨着向擂台走去。

擂台兩側看台和當中空塲上,黑壓壓擠滿了人,正中台上,放着一張大紅虎皮交椅,椅上坐着個混身錦衣,身軀肥胖的中年人,在他左右,各有四五名勁裝老人拱立,另有近百名大漢排列在他們身後,全是淮陽門下高手。

這人面團團如富家翁,大模大樣高坐台上,顯得十分神氣,看他樣貌不過中年,竟能統御這一般年紀遠在他之上的老頭兒,想必有一身驚人藝業了。

靳珞以前行走江湖,也曾聽說過淮陽派掌門人裘通海的名字,只是從未見過,今日一見,僅是個滿身銅臭味的商賈模樣,心裏倒有些失望。

康新和廖飛熊縱身上台,將三具屍體一字兒橫放在台上,向裘通海恭恭敬敬行了個禮,道:「回掌門,來人不肯抖露字號因由,擊斃本派三位香主之後,又聲言欲與本派在擂台上一較高低,敬請掌門裁奪。」

那裘通海儼然正坐,連眼皮也沒抬,等康新和廖飛熊說完,忽然從鼻孔裏冷嗤了一口氣,道:「請他們上來。」

不必康廖二人去請,一聲厲嘯起處,靳珞和阿琴已雙雙飛身上了擂台。

裘通海陡地一抬頭,兩道眼神落在靳珞和阿琴身上,既未說話,也沒絲毫表情,只用一雙呆呆的目光,瞬也不瞬注視着兩人的眼睛。

靳珞初時只覺這一雙眼神,毫無光采,簡

直就像一個白痴的胖子,何嘗像是對內功有精深修養的武林高人,但才被他目不轉睛看了一會,却覺得有些不對,混身上下,好似有許多螞蟻在爬行一般。

先時但覺奇癢無比,漸漸,又感到一陣暈眩,眼前景物忽然一變爲二,二變爲四,人也搖搖欲倒,難以自持。

靳珞大爲駭異,忙吸了一口氣,暗將「太淸罡氣」至高內功口訣默誦一遍,心意澄清,四內明靜,這才將那目眩的感覺摒除。

裘通海忽然放聲哈哈大笑起來。

靳珞一驚,急忙向後倒退,同時伸手去拉阿琴。

誰知竟拉了個空,這才發現阿琴已經不在身邊了。

靳珞飛快地一旋身,却見阿琴不知甚麼原因,已身軟如綿,悄沒聲息地躺在台上。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靳珞一探手,將阿琴抱了起來,肩頭微幌,人已退到台口邊沿,怒喝道:「原來你們淮陽派盡是無恥之徒,專會暗下毒手,偷襲傷人嗎?」

裘通海大笑道:「好!果然好定力!」

靳珞怒道:「是你暗算了我師妹?」

裘通海不答,指着三具死屍反問道:「是你弄死了他們嗎?」

靳珞道:「不錯,你若準備替他們報仇,就該明刀明槍,較量個高下,才是大丈夫行徑,你這樣仗邪術傷人,算甚麼英雄人物?」

裘通海哈哈大笑道:「朋友,你連裘某新近練成的奪魂玄功都不知,就敢代人出頭,來淮陽派撒野找岔子,你也太自不量力了。」

靳珞駭然,這才明白裘通海的眼神難怪那麼痴呆,自己竟不知他練有這種奇術,如今騎虎難下,若不搶先出手,覓機會抽身,等到中了他的蠱惑,就走不脫了。

心念電轉,殺機頓起,左手環抱着阿琴,暗將太淸罡氣貫注在右掌,冷喝道:「姓裘的,我本來只想來查問一件事,無意跟你們爲敵,這是你們自找死路,休怪我出手無情。」

話落,欺身上步,單掌一揚,便向裘通海劈去。

裘通海似乎也看出他的掌力雄厚,剛想提氣起身,椅後兩名老者已同時搶了出來,叱道:「小輩放肆。」

四掌齊揚,奮力硬接靳珞的掌勁。

這一接,兩個老頭都吃了大虧,但聞「蓬」地一聲巨响,兩人齊被靳珞的掌力震得飛了起來。

裘通海雙手一分,及時托住兩人飛回來的身子,却見那兩個堂主身份的老頭,業已臉色蒼白,內腑盡碎,四條手臂一齊折斷。

羣雄同聲驚呼,誰也不敢相信這一掌之威,竟將兩名內家好手一舉擊斃。

淮陽派門下更是驚怒交集,一聲吶喊,當時有十幾人拔出兵刃,一擁齊上,刀光劍影,圍上了靳珞。

靳珞豪念陡發,昂首發出一聲輕嘯,腳下暗踩哭和尚惠覺羅漢所授「七巧身法」,身子一個急旋,十幾種兵刃全從他脅下掃過,靳珞掌出如風,就像擊球一樣,一掌一個,將那些淮陽派高手一個接一個打得滿台亂滾。

裘通海冷眼旁觀,見靳珞不但內力渾厚,身法更是巧妙,以一對十,仍然搶盡了上風,知道再打下去,淮陽派弟子必遭大刼,急忙一按椅子扶手,準備站起身來。

他身子尙未動,却聽右首看台上一聲大喝道:「住手!」一條人影凌空飛落台上。

裘通海一看,心裏暗喜,忖道:這倒好,難得你這老魔頭先沉不住氣了。忙大聲喝令門下弟子,一齊退後。

原來這人身裁特別瘦長,從頭至脚,怕不有一丈多高,穿一身藍布長衫,腰束一條鮮紅色怪異腰帶,模樣極是惹眼,從他這身裝束打扮,久走江湖的人,誰都認得這人乃是羅浮山著名魔頭,江湖黑白兩道聞名喪胆的「鷄腸鬼王」馬彪。

這馬彪行事任性,向來不分是非,好的時候,跟誰都是朋友,一翻臉,就能變成仇人,但他在當今武林中,輩份極高,裘通海不能不對他稍作客套,忙起身拱手道:「怎的連馬老師也發了豪興,這點小事,馬老師何須親自下塲。」

那馬彪嘿地一笑,道:「老裘,別跟我老人家打哈哈,這位朋友招奇功深,並不在你我之下,老夫不惴冒昧上了台,還不知道有沒臉下去呢?」

說着,緩步行到靳珞面前,向他上下打量了一陣,忽然一沉臉,厲喝道:「說!你跟東海那兩個賊禿是甚麼關係?」

靳珞冷不防,倒被他這一聲斷喝嚇了一跳,不禁怒往上衝,也厲聲答道:「老東西,你管不着。」

裘通海在旁邊一聽大喜,暗道:好極了,就憑這句話,你小子今天吃不完得兜着走了。

於是,得意的一笑,安然又坐了下來。

果然,馬彪吃了一句頂撞,臉上頓時現出怒容,冷哼道:「小輩,你可知道你是在跟誰說話?」

靳珞抗聲道:「我就是在跟你說話,你待怎樣?」

馬彪氣極反笑,連連點頭道:「好!好!看來你與那兩個賊禿定然有些淵源,你既不說,老夫也懶得問你,我只把你擒回羅浮,還怕他們不來找我麼?」

他忽又仰首向天,桀桀怪笑道:「賊和尚啊賊和尚,你偷了老夫的辟毒舍利,老夫擒你門人,這交易兩不吃虧,彼此化算。」

靳珞聽他提到「辟毒舍利」,這才恍然記起十八羅漢中的哭和尚笑和尚,難怪馬彪一上台便喝問自己來歷,敢情他是從「七巧身法」中看出與惠覺羅漢的關係。

方在思忖,鷄腸鬼王馬彪笑音突止,大袖一拂,人如鬼魅般已飄到靳珞身側,探出枯瘦的右爪,逕來扣拿脈門。

靳珞被他的聲名所懾,心裏先已情虛,不敢硬接,一旋身,急退五尺。

那知「鷄腸鬼王」功力確非等閒,靳珞身形才動,他立即掌指兼施,肘膝交用,一口氣就快迅無比的攻出四招,但見四週全是瘦長人影,早將靳珞退路截斷。

靳珞抱着阿琴,登時落在下風,顯得有些手忙脚亂。

馬彪怪笑連聲,展開身法,繞着靳珞一連轉了四五個圈子,一面拚力搶攻,一面陰笑道:「小子,你還想脫身豈不是做夢?乖乖隨老夫同往羅浮,否則,別怪我老人家出手太重,傷了你這一身難得的根骨。」

靳珞吃虧在手上抱着阿琴,但仗着哭和尚所授七巧身法,閃避輕靈,一時半刻不致就敗在馬彪手下,幾招封拆趨避下來,心理漸漸穩定,便將太淸罡氣運集右臂,覷個空隙,突然大喝一聲,奮力劈出一招「龍行無妄」。

馬彪見他揚掌出手,心裏早已提防,急忙一側身子,罡氣擦身而過,險被這一招降龍金罡掌力劈中,駭然道:「好小子,果然有些鬼門道,你也試試老夫五鬼掌法的滋味。」

說着,吐氣開聲,左掌破空飛擊靳珞的面前,右掌一沉,便來切他的肩胛。

靳珞正巴不得他這樣,連忙圈臂出手,猛地又是一招「飛龍御雨」,向馬彪左掌直迎了

上去。

雙掌接實，平空爆起一聲悶响，靳珞後退半步，肩頭一陣搖幌，却見馬彪竟被太清罡氣震得連連倒退了五六步。馬彪又驚又怒，一聲怪叫，又猛撲了上來，雙掌貫足十二成眞力，激起漫天陰風，橫撞而至，叱道：「小雜種，老夫跟你拚了。」

靳珞見他捨命攻撲，像貌猙獰可怖，不願硬拚，忽然掌沿左翻，導力卸力，身子向右一閃，使了招笑和尙的「掃池拂灰」，順勢一掌，恰恰擊在馬彪肩後。

馬彪全力猛撲落空，本來已向前衝，再挨了一掌，越發拿椿不穩，踉蹌直向交椅上的裘通海衝了過去……

裘通海大驚，慌忙離椅而起，雙手扶住馬彪，道：「馬老師請留神。」

馬彪借力站穩身子，內腑尙在翻騰不已，喘了幾口氣，狠狠一咬牙，竟將腰際那根血紅色軟帶解了下來。

那軟帶非絲非麻，軟軟下垂，估量足有丈餘長短，兩端各有兵刄鋼菱，提在手中直如一條鷄腸一般。

大凡使用怪異兵刄的人，必有怪異招式，馬彪功力深厚，用這種兵刄，自然另有怪異武功。

靳珞不敢托大，忙把阿琴暫時放在擂台上，他身邊本無兵刄，探懷一摸，順手將玉梅臨終交給他的那柄龍紋七首摸了出來。

裘通海在旁邊看見，登時臉色大變，趕緊橫身攔住馬彪，低聲道：「馬老師且請稍緩，這人絕對不是東海門下，萬萬魯莽不得。」

馬彪道：「你怎知他不是東海門下？」

裘通海用手指指靳珞那柄龍紋七首，向鷄腸鬼王耳邊低語了幾句。

馬彪聽罷，也略現怯態，但仍強作鎭靜，傲然道：「縱然眞是他的門人，我馬某人也不畏懼，如果裘兄怕替淮陽派招致强敵，馬某人並不相强，目下暫且饒過他，錯開今日此地，那裏遇見那裏算。」

又指着靳珞恨恨說道：「今天算你運氣，且讓多活幾日，你要仔細當心，馬某人說到做到，決不忘一掌之仇。」

脚尖一點台面，身形拔起，飛落台下，轉眼不見。

靳珞怔怔地望着他，却不明白裘海通究竟跟他說了些甚麼，會使得鷄腸鬼王突然忍氣退走？

那裘通海乾咳兩聲，緩步行了過來，一雙眼睛，片刻不離靳珞的右手。

靳珞見馬彪已不戰而退，用不着再使兵刄，聳聳肩，將七首收回懷裏。

裘通海搶前一步，拱手笑道：「敢問這位英雄，是黃山天龍劍客謝老前輩的什麼人？」

靳珞見他前倨後恭，連稱呼也改變了，不禁詫異道：「什麼謝老前輩？我根本就不認識他。」

裘通海吃驚道：「那麽，你怎麽會持有他老人家的獨門信物？」

靳珞道：「什麼獨門信物？」

裘通海道：「你剛才所持龍紋短劍，不就是黃山信物麽？」

靳珞心頭一跳，忙將七首又取了出來，道：「你說的是這個？」

裘通海道：「不錯，你怎麽會有這龍紋短劍？」

靳珞幾乎想歡呼出來，表面却力持鎭靜，故作冷笑道：「有這劍便怎樣？難道只有他使用得，別人就使用不得？」

裘通海臉色一沉，道：「你好大的胆，謝老前輩乃當今正道武林首屈一指的耆宿，深受武林名門正派推崇尊敬，等於天下武林同道的領袖，他老人家雖然已有二十年不問外事，但各派對他老人家這龍紋短劍莫不敬讓三分，你如與黃山有何淵源，趁早實說，免生誤會。」

靳珞無意間查出龍紋七首來歷，內心暗喜，笑了笑道：「依你說來，當今世上，除了黃山姓謝的有這龍紋短劍外，其他再無人使用的了？」

裘通海點頭道：「正是，以謝老前輩在武林中名尊望重，別人誰敢冒他信物。」

靳珞一抖手，將七首插在台上，道：「你仔細看清楚，那謝某人所用，果眞便是這種短劍？」

裘通海低頭端詳了一陣，連手也不敢碰那七首一下，正色說道：「黃山信物，一點也不假。」

靳珞仰天大哭，哽咽道：「玉梅，總算你在天之靈保佑，叫我獲知仇家綫索，只等離開此池，我便趕往黃山，替你報那殺父之仇。」

裘通海見他哭得熱淚滂沱，滿臉俱是怨毒之色，忽然心中一動，沉聲說道：「難道你果然不知道短劍來歷，和黃山謝老前輩，尙有仇恨？」

靳珞不答，取了七首仍放回懷中，冷冷道：「承你告訴姓謝的下落，傷我師妹之恨暫且擱下，待我黃山事畢回來，再與你們淮陽派說話。」話完，轉身向阿琴走去。

裘海通身形一閃，擋在他的前面，冷喝道：「站住！你既然與謝老前輩有仇，又傷派下三名香主兩位堂主，就想丟手一走，只怕沒有這麼容易。」

靳珞停步道：「你待怎樣？」

裘通海道：「叫你這狂傲小輩，當着天下羣雄，給咱們淮陽派留下點公道。」

靳珞怒道：「你自找死路，怨不得靳某手辣。」抖手一招「龍行无妄」，迎面劈去。

裘通海嘿嘿一笑，左脚忽向後撤，劃了半個弧形，雙肩一陣抖動，突然從他身上發出一片「劈里拍拉」的怪聲。

靳珞領教過他的「奪魂神功」，知道這貌似商賈的裘通海有一身令人難測怪異功夫，趕緊收掌躍退。

裘通海哈哈大笑道：「小輩，你不是很狂嗎？只管出手，裘某人別的不成，相信還能挨得你一兩掌。」

靳珞目不轉瞬池打量，却看不出裘通海身上何以會有那劈拍怪聲發出，不禁怒起，一聲大喝，將大清罡氣提到十成，霍池上步，「飛龍御雨」又疾揮而出。

裘通海在七尺以外，已感到罡氣勁力直壓過來，不敢硬接，脚下滴溜溜一轉，錯步滑開了丈許。

只聽一陣慘叫聲，人影紛紛飛墜擂台下。

原來裘通海雖然見機得快，未被太清罡氣所傷，他身後左右分立的淮陽派內外三堂堂主香主們，却變成首當其衝，直被靳珞罡氣飛擊，紛紛竄躍閃避，滾下擂台，有那閃避稍遲的，當時便傷了四五個，連鷹爪手康新也被震得內腑離位，跌下擂台後，當場吐出一口鮮血。

台下羣雄，盡都駭然。

當今武林中，能以掌力震退裘通海的固然不是沒有，但似這般一掌打倒數十人，却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那胆子畧小的人，早已脚底抹油，偷偷溜之大吉了。

裘通海也是駭異萬分，目覩全派精英竟被靳珞一掌盡毀，不由得又驚又憤，又悲又怒，雙手一陣掏摸，從身上摸出兩件奇形兵器來。

敢情他在外衣之內，一前一後分藏着兩把特製的純鋼算盤，形式大小與普通算盤無異，

兩端却各加了兩個鋼環，作爲握手之用，算盤邊沿楞菱之處，打磨得十分鋒利，算珠粒粒皆是精鋼打造，提在手中一抖動，非僅响聲可以擾亂對方心神，而且算盤子可砸可鎖，又可兼作盾牌，端的妙用無窮。

此外，裘通海這兩把精鋼算盤，尙有一宗絕頂妙用，只是靳珞一時沒有看出來，反而爲之啞然失笑。

此時裘通海已一改先前輕蔑態，雙眼中血絲遍佈，突然一抖那兩把算盤，喝道：「小輩，你果然是心狠手辣，淮陽派與你勢難兩立，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話聲才落，人如潑風撲上，兩柄算盤向靳珞直捲而至。

靳珞無心戀戰，呼呼兩掌將裘通海迫得畧退，藉勢抽身躍退，一探猿臂，將阿琴抱起，便待跳下擂台。

裘通海大喝道：「你還想往那裏走！」算盤潑風飛打，早已搶身擋住去路。

斜刺裏又聞吆喝連聲，那些落下擂台的淮陽派高手，又紛紛躍上，將靳珞團團圍住，其餘看台上的人，有的趁亂開溜，也有的上前助戰，刹時間，人影紛紛，台上台下頓時大亂。

靳珞初逢這種場面，望眼人羣密集，個個都是仇人，心裏難免有些虛怯，太淸罡氣遍佈全身，沉聲道：「我與各位並無仇恨，今日之事半出誤會，希望你們不要逼人過甚，多傷無辜。」

這夥人全是江湖中桀驁不馴之徒，誰會被他三言兩語說退，早有人應聲叫道：「小子，你想唬誰？今天要叫你知道衆怒難犯，你有本事就將咱們全都殺光吧！」

喝駡聲中，拳掌兵刄交加，已蜂湧圍攻上來。

靳珞大怒，仰天大叫道：「老師父，老師父，這是他們苦苦逼我，怨不得我，要大開殺戒了。」

他人已暴怒，這一瞬間，腦中所想的，全是玉梅慘死的仇恨，以及自己在揚州險遭毒手，三義堡飽受凌辱……這些恨事，因此放眼望去，四週圍攻他的武林高手，雖然素不相識，也彷彿都和自己不共戴天之仇似的，何況，他懷中抱着受傷未醒的阿琴，如果不下殺手，如何能衝出重圍？

靳珞雙目盡赤，左手抱着阿琴，右手翻掌一掄，盪開了攻到近身的各種兵器，看準方向，抖手一掌向東劈出。

這時候，已經顧不得什麼招式名稱，掌出後狂飆橫捲，勁風所及，人羣中猶如滾湯潑雪，紛紛倒退，一陣陣慘呼，登時被他打倒七八個，硬劈出一道巷來。

靳珞緊摟着阿琴，向東便衝。

眼前人影一閃，索命靈官廖飛熊橫身攔住，叱道：「姓靳的，要想出困，先問問廖某人這雙鐵掌。」

靳珞一言不發，劈面就是一掌揮去。

索命靈官雙掌平推封架，「蓬」然聲中，踉蹌連退了一丈有餘，撞得身後衆人東倒西歪，一齊向後倒退。

虧得一個道裝老人大步上前，舉手托住了廖飛熊。

靳珞懶得理他死活，大步向前就闖——

那道裝老人眉頭一皺，豎掌當胸道：「無量壽佛，施主好狠的心腸，貧道崆峒三元觀太虛，倒要領教施主的驚人罡氣功夫。」

靳珞怒目道：「我知道你是崆峒派掌門眞人太玄法師的師兄，咱們並無過節，我不願傷你，你也別管這檔子閑事。」

太虛道長微微一哂，道：「你既知貧道薄名，何不及早放下屠刀，貧道願化解你這一身殺孽。」

靳珞臉一沉，道：「我敬你是崆峒高士，才以禮相待，你不要不識抬舉。」

太虛道長氣得仰面大笑數聲，連道：「好狂的口氣，好狂的言語，貧道定要叫你這狂人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靳珞這時已打紅了眼，見這一會工夫，四週羣雄又已合圍，那淮陽派掌門裘通海正提着算盤排衆趕來，心頭一怒，再也不答話，猛池向前跨了一大步，右腕揚處，又是一招「龍行无妄」向道人當胸劈去。

太虛道長喝一聲：「好孽障！」身形急向左轉，掌勢一分，右掌推，左掌卸，兩下裏一記硬接。

但聽「蓬」池一聲，各自都被對方掌力震退了三步。

道人大駭，皆因他適才所使身法，乃崆峒專尅强敵的絕技「陰陽掌」，旋身之際，已經將對方力道半消半卸，所受不過只有靳珞掌力的一半，不想只這一半掌力，已不是自己所能承受，這一來，焉得不驚。

就在他驚愕錯顧之際，靳珞忽然一聲暴喝，左手緊抱阿琴，右手貫足全力，揉身再度撲上，排山運掌，向太虛道長猛劈而至。

太虛心中一寒，明知這一掌如再硬接，勢必立分高下，功力弱的一方，不死也將重傷，他和靳珞本無仇隙，何苦硬拚死活？但是，他身爲崆峒派掌門人的師兄，在武林中位尊輩高，如果連一個無名小輩的掌力也不敢接下，傳揚江湖，豈不折辱了崆峒聲譽？

這些念頭，在太虛道長腦中石火電光般閃過，靳珞那排山倒海，如飆如浪般的掌風，已經迫到身上，陣陣罡風振起道袍襟擺，使人再也沒有時間猶豫了。

太虛道長一橫心，霍池吐氣開聲，雙掌平胸，將畢生功力全都運集在雙臂上，迎面推了出去。

狂飆激盪，人影乍分，四週武林羣雄齊齊發出驚呼。

一掌硬接，靳珞被震得連退三步，右腕奇痛欲折，內腑一陣翻湧，只覺喉頭發甜，一股鮮血湧進口中。

但他性子倔强，不願讓這一口血噴出來，一昂頸頸，「嘓」池一聲，竟將那口鮮血又硬咽了回去。

太虛道長吃虧更大，踉蹌倒退出一丈多遠，終於一屁股坐倒池上，頭上道髻蓬散，面如金紙，狼狽得就如一個乞討的叫化。

羣雄盡被靳珞的神威鎭攝，人人靜寂，誰也沒敢再出手。

靳珞强將一口血壓了下去，冷笑道：「老雜毛，還敢再接靳某一掌嗎？」

太虛一陣惱怒，挺腰一躍而起，喝道：「狂妄小輩，你當貧道怕了你……」

話還沒話完，不想盛怒牽動了內腑，「哇」一聲，吐出一大口鮮血。

靳珞左手一轉，將阿琴換抱到右臂，不屑池笑道：「牛鼻子，你已經不行了，如果再接靳某一掌，只怕你多年苦修，今朝便要毀於一旦。」

太虛道長幌了幌，總算沒有再摔倒，沉聲道：「小輩休得賣狂，貧道不再接你三掌，也算不得崆峒門下……」

「好！我就叫你如願以償。」靳珞話出人動，一揚左掌，又向太虛道長劈去。

太虛此時勢比騎虎，明知一接之下，就是自己昇天的時刻，但依然不肯低頭服輸，咬咬牙，拚力將體內一點殘餘勁力全都運集到兩臂上，脚下千斤墜拿樁站穩，準備捨命硬拚。

突然，人影閃動，嘩啦啦一陣鋼珠撞碰之

聲傳來，太虛道長似覺被人拉了下來，向後衝出好幾步。

虧得這一拉，靳珞掌力從他身側掠身而過，掌風仍將他帶得連轉了兩個身。

裘通海手執兩把鐵算盤，橫身擋在太虛道長前面，低聲道：「道長暫請休息，這人既是淮陽派對頭，還是由裘某親自對付他吧。」

太虛道長慘然搖搖頭，道：「這廝內力驚人，到底是何來路，務須查個明白。」

裘通海微微點頭，向靳珞陰沉一笑，道：「你師妹已被老夫奪魂神功所傷，若非我親自出手，無法可解，你要想救你師妹，除了束手受擒，還等什麼？」

靳珞急忙低頭審視阿琴，只覺她除了沉睡未醒之外，似乎並沒有別的受傷徵狀。但靳珞已關心阿琴，絕不能容忍她受了任何傷害，於是肅容說道：「裘通海，你若是暗中對我師妹下了什麼毒手，可要仔細你們淮陽一派，轉眼都化作飛灰。」

裘通海大笑道：「老夫獨門奪魂術，普天下無人可解，你若只顧嘴硬，時間一久，你這位師妹神智受傷，那時你可怨不得裘某人沒把話說在前頭。」

靳珞道：「那你趕快替她解開，不然，我就毀了你們淮陽派。」

裘通海仰天大笑，算盤一碰，道：「老夫還沒有把你這點修養放在眼中，你若想出手，不妨就試試。」

靳珞也知道這大腹便便的裘通海一身邪功，是個勁敵，可是，若不把他制服，難解阿琴之危，心一橫，左腕疾翻，一招「龍躍波騰」，左臂已到裘通海脅下。

裘通海公然不懼，算盤一抖，嘩啦啦一聲脆響，就用那算盤邊上的銳楞，硬架靳珞的手臂。

靳珞暗罵一聲：「不知死活的老蠢物。」罡氣忽然向外一張，掌腕到處，裘通海的右手算盤早已被無形罡氣直盪開去，裘通海微感一驚，錯步拋肩向側急閃，左手算盤猛使一招「潑風盤打」，砸向靳珞肩頭。

然而，靳珞腳下踩著哭和尚的「七巧身法」，腰間一折一擰，那探出的左掌，眨眼已抵裘通海右臂。

這一來，裘通海當場被掌力掃中，悶哼一聲退了三四步，靳珞也被鐵算盤砸中，皆因他內腑受傷在先，這一算盤砸在護身罡氣上，雖然沒有直接打中肩頭，人也一樣馬步浮動，向左衝出好幾步。

四週淮陽派門下都看出靳珞內腑已傷，內力似乎不及先前充沛，吶喊一聲，蜂湧而上。

靳珞殺機陡熾，引吭一聲厲嘯，左掌翻飛，蓬蓬連響，將攻到近身的幾名淮陽派弟子擊退，但用力之後，突然覺得腦海中有些暈眩，分明在與太虛道長硬拚時，自己也受了傷。

他眼看週圍人羣如蟻，縱然殺得一百，立即又會增加一千，裘通海更非等閒人物，自己抱着阿琴，萬一不勝，豈不變變落在人家的手中。

心念轉動，只得放棄了擒人的打算，拚力揮掌，震退圍裹上來的敵人，捨了裘通海，向外便闖。

裘通海並不攔阻，口裏只嘿嘿冷笑了一聲，右手算盤忽然一抖，姆指暗扣算盤上的機簧，盤上算珠竟一齊脫落，化作一蓬珠雨，向靳珞背後飛射而至。

靳珞才奔出丈許，聽得破空聲響，忙將護身罡氣運向背部，貫足真力朝外一掙。

七八十粒算盤珠，全被罡氣震落，但靳珞力已用盡，忍不住一陣嗆咳，吐出了一大口鮮血……

裘通海嘿嘿笑道：「小輩不要走，再接老夫一記漫天花雨。」

靳珞回頭一看，果然見他又將左手算盤上的算珠脫手，化作數十縷勁風，向着自己追射過來。

再想提聚罡氣護體，一時竟覺力不從心，急忙兩手緊抱，將身子遮住阿琴——

噗噗連響，靳珞背上被七八枚算珠打中，陣陣奇痛，鑽透心房，腳下一虛，險些栽倒。

裘通海喝道：「淮陽門下，還不快些擒人，要捉活的。」

上百人歡呼哄應，一湧上前。

正在危急，忽然人羣中一個中年漢子排衆而出，橫刀擋在靳珞前面，抱拳道：「淮陽派手下留情，這位朋友與在下有故，今日萬望看在薄面，不可趕盡殺絕。」

這人竟是黑道中著名高手——滾堂刀余化龍。

裘通海皺眉道：「余老師與此人有什麼關係？為何他臨擾傷人時，未見余老師現身，此時却硬架這段樑子？」

余化龍低頭看看自己雙手十個沒有指甲的手指，緊了緊手中鋼刀，大聲道：「兄弟與他的淵源，裘老師請暫勿追問，反正今天余某人卑顏屈膝，也要討這點薄面，錯開今天，你們的深仇大恨，余某一概不問，但求今天高抬貴手，網開一面，給在下這個面子。」

裘通海不禁為難，余化龍的武功他雖不放在心上，可是，余化龍是黑道中著名人物，實不便當着天下武林同道掃他臉面，再說，淮陽門下在黑道討生活的也不少……

想到這裏，便側目望望太虛道長。

太虛道長雙目低垂，盤膝趺坐，正在運功調息。

裘通海想到自己的內傷，也該及早治療，此刻若再逞強硬拚，未必一定擒得住靳珞，倒不如順水推舟，賣余化龍一次交情。

心念轉動，便笑了笑，說道：「好吧，既是余老師出面，老夫自然無話可說，今後淮陽派弟子行走江湖，需得余老師大力扶持的地方正多……」

余化龍道：「好說，裘老師能賞余某這點薄面，今後若有用得到余某人之處，水裏火裏，余某人絕不推辭。」

裘通海點點頭道：「但咱們衝着余老師金面只在今天，錯開今天，淮陽派仍和這姓靳的不能甘休，余老師親眼目睹，本派門下已傷在他手中不少。」

余化龍笑道：「那是自然，余某人多少還知道自己的身份，怎敢作那過份要求。」

裘通海一揮手，將淮陽派的人招了回去。

余化龍低聲對靳珞道：「靳兄弟，令師妹急需解救，你帶着她先走，往東北十餘里處，有一個高坡，咱們就在那兒見面，我替你們斷後。」

靳珞心中好生感動，想不到在三義堡刑室順手放了他，却在危難之際得他奮身相救，由此看來，黑道中人恩怨分明，並不比所謂正派人物稍差。

他先前對余化龍本無好感，此時却感覺余化龍義氣可嘉，是個值得結交的好朋友，於是，向他感激的點點頭，道：「難得余兄好意，在下……」

才說到這裏，忽然喉嚨一陣發甜，又咳了幾聲，吐出一口血水，便把下面感激的話咽了回去。

余化龍道：「有話且等一會再談，靳兄弟，你傷得不輕，聽小兄的話快走吧！」

靳珞不再多說，抱着阿琴奔出重圍，向東北方疾馳。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古夫人得到周宗良允諾照顧古劍菡後，引領他們由秘道走出古家堡，並依諾縱放被囚於地窖的萬老先生等四人。翌日，古家堡到來許多江湖中人，葉雅慧獨坐房中，堡中女管事王大娘突來求見，說是奉古少秋之命送來胡姑娘暫在房中擠住一晚，葉雅慧不虞有他，答應下來，詎知睡下不久，那所謂胡姑娘竟施出淫邪手段，終於露出本來面目，原來竟是古劍秋所偽扮，葉雅慧怒在心中，表面虛與委蛇，乘機點了古劍秋穴道，作勢要呼叫在古家堡作客的江湖人前來評理，嚇得古劍秋急急哀叫制阻——



新派武俠長篇

金縷衣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智擒竊玉客　迫簽城下盟

葉雅慧一笑道：「你能不要臉，不在乎丟人，我想你老子定然丟不起這個人，尤其你這副怪模怪樣的打扮，怕不替你們古家堡，在武林之中大放異采……。」

古劍秋長嘆一聲，道：「好了！好了！請你不要說了，我這次認了，你有甚麼打算，請你直說了吧！」

門外，忽然傳來王大娘的話聲問道：「葉姑娘，有甚麼事？」

葉雅慧舉目示意，向古劍秋點了一點頭。

古劍秋道：「沒有事了，你去吧！」

王大娘的腳步聲離開了，葉雅慧面色一正道：「按照你這種行為，依本姑娘的姓子，我就舉手一掌劈了你也不為過，可是本姑娘不願為之過甚，你自己想個自處的辦法吧，只要你想得週全，又能叫本姑娘滿意，本姑娘馬上就放了你。」

古劍秋一喜道：「此話當眞？」

葉雅慧道：「你還值不得本姑娘空言搪塞。」

古劍秋道：「姑娘的意思，可是要我保證今後絕不找你的痲煩？」

葉雅慧道：「正是此意。重要的是你怎樣向我保證？」

古劍秋道：「我發個毒誓好不好？」

葉雅慧「嗤！」笑一聲，道：「你們古家人發的誓，當不得人家三歲小孩子說的牙痛咒，免了吧！」

古劍秋雙眉一皺道：「那我寫個悔過書吧！黑字寫在白紙上，你總可以相信了吧！」

葉雅慧沉思了一陣道：「這辦法倒是可行，可是，還得要有一個保證人。」

古劍秋道：「這件事是王大娘安排的，王大娘就是現成的保證人。」

葉雅慧一搖螓首道：「王大娘是甚麼東西。」

古劍秋道：「葉姑娘，你可別小看了王大娘，王大娘早年在江湖上也不是無名之輩。」

葉雅慧冷笑一聲，道：「她早年再大的名稱，如今也只是古家堡的下人。」

古劍秋道：「找我三叔來好不好？」

葉雅慧道：「不行，你三叔和你乃是一丘之貉。」

古劍秋道：「我二叔呢？」

葉雅慧道：「你二叔也不行，他是江湖大騙子。」

古劍秋搖頭一嘆道：「這就難了。」

葉雅慧道：「如果有令尊令堂任何一位出面作保，我到相信得過，令尊雖然也不是甚麼好人，也許比你二叔三叔更壞，至少他表面上很要面子，只要他要面子，你這悔過書就可靠了。」

古劍秋道：「不行，我辦不到。」

葉雅慧嘆息一聲，道：「為了自保，我就只有狠心辣手了！……」玉手一抬，便向古劍秋身上落去。

古劍秋驚叫一聲，道：「姑娘，請慢

下手，我們再商量如何？」

葉雅慧冷冷的道：「我只要你寫一份悔過書，已是寬容得不能再寬容了，你連找保證人的誠意都沒有，我那有時間和你囉嗦。」

古劍秋道：「有了，我有了辦法了，本堡來客之中，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客人，而且與你們止水莊也有點關係，我請他來做證如何？」

葉雅慧道：「你說的是誰？」

古劍秋道：「七步凌波杜一萍。」

葉雅慧柳眉一鎖道：「他怎會到你們古家堡來？」

古劍秋笑了一笑道：「葉姑娘，你別看不起我們古家堡，我們古家堡有來頭的朋友多的是。」

葉雅慧猶豫了一下道：「好吧！你叫王大娘去把他請來吧！」

古劍秋大叫了一聲道：「王大娘！」

王大娘跑到門外問道：「少堡主有甚麼吩咐？」

古劍秋道：「你去以葉姑娘的意思，把七步凌波杜老前輩杜一萍請來。」

王大娘道：「這時，只怕他已經睡了呢！」

古劍秋道：「睡了也要把他請來！」

王大娘道：「少堡主你有甚麼事。」

古劍秋怒喝一聲道：「少廢話！快去把他請來！」

王大娘勉强的應了一聲道：「是！」走開了。

葉雅慧伸手把古劍秋從牀上提了起來，向書桌前椅子一放道：「你也別閒着空等，先把悔過書寫出來給我看看。」

古劍秋愁眉苦臉提起毛筆歪歪斜斜的寫了古劍秋三個字，便楞在那裏寫不下去了。

看他那提筆的樣子和所寫的「古劍秋」三字，就知道他肚子裏沒有墨水，葉雅慧調侃的一笑，道：「寫呀！總不成要本姑娘教你寫吧！」

古秋劍訕訕的道：「葉姑娘，你就別看我的笑話了吧！你要怎樣寫，請你自己說吧！」

葉雅慧看了古劍秋這副樣子，眞是又可恨，又可笑地嘆息一聲，說道：「人人都說你文武全才，敢情，只會寫自己的名字。」

古劍秋紅着臉道：「其他的字我也會寫很多，就是不知道寫悔過書。」

葉雅慧一笑道：「像你這副德行，學寫悔過書才是最要緊的……。」

笑顏倏的一收，輕喝一聲，道：「仔細聽着：立悔過書人古劍秋……。」

古劍秋在葉雅慧提示之下，總算寫成了一份悔過書，他方吁得一口氣，王大娘也把「七步凌波」杜一萍請來了。

王大娘一看情形不對，就待奪門而出，却被古劍秋怒喝一聲，道：「王大娘，你要鬧得全堡皆知是不是？」

王大娘一震回身道：「屬下不敢！」

古劍秋冷然道：「那你就少替我自作主張。」

王大娘垂手應了一聲道：「是！」站在一旁，不敢亂動了。

七步凌波杜一萍是一個五十開外，將近六十歲的清癯老人，修養功夫很是到家，進房時只和葉雅慧點頭笑了一笑，便沒輕易發話。

古劍秋喝住王大娘之後，才向「七步凌波」杜一萍欠身苦笑道：「晚輩不合招惹了葉姑娘，被她制住了穴道，失禮之處，請老前輩海涵一二。」

七步凌波杜一萍微笑道：「豈敢！豈敢！但不知少堡主要老夫如何調解？」

古劍秋訕訕的道：「晚輩多承葉姑娘原諒，不計嫌怨，這裏寫好了一份和約，但請老前輩做個見證人，就沒事了。」

眞是死要面子，明明寫的是悔過書，口頭上偏要說它是和約。

「七步凌波」杜一萍目光向桌上悔過書上一落，笑道：「可以！可以！」提起筆來，就在悔過書上簽了自己的姓名。

古劍秋轉向葉雅慧道：「葉姑娘，現在可以解了小弟的穴道了吧！」

葉雅慧目光一掠王大娘，說道：「王大娘，你是始作俑者，你也來寫上你的名字吧！」

王大娘搖手道：「我不會寫字。」

葉雅慧道：「不會寫字，那就畫個押，打的上你指印吧！」

王大娘又是一搖頭，話還沒有說出口，古劍秋已是冷喝一聲，道：「照着葉姑娘的話做去！」

王大娘在悔過書上畫了一個「十」字，打了自己指印，葉雅慧伸手取過「悔過書」，藏入懷中，拍開了古劍秋的穴道，欠身一禮道：「得罪！得罪！小妹向你賠禮了。」

古劍秋「哼！」的冷笑一聲，一揮手帶着王大娘衝出房外而去。

「七步凌波」杜一萍一皺眉頭道：「葉姑娘，你這是何苦來呢？」

葉雅慧笑了一笑，不加解釋的話鋒一轉道：「老前輩，你爲甚麼也跑到古家堡來淌這渾水呢？」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還不是被你師父拉了出來接應你……你事情辦得怎樣了？」

葉雅慧一嘆道：「非常不順利，說不定這一趟白來了。」接着，把這裏的情形一一告訴了七步凌波杜一萍。

七步凌波杜一萍安慰她道：「不要急，慢慢來吧！常言道『皇天不負苦心人』，你這份存心必得上天垂顧……」

話聲頓了一頓，忽然「啊」了一聲，道：「你師父最近又得到一個消息，要老夫告訴你。」

葉雅慧急急道：「甚麼消息？」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你可能有一位兄弟流落在人間。」

葉雅慧疑訝地道：「我娘只生了晚輩一人，那會有兄弟呢？」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據你師父最近打聽到的消息說，你娘被人刼去之前，已經懷有你父的遺腹子在身，而且，後來也順利的生產了。」

葉雅慧綻開一臉笑顏道：「眞是謝天謝地，我也有兄弟了，但不知他叫什麼名字？」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這個你師父就不知道了。」

葉雅慧滿心高興，似是被潑了一盆冷水，神色一黯道：「連名字都不知道，這到那裏去找去？」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你師父雖然一時沒查出你兄弟的名字，但却找到了一條綫索，她要老夫轉告你，古家堡的事，能爲則爲，千萬不要挺而走險，還是離開此地，先去找你的兄弟要緊。」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面色一正道：「看剛才的情形，你在這裏已經待不下去，還是明天一早趕快離開這裏吧！」

葉雅慧秀眉一蹙，心中三心二意，拏不定主意了。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你還有什麼拋不下的心事？告訴老夫，老夫替你援手好了。」

葉雅慧道：「晚輩剛剛找到一條門路，或許能親眼見到猜測中的娘親，這時就此一走，實在太可惜了，晚輩剛才只要古劍秋寫一份悔過書的原因，便是在此，要不晚輩那能這樣輕易放過他。」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你找到什麼門路？」

葉雅慧道：「是萬松齡老前輩的一位小兄弟，他曾親眼見過晚輩那猜測中的娘親，他曾答應晚輩，想辦法讓晚輩去見她一見。」

「七步凌波」杜一萍雙眉一皺，道：「他可靠麼？……」

話聲未了，窗外忽然响起了一陣輕叩之聲，「七步凌波」杜一萍一歛口，閃目望向葉雅慧。

葉雅慧微微一點頭，輕聲道：「就是他來了。」接着，輕輕的咳了一聲。

窗門一起，閃進來一個小孩子。

葉雅慧含笑道：「小兄弟，來！來！我來替你引見一位……。」

小虎子不待葉雅慧把話說完，已走到「七步凌波」杜一萍面前，行了一禮，道：「晚輩見過杜老前輩。」

「七步凌波」杜一萍一怔道：「你認識老夫？」

小虎子微微一笑道：「晚輩心儀已久，不過剛才在窗外才認識老前輩。」

「七步凌波」杜一萍一笑道：「你來了很久了？」

小虎子道：「不算太久，晚輩來的時候，古劍秋還沒有走啦！」

葉雅慧俏臉一紅，笑罵道：「你眞壞，爲什麼早不現身出來？」

小虎子也是一笑，說道：「葉姊姊，你應付他已是足足有餘，小弟又何必多管閒事。」

「七步凌波」杜一萍忽然望着小虎子雙目一直道：「少俠，你貴姓？」

小虎子開朗的面色，陡然一暗，嘻嘻的苦笑了一聲，道：「我沒有姓！」

「七步凌波」杜一萍一楞道：「你怎會沒有姓？」

小虎子沉聲一嘆道：「晚輩從小就是一個孤兒，自懂事以來，就只知道一個師父，我的師父只叫晚輩小虎子，晚輩也就只知道自己叫小虎子，其他的什麼不知道了。」

「七步凌波」杜一萍搖頭一嘆，自言自語的道：「不可能，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葉雅慧明眸一閃道：「老前輩，您說什麼不可能？」

「七步凌波」杜一萍支吾地道：「沒有什麼。」

葉雅慧笑了一笑，便不再進問，轉向小虎子道：「小兄弟，你轉回來是不是有好消息告訴我？」

小虎子道：「不好，一點也不好，最近誰也見不到她了。」他口中的她，自然是指那瘋婆子，葉雅慧當然也是一聽就明白。

葉雅慧一震道：「爲什麼？是不是出了什麼事？」

小虎子道：「事情倒沒有出，只是她的瘋病又發了，而且發得非常厲害，不但見不得外人，就是日常照顧她的人都見不得，一見就大吵大鬧，沒完沒了。」

葉雅慧道：「我在暗中偷偷的看一看，好不好？」

小虎子搖頭說道：「不行，你別看她瘋瘋癲癲的，視聽之能，令人不敢想像，最好不要去刺激她，以免惹出更大的痲煩來。」

葉雅慧心裏是一千萬個「不甘願」，轉眼望着「七步凌波」杜一萍，叫了一聲，道：「老前輩，您……。」

「七步凌波」杜一萍冷靜地道：「我們就事論事，你就是能偷偷的看她一眼，又有什麼用處，如果她眞是令堂，萬一因此加重了她的病情，那就得不償失了，依老夫之見，凡事不要勉强，尤需兼顧整體，你還是暫時打消原意，回去見了你師父再說吧。」

葉雅慧見「七步凌波」杜一萍也是這樣說，只好萬般委屈地道：「好吧！那我就先回洞庭去一趟。」

小虎子心中一動道：「葉姊姊，小弟想去見一見令師，不知可否附驥隨行？」

葉雅慧大喜道：「當然可以，但不知你見家師何事？」

小虎子歉然一笑，說道：「去見令師的原因，小弟想暫時保留一下，請見諒海涵。」

葉雅慧一笑道：「不說沒關係，只要你不是去找我師父的痲煩就行。」

小虎子笑了一笑，道：「見了葉姊姊你的爲人，我想我與令師之間不會有什麼衝突。」

「七步凌波」杜一萍接口說道：「換一句話說，是不是也可能發生不愉快的情事？」

小虎子坦然道：「有此可能。」

「七步凌波」杜一萍目光一凝道：「少俠，你找止水夫人到底有什麼事？可不可以先和老夫談一談，老夫與止水夫人相交有年，對她的心情爲人最是清楚，說不定老夫對少俠，還能畧効微勞。」

一片誠意，溢於言表，小虎子沉思了一下，點頭道：「老前輩既然這樣說，晚輩就有瀆清聽了。」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老夫洗耳諦聽。」

「七步凌波」杜一萍生閱歷豐富，見小虎子年紀雖小，言談舉止，頗有成年人的風度，因此絲毫不敢小視他，而保持着

相當的禮貌。

這就是自重人重，小虎子也因此對「七步凌波」杜一萍暗暗起敬，恭聲道：「請問老前輩可知道止水夫人身懷『寒靈指』奇功？」

「七步凌波」杜一萍點頭道：「老夫知道，但這不是秘密，止水夫人就是以此『寒靈指』絕學，知名天下。」

小虎子接着問道：「再請教老前輩，老前輩可知道她向一些什麼人使用過『寒靈指』？」

「七步凌波」杜一萍一楞，道：「這……不但老夫答不出來，只怕止水夫人她自己都記不清了。」

話聲頓了一頓，馬上又接口道：「少俠，問這些事做什麼？是不是有什麼親友傷在『寒靈指』下？」

小虎子點了一點頭，說道：「可以這樣說。」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你要找她報仇雪恨？」

小虎子道：「晚輩沒有報仇雪恨的意思，只是想問明其中原委。」

「七步凌波」杜一萍修眉一蹙，道：「以她的脾氣說，只怕她不會回答你這問話。」

小虎子道：「爲什麼？」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不爲什麼，她就是這種脾氣，寧願替人受過，也決不願多作解說。」

小虎子一笑道：「她這種脾氣，怎麼可以稱爲『止水夫人』？」

葉雅慧一嘆道：「家師原來的脾氣並不是這樣的，近十幾年來才變得這樣不通情理。」

小虎子道：「小弟本來不一定非現在去見令師不可，不過，是想借重葉姊姊你的引見，免除不必要的誤會，小弟就是現在不去見令師，將來，也正是要去找令師的。」

「七步凌波」杜一萍沉思了一陣，說道：「當然，你現在去止水山莊，最爲有利，這樣吧！老夫也陪你去一趟止水山莊好了。」

小虎子道：「不會妨碍老前輩的正事吧？」

「七步凌波」杜一萍說道：「老夫的正事，就是來接應雅慧，雅慧不能在古家堡停留了，難道老夫還眞能够和他們長日爲伍！」

小虎子一笑道：「那就有勞老前輩了！」說着，抱拳一禮，告辭而去。

× ×

「七步凌波」杜一萍領着葉雅慧辭別了古家堡，一路兼程急行，來到了汀泗橋，這時，他們兩人才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算是離開了古家堡的勢力範圍。

葉雅慧舒眉一笑道：「老前輩，我們就在這裏住留二天，等一等小虎子吧！」

「七步凌波」杜一萍點頭含笑道：「老夫正有此意，我們就住到吉安客棧去好了，老夫認識他們東主，可以替你準備一間上房，讓你好好的休息二天。」

葉雅慧道：「這幾天可眞趕苦了，總算古劍秋那小子還識得時務，一路上沒有找我們的麻煩。」

「七步凌波」杜一萍輕輕的一嘆道：「你別看古家堡聲色不動，這就是他們厲害的地方，這次你整了古劍秋，以後你在江湖上行走，可要特別小心了，說不定什麼時候，他們抽冷子給你來一下，你可就吃不着兜着走了。」

葉雅慧秀眉一挑，冷笑一聲，道：「古劍秋那小子，還沒看在我眼裏哩！」

「七步凌波」杜一萍笑了一笑，沒有再說下去，一抬頭，叫道：「你看，吉安客棧的位置還不錯吧！」

吉安客棧正位置在十字街頭，面對着熙往攘來的大街，掛着一塊金字招牌，非常引人注目。

葉雅慧隨着「七步凌波」杜一萍走到吉安客棧門前，人還沒有走進去，迎面就出來一位伙計，熟絡的招呼着道：「杜老爺子，您快有一年沒有出來了吧？」

「七步凌波」杜一萍笑着點頭說道：「可不是！……有上房沒有，給我們來兩間。」

那伙計連聲恭應道：「有！有！有！您杜老爺子來，隨時都有，就是沒有，我們東主也得把他自己的讓出來，給你老爺子住。」

「七步凌波」杜一萍一笑指着葉雅慧道：「吳七，這是葉姑娘。」

吳七向葉雅慧行了一禮道：「小的謹代表敝東主歡迎葉姑娘賞光。」

葉雅慧微微一笑，道：「要麻煩貴寶號了。」

吳七再次欠身一禮道：「兩位請！」把「七步凌波」杜一萍與葉雅慧請進了吉安客棧，替他們在清靜的後院安排了兩間最好的上房。

這兩間上房，自成一個單位，是一個標準的三開間，兩房之間還有一間簡樸的小客廳。

「七步凌波」杜一萍伸手袋中取出一件他自己的信物，交給吳七道：「請你把這件信物釘在門外打眼的地方，如果有人問起，就請把他引進來。」

吳七接過那信物，點頭道：「小的知道！」一禮之後，退出去了。

葉雅慧與「七步凌波」杜一萍方在自己房中梳洗完畢，外面小客廳已經來了客人，笑着道：「小弟莊青，前來拜候杜老哥！」

莊青就是這家吉安客棧的東主，年紀比「七步凌波」杜一萍小了幾歲，但也在五十開外。

「七步凌波」杜一萍哈哈一笑，從房中走了出來，連聲說道：「不敢當！不敢當！……。」

話聲微微頓了一頓，接着又揚呼道：「雅慧，莊老前輩來了，快出來吧！」

葉萍慧從房內走出來，向莊青欠身一禮，道：「晚輩見過莊老前輩。」

莊青還了一禮，笑道：「姑娘請不要客氣。」

「七步凌波」杜一萍一旁道：「葉姑娘是止水夫人的三弟子……」

一語未了，莊青已是面色一正，截口道：「杜老哥，你這就不是了。」

「七步凌波」杜一萍一怔道：「老夫那裏不對了？」

莊青笑聲道：「你老哥哥自己客氣，不顧住到小弟內宅去，那是你老哥哥自己的事，小弟不敢勉强，可是，這次你老哥哥和葉姑娘走在一道，還住在這地方，不是明的指着小弟鼻子罵小弟『我要錢，六親不認』麼？」

「七步凌波」杜一萍哈哈一笑道：「老弟，你是開客棧的，吃的是什麼？你的朋友又不僅是老夫等有數幾個人，來來往往多如過江之鯽，如果大家都白吃白住，你還開這客棧做什麼？老夫不願打你的秋風，『止水山莊』出來的人自然更不是打的人秋風了。」

莊青搖頭苦笑道：「小弟如果不開這客棧呢？」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但你現在是開了這客棧呀！」

莊青道：「所以你老哥哥就把小弟當作市儈了！」

「七步凌波」杜一萍笑道：「沒有的事！沒有的事！我要把你當作市儈，那我就不會交你這個朋友了。」

莊青笑了一笑道：「有老哥哥這句話，小弟算是可以自慰了……」

轉向葉雅慧一笑，道：「杜老哥這種脾氣，叫人眞受不了，每次見面總得抬兩句槓，姑娘可別見笑。」

葉雅慧當然看得出，他們是在開玩笑，能開這樣的玩笑的人，其交情定然不錯，當下也是一笑，說道：「兩位老前輩乃是金石之交，晚輩有幸同沐春風，至感快慰。」

莊青心情快暢的呵呵一笑道：「姑娘好說，老夫卻是慚愧得很！……」

話鋒一轉，轉向「七步凌波」杜一萍，叫了一聲，道：「杜老哥哥，小弟在後宅爲你老哥和葉姑娘準備了幾樣小菜，不知你老哥哥願移駕賞光？」

「七步凌波」杜一萍一笑道：「你別問老夫，只要葉姑娘不在乎你那粗食淡酒，老夫只有捨命相陪。」

莊青莞爾一笑道：「小弟寒舍飲食就這樣不堪入口麼？」

一回頭，向着葉雅慧笑道：「姑娘願意賞光麼？」

葉雅慧含笑道：「晚輩是恭敬不如從命，叨擾厚賜了。」

莊青沒有家眷，後宅就住了他一個人，所以佔用的房子，也不多，兩房一廳而已。

菜並不豐盛，酒却是好極了，葉雅慧不會喝酒，聞了那香味，止不住也喝了半杯。

這完全是簡樸的小酌，吃得隨便，談得開心，葉雅慧聽得也非常過癮，把幾天來所受的窩囊氣統統抛到腦後去了。

驀地，一聲哈哈朗笑闖了進來，道：「好香的酒啊！老夫可來得眞巧！」

一個滿面紅光，頭上發亮的矮胖老人，笑呵呵的大步走了進來。

那老人一現身，「七步凌波」杜一萍與莊青都不約而同的「啊！」了一聲，放下酒杯站了起來。

葉雅慧不敢失禮，也跟着站了起來。

莊青更是笑着道：「難得！難得！什麼風把吳大俠俠駕吹來了。」

那矮胖老人笑道：「我老吳是一條酒虫，聞到了你這眞正貴州『賴茅』，能不乘風而到，才怪啦！」

莊青一面肅客請坐，一面替葉雅慧拜見那矮胖老人道：「葉姑娘，這位前輩，就是名震江湖的『旋風刀』吳乘風，吳前輩。」

葉雅慧欠身萬福一禮，道：「原來是吳老前輩，晚輩對老前輩是心儀已久，今日有幸得親芳顏，欣喜何似，尙望老前輩多多賜教。」

「旋風刀」吳乘風眨着眼睛，打量着葉雅慧，笑道：「姑娘國色天香，錦心慧口，不知出自那位高人門下？」

葉雅慧恭敬地道：「晚輩姓葉，來自君山止水山莊。」

「旋風刀」吳乘風呵呵大笑道：「原來是名門高足，怪不得與衆不同，把古家那小子整得昏頭昏腦了。」

葉雅慧久聞「旋風刀」吳乘風江湖聲名不惡，因此對他存着一份敬意，這時聽他提到古劍秋，不由秀眉暗暗一皺，忖道：「奇怪，他怎樣知道我和古家的事？」

心念一動之下，臉上的笑容也就倏然之間消失了，不過，還忍着性子，沒有發作，螓首一低，沒有答話了。

看她那樣子，完全是一副少女嬌羞模樣，「旋風刀」吳乘風完全會錯了意，哈哈一笑，接着又道：「老朽眞還來得巧，果然遇上姑娘了……」

葉雅慧秀眉一挑，語氣變得不大友善地截口道：「遇上了晚輩怎樣？」

「旋風刀」吳乘風顯然還沒有聽出葉雅慧語氣不對，笑呵呵的道：「古少堡主派人飛騎送來一件禮物，懇托老夫轉致姑娘，……」

伸手懷中，取出一隻寸方大小的錦盒，遞給葉雅慧，接着又說道：「請姑娘笑納。」

葉雅慧望也不望那錦盒一眼，冷然道：「老前輩留着自己用吧！」

「旋風刀」吳乘風一怔道：「姑娘，這是古少堡主送給你的呀！老夫如何可以留作自用？」

葉雅慧星目一閃，射出二道精光，正視着「旋風刀」吳乘風，道：「吳老前輩，晚輩有一句話，請你鄭重回答。」

「旋風刀」吳乘風現在可看出葉雅慧神色有點不對了，怔了一怔，道：「葉姑娘……。」

葉雅慧「嗯！」了一聲，道：「吳老前輩，晚輩斗胆請問你老前輩一聲，你和古家堡有多深的交情？」

「旋風刀」吳乘風說道：「這有關係麼？」

葉雅慧冷笑一聲，道：「老前輩如果與古家沒有過命的交情，晚輩勸你最好不要淌這塘渾水，這時抽身還來得及！」

語氣咄咄逼人，聽得「旋風刀」吳乘風大不是味，不由得惱羞成怒哈哈一笑道：「姑娘，請你替老夫想一想，老夫受人之托，豈能不忠人之事，這份禮物，還請賞臉收下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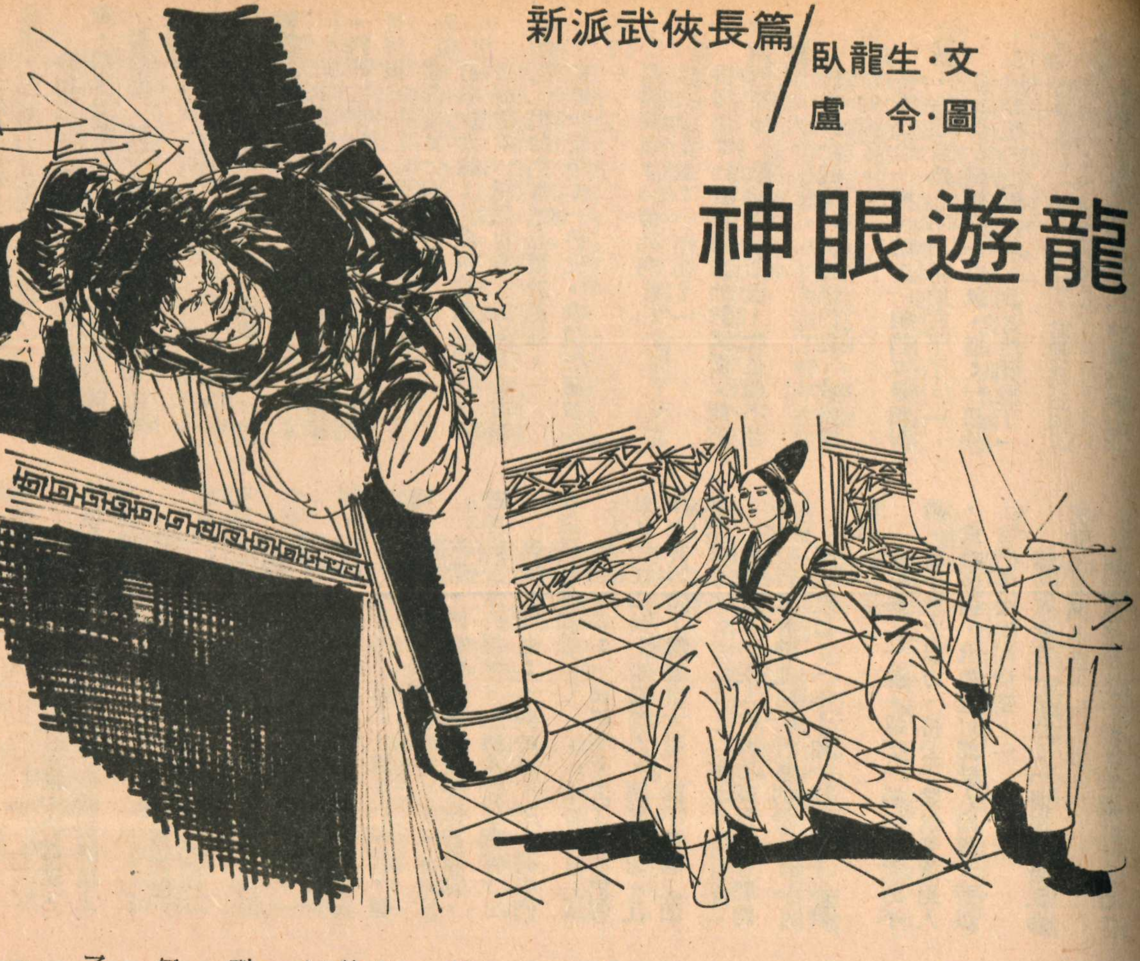
葉雅慧星目一冷，道：「這樣說是你老前輩管定這件事了？」

「旋風刀」吳乘風道：「姑娘如果不

新派武俠長篇

神眼遊龍

臥龍生·文 盧令·圖



深宮藏猛虎 鐵屋困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自恃藝高胆大，行事愼密，又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冒險心理，終於陷入牢籠，被困在一間密不透風之鐵室之中，岳秀原擬說服紅衣少女，設法逃出生天，唯再一深思，料定敵人對他，有如眼中釘，絕不會給予他談條件的機會，就是紅衣少女，敵方也必會把她犧牲，使她與岳秀同歸於盡，以杜絕岳秀求生的機緣，他將所料對紅衣少女說出，紅衣少女不信，試與外間聯絡，得到的答覆，果不出岳秀所料，敵方果然決定犧牲紅衣少女，岳秀問紅衣少女是否不幸而言中，紅衣少女黯然點頭——

岳秀心中忖道：「不論能否脫離此地，先得使她消除敵意，才能坦誠合作。」

念頭轉動，口中却說道：「姑娘，現在可要區區幫點忙麼？」

紅衣少女道：「你幫我的忙？」

岳秀道：「不錯。」

紅衣少女道：「連你也要一樣被生生燒死，你還有什麼能力幫我？」

岳秀道：「在下是你們之敵，彼此以武功相搏，智謀相交，陷入此地，身受火焚之苦，那也罷了，但姑娘未免死的太冤枉了。」

紅衣女子歎息一聲，道：「我也想不到，他們竟然如此對我。」

岳秀說道：「姑娘，現在，你準備如何？」

紅衣少女搖搖頭，道：「我沒有打算了，等候死亡吧！」

岳秀心中一冷，忖道：「她如此氣餒，想來是眞的沒有脫身之法了。」

但他一直能保持着適度的鎭靜，淡淡一笑道：「姑娘，咱們就這樣等死麼？」

紅衣女子道：「有什麼法子？……」突然眨動了一下雙目，接道：「岳秀，你成過親沒有？」

岳秀道：「江湖浪子，什麼人會嫁給我呢？」

紅衣女子道：「像你這樣俊美的人才，定然交了不少的紅粉知己了。」

岳秀道：「很慚愧，在下麼？有負姑娘的雅望了。」

紅衣女子輕輕歎息一聲，道：「岳秀，咱們死定了，別希望出現奇跡，眼下的唯一能做的，是咱們要在死去之前，活的快活一些了。」

岳秀嗯了一聲，道：「姑娘，你算算看，咱們距離死亡，還有多少時間？」

紅衣女子沉吟了一陣，道：「一個時辰，咱們就會感受火炙之苦。」

岳秀道：「很長的一段時間，姑娘，如肯和在下合作，也許咱們可找出逃生之法。」

紅衣女子緩步行近岳秀，緩緩地把嬌軀偎入岳秀的懷中，道：「岳兄，不可能

賞臉，老夫想置身事外，亦不可能。」

事情看來馬上就是各走極端了，莊青乾咳了一聲，道：「吳老，葉姑娘……」

他剛一開口，只聽「七步凌波」杜一萍攔住他道：「莊老弟，這件事，你最好聽葉姑娘的話，不要淌進去，否則你一定兩面不討好。」

莊青對「七步凌波」杜一萍一笑道：「老哥哥，到底是怎樣一回事，你可不可以向小弟開導一二？」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你暫時先悶一悶吧，回頭我再告訴你。」

接着頭一轉，正對着「旋風刀」吳乘風道：「吳兄，葉姑娘要不收古劍秋這份禮，你準備怎樣辦？」

「旋風刀」吳乘風道：「那是葉姑娘太不給老夫面子了，老夫當然不能忍此奇耻大辱。」

「七步凌波」杜一萍笑了一笑道：「老夫請問吳老，你可瞭解葉姑娘與古劍秋交惡的內情？」

「旋風刀」吳乘風道：「小弟認為沒有瞭解的必要，古少堡主送禮給葉姑娘是人情，憑古少堡主的人情與小弟的面子，葉姑娘這樣拒人於千里之外，這個『理』字，只怕說不過去吧。」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吳兄可曾想過，葉姑娘也有權不受古劍秋的禮！」

「旋風刀」吳乘風道：「葉姑娘當然有權不受古少堡主的禮，但葉姑娘就是不願受他的禮，總該給小弟一個面子，先將禮物收下，然後再將禮物退還給古少堡主，那就不關小弟的事了。」

「七步凌波」杜一萍一笑道：「吳兄，你這不覺得熱心過份了吧。」

「旋風刀」吳乘風苦笑一聲，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吳兄固然是為友熱腸，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但不知吳兄可曾想到我們的處境？」

「旋風刀」吳乘風道：「杜兄你與雙方都是朋友，小弟為杜兄計，最好兩不過問。」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這件事老夫焉能……。」

葉雅慧截口道：「杜老前輩，您是知道家師的規矩的，請你最好不要過問。」

「七步凌波」杜一萍忽然一笑道：「好！好！好！老夫不過問就是！」

莊青暗暗扯了「七步凌波」杜一萍的衣襟一下，却被「七步凌波」杜一萍用目色止住了他到了口邊的話。

莊青一皺眉頭，只聽「旋風刀」吳乘風冷笑了一聲，道：「葉姑娘，你是聰明人，希望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葉雅慧道：「晚輩是什麼酒都不喝，老前輩有什麼手段儘管使出來就是。」

「旋風刀」吳乘風哈哈一笑道：「葉姑娘，話可是你說的啊！」

葉雅慧冷冷道：「晚輩能說就能當，老前輩，不必以此為藉口了，想動手，就請吧！」

說着，香肩微幌，嬌軀平飛而起，飄落廳前院落之中，螓首昂揚，豪氣干雲。

「旋風刀」吳乘風漲紅着臉，旋風轉到院落之中，站在葉雅慧面前，冷「哼」一聲，說道：「葉姑娘，你現在要改變主意，還來得及，你可要三思而行，萬莫自誤。」

葉雅慧道：「晚輩已經思之再三再四了，老前輩有備而來，絕不會輕言而退，事若觀火，明如指掌，老前輩又何必假惺惺，徒逞巧言之能。」

「旋風刀」吳乘風哈哈一笑，道：「痛快！痛快！好！咱們就依江湖規矩行事，手底下見功夫，勝敗定是非，老夫要不是姑娘對手，立時就走，再不過問你們的事。」

葉雅慧面色一肅道：「晚輩要是敗了，莫說古劍秋送來的是一份禮物，就是一包毒藥，晚輩也照收不誤。」

「旋風刀」吳乘風面俱諸到的轉「七步凌波」杜一萍與莊青兩人一抱拳道：「小弟有請兩位做公證人了。」

莊青一擺手道：「且慢，小弟想說兩句話。」

「旋風刀」吳乘風道：「莊兄有何指教，小弟洗耳恭聽。」

莊青道：「吳兄，以你在武林之中的身份地位，這樣對付一個後生晚輩，小弟總以為值得商榷。」

「旋風刀」吳乘風道：「小弟何嘗不知道這樣對付一個晚生後輩，有失身份，可是葉姑娘恃仗止水山莊的一身絕學，不把小弟看在眼裏，小弟顏面無存，也就顧不得那樣多了。」

莊青點了一點頭道：「人要面子，樹要皮，尤其武林之中，頭可斷，血可流，面子更是視為第一生命，吳兄說得有理，不過話又說回來，你吳兄要面子，難道葉姑娘一個姑娘家就不要面子麼？」

「旋風刀」吳乘風道：「葉姑娘固然也要面子，可是，她是晚生後輩，就是有所委屈，也不失敬老尊賢之譽，又何傷之有。」

莊青大笑一聲，道：「吳兄，高論！高論！不過……」看來，他也有點忍不住了。

就在此時，「七步凌波」杜一萍截口道：「莊老弟，止水門下有一個規矩，只怕你還不知道。」

莊青道：「什麼規矩？」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止水門下的事，向來不希望別人過問，尤其在未經她們同意之下，擅自插手過問，那就犯了她們的大忌，你不但出力不討好，反而落個沒趣那才划不來啦！」

莊青眉峯一皺，望了葉雅慧一眼道：「可是，葉姑娘……」

「七步凌波」杜一萍哈哈一笑，說道：「莊老弟，那你是過慮了，葉姑娘能隻身獨赴古家堡，要沒有幾分眞才實學，辦得到麼？」

「旋風刀」吳乘風暗暗一凜，忖道：「此話不錯，這丫頭要沒有幾分眞功夫，也不敢如此目中無人了，看來我倒不可過於大意輕敵……。」

莊青方待再說下去，只見「七步凌波」杜一萍眼色連使，心裏雖然一片迷惘，也只好一笑道：「杜老哥哥既然這樣說來，小弟袖手不管了。」

（未完）

，不要枉費心機了，咱們及時行樂吧！」

岳秀如若此時想取她之命，眞是易如反掌，但目下不是殺她的時機。

伸出右手，輕輕攔住了紅衣少女的柳腰，岳秀緩緩說道：「只可惜這良辰美景，轉眼間，就要變成了死亡之會，和埋骨之地。」

紅衣少女道：「你怕死了，是麼。」

岳秀抱着柳腰的右手，更緊一些，一面說道：「妳一點也不怕麼！」

紅衣少女道：「我抱着必死之心而來，對死亡早有決心，所以，我不怕，但我有些恨。」

岳秀道：「妳恨什麼？」

紅衣少女道：「我恨他們欺騙我。」

岳秀道：「說的也是，妳本是心甘情願求死，但他們却把你置於絕地。」

紅衣少女道：「岳兄，我現在應該如何？」

岳秀笑道：「等死啊！」

紅衣少女道：「你呢？」

岳秀道：「我會盡力的試試看，能不能脫圍而出，姑娘應該知道，我是個不甘於屈服的人。」

紅衣少女道：「很遺憾的是，我沒有法子帮助你了。」

岳秀哈哈一笑，道：「咱們本是相對之敵，姑娘自然也不用帮助在下了。」

紅衣少女輕輕吁一口氣，道：「岳秀，在這等死的境界之中，我忽然發現了一件事。」

岳秀道：「什麼事？」

紅衣少女柔聲說道：「你是個很君子的人？」

岳秀道：「姑娘，妳不覺着發覺的太過晚了一些麼？」

緩緩推開紅衣少女偎在懷中的嬌軀，站起身子，行近石壁，把耳朵貼在牆壁上，凝神靜聽。

他已經發覺了一件事，那就是這紅衣少女，確然無力挽救這一次刼難，化心力在她的身上，全是白費了。

他開始自己求生機。

再說躺在花廳中的楊玉燕，等候了一陣，仍然不見岳秀的消息，忽然有着不安的感覺，挺身坐了起來，道：「朱兄，唐嘯，咱們不用再裝作了。」

朱奇，唐嘯也有着忍耐不住的感覺，聽得楊玉燕的招呼，也挺身坐了起來。

唐嘯低聲道：「楊姑娘，主人要咱們在這裏等他回來。」

楊玉燕道：「我等不下去了，你們都是久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應該知道，江湖上的凶險，難道岳大哥，就不會遇上凶險麼了。」

唐嘯道：「主人的武功高强，智慧過人，咱們只有聽他吩咐行事的份……」

楊玉燕道：「不！他一樣會遇上凶險的。」

朱奇喝了一聲，道：「楊姑娘說的不錯，君子欺之以方，岳公子雖然智慧過人，武功高强，但他也可能受人暗算，所以，咱們得去瞧個淸楚。」

楊玉燕微微一笑道：「看來，老江湖究竟是見識多些。」

唐嘯只覺臉上一熱，站起身子，道：「現在，咱們到那裏去找？」

楊玉燕說道：「你們在江湖上，學了很多逼問口供的手段，爲什麼不拏出來試試？」

唐嘯道：「這是深宮內苑，那等手段，也可以問出來麼？」

楊玉燕道：「爲什麼不能，他們可以不擇手段，咱們爲什麼要存心仁厚，再說，咱們是負有皇命而來，殺害幾個叛逆之徒，那又算得什麼了。」

唐嘯笑道：「皇帝早就躲了起來，咱們再毀多些人，他也瞧不見，我怕的是主人岳公子，他雖沒有告誡過我們，但我瞧得出，他不喜濫殺無辜……」

楊玉燕道：「此時何時，此情何情，怎麼會說得是亂殺無辜，你去下手，一切由我担待。」

唐嘯道：「行！有你姑娘這麼一句話，小頑童就敢放手施爲了。」

身子一幌，人已出了花廳。

朱奇哈哈一笑，道：「楊姑娘，小頑童天不怕，地不怕，就龍潭虎穴也敢闖，但自遇上了主人之後，頑劣之性，似乎早已消退大半……」

只聽唐嘯的聲音，接道：「好啊！老哥哥，你在編排我的什麼不是。」

隨着答話之聲，人已行了過來，肋下竟然挾個宮女。

蓬然一聲把那宮女摔在了地上，接道：「楊姑娘，你問，還是由小頑童問？」

楊玉燕道：「我來問。」

唐嘯一掌拍向那宮女啞穴，道：「臭丫頭，你給我聽着，楊姑娘問你什麼話，你最好照實回答，被我小頑童聽出破綻，我就會要妳嚐試下分筋錯骨的滋味。」

楊玉燕望了那宮女一眼，道：「那位岳相公被妳們帶到那裏去了？」

那宮女搖搖頭，道：「不知道。」

唐嘯笑一笑，道：「楊姑娘，先讓我錯開她的右臂如何？」

楊玉燕微微頷首，唐嘯立時出手。

只聲一陣輕微的搭搭之聲，那年輕宮女，頓然大叫一聲，痛出一身大汗。

唐嘯冷冷說道：「姑娘，這只是開始，若再不回答，我就錯開你全身所有的關節？」

那年輕宮女右臂之疼，已超過了一個人所能忍受的限度，再加上唐嘯這一嚇，立即說道：「他被帶入天香宮。」

楊玉燕道：「天香宮……」

那年輕宮女道：「是天香宮。」

楊玉燕心中暗暗忖道：「難道天香宮就是這皇宮中發號施令的地方。」

那年輕宮女緩緩接口說道：「我說的字字眞實，諸位如是不信，那就不妨前去瞧瞧。」

楊玉燕道：「我們會去看，希望你說的很眞實……」

目光轉注在唐嘯的身上，接道：「接上她的斷骨，要她給咱們帶路？」

唐嘯接上了那宮女的斷骨，道：「姑娘，在下不懂憐香惜玉，也不是善男信女，我在江湖上走慣了，殺人無數，說不定我會出手殺了妳，所以，你應該小心一些，我也要控制一點，但最重要的是，你不要要什麼花招。」

年輕宮女道：「你要一刀把我殺死，我就不怕。」

唐嘯道：「可惜的是，我從來沒有一下子就把一個人殺死。」

朱奇冷冷說道：「小頑童，別和她多費口舌了，要她走！」

唐嘯道：「姑娘帶路走吧！是死是活，要看你的造化了。」

那年輕宮女，雖然來自江湖，但她久在宮中，養尊處優，早已失去了昔年在江湖上那種冒險犯難的精神。

所以，她很怕死，更怕那種不死不活的痛苦。

在唐嘯的威脅之下，眞的走回了天香宮。

在整座的後宮內苑而言，天香宮只是一座獨成格局的院落。

但見飛椽叠閣，似乎是經過了大規模的重修再建。看上去，比其他的宮院，要輝煌，廣大很多。

天香宮的宮門，緊緊的關閉着。

內苑混亂，皇帝躲了起來，三宮六院中能夠徵調侍衞宮中人，派來守護，那就門禁森嚴，找不到侍衞宮中人保護，那就掩旗息鼓，閉門靜坐。

一時間，把一座燈火輝煌，笙歌不絕，皇宮內苑，變成了凄冷，悲凉的所在。

天香宮似乎是並未例外，望去不見燈火，不見人踪。

聽去一片靜，靜的人不知道是否還有人在。

唐嘯袖口微揚，一把鋒利的七首，頂在了那宮女的後頸上，冷冷道：「姑娘，別要花招，我小頑童眼睛中，揉不進一顆砂子。」

那宮女似是被唐嘯吃定了，舉手叩動宮門。

她叩打的很有節奏，顯然，早已有了約定。

唐嘯回顧了朱奇一眼，眨眨眼睛，作了一個鬼臉。

這一老一少，乃江湖中老搭檔，唐嘯的每一個舉動，他都瞭如指掌，唐嘯是暗中示意朱奇，已經入了港。

但聞天香宮傳出來一個清脆的聲音，道：「什麼人？」

年輕宮女道：「是二姊，快請開門，我是七妹。」

宮門呀然而開，朱奇，唐嘯，楊玉燕，一擁而入。

那位二姊也是一個宮女，只不過，年紀稍爲大了一些。

眼看三個人，一擁而入，他已經有些張惶無措，呆了一呆，結結巴巴地道：「七妹，妳……」

年輕宮女道：「二姊，沒有法子，死亡我不怕，但我受不了那份活罪痛苦。」

朱奇突然一伸右手，向那位二姊的脈穴上扣去。

那知這位二姊，武功高出了七妹很多，一挫腕，疾退三尺，忽然一掌，拍向唐嘯。

顯然，她想先解救同伴之危。

唐嘯右手一帶，把那年輕宮女橫在身前，逼開了攻來的掌勢，道：「住手。」

那年長宮女退後三步，說道：「什麼事？」

唐嘯冷冷說道：「天香宮行踪已洩，實也用不着再裝模作樣，告訴我岳少俠現在何處？」

那年長宮女冷笑一聲，反問道：「你們只來三位麼？」

唐嘯道：「別着咱們只有三個，兵在精，而不在多，咱們人手不多，但殺人放火，都可以來得。」

年長宮女還未及答話，瞥見人影閃動，由正屋兩廂，湧了出來。

這些人動作熟練，立刻把唐嘯等三人給圍了起來。

楊玉燕低聲道：「朱兄，先問出岳少俠的消息！」

朱奇點點頭，重重咳了一聲，道：「那一位可以和老夫答話的，請走出來。」

一個穿着黑衣中年大漢，和一個身着宮裝的老宮女，並肩行了過來。

朱奇道：「我只要一個人回答就行，兩位——」

那黑衣中年大漢，道：「她是娘娘千歲的近衞領隊，我是這座天香宮中的護衞領班，咱們兩個人各有專司。」

朱奇道：「嗯！你們那個知道，布衣侯岳爺，現在貴宮何處？」

黑衣大漢冷笑一聲，道：「他嘛，現已被擒囚禁，兩位如是想要見他，只有一個辦法了。」

楊玉燕接道：「什麼辦法？」

黑衣大漢道：「放了兵刄，讓咱們點了穴道，咱們自然會帶你去找岳秀。」

楊玉燕道：「放下兵刄，點了穴道，就可以見到岳秀。」

黑衣大漢點頭道：「不錯，只要諸位肯放下兵刄，在下立刻可以帶幾位去找岳秀。」

朱奇冷笑一聲，道：「你這小子是吃了迷魂藥？還是吃了忘我散，說話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咱們放下兵刄，讓你們點了穴道，那還不如讓你殺了多好？」

黑衣大漢冷冷說道：「這是咱們的條件，答不答應，是你們的事了。」

朱奇回顧了唐嘯一眼，道：「小頑童，看來今夜非要動手一戰不可了。」

唐嘯道：「老哥哥，咱們出手吧！」

楊玉燕急急接道：「慢着，我還有兩句話請教。」

目光一掠那黑衣人，接道：「我如放下兵刄，讓你點了穴道，是不是立刻就可以見到岳爺。」

黑衣人道：「是！立刻就可以見到岳秀？」

楊玉燕目光一掠朱奇，唐嘯，說道：「兩位，請稍候片刻，我這就去見見岳大哥。」

朱奇歎一口氣，道：「姑娘，你認爲，他說的很眞實麼？」

楊玉燕道：「你是說，他會騙我。」

朱奇道：「江湖之上，如若人人都說實話，那還有什麼凶險可言？」

楊玉燕哦了一聲，抬頭望着那黑衣人，道：「你是否說的實話？」

黑衣人冷笑道：「你如不信，那就不用說下去了。」

朱奇道：「燕姑娘，岳爺是何等英雄

人物，就憑天香宮中幾個跳樑小醜，能豈夠制得住他，不用和他說了，就岳侯爺眞的被人困住，也由不了他作主。」

楊玉燕笑一笑，道：「朱兄說的是，我幾乎被他騙過去了。」

右手一抬，兩隻蜂翼鏢突然出手。

黑衣人料不到她會突然出手發出了暗器，不禁吃了一驚。

兩枚蜂翼鏢，分由兩個完全不同的角度，向中間旋入，擊向黑衣人。

黑衣人心中想讓避，已自不及。

匆忙間，一提眞氣，飛身而起。

兩枚蜂翼鏢受他帶起風力影响，忽然加快了速度。

黑衣人飛起不足三尺，兩枚蜂翼鏢已射入了腰中。

這是致命的所在，雙鏢齊中，使得眞氣提聚不起，大叫一聲，跌落在實地上。

楊玉燕突然一抬右腕，長劍出鞘，指在那黑衣人的咽喉之上，道：「閣下是想死，還是要活。」

黑衣人輕輕吁一口氣，道：「我很難活得下去了。」

突然一口咬斷了舌根，閉目而逝。

楊玉燕想不到這黑衣人，竟然如此烈性，不禁一呆，道：「想不到竟然是如此烈性的人？」

朱奇冷冷說道：「姑娘，他自絕而死，只是爲了怕身受活罪，你可是認爲他眞有勇氣麼？」

楊玉燕道：「哦！」

朱奇道：「他中了兩枚蜂翼鏢，擊中要害，但一時間，又不足使人立刻死亡，這一份活罪，叫人很難忍受，他斷舌自盡，正說明了他的胆小怕受苦。」

唐嘯一直在暗中留神那老宮女的舉動，只見她一直冷冷的站着，對那黑衣大漢之死，竟然也全不放在心上。

眼看到同件慘死，全無絲毫動容的樣子，就算是江湖道上，像這樣的冷酷人物，也不算太多。

兩個人死了一個，唐嘯目光轉到那老宮女的臉上，道：「死了一個領隊，姑娘還有什麼話說？」

那年老宮女冷笑一聲，道：「這天香宮雖不太大，但住的人却不少，死了一兩個，算不得什麼。」

朱奇怔了一怔，道：「說的是，問題是死了這位兄台，事情還未算完。」

老宮女搖搖頭，道：「就算你在天香宮挖地三尺，也一樣找不出岳少俠！」

朱奇冷笑一聲，說道：「別忘了天香宮中，還有很多人，咱們可以找諸位要人的。」

老宮女冷笑一聲，說道：「岳秀比你們武功如何？他還不是一樣的身遭生擒，諸位如是想逞強動手，那就不妨試試！」

楊玉燕道：「咱們殺死了你的同件，妳似是一點也不動心。」

老宮女道：「我從來不計私人仇恨，那是意氣用事。」

楊玉燕道：「哦！姑娘是一位重實利的人。」

老宮女道：「不錯，我們只有兩個信條，一是忠於主上，一是只求成功，至於成功過程中，難免要有些損傷了。」

楊玉燕道：「姑娘既是一位很重實利的人，咱們倒可以談談岳侯爺了。」

老宮女道：「岳侯爺被囚一處銅牆鐵壁的密室中，除了我們的主上之外，沒有人能救他出來，目下你們這點實力，根本就無法闖入天香宮來。」

朱奇冷哼一聲，道：「現在，咱們已經進來了。」

老宮女笑一笑，道：「那是我們有意放你們進來。」

唐嘯道：「咱們還在這裏殺了人，難道也是你們故意讓我們殺的了？」

老宮女道：「不錯，如是老身出手救助，你們如何能夠殺人？」

唐嘯道：「說了半天，你原來是在往自己的臉上搽粉……」

老宮女冷冷接道：「小頑童，我們的時間不多，再有一頓飯工夫，就要生起爐火，那時，岳秀要身隱着一座鐵屋，身化刼灰。」

唐嘯道：「你叫小頑童三個字，足證也是位老江湖，不過，我小頑童眼睛裏不揉砂子……」

老宮女接道：「好吧！咱們先拚三招，你求證一下，老身是否有救援他們的功力，咱們再談。」

唐嘯道：「行！你小心了。」

呼的一掌，劈了過去。

那老宮女不閃不避，右手一抬，竟然硬把一掌接下。

她果非吹噓之言，這一掌，竟把唐嘯震退了三步。

唐嘯怔了一怔，又揮手攻出了一招。

這一招虛中套實，實中有虛，攻勢極爲奇幻。

老宮女右手推出，一翻一轉之間，竟然幻起三道掌影，硬把唐嘯虛實莫測的一招，給封了回來。

唐嘯怔了一怔，道：「高明，高明，小頑童認了，咱們談談吧！」

原來，這一掌之奇，已使唐嘯警覺到這位老宮女，確非等閒人物。

老宮女道：「現在，你們是否想救岳秀。」

朱奇道：「自然要救，拚了老夫這條命，也要救他出來。」

老宮女黯然說道：「不容易，咱們先要攻下控制那座鐵屋的機關，才能說到救人。」

唐嘯一揚雙眉，說道：「你也要救人了。」

老宮女道：「不錯，老身如無救人之心，怎肯讓你殺死同件，怎肯和你們費了這多的口舌。」

唐嘯道：「妳也要救岳侯爺。」

老宮女道：「老身才不關心岳秀的死活。」

朱奇道：「那麼，妳要救什麼人？」

老宮女道：「我的女兒。」

楊玉燕奇詫道：「妳的女兒，她在何處？」

老宮女道：「和岳秀在一起，被關在一座鐵屋之中，但等爐火升起，她和岳秀，都將化作飛灰了。」

楊玉燕低聲說道：「妳女兒和岳秀在一起。」

老宮女道：「不錯，她陪着岳秀，同時陷身在那座鐵屋之中，爐火升起，岳秀故是難逃性命，小女也將死於那座溶化的鐵屋之中了。」

楊玉燕呆了一呆，道：「這麼說來，他們是無法逃生了。」

老宮女說道：「絕對無法逃生，因爲，那整座鐵屋升沉，完全操縱在別人的手中。」

楊玉燕道：「什麼人的手中？」

老宮女道：「這天香宮中身份最高的人，自然是天香妃子了。」

楊玉燕道：「那是說，只有找到了天香妃子，才可以救他們了。」

老宮女道：「而且還要快，我們只有不足頓飯的時光了。」

楊玉燕畧一沉吟，道：「我們願和前輩合作。」

老宮女道：「諸位肯相信老身，事情就好辦多了。」

語聲一頓，低言數語。

楊玉燕點點頭，道：「那就有勞帶路了。」

老宮女笑一笑，道：「那就請姑娘出手吧！」

楊玉燕回手一劍，刺了過去。

老宮女一側身，却故意把左臂迎向劍鋒。

寒芒過處，衣衫裂綻，左臂上，也劃了一個小小的傷口。

楊玉燕輕輕吁一口氣，道：「傷的不重麼？」

老宮女道：「還好……」

突然大聲喝叫道：「賤婢好陰險的劍招。」

揮動手中長劍，疾攻五招。

楊玉燕近來既得岳秀指點很多，又自己發奮求進，劍上的造詣，大爲長進，長劍疾展，硬把五劍封開。

老宮女微微頷首，道：「妳不錯，女娃兒。」轉身向後行去。

楊玉燕仗劍當先，緊追身後。

朱奇，唐嘯，緊隨兩側。

老宮女穿過了一重院落，向一座高閣處奔去。

但見人影閃動，暗影中躍出了四個年輕宮女，攔住了去路。

老宮女低聲叫道：「四位小心，那丫頭劍招厲害。」

四個宮女一閃身，放過了老宮女，並肩而立，攔住了楊玉燕的去路。

老宮女冷笑一聲，突然回身，雙手並出，點中了兩個宮女的穴道。

這等，陡然間，反身出手，四個宮女，全無防備中，倒下了兩個。

另外兩個微微一怔間，楊玉燕和唐嘯已攻了上去。

兩個宮女也執着長劍，因爲稍分心神，所以，失了先機，被楊玉燕和唐嘯，逼的連連讓避。

那老宮女點倒了兩個宮女之後，突然飛身躍起，登上高閣。

兩個年輕宮女心中有着太多的疑問，很想問個明白。

但那老宮女已然離去。

楊玉燕突然疾攻三劍，把那宮女逼退三步。正待施展暗器，突見那宮女身子一軟，倒了下去。

另一個心中又驚又急，正要大聲呼叫，唐嘯突然退後了兩步，道：「姑娘，我有話說。」

那宮女忍下了呼叫道：「什麼事？」

突覺腦後一凉，倒了下去。

暗算這兩個宮女的正是朱奇。

世人只知他的鐵丹，有百步碎碑之威，却不知道他的暗器，彈指鐵丸，亦有着數十年的功力，一丈內，認穴奇準，百發百中。

但這手武功，一直在暗中練習，却很少施用出手。

此刻，担心兩個宮女，大聲叫了出來，破壞全局，才發出彈指鐵丸。

唐嘯一伸大姆指，道：「老哥哥，高啊……這一手實在不錯，發時不聞一點聲息，我瞧這一手要傳給我了。」

朱奇點點頭，道：「你要學，我這作老哥哥的，豈有不盡心的道理。」

唐嘯把兩個受傷的宮女移入道旁的花叢之中，向高閣行去。

三人一直想着再遇上攔刧之人，但出於意外的，竟未遇上。

但見高閣下面的大門，早已大開。

兩個年輕的宮女，靠在門上，似是已經睡熟了過去。

自然，楊玉燕心中明白，這兩個被點穴道，又是那老宮女的傑作。

進門是一座登上二樓的梯階。

楊玉燕一馬當先，登上二樓。

二樓上，燈火輝煌，一座雅緻的客廳中，早已擺好了一桌酒菜，似是正在預作慶祝。

一個身着白色宮裝少婦，居中而坐。

那個老宮女，就坐在左側一張太師椅上。

右首也坐着一個，却是面目冷肅，鷹鼻，鷂眼的中年男人。

這人穿着黑色的衣服，但神色間，却有着一股冷酷的味道。

對三人的到來，全無驚奇之感。

細看那老宮女，仰背在木椅之上，似是已經熟睡過去一般，閉着雙目，望也未望楊玉燕一眼。

白衣宮裝婦人直待三人將近木案，才淡淡一笑，道：「三位請入席吧！」

楊玉燕也覺着情勢不對了，冷笑一聲，道：「不用裝腔作勢了，咱們不是吃東西的！」

白衣少婦淡淡一笑，道：「那麼？三位來此的用心何在呢？」

楊玉燕道：「我們要見岳秀。」

白衣少婦點點頭道：「見岳秀。」

楊玉燕道：「不錯。」手中扣着兩枚蜂翼鏢，隨時準備發出。

白衣少婦道：「强賓不壓主，三位就不問問我是誰麼？」

楊玉燕道：「不管你是誰，我們也不想知道你身份。」

白衣少婦道：「哦！」

楊玉燕道：「我們只要見到岳秀。」

白衣少婦道：「我可以告訴三位，至少目前，岳秀還活着。」

楊玉燕畧一沉吟，道：「我們如何能

見到他。」

白衣少婦微微一笑，道：「姑娘這點年紀，竟能控制喜怒，不簡單啊！……」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姑娘，妳是他的什麼人？」

楊玉燕道：「妹妹。」

白衣少婦道：「他姓岳，妳好像姓楊，怎麼是兄妹呢？」

楊玉燕道：「似乎是，你已把我們摸得很清楚了。」

白衣少婦微笑道：「我喜歡清楚一些好。」

楊玉燕道：「我們要見岳秀，在我能力所及之內，願付任何代價。」

白衣少婦道：「聰明的姑娘，條件簡單的很，只要岳秀肯離開北京城，不再管這裏的事。」

楊玉燕道：「要他出來，我負責說服他，要他離開北京。」

白衣少婦人道：「楊姑娘，這樣簡單麼？」

楊玉燕說道：「有很多事，並不複雜，妳們如不准我們見面，我又能如何說服他。」

白衣少婦道：「說的也是……」

回顧那中年漢子一眼，道：「你看，咱們怎麼辦？」

那中年大漢淡淡一笑：「可以，讓他們放下兵刃，服用藥物，然後，帶他們去見岳秀。」

他雖然是坐在一起，但口氣之間，卻是極具權威一般。

白衣少婦點點頭，道：「楊玉燕，你聽到了，準備作何打算。」

楊玉燕點點頭，道：「拏來。」

白衣少婦對楊玉燕如此乾脆的認賬，有些意外之感，怔了一怔，道：「你不問問那是些什麼藥物麼？」

楊玉燕道：「什麼藥物，都無關要緊，重要的是你們能否遵守信約。」

白衣婦人道：「妳如眞的吞下藥物，我就眞的帶你去見岳秀。」

白衣婦人伸手由懷中摸出一個玉瓶，拔開瓶塞，道：「楊玉燕，瓶中還有三粒藥物，每人一粒，服用之後，我立刻可以帶你們去見岳秀。」

楊玉燕取過玉瓶，倒出兩粒，托在掌心看了一陣，丟在地上，用脚踏碎。

白衣婦人臉上微現痛惜之色，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楊玉燕道：「打賭的是我一個，似用不着三粒藥物。」

白衣婦人道：「妳一個？」

楊玉燕道：「不錯，這可能是入口就死毒物，我不能拏別人的性命作注。」

白衣婦人淡淡一笑，道：「楊姑娘，如是只有你一個人，我們可以不賭。」

楊玉燕突然一揚右手，有三枚蜂翼鏢，分挾在五指之間，道：「在這等距離之內，我如發出暗箭，閣下是否能夠躲得過呢？」

胆叟朱奇也掏出了兩枚鋼胆，冷聲說道：「老夫這鐵胆，能在百步左右，擊碎石碑。」

唐嘯哈哈一笑，道：「在下也已準備好引火之物，一把火，可以燒光這座天香院。」

這時，那中年漢子突然一轉頭，整個的坐椅，突然向一側滑去。

楊玉燕冷笑一聲，三枚蜂翼鏢，旋飛而出，分襲那中年大漢。

勢道來的太快，快的他根本沒有一點緩衝的時間。

但那中年大漢確非小可，在間不容髮中，暗用內力，震碎了木椅。

整個身子忽然間向下沉去，兩枚先至蜂翼鏢掠頂而過。

中年大漢一挺身，站了起來，右手拔出了袖中暗藏的一柄鐵尺，擊落了一枚落後的蜂翼鏢。

就在他舉尺一擊之間，一枚鐵胆，疾飛而至。

這鐵胆來勢勁急，威力强大，中年大漢舉起鐵尺，全力一封。

但聞一陣金鐵大震，那一枚巨大的鐵胆，突然間裂開，十餘粒鐵珠，滑過鐵尺，擊中那大漢前胸。

原來，這是一枚子母彈，外殼震碎之後，飛出了數十枚鐵粒，四下散射，那白衣婦人和中年大漢，都各中數粒。

但那老宮女卻靜坐未動，也正因如此，她才未爲鐵彈所傷。

楊玉燕長劍探出，指在白衣婦人的前胸之上，唐嘯卻一把扣住了那中年大漢的脈穴。

再看那老宮女時，已被點了穴道。

胆叟朱奇一皺眉頭，拍活了老宮女的穴道。

楊玉燕卻冷冷問那白衣婦人，道：「你就是天香妃子。」

那老宮女冷笑一聲，道：「瞧瞧她那副德行，算得天香二字麼？我瞧可連地香，也算不上。」

楊玉燕說道：「說！如何才能找到岳秀。」

白衣婦人坐位居中，被數粒鐵彈，擊中要害，傷勢甚重，對着楊玉燕的利劍，卻無法閃避，搖了搖頭，說道：「我不知道，……」

楊玉燕心急岳秀的安危，性情急躁，利劍一揮屍體栽倒。

唐嘯一揮手，錯開那大漢右臂，道：「說！岳侯爺在那裏？」

這大漢雖被四粒鐵彈擊中，但卻非要害，唐嘯一下子錯開的右臂，疼的他媽呀一聲，出了一身大汗。

唐嘯雙手又抓住了那大漢的左臂，道：「你聽着，答覆我所有的問題，只要被我找到一處謊言，我就再錯開你左臂。」

黑衣大漢疼的連連喘氣，道：「岳侯爺在鐵屋中……」

老宮女接道：「不用和他們多費口舌了，他們沒有法子幫助。」

楊玉燕道：「要找什麼人？」

老宮女道：「天香妃子。」

楊玉燕道：「她在何處？」

老宮女道：「上一層樓……」

只聽一陣格格嬌笑，傳了過來，一個全身黃衣黃袍的絕世美人緩緩由樓梯處行了下來。

黃衣麗人停下笑聲，道：「你背叛了我，是麼？」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秦紅·文　盧令·圖

大豪傑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散花娘子救出歐陽天後，邊以美色迷戀歐陽天，邊在黑暗中在飲食中放下慢性毒藥，半年後方始放他離去，歐陽天拖着懨懨病態踏上歸途，終在中途病倒，延醫調治方知已中毒汁。在歐陽天戀居花莊時，食骨魔，食肉魔已把歐陽天門下消滅十之七八，那晚二魔正與散花娘子飲酒慶功，忽得關山雲探莊留柬，聲稱要在比武會上殲滅他們，二魔追出已失關山雲踪跡。比武期屆，歐陽天似已復完，獨自蒞臨大會，散花娘子偕二魔趕到，目睹關山雲與古素蘭報名比武，向歐陽天道，本屆比武似乎很有意思——

梟雄惡魔死　公仇私怨消

金龍老人接口道：「是的，老人已死亡殆盡，今天的比武大會，恐怕是你們三人的天下了！」

散花娘子佯裝不解的怔了一下道：「我們三人？」

金龍老人閃目一瞥食肉魔和食骨魔，微笑道：「鍾女俠與他們二位不是一道的麼？」

散花娘子忙的搖首道：「不是！不是！奴家雖然聲名狼藉，但還不屑於與茹毛飲血者爲伍！」

金龍老人笑道：「那是老夫誤會了，抱歉！」

他接着轉對二魔，竭力忍住滿腔怒火，冷冷一笑道：「老夫一直以爲二位之聯手殺害孔大俠八人，必是別有目的，沒想到果然眞是爲了問鼎『武林第一高手』的寶座！」

食肉魔表現出一副胆大包天的態度，桀桀一笑，說道：「不錯，歐陽堡主已風光了數十年，現在該輪由老夫兄弟風光風光了！」

若在別處，金龍老人早已出手一搏，但今天是在比武，他不願在衆目睽睽之下，做出有失風度的事，故聽了對方的話，仍只冷冷一笑道：「老夫當年榮獲『武林第一高手』的寶座，可不是靠殺人而獲得的！」

食肉魔怪笑一聲道：「這是作風不同，殺人乃是老夫兄弟的嗜好！」

金龍老人臉色一沉，冷冷道：「數月前，二位趁老夫不在時，闖入我無雙堡，殺死我門下三百餘人，這件事二位能說出一個理由來麼？」

食肉魔笑道：「理由只有一個：老夫兄弟喜歡殺人，喜歡看那屍積如山血流成渠的場面！」

四下突然起了一陣輕微的騷動，顯然食肉魔的話已引起公憤了。

但食肉魔毫無懼色，神態狂傲的環掃四周一遍，桀桀怪笑道：「今天誰要不服，只管下場叫陣，老夫兄弟無不奉陪！」

人聲立時沉寂下去，因爲在場外觀戰的武林人物都知道二魔的能耐，沒有一人願意送死。

食肉魔見一語鎮住了衆人，更是狂態畢露，大笑道：「歐陽堡主，老夫已說清楚，現在該是動手的時候了吧！」

金龍老人沉着地道：「好的，今天報名比武者只有我們六人，若依老夫之見，我們不妨改個方式來進行，分成三對逐一進行比劃，不知閣下之意若何？」

食肉魔笑道：「怎麼打都可以！」

金龍老人看了關，古二人一眼，又道：「關山雲和古素蘭年紀輕，我們讓他們二人先挑對手如何？」

食肉魔道：「可以！」

金龍老人於是向關，古二人說道：「二位，你們願與何人比劃？」

古素蘭笑道：「女人找女人，古素蘭

斗胆，願向鍾女俠討教！」

散花娘子嬌笑道：「好呀，等下咱們先來好了！」

金龍老人接着又問道：「關山雲，你呢？」

關山雲一指食骨魔，說道：「小可挑他。」

食骨魔雙眉一揚，嘴巴一咧，露出白森森的牙齒笑道：「好，老夫已有好多天沒啃人骨了，今天老夫就先啃你小子的骨頭！」

金龍老人回望食肉魔道：「那麼，我們兩人是最後的一對了，現在就由鍾女士與古姑娘先來進行比劃！」

說畢，退向一邊。

二魔和關山雲也各退去一邊，讓出了一片寬廣的比武場來。

於是，天下羣豪矚目的比武大會，就此開始了。

古素蘭拔劍出鞘，目注散花娘子，微微冷笑道：「散花娘子，我要預先聲明，今日妳我之戰，不是勝負之戰，而是生死之戰！」

散花娘子一怔道：「哦，為何是生死之戰呢？」

古素蘭道：「我要為家師及三位師姐報仇！」

散花娘子臉色微變，但隨又笑靨如花地道：「奴家不懂妳的話，令師及妳三位師姐之死，與奴家何干？」

古素蘭舉劍指着她，冷冷說道：「因為妳是兇手！家師及孔大俠等七人，是在妳的主謀之下，死於食肉、食骨二魔之手的！」

散花娘子本來還想騙騙金龍老人，却不料自己的陰謀竟被一個姑娘當場拆穿，心中大是震驚，柳眉一豎，嬌叱道：「丫頭，妳胡說些什麼？」

古素蘭冷笑道：「一點都不是胡說，妳為想奪得『武林第一高手』的寶座，就犧牲色相勾引食肉食骨二魔，唆使他們去殺害孔大俠八人，三個月前，我和關山雲曾潛入妳的花莊，親眼看見妳和二魔在廳上飲酒作樂！」

散花娘子臉紅了，連忙轉對站在場邊的金龍老人說道：「歐陽堡主，這丫頭一派胡言，你千萬不要聽信，奴家說什麼也不會幹出那種卑鄙齷齪的勾當。」

金龍老人只笑笑不語，他自己也是「做賊心虛」，處境尷尬，故不敢多言，事實上他已打定主意要在今天的比武大會上收拾她和二魔，而在未動手之前，他不願露出一點聲色。

散花娘子見金龍老人面無怒色，心下稍寬，當下，回對古素蘭冷笑說道：「丫頭，給妳看看，有誰會相信妳的一派胡言呢？」

古素蘭「哼」的一笑，道：「妳不承認？」

散花娘子道：「少廢話，先吃奴家一掌！」

她害怕古素蘭再提出更有力的證據，故不願與她多說，話聲一落，嬌軀已如凌波仙子直飄而上，玉掌出袖，對着古素蘭拍了過去。

古素蘭却還不打算與她動手，一個倒縱飛上一座石筍，嬌喝道：「且慢，我話還沒說完呢！」

散花娘子在武林中的地位比她高得多，這時一擊無功，再聽她說還有話要說，就不便繼續動手。

當然恨恨地道：「醜丫頭，妳哪來許多廢話？」

古素蘭就站在石筍上，大聲說道：「由於妳不承認和二魔勾結，所以，我要舉出人証，以証明我所說一切屬實，不是無的之矢！」

散花娘子冷笑道：「妳的人證，想必就是那個『親眼看見奴家與二魔飲酒作樂』的關山雲了？」

古素蘭道：「不是，我的人証是與妳飲酒作樂的食肉魔和食骨魔！」

散花娘子聽了不禁一呆，說道：「什麼？」

古素蘭轉對站在另一邊的食肉魔和食骨魔，大聲道：「那食肉食骨二魔，你們如是男人，就爽爽快快的回答我一個問題——你們有沒有和散花娘子勾結殺害孔大俠等八人？」

食肉魔點頭笑道：「有，妳說的全是實話！」

散花娘子大吃一驚道：「食肉魔，你瘋了不成？」

食肉魔哈哈大笑道：「鍾月英，妳不必害怕，反正今後的武林已是咱們三人的天下，妳還心存什麼顧忌呀？」

散花娘子氣得直跺脚。

古素蘭冷笑道：「現在妳無話可說了吧？」

散花娘子咬咬牙，眸中迸射殺機，冷冰冰地道：「如果妳話已說完，就快下來動手！」

古素蘭一躍落地，橫劍擺出迎戰的姿式，道：「妳來吧！」

散花娘子根本沒把她放在眼裏，當即欺身直進，駢指點出！

古素蘭錯開一步，揮劍劈出。

使出的，是師門的劍法！

散花娘子對於她的師門劍法却早已摸熟，一見之下，心中暗暗冷笑，忖道：「妳這丫頭真是活該了，就憑妳這師門的幾招劍法，也想來報仇麼！」

思忖中，玉腿猛抬，很準確的踢開了古素蘭劈到的一劍，同時，右手前探，再駢伸二指搶點古素蘭的雙目，出招迅若奔電！

古素蘭似乎破解不及，疾忙倒退兩步，然後長劍一翻，反刺其胸部。

使出的，仍是師門劍法。

散花娘子只一閃身即已避開，再一閃身便已欺近古素蘭身左，頓時殺手猛施，揮掌切向古素蘭的腰部。

「啊！」

「啊！」

四下的觀衆吃驚的叫了起來。

因為，大家都看出散花娘子出招神妙，而且距離那樣近，古素蘭眼看是躲避不開了！

「嘿！」

一聲嬌叱！

「噢！」

一聲痛苦的呻吟！

整個比武會場，突然沉靜無聲，數以千對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所有的人都以萬分驚愕和難以置信的眼光注視着場上的情形。

場上生死已分！

古素蘭和散花娘子緊緊靠在一起，彼此怒目而視，但散花娘子的眼睛很快就變得無神，誰都看出她已「香銷玉殞」了。

可是她還站着，沒有倒下去。

活像一尾吞下了餌鈎的大魚，被釣着了！

原來，古素蘭的一劍已貫穿了她的身子，是一招「太阿倒持」，倒轉的劍由古素蘭的左腋下衝出，刺入散花娘子的左腹，劍尖直透背部！

食肉魔和食骨魔也呆了，他們想都沒想到古素蘭會有能力刺殺散花娘子，兩人瞠目驚愕良久，食肉魔才發出憤怒的聲音道：「那是龍鬚劍客的劍法！哼哼，妳這丫頭敢情已練成孔成麟的劍法！」

古素蘭突然右脚倒抬，「砰！」一聲，踢開屍體抽回長劍，淚珠簌簌落下，道：「師父師姐，你們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金龍老人忽然鼓掌起來。

四下的觀衆也跟着紛紛鼓掌起來。

其實，金龍老人的鼓掌，讚揚之心居少，寬慰之心居多，因為他認為散花娘子一死，不但可湮滅他和散花娘子的一段私情，而且剩下的二魔也較容易對付之故。

他面露笑容鼓掌幾下之後，便開口說道：「古姑娘，妳已勝了一場，現在請暫退下，輪到食骨魔和關山雲下場了！」

古素蘭拭淨劍上血漬，納劍入鞘，即退了下去。

於是，食骨魔和關山雲入場了。

一個自南走入，一個自北走入，在相距尋丈左右一齊停步！

關山雲左手握着一把寶劍，態度冷靜而穩健！

食骨魔未帶任何武器，他的武器就是雙手十指，長着尖指甲的十甲。

他滿面獰笑的盯視着關山雲，一字一字道：「小子，你本來是不用劍的，看樣子，你也練成了孔成麟的『龍鬚劍法』，嗯？」

關山雲點頭道：「不錯，所以你要當心些！」

食骨魔仰天大笑起來，說道：「孔成麟的『龍鬚劍法』有甚麼了不起？散花娘子是因猝不及防才被殺的，那樣的便宜事絕不會再重演了！」

關山雲慢慢拔劍出鞘，凝神蓄氣達於六合之後，開聲緩緩說道：「你準備好了麼？」

食骨魔悍笑道：「只管上來吧！」

關山雲立時跨前兩步，旋腕圈劍，劃起一片萬道銀光，排山倒海般的，捲向對方。

氣勢潑辣，勇若天神！

食骨魔一聲獰笑，身形半轉，掌出如蛟龍出海，一揚一沉，反抓向關山雲的右臂。

避招發招，拿捏得恰到好處！

但關山雲的劍招並未走實，一見對方出掌反攻，他的招式亦隨之一變，劍尖猝然上挑，以牙還牙，也以對方的手臂為目標。

食骨魔縮右掌出左掌，改向關山雲的咽喉切去，神態和動作均充滿輕視之意。

關山雲頭一偏，身半轉，寶劍猝然一掄，巧妙的吐向對方小腹丹田……

雙方都不肯示弱，以攻擊來破破解對方的攻擊，因之一開始就打得十分激烈！

關山雲使出的，確是孔成麟的「龍鬚劍法」，而食骨魔對於「龍鬚劍法」也確乎能應付裕如，故戰了數十招，關山雲非但未能克敵制勝，反而處處受制，落了下風。

食骨魔掌法變化精妙，一路直逼，連連將關山雲的攻招震開，竟有破竹之勢！

關山雲連退十步後，突然大喝一聲，振劍反撲，寶劍舞出千層劍網，勢如孔雀開屏，猛捲上去。

食骨魔厲笑一聲，身軀一躍二丈，空中掌脚迸發，硬將關山雲的攻勢壓制下去，緊接着掌如風雷，一掌又一掌的劈出，又將關山雲迫退數十步……

觀衆又看得提心吊胆，十之八九都斷定關山雲已難有勝望了。

全場之中，只有古素蘭對關山雲抱有希望，因為她知道關山雲最得意的殺手鐧還沒施展出來。

食骨魔却以為關山雲技止於此，忽然怪笑一聲道：「小子，你若不能像那丫頭來個出奇制勝，十招之內，老夫就要取你的小命了！」

說畢，掌法一緊，頓如狂風暴雨，將關山雲籠罩在掌影之下了！

關山雲頓陷危境，勉強避開四五招之後——

「拍！」

一聲脆响，他的寶劍已被震飛到四丈高空！

食骨魔再發一聲厲笑，縱身疾撲，老鷹攫兔一般，朝關山雲猛撲如下！

但奇事就在這一刹那間發生，但見關山雲身子就地一滾，迅速翻出一丈七八，然後自地上一冲而起，探手接住了正自空中掉下的寶劍！

「砰！」

食骨魔一撲落空，整個人，竟撲仆於地！

以他的身手，在一撲落空時，是絕不會收勢不住的仆倒地上，因此觀衆立知情況有異，譁然大叫起來。

情況的確有異，只見食骨魔跌仆地上靜止了好半晌，才慢慢蠕動，慢慢爬立起身！

「啊！」

觀衆又驚叫起來。

因為，他們看到有一把匕首深深的刺入食骨魔的腹部，當食骨魔立起身子時，腹下已一片殷紅！

食肉魔大驚失色，飛身撲入場，上前扶住了食骨魔的身子，急急惶惶的問道：「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食骨魔頭上沁出冷汗，身形搖搖欲墮，努力迸出一句話道：「那小子，他竟……練成了諸……諸葛志雲的……絕技——『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語畢，頭往下勾，氣絕死了！

全場觀衆人人面露喜色，然後突地爆發一片興奮的歡呼雀躍——

「好呀！」

「殺得好！」

「殺得好！」

是的，橫行武林已數十年的食肉食骨二魔，今天終於折了一個，而且是死在一個少年英雄的劍下，自是人心大快了。

只有一人面無喜色，反而眉頭緊皺，他就是金龍老人歐陽天！

他正陷於困惑不解的迷境中，他怎麼也想不通關山雲，何以會練成「南海蜉蝣諸葛志雲」的絕藝，因此他大大的感到不妙了。

——難道她還在世？

——難道關山雲的那招「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是她傳授的？

——可是，如果她還在世，爲何留下喜兒在那荒涼的小店上？

——不，她不可能還活在世上，如果她還活着，這些年來爲何不來找我報仇？

在他陷於沉思的時候，關山雲已收劍退到場邊，和古素蘭站在一起。

食肉魔則滿臉悲痛的抱着食骨魔的屍體，他本是橫行無忌的一代巨魔，然而此刻他忽然覺得很惶恐，覺得自己的末日已到了。

他緊緊擁抱着食骨魔的屍體，良久良久之後，才將屍體放倒地上，冷冷說道：

「關山雲，你過來！」

聲若低鳴的野牛！

關山雲岸然無懼，轉對金龍老人朗聲道：「歐陽堡主，小可可以再戰他麼？」

金龍老人豁然抬頭，怔忡的問道：「什麼？」

關山雲舉手一指食肉魔，微微一笑道：「他在向小可挑戰！」

金龍老人「哦」了一聲，便向食肉魔說：「簡車城，你的對手是老夫呢！」

食肉魔面上劇烈的跳動着暴聲道：「老夫寧可不要榮譽，也要宰！這小子！」

金龍老人道：「不行，你已報名參加比武，就得跟老夫進行決鬥，何況你殺了老夫數百門下，老夫也正要找你報仇！」

食肉魔厲叫道：「老夫現在宣布退出比武！」

金龍老人道：「退出比武，老夫也一樣要跟你算帳！」

食肉魔獰笑一聲，道：「你以爲老夫怕了你？」

金龍老人冷笑一下道：「怕不怕，那要問你自己了！」

食肉魔兇睛一瞪道：「好，你上來，咱們今天就在這蓮花峯上分個生死！」

金龍老人點點頭道：「就這麼辦，不過老夫先要請教關山雲一些私人的問題，你請稍候。」

他舉步入場，向關山雲招招手道：「關老弟請過來一下如何？」

關山雲心中已料到他要問些什麼，當下迎上前道：「歐陽堡主有何指教？」

金龍老人一指他手上那把寶劍道：「老弟這把寶劍，可否借老夫一觀？」

關山雲點頭稱可，將寶劍遞給他。

金龍老人接過寶劍審視一番，慨然一嘆道：「這是她的寶劍不錯，老弟在那裏見到她的？」

關山雲道：「歐陽堡主所說的『她』，是你什麼人？」

金龍老人詫道：「她沒向你說起？」

關山雲道：「小可只想對証一下。」

金龍老人似甚激動，又似萬分愧怍，低下頭道：「這樣說來老弟都知道了？」

關山雲冷聲道：「歐陽堡主爲何遺棄她？」

金龍老人嘆道：「那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老夫其實並不愛她，因爲她長得太醜，不過……由於她是『南海蜉蝣客諸葛志雲』的女兒，老夫爲了希望得到她父親的劍學，便强迫自己娶她爲妻……」

關山雲道：「這很自私。」

金龍老人慚愧地道：「是的，是很自私！」

關山雲道：「後來？」

金龍老人道：「後來她產下一子，竟是個白痴，老夫更感厭惡，於是就離開她了。」

關山雲道：「後來？」

金龍老人道：「就是這樣，沒有別的了。」

關山雲道：「恐怕還有吧？」

金龍老人面色遽變，駭然道：「你……你是說……」

關山雲目光烱烱的逼視着他，義正詞嚴地道：「歐陽堡主，你一定也知道所謂的『虎毒不食子』，你的兒子雖然是個傻子，但畢竟是你的兒子！」

金龍老人面如死灰，顫聲道：「你……你說這話是何意思？」

關山雲冷笑道：「要小可說出來？」

金龍老人震駭欲絕，連忙搖頭說道：「不，老夫已是要死之人，請你不要說出來！」

關山雲道：「你是要死之人？」

金龍老人頹喪已極，道：「是的，老夫被散花娘子所暗算，體內中毒已深，最近老夫是靠一種藥物在支持，等下與食肉魔之戰，老夫恐怕……」

關山雲冷笑道：「說眞的，歐陽堡主，小可無法同情你，剛才小可已說過了，天理循環，報應不爽，誰幹了泯滅天良的事，今天是遭報應的時候了！」

金龍老人點點頭，長嘆一聲道：「是的，老夫是該遭報應，老夫也不敢請求她原諒，老夫只希望老弟不要當衆宣衆老夫的罪狀，不要叫老夫死後仍遺臭萬年！」

關山雲道：「這一點，小可倒可答應你。」

金龍老人感激地道：「謝謝，老弟下次見到她時，請告訴她——」

關山雲道：「不必了，她已死亡一年多了。」

金龍老人神色一愕，驚詫的問道：「既然如此，你又怎能够獲得『金龍九大式』的？」

關山雲道：「喜兒遇害時，小可與古姑娘正在那小店的地下中！」

金龍老人苦笑一聲道：「原來如此，這準是老天爺在懲罰老夫，否則，那會這樣巧……」

關山雲道：「歐陽堡主，小可要告訴你一件事！」

金龍老人道：「你說！」

關山雲道：「等下你和食肉魔的一戰，死的如是你，自然無話可說，如果死的是他，那麼你我之間還有一戰，那時候，你可別怪小可劍下不留情！」

金龍老人又苦笑道：「這個老夫明白，老夫也預祝你能穫得『武林第一高手』的榮譽。」

關山雲道：「還有什麼要談的麼？」

金龍老人把寶劍交還給他，道：「沒有了。」

關山雲接過寶劍，轉身退回原處。

金龍老人也轉身正對食肉魔，神色恢復莊嚴，冷峻地道：「簡車城，咱們可以開始了！」

食肉魔早已等得不耐煩，聞言立時縱身撲近，面上佈滿殺氣，陰陰一笑道：「歐陽天，咱們怎麼打呢？」

金龍老人冷冷道：「隨便！」

食肉魔道：「你是用劍的人，老夫今日便以這雙肉掌接你幾招試試！」

金龍老人冷笑道：「對付你，老夫還不必用劍！」

食肉魔獰笑道：「眞的麼？」

金龍老人道：「不必多言，你進招就是！」

食肉魔說了聲「好！」全身眞氣一提，雙掌慢慢揚起，十指曲如鷹爪，發出「必卜」聲響！

顯然的，他也知道這一戰關係生死，因此準備全力一搏了。

會場氣氛頓現緊張，觀衆個個睜大了眼睛，屏息以待一場驚天動地的決鬥的爆發。然而金龍老人却表現得若無其事！

他沒有擺出任何架式，只是垂手靜立着，好像決鬥者不是他本人似的。

食肉魔不相信他敢那樣倨傲托大，可是看見他那樣的穩若山嶽，那樣垂手靜立不動，其鎭靜沉着的功夫幾乎使他氣餒。

靜靜的對峙良久，食肉魔由疑慮變爲不滿，變爲惱怒，突然厲吼一聲道：「歐陽天，你到底打不打？」

金龍老人神色平靜地道：「老夫在等着你呢！」

食肉魔登時氣往上湧，再發出一聲野獸般的怪嘯，縱身疾撲向前，探掌抓出！

這一抓，可說是他畢生修爲之所聚，五指帶出的勁風，幾乎可以使全場觀衆聽得到！但金龍老人仍然靜立未動。

眼看食肉魔鋼爪也似的五指已攻臨他胸前，他還是不加理會。

食肉魔不禁心頭一虛，撤掌退下。

金龍老人微微一笑道：「怎麼了？」

食肉魔頓時有一種被戲弄的感覺，怒氣再度狂湧，一聲震動山嶽的厲吼，猛縱向前，右掌暴出對着金龍老人胸口抓去。

這次他不再中途撤掌，而實實在在的抓了過去。

五指迫近到金龍老人胸前五寸處，金龍老人依然靜立不動，未採取任何行動！

再迫近到距離二寸之處時，金龍老人還是沒有採取任何攻守的行動！

於是，奪命魔的五指深深抓入了他的胸口。

這時，他才採取行動。

只見他雙掌倏揚，十指一下插入食肉魔的腹部，像十把尖刀那樣深深的插入！

食肉魔「荷！」的叫了一聲，拚命往後一掙，但掙是掙脫了，却有一大堆腸子被抓出腹外！

「啊！」

全場觀衆不禁驚叫起來。

食肉魔慘叫了一聲，雙目一下發直，瞪得幾欲奪眶而出，死盯着金龍老人半晌之後，突然跨前一大步，抬腳猛踢過去。

金龍老人身形一側，抓着他大小腸的雙手再猛力一扯，竟將大小腸扯出數尺！

食肉魔又慘叫一聲，登時摔跌於地，渾身劇烈的顫抖了一陣，就停止不動了！

金龍老人扔掉手上的腸子，低頭靜立有頃，然後慢慢倒下，倒在食肉魔身邊。

「堡主！堡主！」

那唯一到場的紅穗劍士駭然飛奔入場，將金龍老人攬入懷中，看見堡主已一臉死相，不禁失聲痛哭起來。

原來，金龍老人中的一掌正在心窩，傷中要害，也很快就斷氣了。

觀衆個個目怵心驚，發呆發楞。

關山雲和古素蘭也目怵心驚，發呆發楞，他們料不到金龍老人會採取同歸於盡的戰畧來結束自己的性命，不過他們也隱隱感覺到，這可能是金龍老人所能採取的最好戰畧和最好的下場。

整個比武會場，足足騷動了一刻時後才漸漸恢復安靜，不過觀衆的議論聲仍不絕於耳。這時，只見那紅穗劍士抱着金龍老人的遺體站起，黯然神傷的舉步向場外走去，走出了人叢，走下了蓮花峯，消失在山林之間……

觀衆目送他離去之後，視綫一齊轉回到關山雲和古素蘭的身上。

——只要他們再進行一場比劃，本屆的「武林第一高手」便可產生了！

——年紀輕輕的，竟成了「武林第一高手」，多了不起呀！

關山雲也感覺到了衆人正在期待着自己和古素蘭的最後一場比劃，他面上不覺升起一片苦笑，向身邊的古素蘭輕聲道：「古姑娘，妳要麼？」

古素蘭也苦笑一下道：「要什麼？」

關山雲道：「比劃！現在妳距離武林最高榮譽已經很近，只要能擊敗我，妳便是——」

古素蘭嘆了口氣道：「算了，我現在只想趕快下山，遠離此地，找一處清靜的地方歇一歇！」

關山雲怡然一笑，於是舉步走到場中，登上一顆岩石，向四下抱拳道：「諸位，本屆比武大會到此結束，小可不是『武林第一高手』，今後再沒有比武大會，也再沒有『武林第一高手』，今後可流傳於武林的，希望是俠義與武德！」

語畢，躍落地上，走回古素蘭身前，揮揮手道：「咱們走吧！」

古素蘭問道：「何處去？」

關山雲道：「找一處清靜的地方歇一歇。」

古素蘭緊張地道：「是峨嵋山大乘禪寺麼？」

關山雲微笑道：「不，現在還不是時候，現在我若返山，家師還是會攆我下山的！」

（全文完）

新派武俠長篇

蕭　塞・文
盧　令・圖

無影毒神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雲飛幫助紅花會衝破黑手黨佈下的天羅地網，那晚往大王廟應三絕先生的約鬥，三絕先生極力向他誘降，白雲飛嚴詞拒絕，並以奇詭絕倫的一招劍法，挑去三絕先生的面巾，顯示在白雲飛面前的三絕先生的眞面目，赫然竟是劍堡堡主崔德禮，至是，黑手黨神秘首領的身份已被白雲飛揭破，也觸着崔德禮的大忌，誓欲戳除白雲飛以保秘，下令三大高手聯手圍攻白雲飛，彼則在旁虎視眈眈伺機而動，白雲飛環顧當前處境，立以雷霆萬鈞之勢擊殺了其中一名高手，崔德禮痛失心腹，破口大罵白雲飛——

情償三生願　怒戳戴天仇

「冷血劍客」白雲飛斜馭射日神劍，凜然的凝立在地上，他面上沒有絲毫表情，望着毛鵬和藍鷹，冷冷地道：「還有誰要上來？」

崔德禮怒聲的道：「死了一個田原，並不是你絕對的勝利，白雲飛，如果老夫出手，你今夜不要想佔絲毫便宜……」

冷血劍客白雲飛心弦大大的一顫，崔德禮的功夫他十分的清楚，如果是單鬥自己雖不能取勝，至少也可保持不敗的局面，可是除了一個崔德禮外還有毛鵬和藍鷹兩大高手，這兩個人都是一方之主，三個絕世劍手一聯合，自己縱有神奇的功力，也會死在這裏……。

他長長的吸了一口氣，冷笑道：「大堡主，在下今夜並不想活着離開這裏，但是你們要設法毀了我也不是件簡單的事，至少在你們三個中間死去了兩個……」

「哼！」崔德禮冷哼一聲道：「你要拚命……」

白雲飛頷首道：「不錯，在這種情形下我只有拚命，我相信能討回雙倍的代價，大堡主，你認爲怎麼樣……」

毛鵬氣得將手中長劍輕輕一顫，身子向前移動了兩步，他目眦欲裂的瞪着冷血劍客白雲飛，道：「我們不會放過你，那怕是同歸於盡也不會這樣罷手，白雲飛，黑手黨不是好惹的，你得罪了我們，點蒼派可能要被夷爲平地，這就是你管閒事的代價……」

白雲飛不屑的道：「過了今夜，在下只要不死，定要再去劍堡，將你們黑手黨的基地毀去，那時你們不要怪我冷血劍客無情……」他凝重的望了崔德禮一眼，道：「還有你，我將不念絲毫情份的將你殺死，崔德禮，你是我殺父大仇人的主要人物，華百陀曾將所有的事都告訴我了。」

崔德禮一呆道：「華百陀和你見過面了……」

白雲飛嗯了一聲道：「他不但和我見過面，還和我談了許多話，你們私人間的許多秘密，他都告訴我了，起初我還不相信，但今夜所見，皆與他所說的事實相符，可見得他並沒有騙我！」他長長的吐了口氣，面上冷漠的又道：「你和華百陀之間的協定他也告訴我了……」

他這時江湖經驗是何等的豐富，也曉得利用時機而給予對方一種心理上的威脅，他要崔德禮與華百陀之間發生誤會，而不能勾結，所以他也學着施點小手段，弄得崔德禮惶恐而怨恨，暗罵華百陀這個卑鄙小人。

果然，崔德禮聞言之後，神情顯的非常怨恨，他雙目寒光一湧，滿臉都是駭人的殺氣，嘿嘿一笑道：「他竟敢出賣了我……」他朝毛鵬瞥了一眼道：「毛鵬，你在什麼時候和華百陀見面的？」

毛鵬面上一凝道：「昨天夜裏，華百陀找我，要堡主無論如何不要放過白雲飛，他說要去劍堡，親自和堡主商量一件大事！」

崔德禮怔了一怔道：「他爲什麼不來見我？」

毛鵬想了想道：「他知道堡主和紅花會之間事情沒有了，不願在這時出面驚擾堡主……」他斜睨了冷血劍客白雲飛一眼，道：「而且他也不願意在這時和白雲飛見面……」

崔德禮哼了一聲道：「他居然在我面前玩出花樣來了，哼，他唯恐三頭對面，洩了他的眞面目，說的倒蠻好聽，哼！」

毛鵬搖搖頭道：「堡主，你現在並不宜和華百陀翻臉！」

崔德禮冷笑道：「我知道你和他有結義之情，不過，你得看清楚一點，百華陀

能不計後果的離開我們，他必是靠着大眉山莊那些毒人想要和黑手黨爭一日長短，哼！我早知道這個人靠不住，果然他在暗中搗我們黑手黨的鬼……」

藍鷹雙眉一皺道：「堡主，你還是攷慮攷慮……」他望了白雲飛一眼道：「小心這是敵人施的反間計……」

崔德禮搖頭道：「不會，如華百陀沒告訴冷血劍客白雲飛，你怎會知道這些事，況且這些事只有我和華百陀曉得……」

他想起華百陀的陰險，將所有的事情告訴了冷血劍客白雲飛，他心中便有一股難以遏止的怒火湧了上來，恨得幾乎要吐出血來。

白雲飛這時乘機道：「關於堡主私置心腹，併吞武林各派的大事，華百陀已派專人通知各派，目前各派都在養精蓄銳，休養生息，準備將來和堡主一較長短。」

他僅憑着心中的臆測，而給予劍堡堡主崔德禮心理上的恐慌，這正是江湖上的機詐，崔德禮一生玩弄魔術，沒有想到今夜會栽在冷血劍客白雲飛的手裏，而被耍的團團轉，把所有過錯全都遷怒到華百陀的身上。

崔德禮心中大寒，道：「華百陀和各派並不和睦，他如何敢去遊說各派……」

白雲飛面上一冷道：「堡主不要忘了，大眉山莊的暗樁遍伏天下，華百陀只要略施手段，那些暗伏在各派的大眉山莊高手，便會將消息傳給各派……」

「嘿嘿！」崔德禮氣得身子直顫，冷笑兩聲道：「我竟給華百陀出賣了，我竟給華百陀出賣了，好呀，華百陀，你竟還敢到劍堡來，我非要你死無葬身之地不可……」他氣得在地上重重的跺了一脚道：「毛鵬，放鴿子傳信，要劍堡弟兄等着華百陀，他只要敢進劍堡，就給我將他關起來，等我回去找他算賬……。」

毛鵬吶吶地道：「堡主，你還是要愼重行事！」

崔德禮雙目一瞪道：「他連我都給賣了，還有什麼好愼重的……」他怨毒的瞪着毛鵬，一絲笑意在嘴角上浮現出來，道：「你是不是忘不了華百陀給你好處？」

毛鵬身子一顫道：「堡主，這什麼話？我毛鵬是你的屬下，再怎麼樣也不敢以下犯上，只是這件事非同小可，弄不好就是劍堡和大眉山莊兩派的大火併，那時，江湖上豈不是……」

崔德禮哼了一聲道：「諒大眉山莊沒有這個本事，毛鵬，你既然不顧和華百陀翻臉，我也不勉強你，現在命所有黑手黨弟兄會聚劍堡，我有事情要交待……」

藍鷹呆呆的道：「堡主，黑手黨難道不追殺紅花會了……」

崔德禮搖搖頭道：「現在所有黑手黨的秘密，華百陀已經公開江湖，我們在江湖上不能再立足了，全盤的計劃因此而瓦解，唉！眞沒想到華百陀會來這一手！」

藍鷹楞楞地道：「堡主難道要放棄辛苦開創的基業！」

崔德禮黯然的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我不能讓我兩個孩子知道這些事，也不願劍堡因此而毀了……」

他向白雲飛斜睨了一眼道：「今夜老夫暫時放過你，老夫要回去料理一點事情，下次你再落在老夫手中，你就不會有今天這樣幸運了。」

白雲飛哼了一聲道：「那是以後的事，如果你再率領黑手黨徒作惡，我也不會放過你……」

「嘿嘿，」崔德禮冷笑道：「我們走着瞧……」

毛鵬這時一揚手中長劍，道：「堡主，田原之死難道就這樣白了，假如今夜不將這小子除掉，日後麻煩可就更大了……」

藍鷹也正色道：「不要放過他，堡主，老夫要他償還田原的命，否則，我們黑手黨就沒臉再見天下同道了……」

崔德禮雙眉一皺，道：「這……」他冷冷地瞥了冷血劍客白雲飛一眼道：「你們兩個要不放手，就毀了他好了……」

毛鵬恭身的道：「多謝堡主，屬下當會盡力而爲……」

崔德禮頷首一笑，瞥了冷血劍客白雲飛一眼，緩緩轉身朝大殿之外行去，他這種舉動，使藍鷹和毛鵬同時一楞，沒有料到崔德禮會突然抽腿而去。

這時兩人騎虎難下，不動手也不行，動手又自知不是冷血劍客白雲飛的對手，頓時使兩個黑道高手着了難，一時不知該怎麼辦才好。

崔德禮的身影方消逝在大殿之外，便傳來他的話聲道：「你倆要是拿不下白雲飛的人頭，從今以後不要再來見我……」

毛鵬心中一寒，腦海中疾快的忖道：「堡主此論豈不是要了我倆的命，他明明知道單靠我和藍鷹沒有辦法敵得過白雲飛，而故意留下這一手！」

他望了藍鷹一眼道：「藍兄，我倆要拿出全力來才能將這小子毀了。」

藍鷹嘿嘿地道：「若我倆連這一個小子都制服不了，自今以後也不要再見人了……」他長吸了口氣，凝神的揚起長劍，刹時和毛鵬各站着一個方向，朝冷血劍客白雲飛攻去。

白雲飛身形一晃，道：「二位當眞不要命了……」

他深知這兩大高手都非泛泛之輩，自己要在極短的時間不可能同時打發掉這兩大高手，暗中運勁，將眞氣貫透在劍尖上，嗡嗡的劍刄抖動聲刹時響遍空中。

三個人身形如風晃眼出手三十幾招。

×　　×　　×

崔德禮身軀緩緩移動，離開正拾生忘死的劇烈搏鬥三人，他面上不禁泛起一絲詭秘之色，得意的暢聲大笑。

那知他笑聲未歛，突然面上劇烈的抽搐了一下，在他的視綫裏登時出現一個冷煞含怨的少女，這少女倚在大王廟院子裏的一株樹，冷冷地望着崔德禮。

崔德禮一楞，道：「宇文令主，妳怎麼來了？」

宇文璧玉冷冷地道：「我來看看天下最陰險的人今夜要玩些什麼花樣？」

崔德禮嘿道：「妳是在指老夫？」

宇文璧玉哼了一聲道：「誰陰險我指誰？大堡主莫非就是陰險的人？」

崔德禮面上掠過一絲怒意，他恨恨道：「妳看見什麼？竟敢這樣滿嘴胡說。」

宇文璧玉冷笑道：「我看見田原之死

，也將要看到毛鵬和藍鷹的死，大堡主，這幾個人難道不是你的手下？你怎麼不去幫助自已人，而一個人跑出來呢……」

崔德禮哼道：「這是老夫的事。」

宇文璧玉不屑的道：「當然是你們黑手黨的事，與我也沒有關係，不過由這一點小事中，可看出你這個人是多麼陰險，像你這種人怎能統馭天下，只會意氣相爭，不管對方對你如何忠心？只要有一件事違背了你，你就要想辦法將他毀去……」

崔禮崔大怒道：「妳是什麼意思？」

宇文璧玉冷冷地道：「很簡單，我看出你要毛鵬和藍鷹同時死在冷血劍客白雲飛之手，你這一手倒眞絕呀……」

崔德禮冷笑道：「妳知道又怎樣？」

宇文璧玉突然大笑道：「當然不會怎麼樣，毛鵬和藍鷹愛怎麼死，就怎麼死，關我啥事？不過，你這殺人的手段將要露出來了……」

崔德禮沉吟道：「不錯，我這手段確實要露出來了，宇文令主，老夫要解散黑手黨，永遠不再現江湖……」

宇文璧玉冷冷地道：「那是因爲令郞和令愛……」

崔德禮聞言心中大驚道：「你怎麼都知道？」

宇文璧玉嘴角一抿，笑道：「不要忘了，紅花會會友遍及天下，你的一舉一動都有人報告我，你所以不敢以眞面目見人，是不顧自已的兒女知道有一個專作惡事的壞老子……」

「嘿！」崔德禮低嘿一聲道：「妳只猜對一半……」

宇文璧玉搖搖頭道：「我再猜下一半……」她沉思一會道：「爲了你的老婆對不對？」

崔德禮心弦大顫道：「妳居然什麼事都知道……」

宇文璧玉冷笑道：「你雖然在愛你老婆，可是她始終不滿你的行徑，因爲你出手將她搶來的，還有你曾殺了她丈夫，她表面對你恭順，而暗中却在恨你，現在她兒子出道江湖，給你威脅太大了……」

崔德禮嗯了一聲道：「我知道她不愛我，也知道她在恨我，不管她對我的觀感如何？我這一輩子都不會負她，她在劍堡中要求我不要殺白雲飛，我只好放過白雲飛……」

宇文璧玉哦了一聲道：「她不知道你組織黑手黨統馭武林……」

崔德禮搖搖頭：「不知道，我不願讓她知道這件事，她對我那兩個孩子很好，所以我寧願失去一切，也不放棄她們母子，這是我敢保證的……」

宇文璧玉嗤之以鼻，說道：「可是白雲飛却知道你是他的殺父仇人，你雖然在愛着他的母親，却又處處想殺害他，爲的是要霸佔着他母親，也在減除自己的生命威脅……」

「哼！」自崔德禮鼻子裏傳出一聲重重的冷哼，他滿面殺機的道：「我才不怕白雲飛呢，只要他有本事找我，我一定要殺死他，嘿，老夫的手段如何？我曉得妳很淸楚……」

「砰！」

自那搏鬥的大殿中，突然傳來一聲重重的大響，宇文璧玉和崔德禮同時扭頭望去，只見藍鷹搖搖幌幌的奔了出來，滿身的血漬，披亂着髮絲，手中之劍已斷去一截，雙目恐怖的瞪着空中，嘴裏並不時發出咳嗽之聲。

踉蹌的奔出幾步，突然一跟斗栽倒在石階上，便自寂然不動，大概已經死去。

崔德禮神情變道：「藍鷹死了……」

宇文璧玉冷冷地道：「這不是趁了你的心……」

崔德禮雖有意要藍鷹和毛鵬死在冷血劍客白雲飛手中，但到底是跟自己多年的老下屬，他見藍鷹那種死狀，心中登時漾起一股難以遏止的怒意。

他大吼一聲道：「誰說的……」

宇文璧玉冷冷地道：「你對我那麼兇幹什麼？崔德禮，天下最陰險的人就是你，凡是你利用完的人，你都要設法假手別人將他毀去，今夜你又重施故技，我難道說錯了……」

崔德禮冷煞的道：「妳沒說錯，錯的是妳遇上了我，嘿嘿，我屬下一連死了這幾個人，不能不找幾個棺材本回來，嘿嘿，宇文璧玉，今夜是我們黑手黨和紅花會結算總帳的時候……」

宇文璧玉冷冷地說道：「你要和我動手？」

崔德禮手臂揚起，右掌心中突然泛起一股黑烏烏的光華，他此刻滿面殺機，駭人的瞪着宇文璧玉，道：「妳認爲我不敢，嘿，宇文璧玉，以前我所以不願和妳正式對面，那是因爲妳身後的三個靠山太大，憑我劍堡一地還惹不起妳們，可是，現在……嘿嘿，背後那三個老混蛋已不足懼，我還怕妳幹什麼？」

宇文璧玉冷冷笑道：「你以爲他們眞的發誓再不出江湖了？」

她那率領的紅花會所以敢撲殺黑手黨，並不是紅花會中的人比黑手黨的人強過多少，主要的是崔德禮畏懼海外三仙大奇人，因此使崔德禮處處避諱着宇文璧玉，盡是不正面和她發生衝突，以免海外三仙出面……

可是，海外三仙在上個月突然發出聲明，自此永遠退出江湖，再也不管江湖中的是非閒事。而聯袂返回海外，發誓不再踏進江湖一步，所以崔德禮心裏那股畏懼一除，胆氣也壯起來了。

崔德禮楞了一楞道：「他們難道說話當放屁……」

宇文璧玉哼了一聲道：「我師父師伯才不是那種人呢，他們雖然發誓不再踏進中原一步，但並沒有說他們的弟子不准出現江湖，只是有我宇文璧玉在的一天，依然有辦法制服你……」

嘿嘿！崔德禮仰天大笑道：「憑我崔德禮會怕妳這個黃毛丫頭，嘿嘿，妳也未免太瞧不起老夫了，小丫頭，這個算盤你可打錯了，天下除了海外那三個老不死的，再也沒有可懼之人……」

他右掌在空中輕輕一兜，立時捲起一股勁強的掌力，強仞的力道突然往外一湧，朝着宇文璧玉身上湧去。

他冷冰的說道：「妳試試老夫的催血掌……」

這種掌勁雖強，擊在人的身上，却絲

毫不感到痛苦，只是迫得人體氣血浮動，凝而不聚，但厲害之處却在於使人體中血液倒逆而流，不出半個時辰定會七孔流血而死，崔德禮素以這種掌法稱絕，只是他輕易不肯施用，除非是遇着勁敵。

像那細柳的長葉隨風一擺，宇文璧玉的身子已如一片棉絮様的飄了出去，她身軀在空一擰，低笑道：「這種掌法並不見得高……」

嘴裏說的顯然十分輕鬆，手掌却已疾快的劈了出去，崔德禮身形像是一道幽靈，追踪而上，化掌爲抓，對着宇文璧玉的嬌軀上抓去。

宇文璧玉身如靈蛇，一擰而去。

「堡主！」

自大殿裏傳出一聲焦急而頻臨死亡的呼喚，毛鵬雙目俱是紅絲，蒼白的臉上滿是恐怖意味，搖擺着奔了出來，他捂着前胸，一股血液直冒出來。

冷血劍客白雲飛隨後追出道：「你不要走！」

崔德禮一呆，身形輕墜而落道：「毛鵬，毛鵬……」

毛鵬全身大顫，叫道：「堡主，我不行了……」

崔德禮身形斜移，急忙迎了上去，他身形方去，冷血劍客白雲飛突然劍朝他攻來，嚇得他急忙飄身一退，怒吼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冷血劍客白雲飛殺氣直迫眉梢沉聲道：「毛鵬，你剛才所說的都是眞的嗎？」

崔德禮一呆道：「毛鵬，你和他說些甚麼？」

毛鵬痛苦的發出連串低沉之聲，身子劇烈的一晃，向前一撲，長劍登時插進地中，他身軀壓在劍上，顫道：「堡主，我……被他迫……着說出他父親之死……」

「呼——」崔德禮揮手一掌，將毛鵬打翻在地上，罵道：「你混蛋……」

毛鵬身子一顫，悲憤地道：「堡主，堡主，你……」

他語聲一噎，突然張口噴出一口血箭，怨毒的瞪了崔德禮一眼，然後頹然的嚥下了最後一口氣，結束了那一生的旅程。

白雲飛怒吼道：「崔德禮，我爹到底是怎麼死的？你說……」

崔德禮心中一寒道：「你都知道了還有甚麼好問的？」

白雲飛冷煞地道：「你拿命來吧，我不會再放過你……」

崔德禮冷冷地道：「我不相信你能殺我……」

冷血劍客白雲飛這時只覺得一股難以遏止的怒氣在心底之中漾起，他氣得大吼一聲，道：「放屁，我非殺你不可——」

射日神劍在空中一顫，抖出數朵劍花，對着崔德禮身上劈了出去，他這時恨不得將崔德禮殺死，出手再也不留情面，狠辣的招式迫得崔德禮轉身奔去。

崔德禮回頭道：「白雲飛，老夫不陪了……」

他回手一抖，「蓬」地一聲大响，一股濃濃的烟霧瀰漫開來，只見四處烟霧濛濛，三個人的身影剎時都沒入這股濃霧之中。

縷縷如絲的黑烟將整個空中都籠罩起來，疏落的寒星與皎潔的斜月，這時也隱而不見，烟霧中的三個人同時摒住了呼吸，連半絲聲音都不敢發出來。

冷血劍客白雲飛只覺那股黑烟有種幽幽香味，他用力嗅了一下，只覺腦海中嗡嗡地直响，他火紅着雙目，在濃烟裏找着崔德禮的影子。

輕輕的喘息聲自他左側細微的傳了出來，白雲飛身形陡然躍起，揮劍劈了出去，沉聲喝道：「崔德禮，你那裏走……」

「啊！」

自黑濃的烟霧裏响起宇文璧玉的驚呼之聲，她像是驟然遇見鬼魅似的，那凄厲的呼喚在白雲飛心裏迴盪不絕，他急忙一收長劍道：「宇文姑娘，宇文姑娘……」

宇文璧玉長長地吸了口氣道：「你眞是嚇死我了……」

她身軀緩緩移動，白雲飛在大烟幕裏已漸漸可看淸她的影子，他身形陡起，斜馭長劍問道：「那個老狐狸那裏去了？」

宇文璧玉突然一聲驚呼道：「不好，他放的是迷情霧！……」

「嘿嘿！」隱身在大霧裏一隅的崔德禮突然哈哈大笑，他那冷冰的笑聲像是孤鬼怨魂所發出的鬼嘯一樣，傳進人的耳中，只覺耳鳴心悚，滿身直顫。

白雲飛大吼道：「你笑甚麼？」

崔德禮冷冷地道：「你永遠也追不到我，白雲飛，我這獨門迷情霧之下沒有一個人能忍受的了，在這樣美好的一夜，我讓你享受一次空前的艷福……」

話音由濃而淡，逐漸的消逝，冷血劍客白雲飛連着追撲幾次都沒有尋出崔德禮藏身之地，但他猶不死心，凝神的在搜索着……

「唉！」幽幽的嘆息從宇文璧玉的咀裏吐出，她像是已預知自己命運一樣，長長的嘆口氣道：「你不要白費心機？迷情霧一發，最易使人發生錯覺，他藏在左方，你會以爲他是在右方，我倆的命運將註定在今夜了！」

白雲飛一呆道：「妳是甚麼意思？」

宇文璧玉幽幽地道：「你願不願意娶我爲妻？」

白雲飛一楞道：「我不懂妳在說甚麼？宇文姑娘，妳怎麼會突然問起這種問題，我眞不懂妳到底是怎麼啦？」

「唉！」宇文璧玉幽怨的道：「你恐怕不答應也不行了，這都是崔德禮促成的，我們縱然想設法避免，現在都沒有這個可能了……」

在黑茫茫的烟霧中，冷血劍客白雲飛隱隱約約看淸宇文璧玉她那頭烏黑的髮絲，一身翠綠的羅衫，那淸澈眸子裏，閃過一絲幽情柔和的神色，冷血劍客白雲飛心神劇烈的一顫，只覺得一股氣血自丹田中湧了上來。

這種奇異的現象使他大吃一驚，急忙退回兩步，眼前一片黑暗，可是宇文璧玉那種俏艷的神情再也無法從他腦海之中抹去。他不知道今夜如何會有這種奇怪的現象，只覺心中那股氣血裏漸化爲一股新起的力量，恍如急快的需要發洩一下自己的精力，他暗中一楞，忖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怎麼一回事？」

在這一連串疑問之下，他全身竟不知

不覺出了一身冷汗，那股不容易形容的難受，是他生平所沒有經歷過的事情，他覺得內心深處有一種需要，一種異性的吸引力......

「唉！」宇文璧玉幽幽地道：「雲飛，你過來。」

白雲飛這時腦海中空洞洞地一片，他覺宇文璧玉的每一句話都有着極大的吸引力，情不自禁的走了過去。

宇文璧玉臉靨上浮現出一片幽怨愛慕之情，那雙深奧如海的眸子裏，閃濛濛的醉意，雙頰之上泛現出一片嫣紅，一片濛人的桃紅色......。

她柔和的望着白雲飛輕柔地道：「雲飛，你愛我麼？」

白雲飛一呆道：「我！」

他這時跟那股需要所衝盪，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說，只是貪戀的望着宇文璧玉，希望在她身上能發現一點留存於腦海中的男女間秘密......

兩個人四目相對，默默地沒有說過一句話。

但在雙方的眼睛中，却有一種了解，愛慕，企求，熱情......等等的情燄燃燒而起，雙方的身軀都在泛起一陣輕微的顫動，一種嘗試去揭開神秘心理在作祟......。

有人說，男女間的愛情是一層白紗，白紗下面是他（她）的缺點，罪惡，私慾，而白紗上面却是聖潔，高貴，雍容，在白紗上面的他（她）都是完美的，但一當愛情的大手將那層白紗輕輕揭開的時候，所有的隱藏都活生生的呈現出來，因此愛情是兩面的，你看不到的是好的，你看到的是人性的眞面目，所以說愛情是基於性靈的......

一剎那，這對青春男女在濃重的愛情氣氛下，做着性靈的交替，彼此在內心深處深深留下愛痕......。

纖纖的玉手輕輕撩起，搭在冷血劍客白雲飛的肩上，宇文璧玉醉意盎然的輕輕吹了口氣，道：「雲飛，吾愛......」

一股如蘭似麝的幽香，飄進冷血劍客白雲飛的鼻息之中，他長長的吸了口氣，少女的幽香給他無比的熱力，他搖搖頭道：「好香！」

絲絲縷縷的髮梢隨着晚風飄來，白雲飛心弦大顫，一股醉意湧上心頭，情不自禁的握住了她那隻玉掌，柔軟的使他幾乎要將她擁抱起來。

宇文璧玉輕聲的道：「不要說話，讓我們享受這片刻的溫馨......」

白雲飛語無倫次的道：「妳醉......」

宇文璧玉醉瞇着雙眸，輕輕一笑道：「你又何嘗獨醒......」

在默默無聲中，兩個人都沉醉在那撩人的一剎那裏，很自然的將他們帶進了另一個境界，一絲也沒有做作，他們只覺彼此在需要着，彼此在相愛着......。

白雲飛的手輕輕摟在她的腰上，宇文璧玉星眸低垂，紅唇張開，慢慢的迎了上去，兩片紅唇噙在白雲飛的咀上，兩顆心互相的跳躍着，互相的依賴着......。

白雲飛咀角一抿，喃喃地道：「璧玉，我要......」

宇文璧玉嗯了聲道：「你要甚麼？」

白雲飛呆呆地道：「我要那個......」

「那個......」這兩個字頓時將宇文璧玉難住了，她不知那個是甚麼東西，星眸啓開一半，羞紅臉道：「那個是甚麼？」

「妳......」

宇文璧玉剎時便想到了甚麼，她只覺一股難耐的慾燄在心底作祟，擺動身軀向白雲飛懷裏鑽，恨不得和他溶化在一起。

這時，她忘了一切，忘了自己是個少女，忘了自己是個未嫁的姑娘，平日僞裝的面孔此刻已不存在，性靈上的空虛，她渴望一下子塡滿......。

濃濃的黑烟掩去了兩個人的身子，翻滾着，翻滾着，兩個人都翻滾在那沉醉的夜裏......。

落紅斑斑，殷紅的澆去了半片衣角。

痛苦着、痛苦着，但却有種滿足的笑意。

一發不可收拾，那一切都隨着黑烟而過去......。

醉意，疲憊，滿足......幾種複雜的表情在兩個青年男女的臉上表現出來，宇文璧玉的髮絲亂了，羅衫也皺了，她甜蜜的睡在白雲飛的懷裏......。

但是，素以冷傲自負的冷血劍客白雲飛却無法入睡了，他恍如作了一場惡夢似的自那個溫柔的夢境裏清醒了過來。

他痛苦吼道：「我怎麼這樣糊塗？」

誰的錯？這個問題一時還很難答覆。

宇文璧玉被那悲憤的吼聲驚醒，當她看清眼前的一切時，她已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也知道自己在昨夜將整個身子都付給他了......。

他......那個可愛的人......。

她沒有一絲後悔，只覺一個女人能將自己所擁有的付給自己所愛的人，是一件神聖而正常的事情......。

她幽幽地道：「你怎麼了！」

白雲飛有點不敢見她，低着頭嘆道：「我們都錯了......」

宇文璧玉眸中淚影一湧，幽怨的道：「這不能怪你，也不能怪我，雲飛，你知道崔德禮最後留的那一手是甚麼？那是一種無味的催情劑，一個人只要吸進一點，便沒有辦法克制住，當我發現之時，已經來不及預防了，雲飛，你若討厭我，我不會使你難以做人......我會離開你......」

「不！」白雲飛搖搖頭道：「我不是在恨妳，而是在恨我自己，璧玉，事情已經發生了，後悔也沒有用，我是個正直的人，做錯了，就會改，我要對妳負責，我不能使妳沒有臉作人......」

「雲飛！」宇文璧玉感激的流下了淚道：「你眞偉大，我會愛你一輩子......」

「嗆！」地一聲龍吟之聲，隨着白雲飛手腕而抖出一片劍光，他凜然的握着長劍，望着天空發白的雲絮......。

宇文璧玉驚詫道：「雲飛，你......」

白雲飛長長嘆了口氣道：「我要以蒼穹爲誓，不親手殺死崔德禮誓不放手，璧玉，我要追去劍堡，將這個老狐狸的尾巴抖出來......」

宇文璧玉大驚的道：「你要去劍堡送死......」

白雲飛搖搖頭道：「不！我要去劍堡索命，崔德禮欠我們白家的債太多了，他殺了我父親，霸佔了我母親，現在又害妳......」他難過的道：「他這種人如果再留在世上，不知又要害死多少人？」

宇文璧玉嗯了聲道：「好，要去我們都去......」她莊重的道：「但你必須要聽我的，否則我們大家都會栽在劍堡裏，雲飛，請你聽我這一次......」

白雲飛頷首苦笑道：「你是我妻子，我當然會接受妳的意思......」

黎明初起，兩個青年人便披着大霧踏上了途徑，陽燄逐漸從雲層上吐出來，大地抹上一層黃黃的影子......

× ×

劍堡。

在一片冷森下靜靜的橫臥在地下，護城河，瞭望塔，長索橋，都沒有變，還是往昔那個老樣子。

表面上看來一切都如往昔，可是自從崔德禮回堡之後，劍堡裏確實有了很大的變化，那種變化關乎劍堡中許多人生命。

在崔德禮回堡的第五天，他匆匆促促的佈署好了一切，一個人坐在大廳裏，來回踱着步子像是在決定着一件大事似的。

良久，在他那雙陰冷的眸子裏，突然閃出一絲殺意，他抬頭望了望大廳中的那瓶插花上，忖道：「一個人要有顧忌，或者下不了狠手，一輩子都在徬徨，失意中而不得志，爲了一切我不能再猶疑......」

他輕輕拍一下手掌，道：「來人！」

公孫居緩緩地走了進來，恭身的道：「堡主，有什麼事？」

崔德禮冷冷地道：「請華百陀出來見我......」

「是！」

沒有多少時間，公孫居陪着那個陰沉的華百陀走了出去，崔德禮揮揮手，公孫居彎身退了出去。

華百陀嘿嘿地道：「堡主，你回來怎麼不早通知老夫一聲，老夫在貴堡整整等了將近半個月了，嘿，堡主，黑手黨在江湖上很得意吧，這次跟紅花會的事怎麼樣了......」

崔德禮沒有表情的道：「黑手黨和紅花會的事已經了結了......」

華百陀一呆道：「了結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以堡主領袖之能，難道還會和紅花會之事......嘿嘿，堡主，莫非這次黑手黨出師不利，栽在紅花會手裏......」

崔德禮搖頭道：「那倒不是，我們雙方在很和氣的情形下解決了這事情，嘿嘿，談判的結果雙方都不再出現江湖......」

「有這種事......」

華百陀顯然有點出乎意料，不覺有些心顫，他這次遠來劍堡，暗中要查查劍堡中的實力，表面上却未投順劍堡，驟聞黑手黨和紅花會之事已了，登時覺得與自己的計劃有着相當的距離，臨時不得不改變主意......。

他嘿嘿一笑道：「堡主，你難道放棄爭霸武林的大計劃......」

「唉！」崔德禮突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老夫已不敢做那個夢了......」

華百陀心中念頭轉道：「爲什麼？」

崔德禮面上殺機一湧，道：「因爲有一個人的慾望比老夫還大，他覬覦武林霸主之位已經很久了，本堡主如果要得霸主，最後還是要和他重新較量，本堡主不願和他爲敵，自動放棄......」

他搖頭苦笑，又道：「況且這裏又有許多人在出賣我，咳！眞沒想到憑我崔德禮在江湖上的力量，也有人敢出賣我，唉，這年頭眞是人心不古，沒有可以信任的朋友了......」

「誰！」華百陀心弦大顫：「誰有這大的野心，居然敢和堡主一爭長短......」

崔德禮冷嗤道：「以你華百陀的耳目，還會不知道是誰麼？」

華百陀確實不知道江湖上那一個有這大的雄心，在他所知的人物中，除了劍堡堡主外，根本沒有一個有這一份力量，登時連這個狡黠的狐狸都糊塗了，他道：「堡主，我實在想不出來......」

「嘿！」崔德禮低嘿一聲道：「華兄，你假如遇上這樣一個對手，該如何處理這件事，本堡主請華兄提說一點意見。」

華百陀雙眉一鎖道：「這個......這個......」他暗中一盤算，道：「沒話說，幹掉他......」

崔德禮嗯了一聲道：「對！你這個意見很好，老夫認爲不錯......」

「嘿嘿！」華百陀陰沉的笑道：「殺不得敵人，害不了自己，堡主，我們做事要快刀斬亂麻，愈快愈好，有什麼地方要老夫効勞的地方，請吩咐一聲，不要忘了，大屆山莊和劍堡是一家人......」

「嗯！」崔德禮輕輕冷笑一聲道：「本堡主還有許多事要請華兄帮忙呢。」

華百陀頷首道：「一句話，包在我華百陀的身上......」

崔德禮日中凶光一閃道：「不論什麼事，華兄都願帮忙老夫麼？」

華百陀怔道：「當然，只要老夫力能所及，還有什麼話說，嘿嘿，堡主，只要你不見外，就請吩咐下來吧......」

崔德禮輕輕拍了一下華百陀的肩上，道：「華兄，不要帮忙別的，只要反手讓老夫的屬下綁上就行了，其他一切老夫自然有安排......」

華百陀一呆道：「這是幹什麼？」

崔德禮冷笑道：「苦肉計！」

華百陀暗中一駭，只覺劍堡之主崔德禮今日之舉動大出常規，他是善於玩弄心計之人，那裏會想到這一着，崔德禮玩的什麼花樣，一時楞在地上。

他楞楞地道：「苦肉計，堡主是對誰施苦肉計，綁起老夫又有什麼用？堡主，你能不能將話說的更明白一點......」

崔德禮冷冷道：「本堡主爲了對付那個人，只有委屈華兄一趟，要請華兄去對方那裏做一次秘密工作，你只要說老夫羞辱你，他一定會收留你，嘿......」

華百陀楞了一會，道：「這個人在那裏？」

崔德禮嘿嘿兩聲道：「就在本堡，他自恃功力高絕，大方的在本堡要和老夫談判，華兄，你若肯帮忙，就去達成這件任務......」

華百陀日中凶光一閃道：「他竟敢來劍堡，嘿嘿，這小子好大的胆子，我華百陀倒要去看看他是個什麼樣的人物......」他語聲一頓，道：「堡主，老夫願意去會會那個人，不過......」

崔德禮輕輕一笑道：「關於細節問題

，我會告訴你，這個人頗不易對付，你必須要裝的很像，嘿嘿，華兄，現在先委屈你一會了！」

他一擊掌，公孫居立時拿了一根繩子走了進來，華百陀聰明一世，也沒想到報應會這麼快的回來，況且崔德禮回來，連一點聲色都沒露出來，所以他根本沒有疑心到其他方面去。

公孫居恭身道：「華老先生，一切請你担待了……」

華百陀嘿嘿一笑道：「這是演習，老夫不會認眞……」

公孫居毫不客氣的將華百陀反手綁了起來，一切就緒之後，崔德禮拿出一個皮索套在華百陀的脖子上，然後用力拉將起來。

華百陀一呆道：「你這是幹什麼？」

崔德禮冷冷地道：「你見了那個人之後，只要說我崔德禮不把你當人，而將你用狗索拴起來，他必會收容，答應替你報仇，那時你可和他直接向老夫問罪……」

「拍！」地一聲重響，崔德禮翻掌在華百陀的臉上重重地擊了一掌，直打得華百陀耳鳴心悸，臉上立時浮現出五條深深的掌痕……。

他滿面怒氣地道：「堡主，你這是幹什麼？」

崔德禮冷笑道：「爲了使苦肉計更逼眞一點，只有請華兄委屈了，嘿嘿，華兄，我要給你十巴掌，三腿，讓你遍體鱗傷，再去見那個人……。」

華百陀嚇得神情大變，顫道：「要去見誰？堡主，你先告訴我那個人是誰？」

崔德禮冷冷地一哼，說道：「那個人，就是冷血劍客白雲飛，這個人對你並不陌生吧——」

華百陀全身抖顫道：「堡主，你這存心要我的命……」

當他發覺這是個圈套時，挽救已經來不及了，想不到華百陀一生玩弄手段，居然落在人家手中，玩於掌股之間，而且是心甘情願的自動套上……。

崔德禮冷冷地道：「我本來就是要你死，只是你這個人太陰險，和你動手太不值得，只好用點手段，和你鬪鬪智……」

華百陀憤怒道：「原來你是騙我。」

崔德禮哼了一聲道：「要騙你是件難事，本堡主今天僥倖騙了你，華兄，冷血劍客白雲飛和你是死對頭，斯時他來本堡之後，老夫將送他一份厚禮……」

華百陀嚇得十魂丟了七魄，顫道：「你要把我送給白雲飛……」

崔德禮淡淡地道：「這有什麼値得緊張，你欠他父親一命，他向你索回舊債，這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嘿嘿，本堡主只是順水人情，將你送給他……」

華百陀目中凶光一閃道：「你不要得意，白雲飛不放過我，他也不會放過你，堡主，如果你是聰明人，就把我放了，我們兩人聯合起來，才能將他殺了……」

崔德禮怒哼一聲道：「住嘴，你這個老狐狸，現在也知道駭怕了，嘿，在冷血劍客白雲飛面前，你會說過什麼話？」

華百陀面上如死灰地道：「那是因爲你先出賣我……」

「放屁！」

崔德禮揚起手掌，一連七八掌，恨得一抬腿將華百陀踢得翻了出去，但他手上拉着那條皮索，立時將華百陀扯了回來。

「呃！」華百陀嘴裏發出一聲慘呃，一股血絲向嘴角上流出來，瞪着銅鈴似的大眼睛，怒吼道：「你好狠……」

崔德禮冷煞地道：「我要你死……」

他一揮手，公孫居拉着皮索朝外面用力拉，華百陀回頭大吼道：「你要把我拉到那裏去？」

崔德禮冷冷地一哼，道：「吊在劍堡大門上……」

華百陀悲忿的大罵，話聲愈去愈遠，直到聽不見爲止，一個老狐狸終於遇上了對手，連一點狠都發不出來了！

黃昏，那滿天的殘霞，尙留戀地停留在半空裏，幾隻歸鴉掠着身子，朝叢林之中飛去……。

大地上抹上了斑駁的碎影，留戀在空中最後的一絲餘暉也逐漸收去，劍堡大門輕輕啓開，在那古老的堡廓上，一個人高高的吊在空中，隨着晚風搖幌……。

從護城河向西看去，只見有一騎人影朝這裏直馳而來，這漢子在劍堡大門之前，突然一剎身子，往瞭望塔上的那個漢子揮揮手，大聲地道：「冷血劍客來……」

瞭望塔上的漢子也回手一揮，道：「知道了——」

「噹！」地一聲巨響傳遍開來嵌在半壁上的大鐘哭喪着臉發出沉痛的慘嗥，那嘹亮的鐘聲，嬝嬝的傳將開來，也嬝嬝的消逝。

這沉重的大鐘聲隨那浮在空中的片片雲絮一樣，很快的飄進半里之外的兩個男女騎士耳中，使他們在奔馳中悟醒地望着前面望着即將來到的罪惡之地——劍堡。

宇文璧玉眉宇一鎖道：「消息好快，我們才過劍門關，劍堡的人便知道了，雲飛，今日我倆的命運是抛出去了……」

白雲飛怒道：「不管劍堡的戒備是如何的森嚴，我都要闖進去，殺了華百陀和崔德禮，這兩個人我沒有辦法放過……」

宇文璧幽怨地道玉：「你不考慮你母親的事……」

冷血劍客白雲飛的心弦陡然一顫，這是多麼令他痛心的事，他實在沒有辦法肯定是否要殺他母親的丈夫，雖然母親的嫁給崔德禮並不是出自她的本願，可是崔德禮總是和母親有過夫妻之情……一時之間，白雲飛眼中流着沉痛的淚水，黯然的搖搖頭，一句話也說不出……。

宇文璧玉幽傷的道：「你的處境我很了解，這不是一個常人所能決定的，除非你是個超人，超人才能知該怎麼做……」

「超人……」白雲飛嘴唇輕輕一顫道：「父仇不共戴天，我到底該怎麼辦……」

晚風挾着哀吼拂盪着搖曳的小草，凝重的蹄聲輕輕踏着小草，掠過山坡躍過長橋，劍堡在沉靜之中帶着肅煞，那大門啓開着，兩列人影在搖幌着……

白雲飛朝宇文璧玉苦笑道：「崔德禮又拿出那一羣黑手黨來嚇唬我們……」

他和宇文璧玉同時一晃身形飄落馬，昂然的朝着劍堡行去，公孫居擋門而立，冷冷地望着他倆。

公孫居朝前連行兩步道：「白兄，今

日怎又來劍堡，難道上次讓你闖出堡去，便不將我劍堡放在心上還要來一次……」

白雲飛冷冷地道：「在下來看看貴堡……」他漫不經意的瞥了凝立在堡門兩側的那些漢子一眼，淡淡地一哂道：「公孫兄，在下今日還要闖堡麼？」

「不必……」他揮手要兩列的漢子退了出去，身軀輕轉大步地往劍堡中行去，宇文璧玉和冷血劍客白雲飛同時隨去。

突然，那吊在半空中的華百陀身軀將冷血劍客白雲飛吸引住了，他楞了一楞，神情隨着一變道：「華百陀，是你——」

華百陀頹然的睜開了雙目，兩晝夜的折磨已使這個最善於算計人的老狐狸，失去了往日的凶性，他目中佈滿血絲，眼珠子像要吐出來似的，沙啞地呃了一聲道：「你……你是白雲飛……」

白雲飛冷冷地道：「不錯，眞沒想到你也會這麼一天，這是怎麼回事，是自己人窩裏反，哈哈，那也未免太丟人……」

華百陀顫聲地道：「白雲飛，我知道你在恨我，恨我殺死你爹，現在，我希望你能殺死我，因爲……」他凄凉地說道：「我死了不要緊，但有一件事，你必須要記住……」

白雲飛冷冷地道：「殺一個不還手的人並不是我輩之人所能做的，華百陀，我給你機會，我們會很公平的決定雙方的命運……」

在他那雙目子裏彷彿又看見父親慘死在靑城山山巓的凄慘情況，雙目幾乎要噴出火來，嗆地一聲輕響，清越的劍吟聲隨風而起，爍亮的神劍在空中泛起股股艷流的寒光，繚繞的劍氣像霧一樣的散開……

華百陀全身大顫道：「我求求你，要殺我也得等我將話說完再動手。」

白雲飛見他那種可憐相，不屑地道：「這是場公平搏鬪，我會給你機會……」

射日神劍一揮，華百陀的身子一瀉而下，重重地摔在地上，他喘息數聲，頹然的顫道：「我已經是個快要死的人了，請你聽我幾句話，我命該如此，只因我做了太多的惡事，白雲飛，你先息息氣，我有重要的話要說……」

白雲飛冷冷地道：「你在我面前又要玩花樣？」華百陀搖搖頭，說道：「不！這次是眞的……」

白雲飛哼了一聲道：「看你死前的面子上，我就聽你一次……」

華百陀喘息地道：「殺你父者，雖然有老夫一份，但眞正的凶手却是……」他突然張口噴出一口鮮血，睜大了雙目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氣息一斷，登時死去。

宇文璧玉輕叱一聲道：「是你這個老東西搗的鬼……」

他滿面殺機的對着公孫居撲去，手掌揚起，連擊出七八掌，公孫居嚇得連連退後，怒吼道：「妳這是什麼意思？」

「看不出你這個老傢伙這樣歹毒，對一個垂死的人都要下這樣的毒手暗發毒針將他刺死，哼！你是不是怕他將你們堡主的醜行給抖露出來……」

「嘿嘿！」自那幽暗的堡中突然傳來一聲冷笑。

崔德禮冷冷地道：「宇文姑娘，妳說，老夫到底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宇文璧玉哼了一聲道：「暗下毒手便是見不得人，大堡主，你那張僞裝的面孔不要再擺出來，沒有人會再相信你……」

崔德禮冷冷地道：「這裏是劍堡重地，可由不得妳來撒野……」

宇文璧玉嗤之以鼻的道：「劍堡又怎麼樣，在我眼中並沒什麼了不起，大堡主，你不要認爲憑着劍堡便能將我倆困住，老實說，不是猛龍不過江，我只要一個信號發出，劍堡四下都要受圍攻而毀，你若不信，我給你看點東西……」

最後一個字方逝，她突然在空中放出一道光影，那黑烏烏的一溜光影在空中一聲輕響，立時冒出股股黑烟，嬝嬝地飄向空中。這股黑烟一出，劍堡四週突然響起一連串爆炸之聲，股股七彩的火燄昇向高空，崔德禮神情陡變，望着四處的烟花，問道：「妳的手下都跟來了……」

宇文璧玉冷冷地道：「進劍堡等於送死，我不得不準備一下，只要你敢以多勝少，大不了同歸於盡，在我紅花會火彈攻擊之下，我相信劍堡的人沒有一個能够倖免……」

崔德禮神情冷煞地道：「好！我們不妨試試那個厲害……」冷双的目光一瞥望着白雲飛道：「你的殺父仇人已死了。」

白雲飛哼了一聲道：「表面上已經結束了，其實還有一點沒有解決！」

崔德禮怔了一怔道：「那一點……」

白雲飛冷冰地道：「還有你，才是眞正殺死我爹的大仇人，崔德禮，我本來還不知你這樣卑劣，可是今天我却證實了一譯！」崔德禮冷笑道：「證實了什麼？」

白雲飛殺機湧現在丰朗的玉面上，他恨恨地道：「證實你是個禽獸不如的老混蛋，你不但比蛇的心還要恐怖，更比蛇還要毒，江湖上所以會弄得這個樣子，全是你一手弄成的……」他淋漓盡致的將劍堡之主罵了一頓，只覺心裏十分的舒暢，可是崔德禮却難看極了，他像是被重重地打了幾巴掌似的，神色非常的蒼白……。

崔德禮大吼道：「你敢這樣罵我！」

白雲飛朗朗大笑道：「我不但要罵你，還要殺了你，崔德禮，你欠我們白家的血債可以償還了，它已拖了許多年……」

崔德禮殺氣凜凜地道：「你不會失望，白雲飛，今天我就會給你一個痛快，我們這是一個很公平的決鬪，劍堡上下決不會有個出來帮忙，你大可以放心了……」

「嗆——」一聲尖銳的劍嘯聲在空中閃起，冷血劍客白雲飛一顫手中長劍，在空中兜起一個大半弧，凜然的斜馭長劍，望着殺父大仇崔德禮。

他冷煞地道：「你準備出手吧——」

崔德禮冷笑道：「你放心，老夫不會饒你一絲便宜，你施的是射日神劍，我施的是金影劍，雙方都不算吃虧……」

顫顫一擊，那股懸掛在腰間的金影徑劍立時掣了出來，他在空中一抖，一股流水的光華抖了出來。

凝重的呼了口氣，兩大高手互相凝視着，誰也不敢放鬆對方的一絲輕微動作，因爲在他們這種高絕的身手下，一招可能便會分出勝負。

突然，自深幽的大堡裏，飄來一連串木魚的聲響，崔德禮神色一變，回頭望去

，只見一個中年婦人身披全白孝服，頭紮白帶，由四個手敲木魚的和尚領着朝這裏行來。

崔德禮一呆道：「夫人，你……」

白雲飛也是一楞輕輕喚道：「媽！」

那婦人眸含淚水道：「我給我丈夫白長虹戴孝……」

「什麼？」崔德禮道：「妳瘋了。」

「我沒有瘋，幾年來，我都在等着這麼一天，現在華百陀已死，白長虹之仇也可了結了……」白雲飛恨得一咬牙道：「可是崔德禮沒有死……」

那婦人全身直顫道：「孩子你……」

白雲飛火紅着雙目，大聲地道：「我要報仇……」

「唉！」這婦人憂傷的嘆了口氣，哀悲地道：「孩子，你不能放過他麼？」

崔德禮黯然地道：「夫人，妳為什麼要替我求情，本堡主不是要人憐憫的人，妳的心意我領了，嘿嘿，白長虹有子如此，的確可以含笑九泉了……」他冷冷瞥了白雲飛一眼道：「你一定要動手麼？」

白雲飛堅決地道：「當然，這是我日夜所不能忘記的事情……」

幽怨地一嘆，那婦人淒涼地道：「孩子，你不能放棄這一次……」

白雲飛全身直顫，道：「媽，妳怎麼說這種話……」

那婦人這時心中極為矛盾，她盼望自己愛子能替死去的丈夫白長虹報仇，可是，崔德禮是自己丈夫的仇人，但這幾年來對待自己又很好。

她搖搖頭道：「孩子，媽……」

她實在不能說出心中的哀怨，痛苦的搖了搖頭，淚珠顆顆地滾了下來，惶悚地望着冷血劍客白雲飛……。

白雲飛含着淚道：「媽！妳有什麼話盡管說……」那婦人搖頭道：「我說了你也不會聽我的……」

冷血劍客白雲飛雖然恨極了劍堡之主崔德禮，但他也是個孝子，他並不願意惹母親晚年再傷心，暗中一嘆，莊重地道：「媽，妳的話我聽……」

那婦人哦了聲說道：「孩子，這是真的……」

白雲飛莊重地道：「雖然妳沒有親手將我撫養大，但到底是我的母親，我不能不敬重妳，媽！妳有什麼話吩咐吧……」

淚水泛流，那婦人感動的哭不成聲。

她悲傷地道：「我不能為了我個人的自由，而罔顧大義，孩子，你的作法是對的，娘不該如此來阻難你……」

白雲飛黯然道：「媽！駭子不懂。」

「孩子，你報仇吧，你爹在天之靈會保佑你的，這件事沒有人能阻難你，娘，要你替爹報仇……」

白雲飛感激地說道：「媽！孩子謝謝你……」

「夫人，妳……」

那婦人悲憂地道：「你殺了我丈夫，又奪去了我，崔德禮，這許多年來我們白家總算對得起你們崔家，你兩個孩子我都給你扶育大了……」

崔德禮痛苦的說道：「夫人，我感謝妳……」那婦人悲傷地道：「德禮，你的孩子雖然不是我親生的，但我一樣的愛護他們，多年來他們和我也有着相當的情感，現在事情已經發生了，我已不能再照顧他們了……」

崔德禮一驚道：「妳要走了……」

那婦人頷首道：「劍堡我會再住下去，我不願再看見這個傷心地方……」

「妳去吧，我也不留你了，孩子都大了，也不需要我們照顧了，他們都已自己成了……」他冷冷地瞥了冷血劍客白雲飛一眼，道：「白雲飛，你動手吧……」

白雲飛一抖長劍道：「你準備吧，我要憑真功夫殺死你……」

他這時滿面都是煞人的殺氣，長吁口氣，身形陡地一飄，手中射日劍在電光火石間劈了出去……。

金光一顫，崔德禮也揮劍而起——

崔德禮痛苦的道：「白雲飛，我今日成全你了……」他身形方動，冷血劍客白雲飛的長劍已化劈為刺，鋒利的長劍筆直的刺往崔德禮的身上。

崔德禮慘呃了一聲，痛苦的倒了下去，這一着大出衆人意料之外，誰也不會想到崔德禮竟不閃不避，自動迎上身去。

白雲飛氣吼道：「你怎麼不還手？」

崔德禮黯然地道：「看在你母親的面子上，我不和你動手，多少年來，她對我們崔家的恩惠太大了……」

那婦人泣道：「德禮……德禮……」

白雲飛木然的呆了良久，沉痛的走到那婦人身邊，伸手扶着她，輕輕地道：「媽！我們回家吧！」

地上，映着三條修長的人影，宇文璧玉，白雲飛，還有他的母親——中年婦人，悲傷的走了……

——全書完——

編後話

編者在過去幾期內，在本欄裏曾經簡簡單單介紹過本刊的一些內容了。

其實，本刊出版十六年來，不論在印刷，編排，內容方面，在在均按照各地讀者所需求而不斷改進、革新的！過去，我們往往祇要一經彙集到讀者方面所提意見，便會儘快地不辭艱辛地遵意照辦，務求能使本刊成為一本盡善盡美的周刊。今後更希讀者們對本刊多提意見，俾以我們有更進一步的刷新，謝謝，謝謝！

×　×

「無影毒神」及「大豪傑」長篇故事今期大結局了。秦紅君在下期裏將會繼續為本刊撰寫另一長篇巨著「千里不留行」，秦君之故事內容結構素為嚴謹見稱，而寫作文筆之流暢，毋需編者累贅介紹了，請下期拭目一看。

還有，與讀者暌別已久的朱羽先生，下期將會在本刊又出現他的新作——「不歸河」。這是一篇以民初作背境的俠義傳奇故事。內容把除奸誅惡、拯貧助弱之快事，描寫得淋漓盡致，確是炎夏消暑之精神糧食和最佳享受。



彩色國語奇情風趣浪漫大喜劇






花花公子

監製人 黃素卿

導演 陸邦



鄧光榮
江楓
領銜主演

汪萍
特別情商客串主演

唐菁
領銜主演

唐菁
沈殿霞
梁蘭思
胡楓
歐陽莎菲
陳琼美
馬劍棠
徐風
領銜主演



曹達華
羅蘭
苗嘉麗
鍾叮噹
邱莉
施君黛
高峰
鄺美寶
關聰
桃麗絲
黃新
西瓜刨
卿愛華
客串主演

音樂 顧嘉輝
製片 黃文

楓德影業公司創業鉅製